

# 目睹殡仪馆之奇闻怪事

li 非凡

在大嘴进殡仪馆上班之前，我对于鬼魂的了解，全来自些道听途说，我从未和这玩意打过照面，要我承认鬼魂的真实存在，绝无可能，可这种看法，在朋友大嘴在殡仪馆就职后，在我和朋友们亲历了一些神秘而古怪的事情后，被全然推翻，我开始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存在，这种存在会在某个特殊时刻于某个特殊的场合作出现，让人毛骨悚然。

我的朋友大嘴，中专毕业，走狗屎运，是最后一拨毕业了还给分配工作的人。记得大嘴那年刚毕业，意气风发，在家等分配，每天过得优哉游哉，没事就和我们一帮哥们吹牛皮，说他家上面有人，疏通一下，把他搞进公安局指日可待。眉飞色舞之余，还拍着我们的肩膀说：“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兄弟还可以那个什么什么，是吧？”这话叫我们听了很感动，即使我们平时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掰着手指等了几个月，疏通的结果是：大嘴没被通进公安局却通进了民政局，通到民政局倒也算了，偏偏把他通去了民政局的下属单位——殡仪馆。

为此大嘴非常郁闷，说他妈的疏通来疏通去，通哪不是通，偏偏把我通进了殡仪馆，还不如不通，这殡仪馆和公安局的反差也太大点了吧。我觉得他说得不错，但作为他的朋友，我得安慰他，讲些屁话：从表面看，殡仪馆和公安局是有点差距，但实际上也差不多，最差不多的就是都要和死人打交道，区别是他们希望死人越少越好，你们却希望多多益善，当然这个愿望有点缺德，放心里别说出来也没人会咒你。

好在大嘴天性乐观，有个极大的优点是随遇而安，郁闷一段时间后，也就想开了，没事就给我们细数在殡仪馆上班的种种好处：比如清闲啊，比如死者家属的意思意思啊，比如殡仪馆地处偏僻风景优美利于修身养性啊等等。说到高兴了，又拍着我们的肩膀说：“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兄弟还可以那个什么什么……”他话没说完，就被我们争先恐后地揍了一顿，用猴子的话说就是：“先收了你小子的尸再说！”我们所在的小镇，位处湘赣交界处，是个山间的小盆地，被众山包裹。小镇很小，人口也少，本地人加上外地来做生意的，也不过两万左右。由于人口少，因此殡仪馆的业务也相对清淡。殡仪馆上从到下一共就5个人，所长，副所长，大嘴，还有两个外聘的临时工。大嘴在殡仪馆主要负责开车，另外还做些布设灵堂之类的杂事。

因为业务少，所以殡仪馆没有火化设备，每回收了尸，都要大嘴拉着死者跑到离小镇八十多公里外的J市去火化，烧完了再拉回来入土，有时收到客死异乡的外地人，就要应家属要求把他们送回原籍，让死者落叶归根。一般情况下，去火化死人都是在白天，还有家属同行，可碰到特殊情况，就要大嘴一个人拉着死人跑长途，大嘴虽然胆大，这时候也不免会发毛，只要我们朋友中谁有时间，大嘴就要拉着谁陪他跑一趟，一路吃喝他报销，还外带给烟分红包，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坐在副驾驶位上，和他胡吹海侃地去，再胡吹海侃地回。因此我们都十分乐意陪他，全当免费自驾游。有时候大嘴久未出车，我们还会打个电话问问他：大嘴，啥时候有外出业务啊？

我经历的第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在送尸回来的路上。

那天大概在下午五点多左右，大嘴一个电话给我，说要有个业务要送去Y县（我们说送尸体不叫送尸体，叫跑业务），问我是否有时间陪他，我二话没说，答应了。

Y县离本镇不远，大概七十来公里，但路况不好，将近三分之二都是坑坑洼洼的山路，车子跑不快，天气好的情况下一个来回大概要两个半小时左右。殡仪馆的运尸车是一辆11座的金杯面包改装的，分前后两部分，前面保留了两排座位，后面的位置则拆了用来放尸体，前后间用了块铁皮隔开。有时候

死者家属多，前面坐不下，于是又在后面加了两条长凳，左右各一，只供家属坐，我们从来不会往那里钻，毕竟是死人躺的地方。

那时正值十二月，天上飘着毛毛细雨，山区里天黑早，加上山路难走，大嘴把车开得很慢，送完尸体，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们在Y县吃了顿晚饭，然后打道回府。

车驶入山道，颠簸得要命，大嘴回家心切，车开得比较快，我晚饭吃得有点撑，被颠得难受，我说：“你小子开慢点，颠得难受。”

大嘴瞧了我一眼，问：“你不会晕车了吧？”

我说：“没，晚饭吃撑了，再颠颠就得颠出来了。”

大嘴扔给我一支烟，说：“没事，来，喷根烟消消食。”说完大嘴自己也点上一支烟，眯着眼睛说：“你知道不，王师傅告诉我，跑Y县这条路，不太干净。”

我骂道：“操，这荒郊野外的，你小子别搬出王师傅来吓人。”

王师傅是殡仪馆的外聘工之一，专职修坟，他在殡仪馆干了近十年，据说经历过不少怪异事件，其本人对鬼神也是深信不疑，并且相当了解一些民间禁忌。我没事去殡仪馆找大嘴吹牛时，只要看到王师傅空闲，就会逮着他要他讲鬼故事来听。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发生在王师傅老家的奇怪事情，据王

师傅说，大概在十多年前，他老家的一个年轻人出车祸死了，那时还不兴火葬，可是要入土嘛，没有棺材又不行，但年纪轻轻的，又怎会给自己准备这东西？临时找木匠做是来不及了，于是其家属只好跑到附近农村去找老人买棺材。一般在农村，人过了花甲，都会提前为自己打口棺材，已备不时之需，这在当地叫“备喜棺”。在乡下，老人对自己的棺材看得如自家房子一般重要，加之死者又是在壮年猝死，大不吉，因此死者家属找了半天，也没人愿意卖，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老头自己找了过来，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要买棺材？”死者家属忙说是，老头又问：“睡棺的人是不是姓娄？”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老头干脆地说：“我有副棺材，卖给你们，走，现在去取！”娄家人一听可舒出一口长气，跟着老头一路感激不断，老头开始闷头赶路不说话，后来大概听得烦了，一摆手，说：“你们不要谢我，是他自己选的，我不卖你们也不行。”这话说得大家云里雾里，但是看老头不愿意多说，也就不好意思追问，跟着老头一路走到他家，在老头的指引下，死者家属把棺材从阁楼抬到了门外，给完钱，又不停说着感谢的话，老头摇摇头，说：“我和你们说了，不要谢我，这是他自己选的，如果他没选，那我也不会卖给你们。”一个人实在憋不住了，问：“老人家，你说了两次这是他自己选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老头不说话，招呼了两个人示意把棺盖挪开。这棺盖

一打开，在场的人都往棺里看去，这一看，大家无不惊叫起来，有离得近的，居然吓得猛然几个踉跄跌在地上，原来在棺内，一个用血写成的“娄”字正森然印在棺材板上。后来据老头说，大概在昨晚十二点左右，他在床上听到阁楼发出一阵蛮大的动静，老鼠折腾不出这么大的响声，老头怕是贼，于是拿着手电筒上楼查看，却发现空无一人，堆放的东西也没有被翻动，这时老头看到自己的棺材似乎有点异样，走前一看，棺材盖居然被挪开了一条缝，老头好奇，于是就搬开盖子……后面的事大家也就知道了，老头说，饶是他这么大把年纪了，什么古怪事没听过瞧过？还是被吓得不清，后来听说有人死了到处找棺材，于是就自己找了过来。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1 13:41

老头说到这里，一脸无奈，摊着手说：“你们说，他都自己来选好了，我不卖，行吗？”

这故事我当时只觉得稀奇，却并不害怕，可在这荒山野地，坐在这样一辆车上，大嘴突然提起王师傅，就让我没来由地又想到这个故事，更没来由的发起毛来。

有点害怕，但不能让大嘴看出来，不然岂不会被这小子笑话死，我摇摇头，故作淡笑，说：“王师傅的话你也信，吓吓你而已。”

大嘴放下车窗，把手里的烟头弹掉，笑而不语，我侧眼看他，发现大嘴笑得有点不自然，我明白了，原来这小子也怕，操，也是个银样蜡枪头。

不过话说来，跑Y县这条路的确比较偏，一路上只有些零零碎碎的小村落，其他全是荒野，沿路还不时散布着零星墓地，就是在大白天跑这条路，也看不到几辆车，更别提现在了，自驶出Y县起，如果我没记错，目前为止我们只会过一辆车。

气氛突然变得有点诡异，我和大嘴心照不宣，自觉地岔开话题，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些鸡毛蒜皮。恐惧这种情绪，说到底，在多数情况下是自己吓自己，我和大嘴一旦把话题扯开，不再胡思乱想，就立马恢复如常，不再疑神疑鬼起来。

扯了半天闲话，我觉得口渴，伸手拿水喝，一下没拿稳，掉在脚下，我欠下身去捡，正摸到水瓶，大嘴猛地一个急刹车，我毫无防备下，脑袋磕在驾驶台上，磕得我眼冒金星，用手一摸，一个大包正在蓬勃发展，我大骂：“操，你小子刹这么急做什么，见鬼了啊！”

大嘴的反应让我吃惊，他僵直地坐着，眼睛瞪得老大，右手颤巍巍抬起来指着前方说：“你看那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眼前的景象差点没让我的眼珠子弹出来：在我们距我们车7、8米开外，三个身着宽大白袍的怪人正在山路中央左右摆动。

没错，是三个身形诡异的“人”，但完全看不见脸，个头相仿，瘦瘦高高，并行成一排，似乎毫无重量，轻飘飘地浮在道路中央，左摇右晃，在朦朦胧胧车灯的照射下，格外恐怖。

见鬼了！这是我当时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我的头皮像炸开了一般，鸡皮疙瘩在瞬间爬满全身，车内开着暖气，我却不自控地打起抖来，我颤着嗓子问大嘴：“那是什么？”大嘴的声音颤比我还厉害：“你看到了？”我点点头说恩，大嘴楞了几秒钟，反应过来，猛地挂档掉头，飞似地往Y县方向开去。

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两个人紧张得要命，我死死盯着后视镜，大嘴则把金杯面包当成了波音747，一路飞驰，直到看见Y县城内的点点灯火，才开始放慢速度。

进到县城后，大嘴把车停在车流较多的主干道上，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双手在裤子上来回擦拭，这时我才发现，方向盘被大嘴手握的地方，湿漉漉的全是他的冷汗。我放下车窗，心有余悸地往车后看了一会，缩回脖子，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我们的确是见鬼了。”

大嘴吸吸鼻子，点起一支烟，同样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我们俩在车内坐了一阵，烧掉半盒烟之后，决定绕路返回，先到J市，然后跑高速回山镇。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1 13:42

老头说到这里，一脸无奈，摊着手说：“你们说，他都自己来选好了，我不卖，行吗？”

这故事我当时听只觉得稀奇，却并不害怕，可在这荒山野地，坐在这样一辆车上，大嘴突然提起王师傅，就让我没来由地又想到这个故事，更没来由的发起毛来。有点害怕，但不能让大嘴看出来，不然岂不会被这小子笑话死，我摇摇头，故作淡笑，说：“王师傅的话你也信，吓吓你而已。”

大嘴放下车窗，把手里的烟头弹掉，笑而不语，我侧眼看他，发现大嘴笑得有点不自然，我明白了，原来这小子也怕，操，也是个银样蜡枪头。

不过话说来，跑Y县这条路的确比较偏，一路上只有些零零碎碎的小村落，其他全是荒野，沿路还不时散布着零星墓地，就是在大白天跑这条路，也看不到几辆车，更别提现在了，自驶出Y县起，如果我没记错，目前为止我们只会过一辆车。

气氛突然变得有点诡异，我和大嘴心照不宣，自觉地岔开话题，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些鸡毛蒜皮。恐惧这种情绪，说到底，在多数情况下是自己吓自己，我和大嘴一旦把话题扯开，不再胡思乱想，就立马恢复如常，不再疑神疑鬼起来。

扯了半天闲话，我觉得口渴，伸手拿水喝，一下没拿稳，

掉在脚下，我欠下身去捡，正摸到水瓶，大嘴猛地一个急刹车，我毫无防备下，脑袋磕在驾驶台上，磕得我眼冒金星，用手一摸，一个大包正在蓬勃发展，我大骂：“操，你小子刹这么急做什么，见鬼了啊！”

大嘴的反应让我吃惊，他僵直地坐着，眼睛瞪得老大，右手颤巍巍抬起来指着前方说：“你看那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眼前的景象差点没让我的眼珠子弹出来：在我们距我们车7、8米开外，三个身着宽大白袍的怪人正在山路中央左右摆动。

没错，是三个身形诡异的“人”，但完全看不见脸，个头相仿，瘦瘦高高，并行成一排，似乎毫无重量，轻飘飘地浮在道路中央，左摇右晃，在朦朦胧胧车灯的照射下，格外恐怖。

见鬼了！这是我当时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我的头皮像炸开了一般，鸡皮疙瘩在瞬间爬满全身，车内开着暖气，我却不自控地打起抖来，我颤着嗓子问大嘴：“那是什么？”大嘴的声音颤比我还厉害：“你看到了？”我点点头说恩，大嘴楞了几秒钟，反应过来，猛地挂档掉头，飞似地往Y县方向开去。

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两个人紧张得要命，我死死盯着后视镜，大嘴则把金杯面包当成了波音747，一路飞驰，直到看见Y县城内的点点灯火，才开始放慢速度。

进到县城后，大嘴把车停在车流较多的主干道上，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双手在裤子上来回擦拭，这时我才发现，方向盘被大嘴手握的地方，湿漉漉的全是他的冷汗。我放下车窗，心有余悸地往车后看了一会，缩回脖子，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我们的确是见鬼了。”

大嘴吸吸鼻子，点起一支烟，同样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我们俩在车内坐了一阵，烧掉半盒烟之后，决定绕路返回，先到J市，然后跑高速回山镇。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1 13:43

老头说到这里，一脸无奈，摊着手说：“你们说，他都自己来选好了，我不卖，行吗？”

这故事我当时听只觉得稀奇，却并不害怕，可在这荒山野地，坐在这样一辆车上，大嘴突然提起王师傅，就让我没来由地又想到这个故事，更没来由的发起毛来。

有点害怕，但不能让大嘴看出来，不然岂不会被这小子笑话死，我摇摇头，故作淡笑，说：“王师傅的话你也信，吓吓你而已。”

大嘴放下车窗，把手里的烟头弹掉，笑而不语，我侧眼看他，发现大嘴笑得有点不自然，我明白了，原来这小子也怕，操，也是个银样蜡枪头。

不过话说来，跑 Y 县这条路的确比较偏，一路上只有些零零碎碎的小村落，其他全是荒野，沿路还不时散布着零星墓地，就是在大白天跑这条路，也看不到几辆车，更别提现在了，自驶出 Y 县起，如果我没记错，目前为止我们只会过一辆车。

气氛突然变得有点诡异，我和大嘴心照不宣，自觉地岔开话题，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些鸡毛蒜皮。恐惧这种情绪，说到底，在多数情况下是自己吓自己，我和大嘴一旦把话题扯开，不再胡思乱想，就立马恢复如常，不再疑神疑鬼起来。

扯了半天闲话，我觉得口渴，伸手拿水喝，一下没拿稳，掉在脚下，我欠下身去捡，正摸到水瓶，大嘴猛地一个急刹车，我毫无防备下，脑袋磕在驾驶台上，磕得我眼冒金星，用手一摸，一个大包正在蓬勃发展，我大骂：“操，你小子刹这么急做什么，见鬼了啊！”

大嘴的反应让我吃惊，他僵直地坐着，眼睛瞪得老大，右手颤巍巍抬起来指着前方说：“你看那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眼前的景象差点没让我的眼珠子弹出来：在我们距我们车 7、8 米开外，三个身着宽大白袍的怪人正在山路中央左右摆动。

没错，是三个身形诡异的“人”，但完全看不见脸，个头相仿，瘦瘦高高，并行成一排，似乎毫无重量，轻飘飘地浮在道路中央，左摇右晃，在朦朦胧胧车灯的照射下，格外恐怖。

见鬼了！这是我当时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我的头皮像炸开了一般，鸡皮疙瘩在瞬间爬满全身，车内开着暖气，我却不自控地打起抖来，我颤着嗓子问大嘴：“那是什么？”大嘴的声音颤比我还厉害：“你看到了？”我点点头说恩，大嘴楞了几秒钟，反应过来，猛地挂档掉头，飞似地往Y县方向开去。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两个人紧张得要命，我死死盯着后视镜，大嘴则把金杯面包当成了波音747，一路飞驰，直到看见Y县城内的点点灯火，才开始放慢速度。

进到县城后，大嘴把车停在车流较多的主干道上，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双手在裤子上来回擦拭，这时我才发现，方向盘被大嘴手握的地方，湿漉漉的全是他的冷汗。我放下车窗，心有余悸地往车后看了一会，缩回脖子，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我们的确是见鬼了。”

大嘴吸吸鼻子，点起一支烟，同样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我们俩在车内坐了一阵，烧掉半盒烟之后，决定绕路返回，先到J市，然后跑高速回山镇。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4-01 13:51

谢谢楼上诸位朋友的支持，非常不好意思，网络出了点问题，以为都没发出，谁知一刷新，连发了三个重复的，抱歉抱歉~我会抓紧更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1 16:02

回到镇上第二天，得知我俩昨夜见鬼的猴子大呼遗憾，说早知道他也去了。大嘴出发前曾给他打过电话，他说晚上佳人有约没时间去，早知道有鬼见，还约什么姑娘去？猴子摇着他的圆脑袋，懊悔得要命，完了又指着我和大嘴说：“我说你们两个，太给兄弟们丢脸了，要是我在，肯定冲过去看看，管他是人是鬼，碾过去再说，要是鬼，老子要他活鬼变死鬼！”

“呵呵。”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说话的王师傅这时开腔了，他说：“要是你真的压过去，我看不是它们活鬼变死鬼，是你个小崽子活人变死人哟。”

猴子一听来了劲，赶紧递给王师傅一支烟，嬉皮笑脸地说：“我就知道王师傅见多识广，那你给我们长长见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师傅把烟叼在嘴上，在兜里摸寻着火机，大嘴见状，十分殷勤地为其点上，王师傅深吸了一口烟，说：“一般在路上碰到的那些东西，分两种，一种是拦路鬼，这种鬼一般没啥坏念头，只是喜欢捉弄捉弄过路的人，比如让你摔个跟头，找不到方向啥的，逗逗你也就算了，还有一种就厉害了，我们老家

叫夺命刹，都是些横死在路上的短命鬼，这东西心里有怨气，总想拉个垫背的，花招也多，有时把一条路弄成两条，如果不熟悉路况的司机把车开进它们弄出的那条，那结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车祸事故很蹊跷，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马路，司机也没喝酒啥的，怎么就一脑袋扎出了马路外。”

猴子问：“那王师傅，你说昨晚他俩遇见的是那种？”

王师傅弹弹烟灰，说：“我估计小武（大嘴姓武）他们看见的，应该是夺命刹。”王师傅这话一出口，我立刻感到自己的汗毛齐刷刷地竖了起来，大嘴更是一蹦三尺高：“我操，那他妈以后谁敢跑Y县，横竖我是不跑了，谁爱跑谁他妈跑！”

王师傅摆摆手，说：小武你也不要紧张，我想昨天那几个东西也没想害你们，不然能让你们看到？”

大嘴嘟哝道：“这回没害成，那下回谁说得准？”

王师傅笑笑，说：“你以为就只有Y县这条路上不干净，我告诉你，这世上，就没有干净的路，有路就有亡魂，除非你一辈子别坐车，别开车。”

大嘴接着嘟哝：“那你干嘛只和我说这条路不干净。”王师傅说：“我这样说不是吓你，是想给你提个醒，心怀敬畏不要紧，怕就怕愣头青，像猴子这样的。”

猴子挠挠后脑勺，笑嘻嘻地说：“哎哟王师傅看不出，还是文化人，心怀敬畏这样的词也说得出。”

我把猴子推开，说：“去去去，别捣乱，王师傅，那你说说，怎样才能避开这些东西？”

王师傅说：“避是避不开，只能尽量让它们害不成你，比如你们几个小伙子阳气旺，只要两、三个人在一起，那东西就不敢靠近，我估计昨晚它们没害你们，也是被你们的阳气给镇住了，还有就是，小武，我建议你去搞点桃树枝，用红线穿着，挂在车上，这桃树枝可是好东西啊，辟邪镇鬼，非常有用，不过这桃树枝要捡朝东南方向生的枝条剪，这样的辟邪效果最好。”

大嘴一听立刻握住我和猴子的手，说：“同志们，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后兄弟出业务，你们俩可不能袖手旁观，兄弟这条小命就拜托你们二位了，在关键时刻，可千万不要让兄弟孤军奋战啊。”我说没问题，虽然昨晚见了鬼，但兄弟坚信毛主席的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理，一切冤魂恶鬼都是纸老虎。

猴子就更起劲了，口沫四溅地叫道：“我不怕见鬼，就怕见不着鬼！”

王师傅一拍猴子的屁股，说：“这个傻小子，这话可不敢乱说哟，有东西听着哩。”

猴子摸着屁股，傻呵呵地乐，大嘴原地转了几圈，突然拔腿往后山走去，猴子叫：“喂，干什么去？”

“找桃树去！”

说心里话，我对王师傅说的那些话是将信将疑，即便那三个诡异的白衣身影仍清晰在目，但若真如王师傅所说，那么这世上还有几个人敢开车？敢走路？我喜欢鲁迅说的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鬼走出来的，在路上，人，肯定比鬼多。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1 21:18

我们镇的殡仪馆建在山镇的东南角，背后靠山——老坟山，前面对水——大水库，用大嘴的话说这是依山傍水。从殡仪馆大门进去，左边没有任何建筑，而右边是一排平房，供职工办公和值班用，正面是个大堂，是给死者办丧事、开追悼会所在，大堂后面，就是停尸的冷库。从高处看殡仪馆，格局像个大大的“7”。

据王师傅说，殡仪馆的选址和格局，都是根据的。先说选址，殡仪馆选在东南方向修建，是因为东南方乃至阳之地，是“阳中之阳”，《易经》中提到：太阳由东升起，因此东方属阳；南方气候炎热，五行归火，而火为阳，因此东南方就是阳气最为旺盛的至阳之地，把至阴的殡仪馆修建在东南方，旨在压镇。

再说格局，殡仪馆的格局像“7”，是因为民间办理丧事一般都是以七为单位，什么一七、二七、三七……直到七七，殡仪馆建成个7字，也正是寓意如此。

山里的冬天来得早，天冷后，我们几个爱凑在殡仪馆的值班房里打牌，因为值班房内有空调和电暖炉，两个一起开，房间里暖意浓浓，电费还不用自己掏，美中不足的是殡仪馆太偏僻，周围没有饭店和小吃摊，打牌打得饥肠辘辘时无处觅食。后来在我们的威逼下，大嘴自掏腰包添了个电火锅，算是替他们单位再向电厂做点贡献，我们打牌前去菜市场买齐吃的，饿了就几个人一起动手搞火锅吃，爽得要命。彻底解决了肚子问题后，我们就经常在值班房里搞通宵，有时打牌，有时骗几个姑娘过来讲鬼故事，有时什么也不做，就围着火锅喝酒抽烟吹牛皮，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值班房成为我们一个夜间娱乐的窝点。夸张地说，若不是因为下面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窝点大概会被我们使用至大嘴退休。

那天我们几个本来想甩牌到天明，夜宵都备好了，可其中一个在交警大队工作的朋友来说晚上有酒局来不了，三缺一，再找人又找不到，本想散了各自回家睡觉，可一大堆吃的摆在面前，于是临时决定搞个三人茶话会，搞多晚算多晚，搞累了就睡，反正值班室有床。

王师傅和我们说过，在殡仪馆，尤其在晚上，最尤其在晚上的 11 点到 1 点这段时间（此时是子时，是十二时辰中最为阴森的时间段），不可以谈论诸如鬼神之类的事物，更不可以做容易招惹这些东西的事情，否则惹来了脏东西，后果不堪设想。可那时咱们年纪小，不知天高地厚，虽说前不久我和大嘴出业务才碰见过那玩意，可害怕也就那么一阵子，过后一回想，还觉得蛮刺激，过瘾！用猴子的下流比喻就是：就像第一次嘿咻的小姑娘，干的时候哇哇叫痛，痛完了一回味，还想再来一回。

那天晚上我们喝得有点多，把镇上所有漂亮姑娘讨论了个遍后，猴子看看墙上的挂钟，提议说：“同志们，我建议，现在开始讲鬼故事！”我看了看时间，正值半夜 11 点多，俗话说，酒壮怂人胆，在酒精的催化下，我们轮流把肚子的奇闻怪谈说了个遍，越说越过瘾，直到搜肠刮肚再也弄不出半点带鬼的东西，依然兴致不减。

这时大嘴说：“不如我们来请筷仙吧，以前和王师傅聊天，听他说起过筷仙的玩法。”这个提议得到了我和猴子的双手拥护。大嘴说请筷仙不能开灯，于是从隔壁办公室拿来一把蜡烛。（殡仪馆的办公室一角堆满了鞭炮元宝蜡烛之类的东西，是大嘴等人创收外快的重要商品）

我们按大嘴指示，把蜡烛按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依次放好，然后拿一个干净的碗装满水，再拿来三根筷子，把蜡烛一点点亮，最后把灯和电暖器（电暖器会发光）全部关掉。一切准备就绪，我和猴子在桌边坐好，目不转睛地看大嘴开始念咒请仙。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2 20:29

大嘴端坐在椅子上，把腰杆挺得笔直，垂下眼睑，嘴里神神叨叨地嘀咕了一通，此时我非但不感到恐惧，看见大嘴一脸严肃的模样，反而有想笑冲动，而一旁的猴子却是忍俊不住，笑出声来，我用胳膊肘捅了捅猴子，示意他安静，大嘴似乎并未受到干扰，依旧心神合一，专心继续着他的古怪行为。

房间里十分安静，蜡烛燃烧的声响清晰可闻。大嘴从桌上拿起三根筷子，并成一排，如上香般把筷子缓缓插入盛满清水的碗里，同时嘴里轻轻说了声：“请！”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三根并排的筷子居然齐刷刷地直立在水中。我惊呆了，抬眼看了看猴子，他显然也被眼前的奇异景象所镇住，脸上流露出复杂而又难以置信的表情。倒是大嘴此时颇有神棍风范，面无表情，无比镇静地对我和猴子说：

“来了，有什么问题，问吧？”

猴子有点结巴：“怎，怎么，问？”

大嘴说：“随便，除了别问你什么时候挂，其他随便问。”我咽了口唾沫，试探着问了一句：“请问筷仙，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一个女朋友啊？”

说完我眼巴巴地盯着筷子，期待得到点让我惊喜的提示，可奇怪的是，三根筷子没有任何表示，只是直直地立在水中，既没摆出我期待的造型，也没发出我渴望听到的声音。

我看着大嘴，问：“怎么回事啊？不灵啊，你看，不动也不说。”

猴子插嘴说：“你这个问法就有问题。”我说：“怎么讲？”

猴子说：“你问什么时候能找到女朋友，你叫筷仙怎么回答你，摆个日期？还说？这筷子哪来的嘴？”

我翻他一眼，说：“要不你来问。”猴子自信满满，说：“看我的。”

猴子挪了挪屁股，把身体坐正，搓搓手，双手合十无比虔诚地说：“筷仙筷仙，不好意思这么晚惊动您老人家，我就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您不用告诉我太多，只要回答对或者不对，能或者不能，好或者不好，是或……”

我听着不耐烦，打断他：“你他妈快点，啰嗦什么。”猴子清清嗓子，对着三根筷子问：“请问筷仙，水电公司的张晓静对我有没有意思？”（注：张晓静，堪称本镇第一窈窕美

女，其父是水电公司副总，其母是水电公司人事部主任，家境优越，貌美如花，被猴子从初一起就开始觊觎和意淫，直至现在。)

筷子对猴子的问题同样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三双眼睛直愣愣地瞪了筷子半天，可这三根筷子像扎了根似地竖在水中，纹丝不动。

猴子急了，骂道：“操，怎么回事？”

我看大嘴一脸若有所思，捅捅他，说：“要不你来试试？”

猴子表示同意，说：“恩，也许是要请它的人问，才会回答，你试试。”

出乎我和猴子的意料，大嘴摇摇头，说：“我觉得有点问题，还是不搞了。”

我与猴子异口同声：“有什么问题？”

大嘴还是摇头，面色凝重地说：“不知道，但不应该这样啊？”

猴子说：“那你试试啊？”

大嘴继续摇头：“还是不试了，赶紧送走它。”说完他低声念了几句什么，说了声：“走——”

我和猴子拉长脖子看着筷子，良久，猴子说：“它没走。”大嘴看上去有点急，重复念了几次，一次念得比一次快，可那三根筷子却像中了邪一般，依旧保持着直立状态。

我看看大嘴，大嘴看看猴子，猴子看看我，三双眼睛互看了一圈，又同时集中在筷子身上。八只蜡烛已燃去了近三分之一，白色的蜡油滴落在桌面，凝固成难以形容的图形。房间门窗紧闭，烛火却左右摆动地分外活跃，像有风，可我感觉不到。

大嘴皱起眉头，自言自语：“这是怎么回事？”

猴子猛地站起来，大声说：“管它娘的怎么回事，它不走，我送它走！”说完用右手手背甩向筷子。

“别！”大嘴阻止不及，三根筷子被猴子打出碗中，分别跌落在桌面和地下。与此同时，一阵邪风突然在门窗紧闭的房间内刮起，八支蜡烛被同时刮灭，风瞬息即止。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我听见桌上那只盛满清水的碗发出一声可怕的爆裂声，溅出的水滴落到我的脖子里，冰冷异常。这突如其来的怪事，让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

我一边用袖子蹭脖子，一边大叫：“猴子，快，快，开灯！”

“在，在，在找，别推我呀！”猴子摸着黑在墙壁上乱拍，终于拍到的电灯开关。突来的光亮让我几乎睁不开眼睛，眯了一小会，才恢复正常。桌上的蜡烛被刚才那股怪风全部吹

倒，七零八落地躺在桌上，放在中央的那只碗，已崩裂成碎片，残片弄得满桌都是，狼藉不堪，水顺着不平的桌面自边缘滴落，掉在地下一个塑料袋上，发出哒、哒、哒的声响。

猴子从门口走过来，用手拨拉着桌上的碎片，问：“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大嘴惊魂稍定，歪着脑袋责备猴子：“操，叫你别动！”

猴子回骂道：“操，你不早说，我哪知道。”

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我赶紧劝止：“别吵别吵，我看这事邪门，明天问王师傅，赶紧清理一下，跑人！”

我们争先恐后地收拾完房间（这是前所未见的），迅速离开了殡仪馆。在车上，猴子想到什么似地叫了起来：“我说，刚才我摸开关的时候，你们谁推我啊，吓死我了，操！”我说我没推啊，大嘴也摇头说没，猴子的表情有点奇怪，说：“你们别吓我，到底谁推的？”

我们说真没推，开灯后你也看到了，我和大嘴站在离你二米多远的地方，还隔着桌子，莫非我们会瞬间移位？

猴子的神情越发错综复杂，呆了一会，猛地把衣服翻起来，弓着后背说：“来来来，凡子（本人），帮我看看，我后背靠右上面有没什么异常？”

我瞥了一眼，说：“没什么，正常得很。”

“仔细看看啊！”

我凑过去，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看了一遍，说：“的确没什么？”

猴子整好衣服，舒了一口气：“那还好，你们不知道，我在找开关的时候，感觉被人猛地从后面推了一下，差点撞墙上，还以为是你们谁弄的。”

我和大嘴对视了一眼，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神不宁，总觉得这件事还没完。今晚发生的事我实在找不出科学的解释，此时，我已确信这个世上确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存在。也许是猴子的鲁莽触犯了所谓的簇仙，又也许是他们招来了某类不干净的东西，要说脏东西，哪里还比殡仪馆多？更何况，殡仪馆后面就是座坟山，想到此，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赶紧跳下床，把衣服裤子脱个精光，对着镜子左看右看，确信身上没有任何奇怪的印记后，才重新回到被窝。后来我得知，那天晚上，大嘴和猴子同样失眠，也和我一样在镜前自我裸体欣赏，其结果是：我和大嘴安然入眠，而猴子，就没有我俩这么幸运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2 21:46

今天看了一下诸位的回复，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我是个懒人，因为你们的支持让我勤奋，我会尽量每天更新 1--3 次，若有哪天没发，也请见谅，肯定不是因为懒，是因为忙，呵呵。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2 22:02

第二天，我在单位上看小说，（我们单位比较清闲，一年就两、三个月左右有点忙，其他时间基本没事，早上来单位转一圈，和领导会个面，之后想干嘛干嘛。）突然接到大嘴打来的电话，大嘴电话里说猴子出事了，我问什么事，大嘴说过来就知道了。

猴子出事了，正在殡仪馆，难道是猴子……我胡思乱想，一路忐忑地赶到殡仪馆。

不希望看到场景没有出现，看到眼前活生生的猴子，我松了口气，骂道：“我操，大嘴打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还以为你挂了，操！”说着，我照他肩膀狠狠地砸了一拳。奇怪的是猴子并没像往常一样迅速反击，倒是哭丧着脸说：“也离挂掉不远了。”

“怎么回事？还没缓过来啊，我操，你小子平时张牙舞爪，原来是个软蛋子。”我以为猴子是被昨晚发生的事吓的，现在还没缓过来。

一旁的大嘴默不作声，猴子一脸苦相地卷起衣服，转过身说：“喏，你看右边。”

“啊！”看见猴子的后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在猴子

的右肩背上，出现了一个类似手掌的印记。这掌印非常奇怪，不大，像小孩的，却又只有两根手指，从位置上看，应该是食指和小指。

“不应该啊。”我说：“我记得昨晚在车上我替你看了，明明是什么都没有的啊？”

猴子欲哭无泪，说：“当时可能是没有，我回家以后，觉得被那什么推了一把不干净，接着就洗了个澡打算去去晦气，谁知道洗完澡出来，对着镜子一看，晦气没洗掉，反而洗出个这玩意来了。”

我用手指轻轻碰了碰那地方，问：“痛不痛？”

“不痛，什么感觉也没，可就是去不掉，后来我又洗了好几次，皮都快搓下来了，还是这样。”

我朝周围看了二圈，问大嘴：“王师傅呢，他知道不？”大嘴说：“王师傅在山上盖庄（我们管修坟叫盖庄），这事我一早就和他说了。”

我急忙问：“他怎么讲？”

大嘴说：“还能怎么讲，说我们玩出事了，十有八九招来的是鬼，等他下来，让他看看猴子的背再说。”

我应了一声，看了看脸色泛白的猴子，欲言又止。三个人蹲在院子里抽闷烟，一支接一支，等王师傅盖庄回来，我们三人脚下，已丢满长短不一的烟头。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3 17:41

王师傅一看见我们三就骂：“你们三个颠仔崽欸，不要命，什么不好歇？半夜三更来这里歇这个，啊？”猴子一见王师傅来了，唰地一下从地上弹起来，把衣服撸得老高，说：“王师傅，你赶紧给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嚯！”王师傅发出一声惊叹。

不知是冷还是怕，猴子的身体抖得厉害，问：“怎么回事，是不是很严重啊？”

王师傅眯起眼，又仔细瞧了会猴子后背的掌印，说：“这像是小伢崽的手啊，缺了三个手指头。”

他帮猴子拉下衣服，对大嘴说：“你晓得这是哪个拍的不？”

大嘴满脸不解：“我哪晓得。”

猴子在一旁急得直跳脚，说：“王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是什么快说啊，大嘴知道个屁啊。”

王师傅把夹在耳朵上的一支烟取下，在大拇指上顿了顿，提示大嘴：“两个月前，一个小伢崽出车祸死掉了，还是你去拉回来的，不记得了？”

大嘴一听恍然大悟：“哦，我想起来了。”接着指着猴子问王师傅：“你是说猴子背上这个，是那个小孩子搞的？”

王师傅点点头：“八九不离十。”

猴子在一边听得云里雾里，因为烟抽得多，声音嘶哑：“你们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小孩子小崽子的？”

猴子不明白，我却大概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因为那天大嘴去拉尸体的时候，我正好在，所以就跟去瞧热闹了。

在距我们镇 5 公里左右处，有个地方叫客山，客山紧挨着一条国道，这条国道的客山段，不是好地方，自我记事起，就知道此地车祸频出，邪门的是，迄今为止，所有出车祸的车辆几乎都出在同一个位置，我那在交警的大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们，在他们统计的车祸次数中，98%发生都在这里。

要说这路段弯急坡多也就算了，可偏偏是条直得不能再直的柏油路，车祸出得也离奇，不是侧翻打滚就是四轮朝天，可车胎却都是好好的，并没有发生爆胎或其他什么易导致翻车的事故，就这么平白无故的。当地的司机都知道这地方邪门，虽然这地方一马平川，但开到此处都会很自觉的放慢车速，因此出车祸的车子，大都是外地牌照。

那天下午 3 点多钟，我和大嘴在殡仪馆外面打羽毛球，激战正酣，副所长跑来叫大嘴，说交警队来电话，客山出车祸了，是辆中巴，当场死了个小孩，要大嘴去拉。我跟大嘴来到现场，一堆人正在围观，那辆出事的中巴车横卧在马路中央，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周边散布着玻璃碎渣和点点血迹，旁边放着一

具小孩的尸体，上半身被衣服盖住，露出两条血迹斑斑的腿，裤子几乎被撕裂成布条，鞋一只不剩，头部下方漫满了鲜血，一直流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在把他抬进车的时候，我看见他血糊糊的右手耷拉下来，三根手指被压得糜烂，剩下的两根死死地勾住手掌，如果我没有记错，残余的手指应该是食指和小指，而猴子后背的印子，正是一个只有食指和小指的小孩掌印。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3 22:38

猴子听完这些，目瞪口呆，把脑袋挠得吱吱响。我说：“这么说，那天晚上我们招来的压根不是筷仙，而是这个小孩子的……”我看了一眼猴子，把“鬼魂”两个字咽了回去，而猴子此时，已是脸色惨白。

王师傅把在手上把玩了半天的香烟点上，说：“我估计，这小鬼没什么恶意，被你们三个碰巧招来，觉得好玩，后来猴子把筷子打掉，估计把他吓到了，要跑，跑的时候推了猴子一把，就留下了这个。”

听王师傅这样说，猴子的脸色稍有好转，但依旧忧心忡忡，一张嘴溜出几个问题：“那我背上这玩意怎么办？会不会中邪得病？怎么去掉？要不要去给这小孩上柱香烧点纸什么的？”

王师傅沉吟了会，抽了几口烟，说：“烧点钱给他是应该的，毕竟你们把他吓着了……”

猴子打断王师傅说：“我操，只听说过鬼吓人，没听过人吓鬼，这小鬼还差点把我们吓死！”

大嘴拍了下猴子：“别打岔！”

王师傅弹弹烟灰，接着说：“至于猴子背上这个印，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掉了。”猴子差点晕倒：“哪我不是死定了？！”

王师傅拍拍他，说：“不要急嘛，我不会，有人会嘛，土凹有个老头，姓黄，对这方面很在行，你们可以去找找他，应该可以搞掉，毕竟那小鬼也是无意的。”

猴子一把拽起大嘴，说：“走，赶紧的，送兄弟疗伤去。”  
我说：“急什么，先给那小鬼烧点纸吧，不然治好了，回头再找你摸上一把。”

猴子一拍脑袋，说：“对对对，大嘴，拿点货来，我们去给他烧点，哦，对了，王师傅，你知道那小鬼埋哪吧？”

(注：我们称纸钱元宝蜡烛之类的东西为货)

小鬼的坟很简陋，才两个月的新坟，墓前没有花圈，没有贡盘，只有一小撮未燃尽的元宝和草纸，被雨水浸泡成一团黑乎乎的疙瘩，一块用细竹竿挑起的招魂幡，在凄冷的山风中悠悠摆动，地上依稀可见鞭炮残屑。从碑文上我得知，他姓赵名得磊，生于1992年，死在1999年，年仅7岁。

我们烧了一堆元宝和纸钱，还各自上了一炷香，离开前，

猴子对着小鬼的墓碑说：“小朋友，不好意思惊动了你，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这些钱你拿去花，如果花完了，就去找你爸爸妈妈，千万别找我们，如果你非要找我们，千万记得别找我，我胆小，他们俩胆大，所以找他们就可以，他们会转告我的，到时候我们再给你烧，希望你在下面过得好。”

猴子这番话说完，屁股上立刻多出两个鞋印。土凹是距我们镇二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大嘴开车，十来分钟就到了。来之前王师傅说老头给人驱邪看病从不收钱，就爱喝点酒，所以我们停下车，在路边小店买了几瓶里面最好的酒，顺便向店主打听黄师傅的住处，一提黄师傅，店主十分热心地给我们指路，谢过店主，我们驱车来到黄师傅的住所。

黄师傅家就住在马路旁边，一座普通的农户，门前种着一棵半死不活的金桔树，几只鸡在院里啄食，大门敞开，里面空无一人，我们叫了几声，没人答应。

“人呢？”猴子屋前屋后地转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就在我们打算去临近的农户问问时，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头扛着锄头从田间走来，看见我们三个，问：“你头请哪？”（当地话，你们找谁？）

大嘴问：“请问你知道黄师傅到哪里去了？”

老头说我就是，说完径直走到墙角，放下锄头，猴子急忙追上两步，说：“黄师傅，我们遇到点麻烦，希望……”老

头摆摆手，说知道你们干什么来的，大嘴放下酒，给老头敬烟，老头摆摆手示意不抽，招呼我们进屋。等我们三个坐下，老头看了我们一圈，指着猴子说：“一看你个面孤，就晓得你中了侠。”（一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中了邪。）

真是大师一出口，就知有没有。老头话不多，但一句话就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嘴指着我赶忙问：“那我们两个呢？”

老头说：“你得俩该毛事。”（你们两个没事）这话说得我和大嘴浑身舒泰，暖洋洋的。

猴子正要把衣服撸起来给老头看，这时从外面传来一阵闹哄哄的声音，一个满嘴污物的妇女正被几个男人架了进来。

其中一个男人急冲冲地叫道：“黄师傅，快救救我老婆呐！”

老头站起来，转身去看，猴子急了，说：“我怎么办？”老头说你这个不着急，等会看，这个急，先给她看。猴子无奈，只好乖乖坐下来等。

我和大嘴坐不住，走过去看热闹，猴子也赶紧跟了出来。等走近，那妇女嘴上的污物让我起了一圈鸡皮疙瘩。—在她嘴上，沾满了蚂蚁尸体和蚱蜢的大腿，双眼圆睁，神情惊骇，喉咙中不断发出吱吱呜呜的声音，像是想说话，却怎么也说不出。

那女人的老公说，昨天上午，他在院子里喂鸡，他老婆在厨房煮猪食，等他喂好鸡去厨房，却发现他老婆不见了，猪食却还在锅里熬煮，找了一圈不见人，就去地里找，还是找不到，再去问村里人和她娘家人，都说没看到，这下急了，两口子平时挺好的，这无缘无故地跑掉不应该啊，再说，就算跑了，这大白天的，也不会没人看到，这时有人说会不会被野鬼拐跑了，因为几年前出过一件差不多的事情。于是全村人都被发动起来，漫山遍野地找，一边找一边敲锣打铳放鞭炮（据说鬼怕这些东西），找了一夜，附近几个山头都找遍了，还是不见人，直到今天中午，才有人看到她正抱着西面山坡上的一棵树桩打哆嗦，神志不清。

听完男人的叙述，老头点点头，用手托起妇女的下巴，瞧了一会，说让他们等等，转身进了里屋。不一会，老头端着一个黑乎乎的木制托盘走出来，托盘上放着一碗清水、一碗红通通的东西（后来知道是朱砂），几张草纸和一支毛笔。

老头拿起一张草纸对折，撕成均匀的两片，又拿起毛笔在清水里沾湿，蘸上朱砂，在两片草纸上分别画上令人费解的图形，烧掉，混入清水中，然后示意那妇女丈夫把他老婆的嘴巴打开，再把这碗水徐徐倒入她的口中。

那妇女被灌下这碗水后，呜咽了几声，然后咳嗽，猛地一低头，哇哇地吐了一地，当时把我们恶心的，真是难以言述。

也真神，她吐完后，立刻恢复了神志，叫了声：“哎哟俺个娘欸。”就开始擦嘴。后来据她说，那天上午她正在厨房煮猪食，几个男人不知道从哪里闯了进来，二话不说架起她就往山上跑，她挣扎着想跑，可那几个男人力气大得惊人，怎么也挣不脱，她想大叫，却发现怎么也喊不出声来。到了山上，几个男人说想请她做客，这时她看见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几碟菜，还有米饭，男人叫她吃，她不肯，于是那几个男人就硬塞到她嘴里。她说她还看见找她的人从身边走过，可别人就看不见她，她叫又叫不出，后来就晕了，再后来就到了这里。

听到这里，大嘴悄悄地对我说：“我操，这他妈鬼也太凶悍了，大白天跑家里拿人。”

我扁扁嘴，表示的确了不得。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4 09:08

早晨起来，打开电脑，看到朋友们的回复，尤其那些熬夜在等更新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感谢的话不知不知怎么说，感动的情绪不知如何表达，唯有把东西写好，尽快更新。

顺便对熬夜等更新的朋友们道个歉，我不是夜猫子，呵呵，不太喜欢熬夜，所以 12 点之后肯定不会更新，—我一般更新帖子是在下午 3 点---晚上 23 点之间。

再次谢谢大家！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4 15:20

转眼看了下猴子，发现这小子在一边激动直搓手：“这下子有救了。”

等那些人走掉，老头拿了块湿毛巾摸了把脸，接着瞧了瞧猴子后背，问是怎么弄的。

猴子把那晚发生的事情对老头说了一遍，夸张起伏的叙述配合上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猴子把这件事说得活灵活现，恐怖万分，让我和大嘴一时梦回当夜，不自禁地打了几个寒战，毫不夸张地说，你如果当时在场，一定会被猴子弄得如临其境，如果你胆够小，没准还会尿裤子。我就纳闷了，猴子这张绘声绘色的嘴，能把一件事说成直播中的电影，怎么硬是没能把张晓静忽悠到手？想到此，我由衷生出对张晓静的佩服，这种不受蛊惑明辨是非的本领，实在非常人所有，以后见到她，我一定要握握她的手（如果她肯），告诉她：只要有你在，猴子那张嘴就成不了一个传说。

老头听完猴子的叙述，咧嘴笑开了，用他的普通话说：“你港的故事蛮好汤。”（你讲的故事很好听）

猴子傻笑：“黄师傅的普通话也港得很好汤，不过我不是在讲故事，都是真的，嘿嘿。”

老头说我晓得是真的，接着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我们招来的的确是那个小鬼，小鬼调皮，想和我们玩，那三只筷子，是小鬼一直拿着插在水中，他就在我门中间，可我们谁也看不

到，后来猴子把筷子打飞，就把小鬼吓到了，他跑的时候猴子挡了他的路，于是就胡乱推了猴子一把。

说到这，老头又告诉我们，鬼如果不想害人，一般摸人是不会留下痕迹，也不会对人造成伤害。比如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有时候莫名其妙没完没了地哭，这就是婴儿已故的长辈回来看他，看得喜欢，忍不住摸，但是婴儿怕啊，所以就哭个不停。

这时我问了两个问题，说为什么婴儿可以感觉到有鬼在摸他，而大人不知道？还有就是猴子，既然那小鬼没有恶意，

为什么会在他身上留下这个掌印？

老头解释说，婴儿元气弱，虽然是纯阳之体，但火不旺（这句话让我至今迷糊不甚解），所以容易感觉到那些东西，其实一些成年人也可以感觉到，但这些人一般不是体质非常虚弱，就是重病将死，而我们正常人，元气足，火旺，若不是在阴气丰厚的地方，鬼一般不敢接近，除非像你们这几个傻小子，没事在殡仪馆招鬼，那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猴子身上那手印，是因为当时那小鬼也受惊了，慌乱时推了猴子一把，虽然无心，但因为他受了惊吓，阴气大盛，所以这一下的阴寒毒气也不算小，幸亏猴子火旺，如果换个火弱的人来受，难搞。说到这，老头摇了摇头，表示真的很难搞。

猴子听着有点心虚，指着自己问：“那我身上这个，没问题吧？”

老头自信地一甩胳膊，说：“毛事！”（没问题）

猴子踏实了，笑成一支尾巴草：“黄师傅就是黄师傅，大师！”

老头教给猴子驱除手印的方法很简单：买半斤糯米，加高度酒蒸熟，敷在掌印上，一天两次，三、四天后阴毒就会完全拔尽。

心石落地。在临别前，我们和老头坐在院子里扯了会闲话，

期间老头告诉我们一些禁忌以及驱邪辟污的方法，真叫人大开眼界。我想起刚才那妇女老公说起的另一件野鬼拐人

的事情，觉得好奇，就问老头是怎么回事。

老头说，那事发生在土凹的旁边的下凹村，说是三个男人上山采草药，进山后中午开始做饭，（三人各自带了米和一些腌菜），淘好米，装进饭盒，就放在火炭上煮，然后三个人继续在附近找药，觉得饭熟得差不多了，就回去吃饭，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三盒放在火炭上的米饭熟了两盒，剩下一盒放在火炭最旺处的，居然仍然米是米，水是水，用手指一试，水居然冰凉，一点温度都没有。山里人对怪事敏感，一看不对劲，药不采饭也不吃了，收拾东西转身下山，走了一会，那个饭盒没熟的人想小便，就对另两人说你们先走，我撒泡尿。那两人

说好，在前面拐角等你，两人走过拐角，在路边坐下，边休息边等那人，谁知等了将近半小时，那人还是不来。两人回头去找，看见那人的竹篓扔在草丛上，人却不知所踪，两人急了，边大喊那人的名字边四处寻找，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也不见回音，夜看天就快黑，两人害怕，就赶紧下山，打算去叫村里人一起来找。

下了山，两人直奔失踪那人家中，一踏进院子，居然发现那人一身湿漉地坐在大门口喝热茶，两人奇怪，咦，你怎么先回来了，害我们在山上一阵好找。那人放下茶碗，一脸惊恐地说了他的经历：他刚撒完尿，正想离开，突然从树林里窜出两个陌生男人，二话架起他就走，他挣扎不过，吓得大叫，可那两人却没有回应，陌生男人把他架到一个小瀑布上，瀑布下是个深潭，其中一个推了他一把，他一个踉跄跌下潭去。算他走运命不该绝，一伙伐木工这时正在潭下不远处漂运木头，看到这人跌下深潭，就把他救了上来，然后他自己顺着道回到家里。这不才刚到家，又怕又冷，所以赶紧先冲碗热茶来祛寒压惊。那两人听得又惊又怕，没几天，这怪事就在附近的村落里传开了。

老头说完，往下凹村的方向努了努嘴，说这人现在还好的，在家里种地，只是从此再也不敢上山了。

临别前，老头再三叮嘱我们不可再在殡仪馆玩诸如此类的游戏。轻者短寿，重者丧身。这话听得我们胆战心惊，猴子忙说不敢不敢，再借几个胆也不敢玩了。向老头道过谢，我们驱车离开了土凹村。

“老人人真好，祝他长命百岁。”在车上，猴子这样说。

大嘴叹了口气，说：“这世界，哎，什么怪事都有，我说你们两个，以后不会丢下兄弟不管了吧。”

我回答他说：“你放心，这些事发生时确实吓人，但经历过几次，也就不觉得什么了，生活太无聊，刺激点反而有意思。”我这话不是在宽慰大嘴，的确是我真实所想，小镇的生活实在无聊，若不寻些刺激，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猴子接嘴说：“就是，刺激才过瘾呐，猴哥我这回是有点倒霉，但兄弟是越挫越勇的好汉啊，你放心，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

大嘴感动得一塌糊涂，说：“今晚农家饭搞桌去，我请客，给兄弟们压压惊！”

猴子赶忙说：“那我回去得给张晓静打个电话，叫她也来。”

大嘴骂：“操！”

这时猴子突然龇着牙吸了一口气，咋呼起来：“哎呀，刚才忘记件事！”

我和大嘴问他什么事，他说：“刚才忘记问黄师傅收不收徒弟，收的话我就拜他为师撒，等兄弟学好本领，出来行走江湖，降妖除魔，你们两万一哪天中了邪，我还可以……”

“我操！” “哎呀！”

猴子从小被我们揍到大，原因无他，嘴贱。

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猴子一句无心的玩笑话，居然一语成谶，在不久以后，我和大嘴分别遇到了一件邪门的事情。首先倒霉的是大嘴。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4 23:07

大嘴碰到的事情是这样的：民政局廖局长的老丈人在洗澡时脑溢血突发过世，顶头上司的老子死了，殡仪馆从上到下像砸开了锅，忙得团团转，从送去火化到布置灵堂到追悼仪式再到最后的上山入土，每一个环节所长都要亲自督办，焦头烂额忙了几天，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局长很满意，殡仪馆上下很高兴。

在局长丈人入土当晚的白喜酒宴上，大嘴和同桌一干人正喝得高兴，推杯换盏间，所长忽然跑来把他拉到一边，说：“小武，廖局的手机好像落在咱们单位里了，你去给拿一下。”

大嘴一口酒差点没喷出来：“现在？明天行不行？” 所长一瞪眼：“你说行不行？怎么这么不知事！”

大嘴挠挠脑袋，看看表说：“这个，现在都九点多了。”所长眉头一皱：“怎么，你怕？不是吧，做这行还怕这个？”

大嘴有苦说不出：“不是怕，我是觉得……”没等大嘴把话说完，所长不耐烦地打断他说：“别啰嗦了，快去快回，廖局等着要呢，哦对了，回来喝完酒别急着走，我这有条好烟，廖局给的，回头你拿几包再走。”

大嘴心里嘀咕着老子房间里的好烟塞了几抽屉，还他妈在乎你这几包，你他妈拍廖局马屁，却要老子冲锋陷阵，操你祖宗N个代。大嘴在心里把所长骂得狗血淋漓，嘴上却不敢多说。所谓领导一挥手，咱就跟着走。领导的话，不听不行。

“那，行吧，我去拿，对了，手机不会在灵堂吧？”“不在，廖局说应该在我办公室桌上，哦对了，我办公

室钥匙给你，快去快回啊！”

“嗯哦。”大嘴接过钥匙，阴阳怪气地应了一声，心里琢磨着最好拉个伴一块去，看看在场的这些，没一个合适，最理想的同伴自然是我和猴子，可廖局的酒席轮不上咱们这种小卒，这在白天还可以打单位电话，可晚上就不知道怎么联络了（那时还配不起手机），去住处找吧，万一不在怎么办？开车去殡仪馆拿个东西来回顶多十分钟，这耽误久了不合适，算了，自

已去吧，幸亏他妈的手机落在所长办公室，要是在灵堂……我操！大嘴打了个哆嗦，不寒而栗。

大嘴开车来到殡仪馆门口，倒好车，拿上手电筒（殡仪馆周围没有路灯，一入夜，黑得吓人）正要下车，想了一下，又折过身把挂在后视镜下方的桃树枝取了下来，装进口袋。

下了车，打开电筒，四周一片死寂，殡仪馆黑黝黝的轮廓依稀可见，山风吹过，冰冷刺骨，后山忽然传来几声怪异的鸟叫，听得人头皮发麻。大嘴捏着手电筒在车旁站了几秒钟，把上身拉链拉实，用力咳嗽了几声，大声唱着好汉歌往里走，走进大院，歌声越唱越小，越唱越恐惧，到最后干脆没了声音，三步两步跑到所长办公室，开门亮灯，100瓦的白炽灯让大嘴如沐春光。廖局的手机正放在办公桌的边上，大嘴拿起手机，关灯转身离开。才关上办公室的门，手里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在寂静的走廊里响得格外刺耳，大嘴精神紧张，吓得立刻把手机丢了出去，手机铃声随即停止。

糟糕，别他妈摔坏了。大嘴此时恨不能抽自己一个嘴巴，打着电筒跑过去找到手机，拿起来按了几下，一切正常。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大嘴把手机揣进裤兜，正要离开，手电筒闪过大门右侧，好像看见那地方站着两个人，这下把大嘴吓得不轻，殡仪馆离城区有几公里，周围没有任何建筑，后山的坟墓除外，这么晚了，除了鬼，有谁会跑到这里来？大嘴突然觉得脑袋嗡

嗡作响，汗毛在一瞬间全部竖起，若面前有镜子，他相信此时会有一个毛发炸开的自己站在面前。

大嘴站在原地踌躇不前：直接走吧，可要经过那两人旁边，这不确定一下是什么东西哪敢靠近过去；这不走吧，杵在这不吓死也会被冻死。没准是自己太紧张看错了，再看一下吧。大嘴安慰着自己，猛地把电筒照了过去，同时嘴里大喝一声：“什么人！”

那边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我们是学生。”

学生？大嘴顺着电光看去，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孩正缩在大门旁边。他妈的原来是两个小兔崽子在谈恋爱，真有雅兴，哪谈不是谈，谈到这来了，吓死我了。大嘴心里嘀咕着，一颗悬着半空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走过去，问：“你们俩在这做什么？”

女孩子长得挺清秀，说：“来这玩。”

“玩？！”大嘴哭笑不得，这是人玩得地方吗？“快回家吧，晓得这是什么地方不，不能玩，快走快走。”大嘴边说边走到车旁，打开车门，扭头看了一下那两个中学生，居然还站在原地不动，他问：“要不要我带你们一段？”

“啊，好啊。”两人看起来很高兴，小跑着来到车前。大嘴摇摇头，说：“你们坐后排。”说着自己就坐上了车，等了一会，见两个人还不上，催道：“快走啊？”

那男孩点点头，指着后面放尸体的车厢说：“我们能不能坐那？”

“坐那？！”大嘴差点没喷出来，说：“你知道那是给什么人坐的吗，说出来吓死你，别废话了，快上车，不上我就走了。”

男孩牵着女孩的手退后了几步，说：“那谢谢你，你先走吧，我们不坐了。”

“哎，不是不让你们坐，后面有东西，不能坐，上车吧，我还有急事呢。”大嘴毕竟心好。

女孩说：“算了，我们走回去，谢谢你哥哥。”

大嘴被搞得莫名其妙，说了句随便你们，一踩油门往城区里开去，开了十几米远有点不放心，从右视镜里看了看后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

第二天上午大嘴来到单位上班，看到殡仪馆门口停着两辆警车，里面乱哄哄的，有人在大哭大叫，几个警察正在进进出出。出什么事了？满腹疑惑的大嘴在门口拉住一个认识的警察刘俊，问：“里边出什么事了？”

刘俊摇着头说：“两个初中学生，昨天晚上不晓得跑到这里干什么，死掉了。”

两个学生？死了？大嘴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问：“是不是一男一女？”

刘俊有点吃惊：“没错，哎，你怎么知道？”

大嘴说：“这两个学生我昨天晚上见过，昨晚还好好的，怎么今天一大早就死了？”

“来来来，等会慢慢说，你先跟我去认下尸，看看是不是你昨天晚上见过的那两个学生。”刘俊领着大嘴，来到殡仪馆灵堂右侧的小道上，两具盖着白布的尸体正摆放在那里。

大嘴跟在刘俊后面慢慢靠近，蹦跳过快的心脏嘭嘭地敲击着他的胸口，大嘴感到有些窒息。当刘俊把白布掀开，那两个学生狰狞的面容暴露在大嘴眼前时，大嘴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这音量之大，吓得半蹲的刘俊差点栽倒在尸体上。

据刘俊回忆，当时大嘴的脸色惨白，几颗冷汗刷地一下就滑了出来。后来法医验尸的结果出来后，刘俊说：“当时我还觉得大嘴反应过度，但现在看来，这种反应是正常的，换做我，恐怕叫得比他还响。”

大嘴一脸惊恐地说：“没错，就是他们！我昨晚看到的，就是他们两个，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就死了？怎么死的？”

刘俊拍拍大嘴的后背，示意他平静，说：“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看起来死前受过什么巨大惊吓，法医等会过来。”二

十四小时后，我们知道了验尸结果：这两个学生的死亡时间在昨天晚上八点至八点半之间，死亡原因是惊恐过度。

大嘴在得知这个结果时，目瞪口呆了大概十几分钟，要知道，他昨天晚上是九点多才从饭店出发来殡仪馆拿手机的，按这个时间算，那两个学生在大嘴见到他们之前已经死了，那大嘴看见的，应该是……

这件事在我们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间大嘴见鬼的事件众说纷纭，版本也是层出不穷。虽然大嘴不是头回遇见邪乎事，但这回发生的事情，却结结实实把他给吓住了，为此大嘴还一度产生了辞职不干的想法，最后在我、猴子和王师傅等人的劝阻下，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毕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5 11:36

毕竟在我们小镇上，一份稳定收入又好的工作实在难求。不过自那次起，大嘴再也不肯晚上一个人去殡仪馆了，用他的话说就是：“他妈的，把我杀了都行，就是不能再让我晚上一个人去那鬼地方了。”

几天后在闲聊时我们又谈到这件事，王师傅说，那两个学生应该是傍晚去的殡仪馆，两个学生处朋友（谈恋爱），在大院里怕被人看到（其实当时人已经全部走光，殡仪馆周边白天都看不到几个人，何况快要入夜？），于是就跑到灵堂右侧的小道上，那里是够隐蔽的，可他们不知道，在距他们左侧两米

开外的一幢仓库模样的房子，就是现在还放着两具无名死尸的存尸房。

“我在那里都遇过件邪乎事。”王师傅说，一年前的某个下午，他帮忙抬了一具死尸放冰柜冷藏，死者家属塞给他一包烟，当时忙，又恰巧身上没口袋，就把烟顺手放进停尸房外的一个废弃办公桌的抽屉里，等忙完，就忘了这事，第二天想起来，过去拿烟，那包烟原封不动地放在原处，他拆开拿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火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支烟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可就是怎么点也点不燃，用火机烧了半天了，连烟头子的颜色都没有变，再换几支，均是如此，王师傅知道有诡异，就把烟给丢了。

说到这，王师傅惋惜无比：“可惜哦，软包中华哟。”猴子猜测说：“是不是烟受潮了。”才说完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再怎么受潮的烟也不至于怎么烧都没反应吧。

王师傅说，在殡仪馆这地方出现这些事情也不稀奇，就是可惜那两个初中生了，小小年纪就，哎……至于那两个学生那晚究竟看到了什么，有过怎么样的恐怖经历，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再会知道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5 11:37

才发现，昨天晚上更新居然漏一小段没贴，向诸位道歉了，  
还是那句话，我尽力尽快更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5 20:46

俗话说，夜路走多会见鬼，在猴子中招大嘴遇邪之后，我也没能独善其身，终于在某天，招惹上了一件怪事，并且，相当麻烦。

三月某日周末，我和猴子正在街头闲荡，身后突然传来几声汽车喇叭，回头一看，大嘴正坐在车上咧嘴傻笑。

“喂，去哪歇啊？”

猴子懒洋洋地回答：“无聊呢，瞎逛。”

“走，上车！”大嘴招呼我们两个。

我问他：“有业务出啊？”自上回那两个学生离奇死亡后，殡仪馆已经蛮久都没有业务了。

大嘴说：“没，最近生意不好，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见我们俩原地不动，大嘴又说：“上车啊，先和我去趟单位，回头找个地方 HAPPY 一下。”

我和猴子一前一后地上了车，我坐副驾位，他坐后边，车在行驶时，我身边的车窗不断传来卡拉卡拉的响声，白天听着没什么，如果晚上出业务，这声音难免会让人感觉不适。

我敲敲窗子，说：“大嘴，这车窗怎么老响？”

大嘴瞥了一眼，漫不经心地说：“不知道，估计松了吧，回头去搞一下。”

猴子横躺在后边，边扣脚边说：“赶快搞好，晚上听起来吓人。”

“操，你快把鞋穿起来，真他妈臭。”大嘴骂道，很快又补上一句：“死人都被你臭醒。”

大嘴话音刚落，铁皮后的放尸位突然传来啪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猴子挨得近，被吓得半坐起来，我扭头看了下大嘴，这小子像是聋了，居然一脸若无其事。

猴子问：“后面有人啊？”

大嘴说：“没人，要有只有死人。”

“我草，有业务啊？”

大嘴嘿嘿地笑，卖关子说：“等下你就知道了。”

到了殡仪馆，大嘴跑到车后打开后盖，从里头拿出一支全新的可伸缩的海绵拖把来。原来刚才的动静，是拖把倒下发出的。

猴子骂：“操，是拖把啊，这前面不是可以放下么，放后面做什么？”

大嘴拎着拖把丢进办公室，说：“所长用的，他妈的，放后面给这王八蛋沾沾晦气，害老子上回撞鬼。”

猴子冲他竖起大拇指：“你够狠！”大嘴笑而不语。

大嘴从抽屉里拿出账本，对我们说：“你们先坐坐，我记个帐。”（随着大嘴业务能力的提升，职务也不断增加，会计就是他在前不久新担任的职务之一。）

等大嘴记账，猴子翘着二郎腿看报纸，我觉得有尿意，跑去撒尿。殡仪馆的厕所修在走廊最靠外的位置，做得光明透亮，一点也不阴森。撒完尿出来，我在院子里来回溜达。这天温度很高，大约有二十几度，阳光让人感觉有点点炽热，我溜达了一会，被晒得头晕眼花，开始犯困，打了几个哈欠后准备返回办公室，在扭头的瞬间，我看到后山上好像有个身着红衣的女子站在坟地之间，这让我有点奇怪：这离清明还有好几天呢，怎么就来上坟了，这上坟就上坟吧，穿件红衣服来做啥？我好奇，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却发现那地方原来空空如也，连个鬼影都没。我使劲眨巴了几下眼睛再看，还是没人，只有一座座大同小异的墓碑立在山间。我想我是被太阳晒晕乎了，看花了眼，用手搓了几把脸，转身向办公室走去。

晚上吃完饭，大嘴提议去打桌球，我觉得浑身乏力，困得要命，就让他俩去，我先回去睡觉。回到住处，也没劲再洗漱，脱掉衣服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朦胧间，我听见大嘴和猴子在楼下叫我，我说做什么，大嘴说快出来，今天咱们开车出去玩，我打了个哈欠，说好就来，你们等等我，穿好衣服就下了楼。出来看见外面已是一片阳光明媚，大嘴兴冲冲地说：“这几天没事，咱们开车出去玩，想去哪去哪！”

猴子在一旁兴奋不已，说：“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以前出去都他妈跑业务，这回兄弟们自己做主，搞个长途自驾游。”

我听了也很高兴，激动地给了猴子一拳，说：“兄弟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啦！”

话说着，我们三个兴高采烈地跳上了车，还是老样子：大嘴开车，我坐副驾位，猴子坐后排。

大嘴把车开得飞快，我们三个也没决定去哪，就顺着国道一直往前，越远越好。在车上，我发现旁边的车窗已经不在作响，我说：“嘿，大嘴，这车窗就修好了，动作快啊。”大嘴还没说话，猴子在后面抢着说：“那是，也不看看是谁修的。”

我说：“谁啊？”

猴子一拍胸脯：“我啊！”

我笑：“操，想不到你小子还是个多面手。”

越行越远，窗外的景色渐渐陌生，马路两旁的树木突然丰密起来，浓密的树叶把阳光挡住，使前方的路看起来昏暗难辨。

大嘴把小灯打开，放慢车速，继续前行。等车开出这段路，视野才逐渐清晰，我发现方才还艳阳高照的天空居然已是乌云密布，云层厚重如重峦叠嶂，让人感觉莫名压抑，仿佛天空就在头顶，触手可及。

应该是说累了，车里已没有人再说话，大嘴专心致志地开着车，猴子在后面似乎已经睡着，几十座野坟若隐若现在荒野之间，四周灰蒙蒙的一片，如薄雾初起。这时我突然隐约听到一阵鞭炮声，看见前方路旁出现了几幢房屋，等车行近，我发现这些房屋全都门户紧闭，在其大门上，一个个硕大的“奠”字让人脊背发寒，更诡异的是这些“奠”字都是由深蓝色的墨水写成，因为蘸墨过多，暗蓝的墨水沿着笔画流淌下来，弯弯曲曲，触目惊心。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我轻轻发出一声惊叹，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扭头去看大嘴和猴子，却发现他们两人已不知所踪，而车，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居然已悄悄地停在路边。

“大嘴？猴子？”我叫了几声，没人答应。我打开车门，走下车，天空越来越阴暗，阴沉沉的像要下雪。马路上空无一人，那几间诡异的房子就在眼前，我慢慢地走过去，一片冰凉的东西突然掉进了我的脖子里，我吃了一惊，抬头看天，密集而大片的雪花正纷纷扬扬从天而坠。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6 09:01 呵呵, 谢谢大家,  
回复几个问题:

回催更新的朋友: 我比你们更着急更新, 但能力和时间实在有限, 日产万字的功夫本人是望尘莫及,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 还是那句话, 我每天一般会在下午 3 点后更新, 晚上 23 点后就不会再更新。

回问故事真假的朋友, 我写的是小说, 人物是真, 地点是真, 发生的故事有真假参半, 至于孰真孰假, 我相信你可以自己判断

回猫咪、鲁班斧 2010 等若干一直追随本贴并时刻予我鼓励的朋友们, 我得和你们握个手, 很高兴认识你们, 呵呵

谢谢大家, 我继续努力!

回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6 11:03

作者: speed88 回复日期: 2010-4-6 10:47:00 263# 我也追着看的。。怎么就楼主回复就不提我的名字捏

---

---

呵呵，漏了漏了，不好意思，还有许多朋友，原谅本人无法一一回复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4-06 16:23

我走到一所房子跟前，抬手又止，犹豫了会，还是轻轻地敲了几下。咚，咚，咚，不知木门是什么木料制成，发出的声响空洞沉闷，听着瘆人。我站了会，不见有人答应和开门，不敢再敲，转身正要离开，身后传来咯吱一声，扭头去看，门竟然无缘由地自己打开了，从门外看去，屋里漆黑一片，阴森森的看不到尽头，显得诡异非常。

也不知哪来的胆子，我居然不由自主地跨进门去，摸黑走了一段，隐约看见前面有个房间，房间门虚掩着，从门缝里透出一丝光亮。我走过去，推开门，一个古香古色的房间出现在我眼前：房间不大，家具不多，收拾得一尘不染，里面摆放的家具成色虽新，却造型古旧，不知是仿哪朝哪代打制而成，从布置上看，像个古代女子的闺房。屋内像点了香炉，烟雾袅袅，一阵阵幽香熏得人昏昏欲睡。

“请问有人吗？”

不见有人答应，我试探着跨进门去，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背后响起：“你回来了？”

我转过身，一个身穿古代服饰的红衣女子不知何时出现在房间里，房间的烟雾越来越浓，缭绕朦胧，我看不清她的长相，只知道她很年轻，更觉得我与她似曾相识。

“你回来了，我等你等了好久。”女子的声音轻柔哀婉，非常好听。她拉起我的手，手掌细腻光滑，只是似乎毫无温度，冰凉异常。

突然间我觉得困乏无比，眼皮像粘住了一样无法打开，耳边依稀传来她的声音：“你累了，我们去睡吧。”我迷迷糊糊地应了声好，懵懵懂懂地被她拉到床边。朦胧间感觉她替我脱掉了衣服，动作温柔，被褥里很暖和，她抱住我，我隐约感觉不好，想推开她，她又轻轻吻我，嘴唇冰凉而柔软，我忍不住也去抱她吻她，觉得身子又沉又重，像是要陷进床里，再之后，就稀里糊涂地睡过去了。

“卖——豆腐脑欸——”楼下小贩的叫卖声把我吵醒，我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原来是个梦，只是这梦太过清晰和真实，梦中的红衣女子也实在可人，以至于我靠在床头回味了半天，在准备起床时才发现自己昨夜居然梦遗了。靠，搞了半天，原来还是场春梦。我起床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就出门上班去了。白天上班时我一直在回味昨晚的梦境，那地方虽然诡异，但感觉却实在妙不可言。

晚饭后猴子拉我去打牌，期间我一直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那红衣女子的曼妙身影，打了几盘觉得索然无味，就先回住处去了。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看书，看不进，于是丢开书，瞪着眼睛发呆，朦胧中，似乎又回到那个烟雾袅绕的房间。“你回来了？”那红衣女子温柔依旧。

在后来几天里，我会一直在梦中进到那个神秘的房间，见到那位神秘的女子。“你回来了？”，成为我这段时间最魂牵梦萦，最渴望听到的一句话。我知道有些古怪，可我迷恋梦中的一切，我沉沦了，不可自拔。

那天我在单位发呆，大嘴走到背后了也不知道，直到他一掌把我拍过神来。

“什么事啊？”我无精打采地问。

大嘴叼着香烟，吞云吐雾，“我说，这几天你怎么了，都不出去和兄弟们活动了，今天晚上有饭局，走，先去我那，晚上一起搞去！”自从我梦见那红衣女子后，我就失去了和大嘴他们活动的兴致，每天下班吃完晚饭，就跑回房间睡觉，迫不及待地想要和那红衣女子相会。

我依旧懒洋洋的：“不去，你叫猴子去吧。”

“哎，我说你到底怎么了？失恋啦？据我所知，你和俺

们一样是独立团啊，恩，不对，我看你脸色不好，两眼无神，是不是生病了，去医院看看啊？”

“没病，就是累，犯困，晚上睡不好。”

“操，你小子是不是天天晚上做春梦啊？”大嘴胡乱的开玩笑，居然一语中的。

“没有，瞎说什么。”我矢口否认，我本是个有事就说的人，可对于这个怪梦，我从没对大嘴他们提起，不是因为害臊，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和任何人说。

“不对不对，我看你不对劲，会不会中邪了？走，跟我去单位，让王师傅看看。”大嘴说着，一把拽起我就往外走，我拗他不过，就跟他上了车。

在车上，副驾位旁的车窗又在卡啦作响，我张嘴就说：“哎，这车窗不是被猴子修好了吗，怎么又坏了？”

大嘴像没听清，转头看了我一眼，说：“什么？你说什么？”

我突然反应过来，说：“没什么。”

大嘴说：“你说猴子修好了车窗？什么意思啊？”“没什么。”

“嘿，我说你最近怎么神神叨叨的，肯定中邪了。”大嘴一边开车一边说，我懒得理他，闭目养神。

到了殡仪馆，我先下了车，抬眼就看见那魂牵梦萦的红衣女子出现在后山腰上，她看见我，向我挥手，我不自觉地举起手，也向她挥了挥。

“喂，你和谁招手？”大嘴停好车走过来，看到我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

我随口说：“你没看到后山上站着个女人吗？”话才出口，我就后悔自己说漏了嘴。

“哪有人？没有啊。”大嘴眯着眼睛瞧了半天。

“是我看花眼了，走吧。”我搪塞着，赶紧拉开大嘴，大嘴看看我，眼神疑惑，他张嘴想说点什么，却欲言又止，扭头向办公室走去。等我再往后山看去，那神秘的女子已消失不见，我若有所失，跟大嘴走进办公室，王师傅和猴子正坐在椅子上聊天。

猴子一见我就大叫：“哈，终于把你请出洞了啊，你小子最近搞春眠是吧！”我摆摆手，没有说话。

王师傅看见我，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把拉过我，像见鬼似的，在我脸上左右打量。

我说：“王师傅，搞什么啊，不认识我了？”

猴子在一边笑：“哈哈，王师傅好久不见你，想你了哇！”

王师傅却没笑，而是一脸严肃地问我：“非凡，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古怪了？”

我说没，就是最近状态不好，老犯困。王师傅说不对，肯定有古怪，你脸色这么差，印堂暗得要命，肯定有事，你快讲讲出了什么事。

我有点不耐烦，说：“哎，我真没事，可能这几天感冒了吧。”

这时大嘴在旁边开口了：“感冒个屁，我看他就是中邪了，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哦，对了，刚才还说在后山上看到个女的，我看了半天，鬼影都没，我估计，他十有八九是被女鬼迷住了！”他妈的，大嘴可以比肩黄师傅了。

我拼命摇头，表示大嘴在胡说八道。

王师傅说：“我看你肯定是遇到古怪了。”

猴子凑过来看了我一会，胸有成竹地说：“恩，两眼无神，印堂发黑，毫无疑问，肯定中邪！”

见我不说话，王师傅说：“非凡，不是我吓你，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好难搞，你快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粘着你？”

我突然暴怒起来：“说说说，说个屁啊，说了没什么事就没什么事，老他妈问！”事后回想，我对自己当时的表现也不可思议，这根本就不是李非凡嘛！

我莫名的火气把猴子和大嘴吓了一跳，两人看着我，瞠目结舌。

“大嘴猴子，你们把非凡拉住，两只手拉！”王师傅一边指挥大嘴两人，一边飞快地把自己的裤带解下（王师傅不系皮带，只系一根红裤带，用他的话就是：这东西辟邪管用哦。），在我脖子上绕了两圈，我想阻止他，双手却已经被大嘴和猴子牢牢拉住。

把红裤带绕在我的脖子上后，王师傅二话没说，左右开弓啪啪两巴掌甩到我脸上，这两巴掌真他妈有劲，抽得我眼冒金星，猴子后来夸张描述：“凡子两边脸当时就肿了，比他妈徐燕的胸还大！”（注：徐燕，女，本镇第一波霸。）

说也奇怪，王师傅这两巴掌下来，本来蔫哒哒的我在瞬间就有了精神，用大嘴的话说就是：“当时两只眼睛里就有了点神采。”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6 18:59 更新，尽量今天23点前更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6 21:36

更奇怪的是，刚才燥怒的我，在脖子被绕上红裤带，脸上挨了两嘴巴后，非但没有暴跳如雷，反而冷静了下来。

我摸摸发烫的脸颊，愣了会，问：“谁打我？”

大嘴和猴子赶紧跳开，一起指着王师傅，说：“他！”

“哦。”我应了声，突然间觉得应该把这几天的梦告诉他们，这突来的转变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后来问王师傅，

他也说得模棱两可，说是我被那女鬼迷晕了，阳气被克在身体内出不来护体，红裤带辟邪不消说，他那两巴掌是为了激出我被克在内的阳气。

等我把在梦里和红衣女子频繁相会的事情说完，大嘴和猴子小眼瞪大眼，对视了半天，过好久大嘴才憋出一句话：“你小子真是春梦了无痕啊。”

王师傅听完我的话，沉吟了会，说：“这事有点不好搞，现在还说不清这女人的用意，这样吧，非凡，我等会找根红绳给你系在手上，对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放一把剪刀在枕头下。大嘴和猴子，你们谁最好晚上一起和非凡睡，他现在阳气弱，怕镇不住。”

王师傅话音刚落，大嘴和猴子异口同声地叫道：“我来陪！”

王师傅当然晓得这两小子打的小算盘，说：“你们两个伢崽子，不要以为碰到这事是走桃花运，搞不好要丢命的哦。”这话说得我心头一寒。

猴子嘴快，不等大嘴接口，抢先说：“女鬼床上死，做鬼更风流，我不怕！”

王师傅摇摇头，无话可说。因为大嘴太胖，所以我说让猴子晚上陪我睡吧，话一出口，大嘴顿时泄了气，猴子乐不可支，拍着我的肩膀说：“有兄弟在，你就放心吧，绝不会让那女鬼

吃了你，必要时我会挺身而出，让她先吃我。”大嘴送猴子一个白眼，阴阳怪气地说：“就你这猴样，鬼都看不上！”

猴子嘿嘿一笑，说：“你这是羡慕加嫉妒。”语气间俨然被女鬼迷住的人不是我，而是他。

听着两人的对话，王师傅的脑袋险些摇下来，这两个家伙真是无药可救。临行前王师傅悄悄嘱咐我：“如果晚上她还来找你，记得千万不要解掉手上的红绳。”

睡觉前猴子问我半天问题，没一个和红衣女子无关，且一个比一个下流，例如那女鬼漂不漂亮，胸大不大，屁股翘不翘，身材好不好，感觉爽不爽等，我被问得烦了，说：

“你赶紧睡着，我带了红绳你没带，没准晚上她就找你了。”

“这话有道理，那我睡了。”猴子说完往枕头一倒，不一会就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鼾声。

“猪！”我轻轻骂了声，把台灯关上，也睡下了。也许是多了个猴子睡在旁边，我非但没像往常一样倒下便着，反而失眠了，辗转反侧了半宿，才迷迷糊糊地睡着。早晨醒来，竟然一夜无梦。

第二天大嘴一看到我和猴子就问：“怎么样，怎么样，昨天晚上有什么情况？”

我说没什么情况，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梦到。大嘴看着猴子，问：“不会真给你梦到了吧？”

猴子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说：“的确梦到个女的。”大嘴差点跳起来：“还会？”我也觉得不可思议，瞪着猴子，看他下面怎么说。

猴子笑呵呵地补了一句：“不过是张晓静。”  
“去你妈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猴子一直在我那里睡，而我再也没梦见过那个红衣女子，整个人的精气神也恢复了不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王师傅也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于是我赶走猴子，开始一个人睡，但临睡前还会把剪刀放在枕下，手上的红绳也一直没有去掉。不过话说回来，几天没梦见她，我居然有些思念，甚至有天临睡前想把剪刀和红绳去掉，看看能否再梦见她，可理智阻止了我这个荒唐的念头，俗话说人鬼殊途，无论她善意恶意，我还年轻，我还想活。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7 11:27

盼星星盼月亮，久未开张的殡仪馆今天终于接了个业务，还是重量级的，让大嘴高兴得满脸开花，这当然有点不太道德，但大嘴他们的收入直接和业务量挂钩，死者死矣，活人却要吃饭，从这点想，大嘴高兴也不是没有道理，情有可原。

这天死的我们镇上中学的退休老校长，为表达对老校长的哀悼，学校组织了两个年级的学生来参加追悼会。几百个学生齐聚殡仪馆，加上老师、老校长的家属和朋友等等，小小的殡

仪馆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连上回民政局廖局老丈人的追悼会也没有这么声势浩大。我那天没事，跑来殡仪馆找大嘴聊天，还没进大门就被眼前的阵势吓住了：几百个学生列着数条歪歪扭扭的队伍从大门里一直排到马路上，三五成群地交头接耳，有说有笑，嗡嗡唧唧的声音老远外就能听到。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学校组织学生春游，心想这乖乖哪位老师太有才了，春游哪不好去，居然跑来殡仪馆参观，这雅兴发的，无与伦比，也不知大嘴他们收不收门票。想必是因为上次那两个学生枉死在此，老师想带学生们来接受下反面教育，告诉他们早恋不好，在殡仪馆搞早恋尤其不好，搞得不好，就会死人。直到后来进去找到大嘴，我才知道原来是老校长死了，学生们是来参加追悼会的。

大嘴趁空隙和我抽了支烟，说等追悼会开完就要把遗体送去J市火化，我说要不要我陪你去啊，大嘴说不用，这业务家属多，除了他这辆车，家属自己还得包几辆车一起去。我说好，那我歇会就自己回去了。

我搬了张椅子坐在走廊上，看着馆内馆外密密麻麻的人群，心想这殡仪馆大概至开张来也不曾这么热闹过，都说殡仪馆阴气重，冤魂多，今天这庞大的阵势一搞，怕有不少冤魂死鬼都会吓得要搬家。

不一会追悼仪式开始，鞭炮燃放，灵堂内奏起厚重而悲凉的哀乐，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哀乐中缓缓响起：“当严冬的冰雪消失，当轰鸣的春雷响起，我们今天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别一位……”配合着悲壮的哀乐，男中音把悼词念得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在场许多人无不受到影响，泣不成声，也有几个调皮的男生，非但不触目伤情，反而觉得有趣，低下头偷偷地笑，不料被老师发现，走过来一人一个脑嘣。

这时灵堂内突然传来一群人的尖叫：“啊——！”男中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声骇人的惊呼：“诈尸了！”这惊呼从殡仪馆的大音响里被放出，声震天地，本来肃穆庄严的现场顿时沸了锅，上百个人大呼小叫地拼命往外冲，一时间场面混乱不堪。由于人多，我看不到里面发生的情况，于是踩上凳子垫着脚往里看，这才看见原本好好躺在灵堂上方的老校长遗体居然莫名其妙地坐了起来，而那开始念悼词，后来又大呼诈尸的男中音，正是中学现任的副校长刘泉声。

刘泉声大概被吓傻了，捏着话筒直愣愣地杵在台上，既不跑也不再叫，呆若木鸡。这时从旁边冲出一个中年男人，（我认出是现任校长）一把夺过刘泉声手中的话筒，喊道：“请大家不要惊慌，请大家不要惊慌，以免发生踩踏！”

可这怪事在场人有几个见过，别说那些未经世事的学生，

就连不少平时在学生面前动辄以老大自诩的师长们此时也被吓得丢了尊严，抱头乱窜。我听到有女生被挤倒，哇哇大哭，还有人在人群中大喊：“快打 110，快打 110！”后来我们打趣刘俊：你们公安不容易啊，不但负责抓人，还要负责抓鬼。不一会，呜里哇啦的警车来了，这时殡仪馆的人已跑去大半，我跟着几个胆大的人，站在灵堂门口伸着脖子往里看。据旁边人说，开追悼会的时候，那尸体不知中了什么邪，猛地就坐了起来，直愣愣地坐在灵床上，吓死人了。

几个警察走过来，向现任校长问了下情况，大家商量了会，一起慢慢地向尸体靠近。灵堂内开着灯，光线很亮，我虽隔得远，也能看清死者的面部表情，说实话，并不怎么骇人，死者像一般尸体一样，没有任何表情，晦涩死板，双目紧闭，坐在灵床上绷得僵直，一动不动，看上去毫无生气。

几个人走到死者面前看了半天，其中一个中年警察看来胆大，伸出手放在死者鼻下试了试呼吸，又捏了几下死者的胳膊，摇摇头大声说：“叫法医来，哦对了，顺便通知下医院，叫几个医生也来。”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7 20:22

很快，法医和医院的医生赶到现场，几个白大褂围着死者捣鼓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老校长既不是诈尸，也并非假死，而是的的确确的死了。医院何大夫在事后形容老校长是真死的

话很有意思，他说：“死得好彻底，就像某人脱女人的衣服一样，彻彻底底。”这话说出来引发一阵爆笑，这某人我们都知道说的是某领导，据说此人背景硬，在本地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尤其爱乱搞良家妇女。不过后来这话不知怎么就传进了某人的耳里，何大夫因此倒了霉，被迫离开了医院。

而副校长刘泉声因为那句“诈尸了”在镇上出了名，不幸沦为笑柄，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路上碰见放学的学生，都会看到他们三五成群地叽叽喳喳，然后猛地喊出一声“诈尸了”，哄笑而去。刘泉声为此颜面无存，不久后自动辞职去了某沿海城市，后来居然发了财，所谓祸兮福所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与本文无关，不再废话。

至于死者为什么会突然坐起，警方给出科学的解释是：神经反射。后来有人私下透露，在死者坐起前，曾看见一只黄鼠狼从灵堂后方飞快穿过。

追悼会上发生了这样的插曲，自然无法再继续下去，死者家属商量后，决定立即送去火化。

等大嘴他们走后，我正打算回去，却听见背后有人叫我，转身一看是王师傅，他刚从后山修墓下来，说在山上刚才听到这里乱糟糟的，问我怎么回事。我跟他说了今天的怪事，王师傅笑笑说：“这个不稀罕，原来在我们老家，那诈尸才厉害，还吓死了人哩！”我说什么什么，吓死了人？快说来听听。

王师傅看看天说要吃中饭了，以后有时间再讲。我这人是急性子，好奇心被勾起了岂能就此作罢？我急忙拉住他，说别，现在就讲，中饭我请了。王师傅说那多不好意思。我说没事，一顿饭而已，咱们等会边吃边聊。那事发生在农历七月十五，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鬼节。

事发前两天，王家村一户人家的老头过世，按当地习俗，需守灵三天后再入土下葬。起初两天，一切正常，并没出现过任何异样，可就在守灵的最后一天，恐怖的事情出现了。

按常理说，农村人对鬼节是比较敏感的，何况在这种日子里守灵，应该更要提高警觉才是。可那天是守灵的最后一夜，接连两个通宵没睡，几个守灵人估计已疲困得要命，守到半夜，竟都不知不觉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约莫在凌晨 1 点左右，一只猫不知怎的跑进了灵堂，跳上了死尸的身上，（当时正值盛夏，怕尸体发臭，所以在尸体上散了生石灰，而在尸体下葬前，棺盖是不封的，天亮以后，有人在棺材前发现了一串猫留下的石灰脚印，因此大家都说这死尸是猫引起的。）于是惊动了死尸，那死尸爬出棺材，先是绕着灵堂走了小半圈（石灰脚印为证），这时那几个守灵人酣睡正香，谁也没有发现，后来不知怎的，死尸走到其中一人身后，双手铁钳似地捏住了那人的两肩。那人哎哟叫了一声，被疼痛惊醒，扭头去看，就一动也不动地怔住了，连喊也不喊。

这时有人被那人的叫痛声吵醒，迷迷糊糊地抬起头，看到眼前的场景，吓得狂叫起来，其他人顿时被惊醒，一睁眼就被吓得乱叫乱跳，几个人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也不管被死尸抓住双肩那人的死活。直到灵堂外聚了好多人，众人才敢战战兢兢地摸到门口偷看里面的情况，只见死尸依旧死死捏着那人的双肩，而那人僵硬地坐在凳子上，扭着脖子半仰着脑袋面对着死尸，不喊不叫更不动弹，由于他的脸朝向死尸，大家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一尸一人，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在昏黄的灯光下，看得人心惊肉跳。上百人你推我，我推你，竟没一个人敢进去救人。

一直熬到天亮，太阳爬起，几个胆量稍大的人才敢走进灵堂，而那一人一尸的姿势此时依然如旧。等他们绕到那人对面，才发现那人早已断气，从他因惊恐而扭曲的表情来看，他是被活活吓死的。

后来大家在分开两具尸体的时候又出了麻烦，死尸的双手死死地捏在那人身上，任大家怎么拉怎么掰，硬是纹丝不动。有人提出把死尸双手砍断，家属却不肯干，就在众村民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从邻村请来了一位老中医，那老中医掏出几根长针，分别插入死尸左右肩膀和手腕上的几个穴位，只听咔咔几声，死尸双臂的几个关节处居然发出了动静，大家以为又要诈尸，吓得要逃，被老中医喝住。这时老中医把一只胳膊伸入

死尸双臂下方，用力向上一抬，那死尸双手一松一垂，直挺挺地仰天倒下了。而那被吓死的那位，后来给他换衣服的人说，他肩膀两端各被捏出五个淤黑的指印，触目惊心。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7 22:17

和王师傅吃完饭，我有点犯困，打算回房间小休一会，走到门口一摸口袋，坏了，钥匙掉了。我跑回刚才吃饭的饭店，没找到，问老板也说没看到。我琢磨了会，十有八九是掉在殡仪馆的走廊上了。叹了口气，没办法，再远也得去找啊，不然就只能撬门换锁了。

我打起精神走到殡仪馆，看见我上午搬到外面的椅子还放在走廊中，过去一瞧，钥匙就掉在椅子下面，我捡起钥匙，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从城区到殡仪馆距离不近，我半天中走了一个半来回，被太阳晒得懒洋洋，腿有点发软，我点起支烟，决定歇歇再走。

环顾四周，除我外，殡仪馆此时已空无一人，微风徐徐，几只麻雀在墙角旁边蹦来跳去。我弹掉烟头，打了个哈欠正要离开，这时不知从哪传来一声呼唤：“非凡。”这女声好熟悉啊，我楞了一下，前后左右看了一圈，没人，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走了两步，又听到一声：“非凡。”这回我听得真真切切，叫我的不是别人，是梦里那位神秘的红衣女子。刹那间我没有丝毫恐惧，反而感到一阵惊喜，自按王师傅教的办法去做

以后，我已经快两个礼拜没有梦见她了，要说不想，那是自欺欺人。

我转身往后山看去，以为她又会出现在同样的位置，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居然红衫飘飘地站在大厅屋顶边缘。在梦里见过那么多次，我却在今天才看清她的长相。她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长发垂腰，皮肤白皙毫无血色，相貌在我认为是中上，不算美人。我看着她，她眉宇间透出一丝幽怨，叫我感受杂乱。微风稍劲，荡起她的红衫和黑发，翩然若舞。这时我脑中突然闪出一个词语：风华绝代。我以为自己在做梦，想掐一把自己，却发现身体无法动弹，我想叫喊，又发现自己张不开嘴巴。我急了，我想我肯定是白日梦魇了，可我这么清醒，眼前的一切这么熟悉和真实，对，我不是在做梦，那我动啊，我动不了，我叫吧，我叫不出。我越来越急，我感到有些窒息，是梦是实，我分辨不清。

“非凡。”她又叫我了，声音还是那么好听，可在我这时听来，却觉得有股刺心寒意。我拼命挣扎，想动想叫，我满头虚汗力不从心。

“非凡，这么多天，你为什么不回来了？”

“非凡，你回来吧，我好想你。”

“非凡，你回来吧。”

“非凡，非凡，非凡……”她呼唤得一声比一声急迫，声色俱厉，直逼我心，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几乎要捶裂胸口，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啊——！”终于，我吼了出来，身体在一瞬间恢复了知觉，声音消失了，她消失了，几只麻雀被我的吼声吓到，疾飞而去。我使劲挠了挠头，头皮的刺痛告诉我不是在做梦，房顶上空无一物，可她的呼唤声却在我耳畔依稀回荡。我在衣服上蹭去手指上粘着的汗水，心有余悸地看了看四周，仓皇离去。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8 13:18

“什么？又遇见她了？”猴子不大相信。

我愁眉苦脸，说：“是，还是大中午，太阳当空的，我怎么这么倒霉。”

“恩，倒霉，我要在就替你倒霉倒霉。”猴子还是这幅德行。

我假装要揍他，他赶紧躲开，嬉皮笑脸。

“唉，怎么办，总不能一辈子都系红绳枕剪刀吧，何况现在就算这样也不保险，你们看，大白天都出来了。”我两手一摊，对大嘴和猴子说。

这时大嘴提议：“不如去土凹找黄师傅吧。”我说行，赶紧的。

黄师傅正坐在门口编竹条，一眼看见我们，笑呵呵地说：

“又中侠里么？”（又中邪了吗？）

猴子指指我说：“这回中侠的是他，不是我。”

老头放下手里的竹条，招呼我们说来来来，坐下说，又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没猴子那天说得精彩，却把老头听得眉头深锁。我有点心慌，看老头的表情，这件事似乎很麻烦。

果然老头开腔了：“一蒿事情难搞。”（这件事情难搞）

我心猛地一沉，垂头丧气地说：“完了完了。”

老头笑了下，说他只是说难搞，又没说不能搞。猴子在一旁跟腔，说：“就是，这难搞和不能搞完全是两个概念嘛，看你平时不傻，怎么遇着个女鬼就傻里吧唧的，别急，总有办法解决，对吧黄师傅？”

老头告诉我，要解决这个事情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把那女子招来，对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不动咱们还可以给她点厉害看看，当然了，这样做风险很大，万一劝说不成又厉害不过她，那我们几个就要倒血霉了；第二个是烧个纸人给她，在纸人身上滴几滴我的血，然后在她坟头烧掉，这样她就会把纸人当作我，而我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老头的两个办法一说完，我们全票选择要用第二个。

不过麻烦很快就来了，第二个办法看起来既简单又保险，

实际操作起来却有很大难度。要烧纸人给她就必须知道她的坟地所在，不然随便找个地一烧，事情没解决，万一把其他孤魂野鬼招来就麻烦了，另外要找她的坟地实在很困难，因为不知道她名字，其实就算知道她的名字我们也十有八九找不到她的坟地，从她的穿着打扮来看，她是古人，古人的坟墓就是古坟，王师傅在后山修坟修了快十年，连一座古坟也没见过，这青山处处埋尸骨，天晓得她埋在哪里。如此一分析，我心凉了半截，这谈判有风险，烧假人又没处烧，那该怎么办？

老头摸着下巴考虑了半天，说：“实在没办法，就只得走阴关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8 20:58

走阴关？！这名字听着就瘆人，大嘴和猴子面面相觑。我问老头：“这走阴关，是不是就是要我们去阴间走一趟啊？”

老头摇摇手说没这么邪乎，这走阴关啊，不是人去走，而是让纸人去走。话说得我心头一松，却觉得这其实更邪乎，纸人走阴关，闻所未闻。

老头说，既然找不到她的坟，那我们就只好让纸人去找她，具体做法是，在午夜子时，把纸人带到一个阴气极重的地方，烧掉。

猴子摸摸后脑勺，问：“这么简单呐？”

老头端起茶缸喝了口水，说当然没这么容易，要让纸人找到她，并被她接受，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前面说过，要滴上我的血，这个容易，第二个就比较麻烦了，需要那女子的头发。猴子问，要头发做什么？老头答说要头发引路，没有这女子的头发，就找不到她。

听完这话我就没了劲，说：“连她的坟都找不到，还怎么能找到她的头发，再说了，人都死这么久了，头发还能有？”

老头反问我，难道你看到的她是个光头？我说当然不是，老头说这就对嘛，不是光头就有头发，有头发就有办法拿到，不过需要你冒点险喽。我听着心里发虚，颤颤地问老头是什么办法。老头说，需要你和她碰个面，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她似乎想把你带走，一个搞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哪。

老天爷！我开始口齿不清了：“那，那，没有那，那什么，其他办法了么？”

老头说没，要么找到她的坟，要么拿到她的头发。  
我看看猴子，猴子耸耸肩，我又看看大嘴，大嘴摊摊手。我想说要么咱们试试第一个办法吧，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刚才老头都说了，那女子现在想把我带走，而招她来商量的结果很可能是不但我被带走了，还得搭上老头、猴子和大嘴。

算了，赌一把！我一咬牙，问老头：“我该怎么做，睡着了等她？还有那个，她头发怎么拿，看到她后抓一把头发我就跑？”

老头说这哪行，你见到她后，用右手小指绕住她的头发就可以了，千万不能硬扯，只要你能回来，头发就肯定能取到。

只要你能回来？！这话吓得我腿发颤。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说：“那个什么，会不会很危险啊，我回不来了怎么办？

老头说，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就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说黄师傅你快说，我肯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老头掰着手指开始和我1、2、3……

第一、晚上必须一个人睡，睡觉前把剪刀和红绳都去掉第二、她出现后，要尽量顺从，不要激怒她，再偷偷绕住她的头发

第三、绕住头发后，不要跑，该回来时自然会回来第四、最重要，期间千万不能说话，更不能大喊大叫我说我都记住了，还有什么要注意啊，黄师傅你能不能给我弄个护身符什么的啊。老头说不用，弄了她可能就不靠近你了。最后老头又嘱咐大嘴和猴子去准备个纸人，—等我取到头发后，一起来找他。

回到镇上，大嘴和猴子一直陪我到天黑。两人知道我害怕，一句也不提红衣女子，只是不断地扯些生活琐事，想让我不那么紧张，我也竭力想表现得镇静，可不断发抖的声音和身体，

暴露出我是那么得胆战心惊。在他们临走前，我怕我太紧张睡不着，提出要不要喝点酒或去搞两颗安眠药吃吃，可大嘴说万一吃了睡下去醒不来怎么办？我想想很对，于是作罢。

大嘴和猴子走后，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坐在床沿，心神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盯着我。我看看左右，又抬头看看天花板，却不敢回头，我怕一个回头，一张狰狞恐怖的面孔就会乍现在我眼前。

算了，上床吧，该怎么地怎么地，我拧亮台灯，哆哆嗦嗦地走到门前把大灯拉灭。小小的台灯瓦数不足，昏黄的灯光连房间也照不完全，熟悉的房间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在这屋住了将近一年，从没觉得这房间居然这么阴森恐怖，仿佛在一切暗处，都藏匿着一些足以让我魂飞魄散的东西。

吱——啦——，窗户的一声呻吟差点让我跳上天花板。我惊恐地向窗户望去，风把窗帘掀起，原来是窗户的风勾没有勾上。犹豫了一下，我又把大灯拉开，明亮的光线让我惊魂稍定，我走到窗前，把窗户关好插严。

我不敢再关灯了，脱掉衣服上了床，随手拿起床头的杂志翻了几页，楼上小孩玩弹珠的声音吓得我几次差点从床上弹起。我看闹钟，才九点多钟。我点起烟，靠在床头抽了起来。一连抽掉几支烟，我嗓子干得厉害，下床端水喝，走到桌前，喝

完水，看到桌上的镜子，突然想起有人说过晚上不能照镜子，否则容易在里面看到自己以外的东西。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8 21:20

去吃饭吧，身体重要，晚一点我尽量再更新一段，谢谢大家的支持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8 22:46

我闪到一边，斜眼看了看镜子，心里毛得厉害，想了会，我伸手把镜子反扣在桌面上。折腾了一会，时间已经快接近十点，我拉上被子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个严严实实，一会就觉得气闷，于是把被子弄出一条缝隙，就是不敢把头露出来睡。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依稀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变轻，于此同时，天花板上似乎出现了一个吸力巨大的黑洞，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离床飘起，那股吸力正把我身体往洞里拉，我慌了，赶忙用手拉住床头，而那股吸力似乎越来越强，我感觉自己已被拉成了一个倒立的姿势，我紧闭双眼，牙根咬得发酸，用尽全身力量死死地抓着床头，就怕支撑不住，被吸过去。

忽然，一阵轻松，那吸力居然消失了，我重重地摔在床上，虽然隔着垫被，也被震得有点发懵。我睁开眼睛，差点被眼前的一切惊得大叫起来——我又回到了梦里那个房间！在刹那间我想到了老头的叮嘱，硬是把这口大叫憋回了肚子里。

“非凡。”

我的妈呀，她在！

“非凡，我等了你好久。”

还是这几句，怎么总是这几句，拜托你换几句说说好不好，要杀要剐，说出来好让我踏实，总让我这么悬着，心惊肉跳啊。我不知该怎样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我想到那因惊恐致死的两个学生和村民，我没见过他们死时的表情，但我想，此刻我的表情和他们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闭上眼睛，不敢看眼前的一切，我的耳朵轰隆作响，像一列火车在里面来回疾驰。她把手轻轻放在我的头上，我身体猛地一颤，接着像疟疾病人一样打起抖来。她的手在我头上来回抚摸，动作轻柔之极，可我只感觉头皮发炸，只企盼她千万别一下掐住我的脖子。

菩萨保佑，我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和前几次一样，她替我脱去了衣服，我如死猪般任她摆弄，一动也不敢动，在她把头靠近我的时候，我悄悄伸出右手，勾起她一缕头发，小心翼翼地用小指绕了几圈……

咚咚咚……

“凡子！”咚咚

咚……

“凡子！凡子！李非凡！”

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和喊叫把我惊醒，我睁开眼睛，看到熟悉的房间，死里逃生的激动让我兴奋得大叫起来。我掀开被子跳下床，还没跑到门口，只听砰的一声，门被踹开了，满脸慌张的大嘴和猴子出现在我面前，霎那间我脑子里跳出一个成语：浴火重生！

“我靠！你裸奔呐？”这是猴子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

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丝不挂，赶紧颠着脚跑回床上穿起衣服，趿上拖鞋。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兄弟们见笑，见笑。”我心情愉悦极了，阴霾的情绪一扫而空。

猴子伸出小指头比划了一下，奸笑着说：“的确很见笑。”

“去你妈的！”我一脚飞起，拖鞋正中猴子胸口。

大嘴哈哈地笑，说：“我操！还活着就好，刚才敲门见你不答应，还以为你精尽人亡了，对了，头发拿到了没？”

“哦，对了！”经大嘴一提醒，我才想起。我赶紧抬起右手，一缕乌黑的长发正轻悠悠地挂在我的小指上。猴子走过来，取下头发，看了半天，又放在鼻子上闻了闻，点点头说：“恩，香。”

大嘴在一旁说：“你就意淫吧，回头就缠上你。”猴子吓了一跳，赶紧把头发扔在地上，我急忙捡起来，吹了几下，骂道：“操，别他妈乱扔，我这条命就靠这个了。”

“搞定了就好，那我们走吧。”大嘴说，我说好，马上出发去下凹。

“猴子，你在床上翻什么？”我看见猴子在我床上东翻西找。

“我在检查罪证。”

“操，你他妈快走！”我一巴掌拍在猴子后脑勺上。

出门时我才发现锁被这两个王八蛋踹了下来，于是跑去借了把锤子噼里啪啦地敲了一通。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9 09:36

谢谢诸位，今天白天有事，可能不能更新了，晚上尽力更新一段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09 21:35

“对了，纸人准备好了没？”在车上，我问大嘴。大嘴说你就放心吧，给你挑了个最帅的，保证那女鬼一看到就立刻移情别恋。我连说那就好那就好，移得越快越好。

到了黄师傅家，我把头发交给老头，问够不够，老头一乐，说这么多啊，够了够了，一根就行，剩下的你留下做个纪念。

留个纪念？拉倒吧。我说要么给猴子吧，他喜欢，给他挂床头，天天意淫。猴子一听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还说他是用情专一的人，心里只有张晓静。这话差点叫我们吐一地。

东西都准备好了，我说要么我们开始吧。老头摆摆手说时间没到，昨天他就说过，要在午夜子时，找个阴气重的地方才能开始。大嘴说要阴气重，哪个地方能重过殡仪馆，在殡仪馆弄行不行。老头说行，不过那时候太晚，回不来怎么办？大嘴指指车说这没问题，事情搞定了送黄师傅你回来。

看看时间，现在才上午九点多，我对大嘴他们说，要不咱们先回镇上，等晚上再过来。老头热情，说跑来跑去多麻烦，就呆在这，中午做山牛肉干给我们吃。我们推辞了一番，拗不过老头，想想反正大家都没事，就答应了。

上午我们帮老头劈了些柴火，中午吃完饭没事，就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在和老头拉家常中我们得知，老头的老伴在五年前就已经去世，他只有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外地，现在家里就他一个人。猴子问老头这身本领是哪学来的，老头笑着说这不方便说。猴子说要不黄师傅你收我们几个做徒弟吧，老头说没问题啊，不过要看看你胆量够不够。猴子拍着胸脯说他什么都不够，就是胆量够。老头说行啊，那你独自在殡仪馆停尸间住上三个晚上再说。猴子一听傻了眼，说黄师傅你这不是明摆

着不想收咱们为徒嘛。老头笑笑说，要你睡那里不是整你，一是试试你的胆量，二是要看看你的八字硬不硬，如果三个晚上下来，你还是这么活蹦乱跳，那么我二话不说，肯定收你。猴子问万一八字不硬会怎么办？老头嘬了口茶，说，那就说不好喽。

猴子抓了抓脑袋，说：“那我还是先考虑考虑吧。”

老头笑道：“好哇，想好哩就来请哎。”（考虑好了就来找我）

拜师不成，猴子又开始缠着老头讲故事，说黄师傅你经历多，讲几个刺激的怪事给我们听听吧。老头兴致不错，说他经历的怪事多了去了，先给我们讲个他年轻时经历的怪事。

黄师傅年轻时爱打猎，虽然那时还不懂奇门异数，但因为胆大，所以从来不和人结伴进山，就爱一个人背着杆三眼铳在山上乱转，一转就是一个晚上。记得那天夜里，月亮又圆又大，他在山上转悠了几个小时，也没发现猎物，转得口渴了，就走了山溪那边去喝水。才走到山溪边，突然听到对面的灌木丛里传来一阵动静，黄师傅心里暗喜，这十有八九是来喝水的麂子，于是水也顾不得喝了，赶紧蹲下来，端铳瞄准。借着月光，他看见一只麂子从灌木里钻了出来，正对枪口。好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只听哒的一声，那铁铳居然在这时哑火了，黄师傅暗骂一声，正想开第二枪，那麂子已经发现危险，扭头

就跑。辛苦了大半夜才找的猎物岂能轻易放过？黄师傅把铳挎在肩后，拔腿就追。

那麂子也真奇怪，不知是故意捉弄黄师傅还是怎么，它跑出一段路后，居然会停下来扭头看看黄师傅，一看到黄师傅举起铳，再忽左忽右地疾跑出去，等觉得距离差不多了，又停了下来……黄师傅气得七窍生烟，被只畜生耍得团团转，说出去岂不会被人笑话死？他咬着牙，憋着股气一路猛追，追着追着，突然被根野藤绊了一下，连人带铳摔了出去。这跤摔得好惨，他趴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铳也不知飞到了哪个地方。这时那麂子在前面又停下来，扭头看着他，还发出扑哧扑哧像笑一样的声音，黄师傅说他那时活了快三十年，打过不下五十只麂子，却从没听过更没听说过麂子发笑，这麂子成精了。他挣扎着要爬起来，右脚脚腕处却传来一阵剧痛，痛得他冷汗直冒。骨头该不会摔断了吧？黄师傅伸手捏了下痛处，剧烈的疼痛差点让他晕厥过去，他忍不住呻吟了一声。那麂子歪着脑袋看了会黄师傅，又发出了几声怪异如笑的声音，转身跑开了。

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黄师傅懊恼得要命，看这情形，单凭自己是肯定下不了山了，只能等明天家人上山来找。他在地上寻摸着铁铳，却发现刚才那一跤把铁铳摔得不知所踪。这时黄师傅开始担心起来，武器丢了，这万一碰见猛兽怎么办？在五十年代曾有人在山上发现过老虎，就算没有老虎，来

了只野猪或豺狗，这手无寸铁加上一条断腿，也是肯定要丢命的。黄师傅越想越害怕，扶着身旁的树单腿站了起来，勾着一只伤腿跳了几步，一不小心又摔了摔了一跤，这下他再也没力气站起来了，靠着树半坐起来。

坐了会，黄师傅开始发困，不一会眼皮子沉重得就像两闸铁门，但半夜独自在山上，一旦睡着就意味着自杀，这时他想起自己身上还揣着半包烟，于是赶紧掏出来点上一支。烟草的味道让他精神稍振，他开始打量起四周，发现自己正坐在一棵参天古树下，月光透过枝叶洒落下来，把地上的野草照得寡白。黄师傅猛然想到，今天是农历十五，虽说这时的他还没学本事，但也知道每月的十五是阴气最盛的时刻，这半夜三更，独自一人拖着伤腿在深山里，黄师傅再胆大，想想也不禁头皮发麻。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0 09:24 抱歉各位，不是故意吊你们的胃口，昨夜头疼得厉害，咬着牙写了几千字，实在吃不消就睡了，呵呵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0 17:04

正战战兢兢，古树后的山坡上隐约传来对话声。黄师傅精神一振，侧着脑袋细听了几句，的确是有两个男人在说话，其中一个声音听上去有点熟悉，但一时却想不起是谁，听他们说话的内容，像是在拉家常。应该是上山打猎的本村村民，边

转山边聊天呢。黄师傅琢磨着，并不觉得这大半夜两个男人跑山上拉家常有什么奇怪。

有救了，看来还不是倒霉透顶，黄师傅心里大喜，正要呼救，一句差点让他晕厥过去的话此时传入他的耳朵：“我门口有棵树，挡住我了，我托梦给水清，他也不来砍掉，哼，看来我要教训下这个没良心的。”

水清是和黄师傅同村的一位村民，他父亲在五年前因病去世，而刚才说话那人，分明是水清那已死去五年的父亲。

俗话说：为人多作孽，半夜鬼敲门。黄师傅想我平生也没做过什么缺德事，不过就想打只麂子，谁知麂子没打着，摔断腿不说，这会居然还叫我撞上了鬼，真他娘的倒血霉了。

那两人，准确的说是那两鬼在上面越聊越开心，黄师傅在下面听得心惊肉跳，要跑吧，腿又跑不了，就算腿能跑，这时也不敢动，就怕弄出点动静被那两死鬼发现。他屏住呼吸，壮着胆子扭过头，偷偷往山坡上看去，什么也看不到，几簇灌木挡住了他的视线。又冷又怕，黄师傅感到浑身冰凉，身体抖得厉害，额头上却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

提心吊胆熬了好久，山坡上终于没了动静。走了？黄师傅依旧大气不敢出，四下里幽静得骇人。又过了会，还是不见说话。应该走了，谢天谢地，黄师傅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些，抬出手擦了把汗，悉悉索索地摸出香烟，打算抽支定定神。也

许是刚才紧张过度，黄师傅的手哆嗦得厉害，连划十几根火柴也没划着，眼看火柴盒上的砂皮都被擦破了，这火柴还是没点着。

该不是有东西在捣鬼吧？才稍微平复的心跳又剧烈起来，黄师傅紧张地东张西望，什么也没有。再摸出一根火柴，嚓，终手着了。点上烟，他狠狠地吸了几口，感到有些晕眩，想呕，他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树干上，大口大口地呼吸。

“给支烟抽。”身后突然传来的声音把黄师傅吓得魂飞魄散，他惊恐地睁开眼睛，看见一只寡白而苍老的手出现在自己眼前。黄师傅惊呆了，想转头去看，脖子却像给谁掰住了一样，转也转不动，黄师傅问你是谁，只听自己喉咙里发出一声奇怪的咕隆，连自己也听不懂说出的是什么。

“给支烟抽。”那东西又说话了，那只手一动不动地伸着，像索命的。黄师傅深吸了口气，从烟盒里拿出支烟扔向那手，接到烟，那手唰地一下就消失了。这地方绝对不能呆了，黄师傅心想，就爬也要爬下山去。拖着条伤腿，他咬着牙爬出几十米，实在没力气了，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给支烟抽。”那只手居然又出来了！黄师傅赶紧把剩下的烟都扔到那手上，大叫起来，给你，都给你，就这么多了！他一边叫，一边没命地往前爬，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他后来居然一路未停，硬是靠两只手一条腿爬到了山脚下，这时天已经

蒙蒙亮，早起拾掇菜园的村民发现了衣衫褴褛的黄师傅，赶紧喊人把他抬回了家。

黄师傅在床上养了近两个月腿伤才愈，养伤期间听家人说水清得了怪病，人像中了邪似的神志不清，整天迷迷糊糊，去医院也看不出什么问题，黄师傅这才想起在山上听到水清父亲说过的话，赶紧要家人去转告水清把他父亲坟头前的树砍掉。结果真神，水清弟弟当天上山砍掉树，第二天水清就恢复了正常。

黄师傅到底是黄师傅，胆量非常，腿伤养好后，挎着别人替他找回的铁铳，依旧满山乱串，只是出了这事后，他再也不打鹿子了，也戒掉了香烟。用他的话说就是：“看到改号东西就哈银。”（看到这东西就吓人）

黄师傅说到这里，我们赶紧把手上的烟扔掉，黄师傅哈哈大笑，摆着手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抽你们的，早就不怕这个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0 21:58

时间过得很快，聊着聊着，天色渐黑，我们随便吃了点晚饭，喝了会茶，黄师傅站起来说时间差不多了，准备一下就出发。黄师傅让大嘴把纸人拿来，放在一边，又叫我伸出左手，拿出支针在我大拇指上飞快地扎了一下，用力一

挤，豆大的血珠子冒了出来。我按老头的指示，分别在纸人的眉心、前胸、后背心、双手和脚底点上了血印。

老头一拍手，说拿着头发，出发。看老头两手空空，猴子问他不需要带些东西吗，比如桃木剑，朱砂笔什么的，就算用不着，带着防身也好哇。老头呵呵一笑，说什么都不要，有他在就没问题。老头的自信让我心安。

午夜 11 点多，我们来到殡仪馆。下了车，猴子忍不住打了个寒颤，缩着脖子说：“真黑。”老头拍拍他的背，说别怕，一怕你的阳火就弱。猴子赶紧昂首挺胸，做出一副普天之下我惧谁的气势来。

“可以开始了吧？”不知是紧张还是恐惧，我的声音有点发抖。黄师傅点点头，说找个空旷的地方来。大嘴说就在院子里吧，院子里大。老头说行，就在这吧。老头抬头看了下天，像在定方位，然后把纸人仰放在地上，头朝西方，接着问我需要头发，我把那缕头发递过去，老头随意抽出几根，剩下的又塞回我手里。头发很长，老头小心翼翼地把头发缠绕在纸人颈部，打了个怪异的结（老头后来说，这个结的学问可大了，可惜不愿多说），做完这些，老头拍拍手站起来，说好了，拿打火机来，大嘴把火机递给他。老头才接过火机，突然像中了魔怔似地一动不动，眼睛直直盯着去停尸间的那条路上，既不说话，也不动作。老头的怪异举动让我们背脊发凉，我轻轻碰了碰老

头，说黄师傅，怎么了？老头稍稍侧过身子，压着嗓门对我们说那边有东西。

有东西？！我、大嘴和猴子赶紧往那边看，却只见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没有！我们几个吓得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向老头靠拢，大嘴轻轻问，是什么东西啊，那女的吗？老头摇摇头表示不是，做了嘘的手势示意我们安静。过了会，老头突然破口大骂起来，边骂还边往那边走去，我们不敢跟去，勾着脖子挤成一团躲在后面，就差没抱在一起。老头边走边骂，大意是你这衰鬼悉悉索索地在这里看什么热闹，这东西不是给你的，别想抢，抢也抢不到，再不走就要你好看。这时猴子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骂的痛快！”

老头走到一半，停了下来，朝那边吐了口唾沫，停止了大骂，转身走了回来。见我们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老头笑道，不用怕，一个衰鬼想拣便宜，已经走了。大嘴翘起大拇指，对老头说了声：“牛！”

老头在纸人旁蹲下，把纸人烧着，这时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那烧着的纸人像孔明灯一样腾空升起，向着西北方向缓缓飞去，而此时此刻，一丝丝风也没有。我们三人看得目瞪口呆，竟一时忘记了害怕，眼看着纸人越烧越小，火焰渐渐变小，最后烧尽消逝。老头舒了口气，说好了，这下没问题了。我有点不放心，

说这就完了，那女的不会来找我了么？老头说你放一百个心，你想她来找也不会来了。我说那就好那就好，举起剩下的头发，问老头这个怎么办，老头说烧了，我赶紧用火机把这头发烧尽，纠缠我一个来月的事情终于解决，我心里说不出的轻松和痛快。

把黄师傅送回家，已是深夜一点。在回城区的路上，猴子笑言我被一个纸人横刀夺爱了，我说得了吧，我那是求之不得，不过那纸人真丑，你们还说帅，万一那女的看不上咋办？大嘴说看不上就再来找你呗。我呸！

右边的车窗还在卡啦作响，我对大嘴说：“怎么这个窗子还没去修啊？”大嘴哦了声，说总是忘，明天就去。这时猴子在后面叫了起来：“停车，停车？”

大嘴问：“怎么了？”

猴子说：“我憋不住了，拉肚子，老头做菜辣椒太多了。”大嘴说：“忍忍，很快就到了。”

“不行不行，憋不住，快快快，要拉了。”猴子在后座急得要命。

“操！”大嘴停下车，猴子一拉车门飞快地窜了出去，在路旁蹲了下来。

“死猴子，你不会跑远点拉么？”

猴子拉屎拉得哼哼唧唧，应道：“这荒郊野外鸟七吗黑，跑远了我怕。”这时一阵恶臭传来，我和大嘴捂住鼻子，

骂道：“真他妈臭。”大嘴从口袋摸出烟，和我点起，之后顺手把烟丢在驾驶台上。

我俩抽着烟，正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猴子在外面嚷嚷起来：“哎哟哎哟，大嘴，凡子，快快快……”

我头也没转：“干什么，没带纸啊？”

“是不是，我站不起来了，快来拉我一把。”

我和大嘴大笑，大嘴回道：“操，你蹲麻了吧，使劲站！”猴子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对劲：“不，不是，我身上好像趴着个人，压住我了，操，好重，快快，快来呀”我们感觉猴子不像在开玩笑，赶紧跳下了车。

“唔，臭死，靠！”我和大嘴捂住鼻子，借着车灯，看到猴子的模样，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猴子憋足了劲，颤巍巍地半蹲着像是在扎马，两只手拽着裤沿，裤子挂在大腿上，皮带头达拉下来。

“别笑了，快啊，我坚持不住了。”猴子两只腿抖得厉害，腰背紧弓，像是驮着个百来斤重的东西，可在他背上，分明是什么都没有。我和大嘴一左一右挽住他的腋下，刹那间我觉得猴子的身体无比沉重。

“起——一起——起来！”我和大嘴使出全身力气，终于把猴子拉了起来，猴子穿好裤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

“靠，再晚点，我就要坐屎上了。”大嘴说：“操，到底怎么了，刚才我觉得好重。”

“不知道，我拉完屎正想站起来，忽然就觉得背后好像趴了个人，重得要命，压死我了。”猴子气喘吁吁地说。

我和大嘴环顾四周，说：“人？没人啊。”

猴子紧张地看了下周围，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快走吧！”大嘴没有多说，招呼我们赶紧上车。才上车，大嘴像是猛地想到什么，在身上乱摸了一阵，然后问我：“额，凡子，烟你拿了吗？”

我问：“什么烟？”

“我刚才丢台子上的。”

“没啊。”

大嘴的脸色忽地就变了，我问他：“怎么了。”

大嘴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驾驶台，说：“烟没了。”我抬眼去看，只觉得脑袋里嗡了一声，大嘴丢在那里的烟，居然莫名其妙地凭空消失了。

猴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催道：“烟没了就没了，你还缺烟吗，快走，这地方邪乎。”

大嘴看看我，我说：“别管了，走吧。”大嘴点点头，踩住离合器，伸手点火，谁知拧了几下钥匙，居然毫无反应。

“怎么了，打不着？”猴子从后面伸来脑袋，大嘴身子猛地一颤，抬眼一看是猴子，骂道：“操，吓死我了你！”

猴子拧拧眉毛，说：“我就说吧，这地方邪乎，刚才我拉屎被东西压，现在车又打不着了。”

大嘴骂道：“都怪你个屎包子，叫你忍忍，非要拉。”

猴子居然还笑得出来：“屎到临头不由人呐！”

“现在怎么办？走回去找黄师傅？”大嘴征求我和猴子的意见。

猴子看看我，我说：“不方便，这已经走到一半了，走回去得多远？这大半夜的，何况现在还这么那个什么。”话刚出口，我立时觉得背后窜出一股寒意，大嘴和猴子也同时把脖子缩了起来。

“操你……”沉默了会，大嘴忽然破口大骂起来，紧跟着我和猴子也反应过来，张嘴就骂，怎么恶心怎么骂，反正把肚子里知道的脏词全都哇啦啦地倒了出来。聊天时老头曾和我们说过，如果遇到些恶作剧鬼，破口大骂是最有效的辟邪法子。

我们痛骂了一阵，大嘴再次点火，神了，居然一打就着。

“真他妈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猴子如是说，我和大嘴深有同感。回到镇上，本以为可以太平一阵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0 21:59 可没过几天，一件怪事又冒了出来。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0 22:04 今天不整了，呵呵，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0 22:05 今天精神好了些，所以更新多点，呵呵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1 14:44

自从烧了纸人，我就再没梦见过那红衣女子，日日太平，夜夜无梦，就是可能这些日子经历的怪事多了，神经变得敏感起来，有时一个人在屋子，总觉得屋子里有些其他什么东西，瘆得慌。

我住的是单位的宿舍，一栋老式的三层板楼，卫生间公用，灯泡总坏，换了几次后就再也没人去管，大家晚上去洗漱或上厕所都是自备电筒，我嫌麻烦，所以总是摸黑，不过去大便时我会带，因为个别王八蛋不知是天生肛门偏斜还是后天爱扭屁股，一泡屎总是拉不进坑，不是在踏脚左边，就是在踏脚右边。

有天晚上我在卫生间里刷牙，突然觉得背后有东西盯着我看，盯得我浑身麻痹，想回头瞧瞧吧，又想起黄师傅说过的禁忌：如果晚上觉得有人在背后看你，千万不可贸然回头，否则魂魄易散。想起这个，我只好硬着头皮忍住不回头，赶紧漱干净嘴，绷着身子赶紧往外走。在出卫生间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侧着身回瞥了一眼，一双蓝幽幽的眼睛在黑暗处宛如鬼火。哎

呀妈欸，吓得我拔腿往房间跑，才跑出两步，听到身后传来喵的一声，乖乖隆地隆，原来是只阿猫。

这天猴子有点蔫，两眼无神哈欠连天，问他怎么回事，说是晚上做噩梦了。我笑问他是不是也被女鬼缠上了。猴子挂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说哪有我这么狗屎运，他做的那梦，恐怖得要命。

猴子说，他梦见去到一个古老的剧院看戏，里面到处是棺材，大家都坐在棺材上，说这就是看戏的位置，于是他也找了个棺材坐上去，演出开始了，响起的音乐就像乡下送葬时吹的唢呐声，几个穿着花花绿绿古装的演员在台上乱舞，突然一个人从舞台上飘了下来，直奔猴子，猴子发现那人脸上毫无生气，左右脸颊涂抹着厚重的胭脂，定睛一看，原来是个纸人，猴子吓坏了，不知从哪拾起块砖头，狠狠地向纸人头上砸去，这时纸人突然像变成了活人，翻着白眼滚了下去，猴子又想冲过去补上几脚，那人的眼珠子突然滚落出来，像活的一样，阴惨惨地盯着他，猴子怕极了，想呼救，却发现之前坐在棺材上看戏的那些人都已不知所踪，偌大的剧院里，除了数不清的棺材外，就只有他一个，催命的唢呐还在响，舞台上那些诡异的演员依然在翩然舞蹈。猴子想跑，那些棺材却一下活动起来，堵住了他的去路。

说到这，猴子心有余悸地咽了口唾沫，我听得毛骨悚然，问他：“然后呢？”

“然后我就醒了，被吓醒的，醒来后看看表才凌晨两点多，然后就不敢睡了，一闭眼就全是这些花花绿绿的纸人。”我摸摸猴子的前额，确定他没发烧，我说：“这梦的确够邪的。”猴子有点担心，说：“是不是那天晚上被鬼压了，它阴魂不散还跟着我？”

我说应该不会，可能因为这些日子怪事太多了，我也老疑神疑鬼的，要不晚上睡觉你也系根红绳枕把剪刀什么的。猴子说嗯，是得这样。之后他又说，要不咱们去找大嘴，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去永紫山，烧点香拜拜神什么的。

永紫山是距我们镇五十多公里外的一座山，山上有座香火颇盛的庙，听说很灵验，方圆百里内的居民都爱去那里烧香拜神。

这天早上我们出发时还艳阳高照，过了会天就阴沉了下来，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大嘴开着车看了下天色，犹豫着说：“这会不会下雨啊，回头还得爬山，要不今天不去了吧？”猴子一听大嘴想打道回府，赶紧反对：“走都走这么远了，还回去做什么？我看一时也下不了雨，天气预报说后天才有雨哇。”

大嘴骂道：“操，天气预报什么时候准过。”

猴子笑：“现在的天气预报比以前高级，准多了。”

大嘴问我：“你觉得哩？”我说既来之则安之，来都来了，下雨再说。大嘴说那行，反正我无所谓。

我们三人之前都没来过永紫山，稀里糊涂开了半天，都没看到入山的小道，这时看见路旁田间有个农妇在干活，赶紧停下车间路，一问才知道，原来我们已经跑过入口十多公里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1 19:41

折腾了半天，临近正午时我们终于找到了上永紫山的入口。路旁有两座茅屋，其中一间里面坐着个老头正在抽烟，我们把车停在茅屋旁，给老头五块钱，让他帮忙看车。老头告诉我们上山的路，说要我们下午五点前一定要下来，不然他就回家了。

刚才还阴沉沉的天空此时又明朗了些，阳光虽然暗淡，但至少不会下雨，我们沿着小路穿过一个小村子，一条蜿蜒陡峭的山路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操，这么陡哇！”猴子嚷道。

“再陡也得上，兄弟们出发！”我一挥手，三个人撅着屁股开始向山顶爬去。自打参加工作后，我们几个就荒废了锻炼，这才没爬出多远，就都气喘吁吁起来，到后来大嘴干脆一屁股坐到地上，摆着手说：“不行了不行了，歇一会儿再走。”我和猴子也找了块地方坐下，三人点起烟，歇了会后猴子站起来，说：“走吧，还不知道有多远。”

“好，走！”我看大嘴还没起来的意思，拉了把他，大嘴不情愿地站起来，跟在我后面，继续前进。

拐过一个弯口，我们看见山路两旁的草地上插了许多未点燃的黄香，也不知寓意如何，猴子抽起一支，看了看说：“这里插这么多香做什么，我估计是快到了吧？”我从猴子手上拿过香，把玩了会，递还给他，说：“应该快到了，再加把劲。”走了几步，我发现大嘴没跟上，扭头一看，大嘴正站在原地扶着腰大口喘气。

“大嘴，走啊，快到了！”

大嘴脸涨得通红，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先走，我歇会，马上就来。”

“那你快点！”

我和猴子向上走了一会，不见大嘴跟上，就转身叫他，大嘴应道：“来了，来了。”我和猴子就继续向前走，走了几步，我又回头去看大嘴，还是不见他跟上，于是我又叫他，“来了，来了。”还是只见其声不见其人。我觉得有些奇怪，对猴子说：“怎么总不见他上来，我们等会吧。”猴子不知哪来的劲，马不停蹄，头也不回地说：“就快到了，他就在后面，我们先上去。”我只好追上几步，跟着他向上爬。爬上一条笔直的陡坡，猴子终于停了下来，喘着气说：“在这等等他吧。”我向下望去，然而根本不见大嘴的踪影。

“大嘴！大嘴！快点哟！”猴子冲着下方大嚷了几声，奇怪的是大嘴这回连话也不回了，我和猴子又叫了几声，仍然不见回应。这小子不会摔下山了吧？我和猴子有些担心了，赶紧回头去找大嘴。

往回走了一段，我终于看见了大嘴，他居然还呆在插香的那个位置，这小子像是找什么东西似的，低着头在原地乱转。

“大嘴，你他妈在搞什么？”猴子叫道，大嘴像是没听到，依旧自顾自地原地打转。

“喂，大嘴！”我和猴子同时大叫起来，邪乎的是大嘴居然还是充耳不闻，低着头在那边转个不停。见鬼了，我和猴子赶紧跑过去，一把抓住他，问：“大嘴，你搞什么名堂？”这时大嘴像没睡醒一样，两眼惺忪，模模糊糊地应道：

“嗯，啊。”

“不会是鬼上身了吧？”猴子紧张地看着我。我想起王师傅那回对付我的法子，扬起手掌啪啪给大嘴来了两下。这家伙脸皮真厚，我的手火辣辣的痛。这时大嘴猛地跳起来：

“啊！”

“大嘴？”我和猴子试探着叫他。

大嘴瞪着我们，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我说你们跑哪去了，我一直追都追不上你们，哎哟，我的脸怎么这么痛？”

猴子看看我，说：“清醒了。”

我说：“你小子刚才中邪了你不知道吗？”

大嘴摸着脸说：“操，我清醒得很，刚才我歇了会就去追你们，追出老远都看不到你们，还以为你们掉山下去了，害得我一直在找，没想到你们一下子就窜出来了，真他妈奇怪，我的脸怎么这么痛？”

我和猴子听得面面相觑，一时竟被大嘴弄迷糊了，也不知他中邪还是我和猴子着了鬼道。这时大嘴突然看了看路旁插着黄香，又叫了起来：“咦，奇了怪了，怎么又回这里来了？”

我说：“你小子就一直没离开这里，我们看见你的时候，你一直在这里原地打转。”

大嘴一张大嘴张得可以塞下一个巨无霸，说：“不是吧？”“怎么不是。”猴子抢过我的话，飞快地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大嘴指指自己，问：“你们刚才说还叫了我两次，我还答应了？”我和猴子说没错。

“可我根本没听到你们叫我，倒是我不停在叫你们，可就是不见你们答应。”大嘴晕得就快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猴子听完大嘴的话，紧张得拉了拉我，说：“那刚才答应我们的是谁？”

我看了看目瞪口呆的大嘴，随口蹦出两个字：“是鬼！”

“鬼啊！”大嘴突然大叫了起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三个人顿时像炸了锅，没了命地往回跑。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回我深有体会，后来在车上统计，在仓皇下山的途中，我共计滑倒五次，侧翻两次，猴子滑倒四次，侧翻三次，大嘴最惨，滑倒八次，侧翻五次，最不可思议的是他那硕壮的身体居然还做出了高难度的前滚翻三百六十度一次，亏得这小子皮糙肉厚，摔得这么高难度居然只是擦破了点皮。

一口气跑到山脚，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的狼狈样让我们捧腹大笑，笑了会，我一脚踢到大嘴屁股上，骂道：“操，你小子刚才鬼叫什么，吓死我了。”

“我也是情不自禁，你没看见，中邪的是我，摔得最惨的人也是我。”大嘴还觉得冤枉。

回到茅屋，老头看见我们这幅模样，惊讶地问：“你们这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上山摔跤了啊？”

我们搬了条板凳坐下，问老头要了些水喝，把刚才在山上发生的怪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头。老头张着嘴巴听我们七嘴八舌了半天，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拍着大腿说：“你们几个小孩子呀，怎么可以随便去拔插在路边上的香哩？”

猴子问：“那些香是做什么的啊？”

老头说：“这些香是敬给过路神的，你们胡乱去拔，不整你们才怪。”

大嘴指指我和猴子，瞪着眼睛说：“拔香的是他们两个，我又没拔，为什么整我不整他们啊？”

我赶紧修正他的话：“不不不，不是我拔的，是猴子拔的，我只是接过来欣赏了一下而已。”

老头摇摇头，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幸亏你们得罪的不是雷神，要不几个炸雷劈下来，你们几个还能下山？”老头的话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这神也分好惹和不好惹的么？猴子骂道我靠，拔根香差点没把命拔掉，这神仙也他妈太小肚鸡肠了。

出了这事，这神我们是没心思再去拜了，回到镇上，大嘴就接到个任务。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1 20:41

谢谢猫咪同学的声援，征稿的事情以后再说，先把东西写好看再说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1 20:55

今晚我也说不定，正在写，如果十一点左右没更新就不会更新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2 09:35

谢谢找图片的那位朋友，辛苦你了，不过我个人感觉都不太像，第一张脖子太细，第二张第三张过于妖媚，哈哈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4-12 09:37

我觉得懒涩猫咪对怪事的所见所闻比我还多，向她致敬！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4-12 15:13

最近山镇正在弄什么星级旅游区，政府各部门上下齐心，搞得风风火火。公共设施被统统翻新了一遍，各商户被教育得服服帖帖，把店门口清扫得比自家地板还干净，以往占道经营的摊点统统没了踪影。洒水车在城区的主干道上一天数转，嘟啦个嘟，嘟啦个嘟的，看架势是打算把小镇打造成山间威尼斯，平时行踪难觅的交警此时也纷纷出现在街头，见到摩托就扣，逮着黑车就罚，一时间让我们觉得自己生活的地方是多么的美好。

我们镇有个著名的色乞，是个精神有问题的流浪汉，两年前不知怎的转悠到这里，顿时被秀美的风景所吸引，流连忘返不肯离去，于是就在镇上安了家，平时除了翻垃圾拣烟头，最大的爱好就是站在街边欣赏美女，看到中意的还要跑过去冲着别人嚷嚷几声，把人家姑娘吓得大呼小叫花容失色后才乐颠颠地跑到远处。这位老兄虽然蓬头垢面，却颇有君子之风，从来只动口不动手，因此在街头潇洒了两年，有关部门也没对他怎么样。可现在恰逢特殊时期，这位色丐大哥满大街的吓唬漂亮

姑娘实在不成体统，破坏本镇的美好形象，要是把女游客都吓跑了那更是会影响到本镇的旅游经济，经民政局领导研究，决定把色丐遣送出境，而这个遣送任务，就交给了殡仪馆干事大嘴同志。

临行前，所长指示大嘴，要把色丐送得远远的，往哪送随大嘴便，但一定要把他送出一百公里外的地方。这时我和猴子恰好都在，上午拜神没拜成，下午出去溜达溜达也不错，大嘴和我们一商量，决定把色丐送去一百多公里外的S市，那里的姑娘更多更漂亮，相信他会喜欢上那个地方，而我们也可以顺便在S市逛逛街消消费，添置几件新衣裳。

在把色丐关进后车厢时，我看见隔断前后车厢的铁皮后又多了个钢条门，我问大嘴：“这东西是什么时候加上的？”大嘴说：“修车窗时加的，那铁皮薄得像张纸，叫人缺乏安全感，加上这个才放心。”我深有同感，这诈尸事件在前不久才发生过，而王师傅说的那个更叫人毛骨悚然，在这个怪事频发的世界上，天晓得会在哪天运尸时发生什么事，现在有了这道钢条门，除非天杀的僵尸有电锯，否则任它怎么生拉硬拽，也是弄不断的。

车才开出小镇不远，色丐就在后面大呼小叫起来，哇里哇啦的也不知他在嚷嚷什么，我们只当没听见，任他鬼叫。过了会，大概他折腾累了，渐渐安静了下来。

猴子笑着说：“他坐在后面不会被吓到吧？”大嘴指指脑袋说：“他这有问题，知道什么？”

跑了近大半路程，一列殡丧队伍出现在前方，看样子是附近农村的，打头的是一个看似八、九岁的小男孩，身穿孝服腰系麻绳，手里举着招魂幡，一步一回磕地往前走，一口八人抬着的原木棺材紧随其后，棺材旁边有人在撒纸钱放鞭炮，再后面是乌拉乌拉的唢呐乐班，十几个身穿丧服的男女稀稀拉拉地跟在后面，几个女人被人搀扶着，哭得稀里哗啦，路都走不稳。

“啊，前面是出殡的吧？”猴子把脑袋伸过来。

“恩，奇怪啊，一般出殡是早上，现在都下午了，怎么还出？”大嘴应道，同时放慢了车速。我说：“不知道，也许各地风俗不一样吧。”大嘴嗯了声，说应该是这样。

看那领头的小孩和棺木颜色，我想死者应该比较年轻，记得黄师傅和我们说过，在路上遇见出殡队时，切莫喧哗与欢笑，在与他们交错时，我们很自觉地闭上了嘴巴，一直等他们过去，猴子才开口说话：“你们说出门遇上这个，会不会不吉利？”

大嘴说：“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别人要是知道我们这车是干什么的，呵呵。”大嘴笑了几下，没有把话说完。

猴子说：“那倒是，幸亏这车看起来就是普通面包，如果弄得和灵车一模一样，估计人人看了我们都要躲。”

大嘴笑了笑，不置可否。

“你们快看，好像出事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那出殡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棺材被放在了地上，有人在飞快地跑远，几十个人乱作一团，显得惊慌失措。

大嘴也看到了，说：“管他咧。”一边加大了油门。

“别开那么快啊，我看看怎么回事。”猴子打开车窗伸着脖子向后张望。

“喂，大嘴，你停下来看看怎么回事撒。”猴子好奇心重。

“这有什么好看的，你没听说过好奇害死猫么？”

见大嘴不停，猴子也不再说什么，把脖子缩回来关上了车窗。这时坐在后车厢的色丐又开始发起神经来，先是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和什么人说话，还嘿嘿地乐，后来猛地大叫起来，还砰砰地拍打着车厢。

大嘴骂道：“别吵，再吵把你扔下车去。”猴子也敲了敲身后的铁皮，叫道：“听到没，别吵，就快到了，那里的姑娘漂亮着呢，等会有你幸福的。”

色丐虽然精神有毛病，平时也听得懂别人说话，可今天不知怎的，怎么劝也不听，还越叫越大，把后车厢捶打得噼里啪啦。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2 19:21 刚吃完晚饭，晚上会更新一点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2 20:29 我对大嘴说:

“停下来看看吧？”

大嘴说：“管他咧，就快到了，等会进S市时再把他放出来。”

色丐的叫声忽然凄厉起来，鬼哭狼嚎的，也不知他哪来的劲，抓着新焊上的钢条门摇得轰隆作响，看情形，他是想把这车大卸八块。这可苦了坐在后排的猴子，铁皮和钢条门不隔音，吵得他痛苦不堪。

猴子终于忍不住了，对大嘴说：“我看还是停下看看，要不他老这样疯颠颠的，别人还以为我们是绑匪。”

大嘴看看了车外，停下车，说：“行，那就干脆把他丢在这。”

我们跳下车，大嘴才把后车厢打开，色丐大呼小叫地冲了出来，吓得我们赶紧躲开。色丐看也不看我们一眼，挥舞着双手，自顾自地向远处奔去，边跑还边叫：“有狙！哎呀，有狙！”

有狙？什么意思？色丐的话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大嘴摇摇头，往车厢里看了看，关上后盖，招呼我们上车。

“这家伙发什么颠啊？”我觉得色丐刚才的举动怪异得有点吓人。

大嘴说：“天晓得他发什么颠，估计被吓到了吧。”我笑道：“你之前还说他什么都不懂嘞。”

大嘴也笑：“谁搞得懂他，色丐，不是你我这样的凡人所能了解的。”大嘴的话差点叫我笑喷，一直不说话的猴子这次突然拍了下大腿，叫道：“我知道刚才他在叫什么了，他在叫有鬼！”

大嘴笑骂：“靠，原来你一直在琢磨这个啊。”

猴子此时却出奇地正经起来，他说：“我听说精神不正常的人一般都有阴阳眼，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刚才这么反常，我估计他是不是在后面看到了什么东西？”猴子说到这里，身体情不自禁地往前靠了靠，神色间流露出一丝紧张。

“嗨。”大嘴一挥手，说：“他疯疯癫癫的，你也跟着疯疯癫癫，胡说八道什么，不记得黄师傅说过的话么，没事别老疑神疑鬼，越怕越招东西。”

猴子觉得大嘴说得有理，身子一松往后靠去，打了哈欠说：“兄弟最近是有点精神紧张，昨晚没睡好，我先睡会，到了叫我。”

到了 S 市，我们胡乱逛了一圈，在一家米粉店吃完晚饭后，大嘴兴致颇高，提议去 K 歌，我和猴子都觉得挺累，说算了，要不回到镇上都得凌晨了，睡晚了第二天又没精神，大嘴想想觉得也对，说算了，回去就回去吧。

折腾了一天，我感到浑身疲惫，车刚开出S市，我就靠在座位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顿时感觉车子右倾的厉害，只见大嘴憋着劲拼命得把方向盘往左掰，车速渐缓，在路边停了下来。

“怎么了？”我揉揉眼睛，感觉无比酸涩。

大嘴舒了口气，骂道：“操，爆胎了。”

猴子稍稍抬了下头，两眼惺忪地问：“怎么停了，到了？”

“到屁，爆胎了！”

“啊！”猴子爬起来，往外瞧了瞧说：“那怎么办？”

大嘴一边开门一边说：“怎么办，换胎呗，来，下车帮忙。”

我和猴子跳下车，只见四周黑漆漆的一片，远处依稀可见几盏昏黄的灯火，也不知是什么地方。风好大，头顶上的树枝被吹得哗啦作响，我打了寒颤，下意识地把衣服拉紧，说：

“好冷。”

猴子吸了吸鼻子，说：“是好冷，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

大嘴跑到车头右侧看了看，踢了几下，车胎瘪瘪的，他拿着工具走到车尾，从后面滚出备用胎，用扳手把爆胎的螺丝一一拧松，指挥我们用轻便千斤顶把车身微微顶起，他接着把螺丝卸下，取下爆胎，把备胎装上，可是在紧螺丝的时候发生了

怪事，任大嘴怎么拧，就是拧不紧，我和猴子也分别试了下，就感觉那螺丝和螺口根本不配似的，拧来拧去都是松垮垮的。

“咦，真他妈奇了怪了。”大嘴用扳手顶着下巴，觉得不可思议。

猴子说：“会不会轮胎不配？”

“怎么可能。”大嘴说着，又蹲下身捣腾了一阵，还是不成，后来干脆把扳手一扔，骂道：“我操，装不上！”

“怎么办？”大嘴问我和猴子，那时我们都还没手机，这大晚上的加上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附近有没有修理站。我们站在路边向过路车招手求助，可招了半天，没一辆车愿意停下。我摇摇头，感叹世风日下。

大嘴躁了，骂道：“真他妈的流年不利！”

“来来来，稍安勿躁，抽支烟先。”这时候倒是猴子显得比较冷静。我们衔着烟，商量了下，决定去亮灯那里看看，借个电话打打什么的。

大嘴说：“这样吧，我和凡子去，猴子你留这看车。”

“操！”猴子不干，说：“这鸟漆吗黑的，我一个人在这有怕。”

大嘴骂道：“操，你胆子怎么这么小？！”猴子不服气：“那你留下看车。”

大嘴一时没了话，这时这两个王八蛋的眼睛同时向我看来，我说得得得，那我留下看车吧，你们去，快去快回。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2 22:18

不好意思，刚才洗澡去了，今天不更了，谢谢大伙的支持

更谢谢子一丁，我觉得第四个有点接近，呵呵，辛苦你找这么多图片，谢谢

新帖我会在明天下午发，今天晚上不更了。再次谢谢你们。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2 22:24

再啰嗦一句，以后如果在当日不更新了，我会说明。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3 15:12

大嘴和猴子走后，我在冷风里哆嗦了会，打量四下，只觉得阴森森的，黑得吓人，想上车吧，看看那根细不拉几的千斤顶，还真怕它顶不住。算了，熬一熬，我抱着双臂在冷风里来回转悠，连蹦带跳。风越刮越大，被卷起的尘土扑面袭来，打得我隐隐生疼，呸，呸，我边吐口水边擦脸，这时一张纸不知怎的被吹起到半空，打着飞旋，居然贴在了我的脸上。

“操！”我暗骂了声，把纸抓下来，借着车灯一看，差点吓得我元神出窍！也不知哪来的妖风，居然把张纸铜钱吹到我脸上。真他妈晦气，我赶紧把纸钱揉团扔掉，忽然想到下午在路上遇见的出殡队，这纸钱莫非就是他们扔下的？想到这，我

又观察了下四周，越看越觉得这里像遇见那出殡队的地方。我猛地打了个冷颤，觉得毛骨悚然。

不行，我必须得上车，管他娘的千斤顶能不能顶住，我拉开车门，钻进了车，车身微微晃了晃，没事，我稍稍放了点心，把收音机打开，里面传来一阵杂音，吱吱嘎嘎的，我调了会，依旧没有信号，杂乱的电波声让人越听越发麻，我关掉收音机，打开了音乐。

“我站在，烈，烈风中……”我靠，大嘴就爱气势磅礴的歌，我按下跳键，换下一首，“妹妹你坐船头哦，哥哥我……”我晕了，这大嘴塞里面的是什么磁带，再换，“妹妹等等我，哥哥有话……”我滴神唉，我忍无可忍了，退出磁带，翻出另外一盒，塞进去打开，“目送你离开，有无限感慨……”，嗯，张学友的，我喜欢，点起一支烟，抽了起来。

听了会，还是觉得不对，这专辑收录的全是张学友的柔情歌，若旁边坐着个深情款款的漂亮姑娘倒是蛮应景，可大晚上的在这大风呼啸的荒郊野外，怎么听都觉得歌神的声音瘆得人心慌，想想不行，又换几盒磁带，听来听去都不合适，最后还是换回了最开始那盒，虽然总是哥啊妹啊的，

又老又土，至少节奏活泼，听着提胆。

不知不觉，一盒磁带放完，大嘴和猴子还没有回来，我有点担心，不会出什么事了吧，隔着玻璃往外看了半天，什么也

没看到。我坐不住了，打算下车看看，才拉开车门，冷风呼啸灌入，吓得我赶紧把车门关上。

哒哒，好像有声音，我侧耳听了下，觉得音乐太吵，把音量扭小。哒，那声音又响了一下，是从后面发出的，我转过身，紧张地看了看后座，除了猴子扔在座位上的一瓶水外，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声音是从哪发出的，也许是……我慢慢把视线移到用来隔断后车厢的铁皮上，看了大半会，也没看出什么异样，也许是小石子打在车身上发出的响声吧，风那么大，别疑神疑鬼了，搞得草木皆兵，我安慰着自己，又把音量扭大。

哒，哒哒，又响了！我赶紧再扭小音乐，侧身细听，哒哒哒……这回我肯定没听错，声音是从铁皮后传来的，像是有人在后车厢用手指敲击铁皮，我顿时就炸了，鸡皮疙瘩在瞬间爬满了全身，我惊恐地盯着铁皮，一只手死死地抓着座椅靠背，就怕有个什么东西会随时破铁而出。可声音又消失了。我等了会，不见再响，于是我壮起胆子，轻轻地跨到后座，侧过脸，屏住呼吸，把耳朵贴近了铁皮。我好像听到一阵悠远而流动的唧唧声，这个声音我很熟悉，是金属特有的声音，小时候把耳朵贴在铁门上玩，也能听到相同的声音。除此外，我没有听到其他特殊的响动，倒是我的心跳，此刻在用力震荡着我的鼓膜，几乎让我错以为是铁皮在隐隐震动。

咚！突然的一声巨响惊得我弹了起来，脑袋重重地撞在车顶上，撞得我两眼发黑，差点晕厥过去。有东西！有东西在后面狠狠地擂了下铁皮！该如何形容我此时的恐惧呢？心惊肉跳毛骨悚然还是魂不附体？所有形容恐惧的词语在此刻堆砌成一个巨大的怕字，压得我几近窒息。

我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拉开车门跑出车外的，我只听到耳边呼啸的风声，感觉眼前一片漆黑，我没命地奔跑，直到精疲力竭扑倒在地上。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3 18:35

晚上会更新，后面还有不少，不会这么快结尾，谢谢大家支持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3 21:12

“大嘴！猴子！”我趴在地上大吼起来，没有人应我。我喘着粗气费劲地爬起来，胡乱拍了几下衣服，豆大的汗珠如水般淌下，弄得我的眼睛刺痛，模糊不清，我举起袖口，把汗水擦掉，转过身，发现自己距面包车已经有五、六百米开外。

“猴子！”“大嘴！”我又叫了几声，四下里静悄悄的，刚才还狂风大作的天气不知在何时就平静了下来，风像猝死了，一丝都没有。厚重的云层已消散了大半，月光透过稀薄的黑云洒落下来，我发现自已跑进了一片荒地，四周长满了高及膝盖的野草。

我挪动了几步，野草摩擦着我的裤腿，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抬眼四望，右手方的不远处有几盏灯火在闪耀，大嘴和猴子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我转头看了看车，犹豫着是该回车去看看还是去亮灯的地方，我担心我一走开，他俩就已经回来，可刚才发生的事情又让我实在没勇气再靠近面包车半步，考虑了会，我舔了舔干巴的嘴唇，向那几盏灯火走去。

奇怪，那亮灯的地方看起来不远，可我走了半天，距离看起来还是和之前一样。我停下脚步，回头向面包车看去，我已经离车子很远了，车灯还能看见，只是小得可怜，就算现在大嘴他们已经回来，我也看不清。我又踌躇了，看看似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灯火，我真不知道该回头还是继续向前。

嚓，嚓，前方的草丛里有东西在窸窣，我吓得浑身一抖，杵在原地大气不敢出，我绷着身子悄悄地蹲下，摸起一块石头朝那边打去，只听哗地一声，一只黑影从草丛中跳了起来，飞快地窜了出去。应该是只野兔。我深深吸了口气，还是决定返回。过这么久了，大嘴他们应该回来了。我不敢想如果他们还没回来我该怎么办，我已经六神无主，几近崩溃。

就在我抬脚将走的时候，一件叫我至今回想仍心惊肉跳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在我后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刹那间我觉得身体像一部锈死的机器，全身毛孔在瞬间张开又关闭，与此同

时，一声微微的叹息在我耳边响起，一只冰凉异常的手从旁边猛地探出，死死地抓住了我的左手手腕。

呀啊——！我听到自己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我的眼睛像在瞬间失明，一片漆黑，我捏起右拳，使尽全身力气向身旁砸去。砰！我感到这一拳打到一个软中带硬的物体上，震得我的手腕几乎脱臼。

吱——我依稀听到一声刺耳的刹车声，随即感觉身体似乎腾起，向右边抛出，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感觉狠狠地撞到了一个东西，一阵剧痛顿时由右手腕处传出。

“凡子，凡子，醒醒……”

是猴子！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居然躺在面包车的后座上，猴子和大嘴正趴在前座靠背上，满脸紧张地看着我。

“这——我——”我挣扎着想坐起来，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我感觉自己前额上好像贴着张纸，还有点痛，正想伸手去拿。

“哎，别动，别动。”大嘴赶紧阻止我的动作。“哎呀，终于醒了，吓死我们了。”猴子在一旁如释重负。

我懵了，睁大眼睛瞪着猴子和大嘴，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喂，凡子！”猴子用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嗯。”我应了声。

“你还好吧？你看看，这是几？”大嘴伸出三个手指在我眼前，我抬起右手把他打开。

“哎哟！”手腕上一阵钻心的痛让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哎呀，别动别动，早知道我就坐后面扶着你，大嘴你刹车刹这么急做什么，肯定是手撑到椅背的时候弄坏了，不知道骨头有没断，凡子，你伸手给我看看。”猴子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堆，让我云里雾里。

我喃喃地说：“我是不是在做梦？”

大嘴和猴子对视了一眼，笑道：“没傻。”

我纳闷极了：“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去找电话打了么？什么时候回来的？轮胎换上了？我出了什么事？怎么莫名其妙就回车上了？现在到哪了……”

我一连串的问题把猴子和大嘴问得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良久，猴子才试探着问我：“凡子，你做梦了吧？”

“做梦？”我猛然间有了庄周梦蝶的感觉，不知现在是梦刚才是醒，还是刚才是梦现在是醒。

“哎，别动，你还是躺着，就快到家了，回头送你去医院看下，大嘴，赶紧开车。”猴子见我又想坐起来，赶紧劝我躺下。

大嘴重新坐回座位，把车发动。我摇摇头说没事，觉得有点晕，就半靠着车门坐了起来，一张餐巾纸从我额头飘了下来，我拿起一看，上面居然沾着大片鲜红的血迹，把餐巾纸浸透了大半。

“这个？”我举起餐巾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哎呀，叫你别动，我看看。”猴子从前面跨过来，凑到我跟前看了会，说：“嗯，还好，不出血了，你感觉怎么样？”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3 21:13 今天不更新了，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4 10:32

作为作者，其实很高兴看到大家善意的留言和讨论，写东西有时会感觉痛苦，你们的留言让我快乐，如果一个帖子无人回应，那我想作者也很快会丧失写作的动力。希望大家和谐相处，希望我的文字能带给你们一些非常享受。谢谢！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4 14:33

“我感觉头有点晕，有点痛，手也痛。”我抬起头摸了摸额头，感到一阵触痛。“哎，别动。”猴子此时像个周到的保姆，他说：“痛是正常的，那么粗根树枝砸到你脑袋上，不痛才怪，刚才吓死我们了，操，以为你要挂了咧。”

大嘴微微扭了下头，对猴子骂道：“操，你怎么这么鸟鸦嘴哩，凡子，你忍会，到镇上就送你去医院，你也真他妈倒霉，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那树枝偏偏只打到了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轮胎爆了吗？你们不是去找电话了么？”我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我就被树枝砸脑袋了？我不是去找他们了吗？还有那只手，想到这，我浑身一寒，忍不住地发起抖来。

“你冷啊？等等，我衣服给你盖上。”猴子说着赶紧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

“不是，猴子，你快告诉我，那个，到底怎么回事？”我迫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是这样的。”猴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我，我摇摇头说不要，猴子见我不抽，把烟塞回口袋，然后告诉了我事情发生的经过。

当时右前轮的确是爆掉了，我们在换胎时，风突然剧烈起来，一根碗口粗的树枝被风刮断，不偏不倚地砸在我的脑袋上。

“当时你就晕了，栽在地上，血哗啦一下就流了下来。”猴子用手比划着，表示那根砸我的树枝是多么的粗大，接着他又说：“我操，当时把我和大嘴吓得，赶紧把你抬上车，给你擦血就擦掉半包餐巾纸，又不知道附近哪有医院，就想

着赶快回镇上送你去医院，然后你就突然叫了起来，再然后你就应该知道了吧。”

“我被树枝砸了？那车胎你们是怎么换上的？不是换不上吗？你们还去找电话来着，我在这守车啊？”我还是迷糊不解。

猴子眨眨眼，说：“车胎就这么换上的啊，谁说换不上？哦——”猴子恍然大悟，指着我说：“凡子，你肯定做梦了，被砸晕了做恶梦哩，说说，你做了些什么鬼梦啊？”

“鬼梦。”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词，说：“的确是鬼梦。”我把刚才的经历对猴子和大嘴详细地说了一遍，听得他

俩大气不敢出，在我说到那只冰凉的手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时，大嘴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抖了一下，猴子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甩了下头说：“真他妈的，我听着都发寒，跟真的一样。”

我迷惑得要命，怎么会是梦呢？一切都太真切了，比梦见红衣女那会更让我感觉真实，这完全就是一场真真切切的经历嘛，一切都衔接的那么自然，一点都没有以往梦里的那些不合逻辑。

我开始在脑袋里迅速进行再次梳理：车开着开着，爆胎了，我们换胎换不上，招手那些车都不停，他们去找电话求助，我在车外来回走动，风好大，我跑进车里，打开音乐……

“大嘴，把音乐打开！”想到这，我想听听音响里面的磁带是什么。

“哦，好。”大嘴应道，一边把音响开关拧开。“妹妹等等我，哥哥……”

“我操！这什么歌，大嘴你品味不俗啊，哈哈……”猴子大笑起来，大嘴听到也忍不住笑了出声，他说：“操，是张所（殡仪馆所长）上次放进去的。”

我却怔住了，我笑不出，这分明是我当时换来换去最后又换进去的那盒磁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甚至开始怀疑在刚才是否发生了时空错位。

“喂，凡子，想什么呢？没事吧你？”猴子见我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轻轻推了推我。

“啊，没事，我就觉得奇怪，太真实了刚才。”看着眼前的猴子和大嘴，我又觉得磁带的事应该只是个巧合，额头又隐隐传来一阵刺痛，我忍不住伸手去摸。

“哎哎，别动，口子还蛮大的，回头去医院搞下。”猴子停了下，说：“做恶梦是正常的，我做那恶梦时也觉得不像在做梦，尤其你又被砸了脑袋，砸懵了，哦哟，你不会脑震荡了吧……”猴子喋喋不休。

“操，你不会安静点么！？”大嘴骂道。

“好，行行，我不说了，凡子你休息下，马上就到了。”

猴子说着又跨到了副驾位上，点起了烟。

回到镇上，大嘴和猴子把我送到医院，值班医生给我处理了下伤口，缝了几针，说问题应该不大，但最好留院观察一个晚上，明天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大嘴和猴子商量了下，决定让猴子留下来陪我，大嘴明天一大早要去单位转转，指不定有业务。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4 20:05

第二天醒来，我感觉好多了，头已经不晕，伤口也不太痛，只是浑身酸疼，像跑了五千米。医生嘱咐了我几句，让我回去休息几天，每天来换个药，大概一周后就可以拆线。

猴子把我送回房间，又去单位帮我请几天病假，就急匆匆地赶去上班了。白天我以为大嘴会来，可直到中午也没见他现身，倒是猴子带着几个朋友提着一些水果跑了过来。

“兄弟们听说你受伤了，特意赶来慰问慰问。”猴子把水果放到桌上，乐呵呵地说。

几个人挤在屋子里聊了会天，他们听说我昨晚的经历后，都吓得不轻，末了一个朋友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个恶梦，没事，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回头好了喝酒去。”猴子说下午单位没什么事，就不走了，留下来陪我。我问猴子大嘴哪去

了，猴子说不知道，估计有业务了吧，管他哩，他没事了自然会过来。

临近晚饭时大嘴才现了身，说是殡仪馆昨天下午就接到个业务，可大嘴去执行遣送任务了，只好在殡仪馆放了一个晚上，等今天再送去火化。

说到这，大嘴端起水杯咕噜噜地灌了几大口水，说：“你们知道不，就在抬尸体上车的时候，又他妈出怪事了！”

“什么怪事啊？”我和猴子问。

大嘴说：“在把尸体抬出停尸房的时候好好的，可就在要抬进车的时候，那尸体突然变得好重好重，那两个人抬不动，就放到地上，歇了会想继续抬吧，那尸体就他妈像连在地上了 一样，怎么抬都抬不起来了。”

“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又叫人呗，最后连老子都过去帮忙了，八、九个人啊，手都放不下，那尸体居然还是抬不起。”

我和猴子听得一愣一愣的，问：“那后来怎么办？”

大嘴摇摇头，点了支烟说：“后来王师傅说可能是死者不愿意走什么的，于是他们家属又烧香又磕头的，还让他长孙刺破手指弄点血涂在担架上，乱七八糟的搞了半天，操！”

猴子说：“然后就抬起来了？”

大嘴深吸了一口烟，说：“抬个屁！”我问：“那最后怎么办？”

大嘴说：“最后没办法，就说先不去了吧，但是这尸体放在外面怎么行？也不能原地放把火烧了吧，然后有人说他是不愿意去火化，也许抬回停尸间应该可以，然后又他们又试着往回抬，真他妈邪门了……”

猴子眼睛睁得老大，问：“这就能抬起来了？”

大嘴点点头，说：“结果一抬就抬起来了，你们说这事邪门不？”

猴子也点着头，说：“邪门。”

我说：“哎，这世上邪门的事情多了去了，你说我们遇到的那些事情不邪门么？操，昨天晚上那事我到现在还觉得不对劲，我估计就是那死人不愿意火化。”

“唔唔唔。”大嘴嘴里衔着烟不停点头，赶紧把烟夹在手上，说：“凡子说得没错，后来我们也想到了，应该就是那死人不愿意火化，搞得没办法，他们家属说看看去附近农村能不能买块地，土葬算了。”

猴子问：“现在还能土葬么？”

大嘴切了声，以藐视猴子的孤陋寡闻，他说：“我们这乡下现在还不是那么多土葬的？”

猴子说：“乡下我知道，可他是单位上的吧？你们民政局不管呀？”

大嘴说撇撇嘴说：“单位的怎么了？只要有钱，随便你怎么葬，还管他土葬还是水葬咧。”

猴子说：“那倒是，那他们这个土葬也要你去送？”

大嘴说：“妈的，不我送还有谁，不过要等几天，先要找地，还要临时去打口棺材，我和他们说打口小点的，打大了后面放不下，现在那尸体还放在停尸间里。”

大嘴坐了会，说要走了，晚上还有事，那狗操的张阿八（张所绰号）老家来人了，晚上要给他们送回去。猴子说要不要他陪大嘴去，大嘴说算了，有好几个人，车坐不下，反正也近，没事。

大嘴走后，我和猴子去街上吃了晚饭，胡乱逛了会，我觉得累，叫猴子自己去活动，我回房间睡觉。这晚睡得不太安稳，整夜都是梦，一个接一个，乱七八糟，醒来后却完全记不住清楚。

第二天，我从医院换药出来，才出大门，就迎面遇见了大嘴，大嘴一见到我就叫了起来：“凡子！快快快！”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么？”听大嘴口气很急，似乎又出了什么事。

大嘴拉过我，做贼似地往周围看了看，轻轻地说：“你说那天你做梦听到我那车的铁皮有响声是不是？”

我说：“对，没错，难道你也听到了？”

大嘴脸色微变，说：“就是，我也听到了，昨天晚上我送他家人回去，回来时就听到铁皮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我一拍手，说：“对对对，我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就像有人在后面用手指敲铁皮一样。”

大嘴猛地一皱眉，说：“是呀，就是这样，我开始还以为我听错了，因为当时我放着音乐，后来我把音乐关掉，又响了几下，操，把我吓得，你摸摸，现在心跳还这么猛。”

我问：“那后来呢，后来有没出什么事？”

大嘴说：“要出了事你还能看到我么？响了几下就没响了，当时吓得我差点弃车而逃，幸亏兄弟我的胆量还可以，硬着头皮把车开回来了，我操他个张阿八，老子两次撞邪，都是因为他。”

我想了想，说：“你有没有打开后车厢看看，是不是新弄的那个钢条门没焊牢啊？”

大嘴说：“没，我哪敢啊，你看我今天车都没开，我昨天听到那声音就猛地想到你说做梦时听到的动静，我当时还琢磨不会这么凑巧吧，难道凡子做梦还能预测？我操，不行，等会叫上猴子，我们再去检查检查，也许真是没焊牢。”

我问大嘴：“车现在放哪？”大嘴说：“在我住的楼下。”

“那行，我们先去找猴子，然后一起去看看。”

“好，走！”

听完大嘴的述说，猴子开始还不相信，以为我和大嘴合起来耍他，见我和大嘴一本正经的样子，才将信将疑地跟我们走了。

大嘴住在菜市场旁，时值上午，周围人来人往，没什么好害怕，大嘴摸出钥匙，把后盖打开。我们三个伸着脖子往里瞧，看看没什么异样，大嘴又跳上车，左敲敲右打打，还伸手拉了拉钢条门，转过头对我们说：“没什么问题啊，很牢啊。”

我和猴子也跳了上去，三个人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半天，的确没发现什么异样。猴子对大嘴说：“哎，我估计你是听了凡子的梦话，神经过敏了，我说我陪你吧，你又不要，你就是幻听。”

大嘴歪着脑袋疑惑不解：“不能啊，我听得太清楚了，绝对不可能是幻听，他妈的，你以为我想一个人去啊，不是坐不下来么，狗操个张阿八！”大嘴忍不住又骂了起来。

我相信大嘴不是神经过敏，更没有幻听，我隐约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但问题出在哪里，我又实在稀里糊涂，我提议说：

“要不这样吧，我们去找王师傅问问，看他有什么说，实在不行，就去找黄师傅。”

猴子说：“行，怎么去？别告诉我要走啊。”

大嘴一挥手，说：“走个屁，三个人一起怕什么，上车！”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4 20:06 今晚不再更新，明天继续，谢谢诸位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5 13:33

到了殡仪馆，我们找到王师傅，把事情一讲，王师傅就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个哦，肯定是个过路魂扒到车上来了。”

大嘴指指车说：“你是说现在那东西就在车上？”王师傅点点头，说：“十有八九。”

“哎也——”离车近的猴子发出一声怪叫，迅速跳到另一边。

大嘴问：“那怎么办？”

王师傅说：“这个容易，找点干艾叶，点起来在车里熏熏就行了。”

大嘴不相信：“真的？这么简单啊？”

王师傅无比笃定：“就这么简单，熏完了保证就没事了。”大嘴松了口气，说：“哎，那就好，回头就去找点艾叶，不过这时候艾叶都才刚长出来吧，哪去找干的？”

王师傅说：“这个好找，中医不是有那个艾条么，用这个就行。”

大嘴说：“哦，那回头去中药店买几根，真的管用吧？”  
大嘴还有点不放心。

王师傅拍拍胸脯，说：“管用，不管用你找我，以前在水泥厂开车那个赵前达，就遇到过这种事，搞得车都不敢开了，后来还是我告诉他这个法子，一用就灵。”

“哎。”猴子一听就来了劲，赶紧摸出烟递给王师傅，说：“他遇到什么事，说来听下。”

王师傅接过烟，告诉我们，在好些年前，水泥厂的赵前达晚上送水泥回来，车开到半路，突然听到车后有人在说话，男男女女，像有一伙人，说得声音还蛮大，叽里呱啦的，但听不懂在说什么，那赵前达就奇怪了，这大晚上的，还是蛮偏僻的地方，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不可能是车外的路人在说话，再说，车开得那么快，就算是路人说话，在车里也不可能听到。这又想是不是有人扒车了，想想也不对，这运水泥的车是什么车，后面一个大罐子啊，怎么可能有人扒这个车，并且一扒还是一伙，男的女的都有。耳听着那伙人越聊声越大，赵前达坐不住了，停下车跑到车后去看，这不下车还好，一下车把赵前达吓得是魂飞魄散，那些说话的声音，居然是从装水泥的罐子里发出的，当时赵前达吓得呀，屁滚尿流的，连车也不要了，

拔腿就跑，跑到附近找来几个人，那里头的东西还在呱呱地说个不停，有胆大的爬上罐顶，打开进料口，用电筒照着往里看，却什么也没看到，不过那里头的声音也一下消失了。

第二天赵前达把车开回水泥厂，和厂里人说，大家都不相信，几个年轻人还说，当晚他们就要守着这水泥车，听听是不是有人在里头说话。结果那天晚上，过了十点后，那几个年轻人果真听到车罐子里传出了一伙人的说话声，男的女的像是有七、八人，聊得是热火朝天，和赵前达说的一模一样。这下可把大家吓住了，没人再敢碰这车，可水泥厂当时就这一辆车啊，你不开我不开，那拿什么运水泥？当时恰好王师傅在水泥厂附近办事，听到这事，就跑过去告诉他们，这是过路魂把那车罐子当窝了，用艾叶熏熏就会全部跑掉，于是他们找来艾叶，熏完后当天晚上就没动静了，以后一切恢复正常，罐子里再没发出过那些声音了。

王师傅说到这，颇为得意地摸着下巴说：“为这事，水泥厂罗厂长后来还塞给我两包烟哩。”

猴子笑起来，说：“两包烟也小气了嘛，要不是王师傅你，他们那辆车就算报废了，要我看，给两条还差不多。”

王师傅乐了，连连摆手说：“要知足，要知足，呵呵。”大嘴从中药店买回来一大把艾灸条，猴子一看这么多，叫起来：“我靠，你买这么多做什么，鬼都会被你熏死。”

大嘴嘿嘿一笑，说：“要熏死的就是鬼。”

“拿一下。”大嘴把艾条塞到猴子手里，转身窜进办公室，乒哩乓啷乱翻了一阵，翻出一个破旧无比的搪瓷脸盆。大嘴把破脸盆举在头顶，对着阳光，气壮如牛地喊了句：“希瑞，赐予我力量吧！”我和猴子险些栽倒在地，别人请神请太上老君，这小子居然异想天开请希瑞，这种大胆和创新，真是叫我们佩服死了！难怪猴子老爸以前说，别看大嘴平时憨憨的，那是大智若愚。现在看来，猴子老爸的眼力确实犀利。

“猴子，拿艾条来！”大嘴把脸盆放在地下，精神抖擞，看来希瑞很卖他面子。

“哈哈……希瑞，我操，你他妈，怎，怎么想出来的，绝了，哈哈……”猴子笑得脸都变形，鼻涕和眼泪齐飞，手中抓着的艾条也随着身体的剧烈抖动掉落下来。

“操，艾条都掉地上了，你快，你笑什么，猴子，啊，快，哈哈……”大嘴硬憋没憋住，也抱着肚子大笑起来。一时间我们三个笑成一团，殡仪馆大院里笑声朗朗，这大概是自开馆来从未有过的怪事。

“好，好了，不笑了不笑了，快做正事。”大嘴抹了把眼角笑出的眼泪，招呼着我和猴子。

我们把艾条全部点燃，放进脸盆，一股白烟从盆内直直升起，大嘴眯着眼睛端起盆，放进后车厢，把后盖放下，看着车屁股冷笑了几声：“哼哼，熏不死你！”

我觉得他说得不对，纠正他：“他本来就是死的。”大嘴不屈不挠，说：“那就叫他死了又死！”

也许是王师傅教的法子确实管用，又也许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业务没跑夜车，这几天那车里太平得很，没出现过任何怪事和发出过任何怪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5 20:16

这天，那死者家属跑来殡仪馆，说用来土葬的地已经买到，棺材也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绪，打算明天就出殡入土。

第二天，家属把死者抬出冰柜，放进棺材，就在几个人呼哧呼哧地把棺材抬出停尸间，靠近车尾时，和上回一样的怪事出现了：在即将进入后车厢的时候，装着死者的棺材在瞬间变巨沉，抬棺那几个人吃力不住，棺材砰的一声落在地上，激起一片灰尘。

大家吓傻了，大眼瞪小眼楞了老半天，有人说：“是不是他不愿意走啊？”这时一个老太猛地扑在棺材上，拍着棺材哭喊着：“你这个老死鬼哟，是不是成心不让我们好过哟，要火化你不肯，现在让你全身入土吧，你还是不肯，你说，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伺候了你一辈子，现在你死了死了吧，你还

要折腾我，你是不是想叫我也陪你去啊，好啊，你等着你啊，我就陪你去，我陪你去……”老太一边哭叫，一边把自己脑袋往棺材上撞，几个子女赶紧把老太拉开。这时恐怖的事情出现了：棺材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发出轰轰的声音，大家以为地震了，可脚下却感觉不到一丝震感。

“难道是诈尸了？”有人心惊胆战地猜测。这话把大家吓得寒毛直竖，胆小的赶紧跑开，远远地躲在一旁偷看，刚才哭喊着要寻死觅活的老太此刻也被吓得没了声音，嘴巴张得像山洞，一脸惊恐地瞪着无端抖动的棺材。

几十秒后，那棺材忽地静止下来，四周静悄悄的，没人敢说话，只有沉重而急促的呼吸声在此起彼伏。过了老半天，大家见棺材不再抖动，才又聚拢起来，死者的两个儿子壮着胆子走近棺材，推开馆盖，有人不敢看，用手蒙住眼睛，可传说中的诈尸并没从棺材里跳出，死者保持着被放入棺材时的姿势，两手交叉放在胸口，双目紧闭，表情安详。

大家瞧了会，瞧不出什么异样，于是把馆盖盖上，重新再抬。四个人抬不起，再上人，还是抬不起，继续上人……直到人多得连下手的地方都没有了，那棺材还是纹丝不动地躺在地上，像扎了根。

死者家属彻底没辙了，这烧不能烧，埋不能埋，总不能放殡仪馆一直冷冻下去吧。这下那死者的儿子也崩溃了，狠狠一

拳砸到自己腿上，哭着吼道：“爸呀，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说呀！”其他家属见状，也纷纷跟着哭喊起来，一时间场面如山崩地裂，乱极了，大嘴和其他几个外人站在一旁，手足无措。

后来还是大嘴先开了窍，他试探着提议：“是不是他不肯上这辆车啊，要不换个车看看？”一语惊醒所有人，大嘴话一出口，死者家属立刻行动起来，两个多小时后，一辆小货车开进了殡仪馆。

结果还真被大嘴说中了，换了辆车后，棺材很顺利地抬了起来，装上了车。临走前，死者的两个儿子握着大嘴的手感激不断，说：“小武师傅啊，多亏了你了，如果不是你提醒，我爸就得永远放冰柜了。”大嘴嘴上说着不客气，心里却犯起了嘀咕：难道是这车还有什么问题，这连死人都不愿意上，那活人……没等大嘴琢磨清楚，又一个业务来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5 20:18

今夜不再更新，明天继续，顺便提一下，想看整理版的朋友可以到这里：

<http://ebook.tianya.cn/buke/39654.aspx> 不过更新比这里稍微慢一点点，因为要审核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6 14:30

张晓静的外公去世了。猴子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弹了起来：“不是吧？！那我得赶紧去！”

马不停蹄，猴子赶到殡仪馆，看到眼泪汪汪的张晓静，立刻亲切而沉痛地表达了他的哀悼和慰问，本来人家张晓静还是两眼含泪，经猴子这一慰问，忍不住悲从中来，哗啦啦的泪如雨下起来。

猴子一下慌了手脚，这不慰问还好，越慰问还越糟糕了，安抚了半天，张晓静终于平静了些，梨花带雨地对猴子说了声谢谢。这声谢谢让猴子顿时酥了半边，心神荡漾魂魄飞扬，好不容易缓过神，猴子一拍胸脯，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说，我全力以赴。”说完也不管人家答应不答应，就上蹿下跳地忙了起来。

张晓静她妈不认识猴子，见猴子在灵堂里忙得焦头烂额，拉过张晓静问这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张晓静不好意思说这是追了她七、八年的小流氓，吱呜着说她也不认识，应该是殡仪馆的职工，好像姓杨吧。张晓静她妈心想这姓杨的小伙真不错，对待工作是不一般的认真，急家属之所急，想家属之所想，脏活累活抢着干，简直就是个大劳模嘛。后来她遇见张所长张阿八，就对他表扬起猴子来：“哎呀张所，你们单位的那个小杨人真不错，帮我们布置灵堂拿这拿那的，这么好的职工，你得给他加奖金啊。”张阿八一愣，说：“我们这没小羊，只有个老猪。”（副所长姓朱，长得胖，人称老猪）张晓静她妈听得莫名其妙，心想这张阿八什么时候会幽默了。

下午，我见单位没事，就来到殡仪馆找大嘴他们，大嘴正坐在办公室门口翘着二郎腿抽烟，猴子却不见踪影，我问他：“猴子人呢？”大嘴往灵堂那边努努嘴，说：“在里面忙呢，真他妈的，跟死了自己外公似的。”我从办公室里搬了把椅子出来，和大嘴坐着聊天。

不一会猴子过来了，出灵堂时还表情肃穆，一靠近我们就原形毕露，猴头猴脑地笑了起来。

“猴哥，忙完啦？”我笑着问他。

猴子从大嘴口袋掏出烟，点上，说：“暂时没什么事了。”

“张晓静呢？”

“在里头呢。”

“不进去陪着呀？”

“她家人都在呢，太热乎了不好。”

“操，人家要你陪不，还热乎，你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

“谁说的，张晓静不要对我太依赖，不是兄弟吹，经过这件事，张晓静对我好感倍增，不出几日，嘿嘿……”猴子笑得真淫荡。正说着，张晓静那三岁多的小表弟手里抓着个苹果跑到院子中来。

“嘿，小子，过来，过来！”大嘴冲他招招手，小家伙迟疑了下，蹬蹬蹬地跑了过来。

“你吃什么啊，吃苹果呀，给我吃好不好？”

“别给他，他是大坏蛋，给我吃。”

我们正逗着他，张晓静找来了，猴子看见张晓静，立刻恢复了一脸沉重。张晓静眼圈红红的，冲我们笑了笑，转过身呵斥起她表弟：“你怎么乱跑，不是叫你好好呆着么？”小家伙看来一点都不怕她，看也不看张晓静，捧着苹果大啃特啃，张晓静问他：“你哪来的苹果，谁给你的？”

小家伙抬起头说：“爷爷给我的，姐姐，给你吃。”说着把啃得惨不忍睹的苹果递给张晓静。

小家伙这话一出口，张晓静的脸立刻变得煞白，我们几个也吃了一惊，要知道，小家伙的爷爷就是张晓静的外公，现在正躺在灵堂中央供人悼念。我怕听错了，拉过他又问：

“你刚才说什么，这个苹果是你爷爷给你的？”

小家伙点点头，说：“是呀，爷爷刚才给我的，你吃不？”说完又把苹果递给我，他还挺大方，我赶紧让开，说谢谢谢谢，你自己吃吧。我可不敢要。

张晓静一把把苹果从他手里夺掉，喝道：“别胡说，快跟我回去！”说完招呼也不和我们打，拽着她表弟就回灵堂

去了。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地瞪了半天，猴子才说：“她表弟不会见鬼了吧？”

我说：“搞不好是，不是说小孩子容易看见这个么？”  
猴子打了个寒战，说：“额呀，那我刚才还里面忙了半天，靠，她外公不会一直都盯着我吧？”

大嘴点点头，说：“十分有这个可能。”  
猴子没了声音，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大嘴推了推他，说：“喂，发什么愣啊，里面等着你去表现咧。”

猴子摇摇头，说：“算了，我还是在外面表现吧，万一她外公看我不爽怎么办，别回头晚上来找我。”猴子说完，紧张地向四周看了看，仿佛张晓静外公的亡魂就躲在某个角落，正冷森森地盯着他上下打量。

晚上吃饭时大嘴和我说：“这几天我心里总是莫名其妙的发慌，老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说：“你是在想那车里还有古怪吧？”

大嘴沉吟了会，说：“我总觉得尸体抬不上车那个事吧，不是那尸体在作怪，而是车有问题，你说，明天张晓静外公去火化，不会也抬不上吧？”

我摇摇头，表示说不准。大嘴突然紧张了，放下碗筷，说：“万一也抬不上，那不就肯定是车的问题，到时候怎么

办？”我说：“明天的事明天说，你怎么知道到时候就抬不上？没准就是那死人不肯上这车，你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车有问题，到时候我们去找黄师傅不就得了，你瞎担心也没用，来来来，吃饭。”

大嘴叹口气，重新拿起筷子，却举在半空不去夹菜，很明显，他忧心忡忡。其实我也没有这么乐观，我那样说，无非是想宽慰他，我甚至觉得，明天张晓静外公去火化时，肯定会出现问题。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6 20:09

果然，第二天上午，在抬遗体上车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遗体在靠近后车厢时，突然变得沉重无比，迫使抬遗体的人把担架放了下来。这回大嘴有了经验，告诉张晓静家人，得换辆车，不然不管加多少人，那遗体还是抬不上去的。那天的事张晓静家人也有所耳闻，听了大嘴话，二话不说就跑去找车，就在大家在等车的空当。张晓静表弟突然指着面包车说：“爷爷说，这里头有个人，好凶好凶，不让爷爷上去，他是大坏蛋。”

这话一出，在场人无不惊失色，张晓静舅妈，也就是这小家伙的妈妈，赶紧拉过儿子，训道：“你瞎说什么呢，啊，什么爷爷说，小孩子家，不许胡说八道，知道不？！”

小家伙觉得委屈，撅着嘴说：“我没胡说，本来就是。”大嘴赶紧跑过来，指着车屁股问他：“你说你

爷爷说这里有个人，你爷爷是怎么告诉你的啊，那这个人长什么样啊？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没等小家伙开口，张晓静舅妈就冲大嘴翻了个白眼，说：“小孩子的话你也信，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回头把我宝宝吓到！”说完一把抱起小家伙，和家人说了几句什么，急匆匆地走了。大嘴杵在原地一动不动，既尴尬又郁闷，这时张晓静走过来，轻轻地说：“对不起啊，我舅母就这个脾气，有点急，你别在意。”大嘴忙说没事没事，也就是随便问问。

车来了，遗体被顺利抬了上去，家属走光，剩下殡仪馆一干人大眼瞪小眼，几个人围着车子转了十来圈，看不出什么名堂，张阿八一声令下，全体集合临时工在内，所长办公室开过去。

会议围绕着为什么死人突然就不愿意上殡仪馆的车这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问题就在车上。大嘴建议换车，认为这是最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张阿八提出反对，说这辆车才刚买一年不到，现在要换，怎么和局里说？说车子闹鬼？领导干部带头宣扬封建迷信，上头不把他撤了才怪。大嘴一摊手，说那怎么办，总不能以后都让死者家属自备灵车吧，再说了，我们这不能火化，现在连运输业务都要停了，以后大家喝西北风么。张阿八说谁说我们要停运输业务了？谁说我们要喝西北风了？我们是铁饭碗硬单位，谁家

不死人？谁人不会死？除非人都死完了，我们才会喝西北风。大嘴嘀咕道那你把死人抬上车我看看，再说现在那车这么邪乎，谁晓得还会出什么事，我不敢开了。张阿八说车我们不是还有一辆么，那换下来的旧车还没处理掉不是，去修理厂换几个零件先用着，好歹能顶段时间。大嘴说就那破车啊，除了喇叭不响哪都响，怎么开喔，还有那个牌号，后头一溜全是四，张阿八说你不想开是不是？你不想开大把的人想开，还嫌牌号不好，你去给我弄个 888 挂上面啊。大嘴在心里把张阿八的祖坟刨了个底朝天，说行，我开，那新车怎么办，总不能当废品卖了吧。张阿八小眼一瞪，说谁说要当废品卖了？这车一直是你大嘴开的，由你全权负责，现在出了问题，理当也要你来解决。大嘴差点没晕过去，什么？我负责？我怎么负责？张阿八说我不管你怎么做负责，反正得把车给我弄好了，如果弄不好，你就一直开那破车吧。大嘴还想说什么，张阿八却不给他机会，一拍桌子说那就这样吧，这事别到处乱说，注意影响，好了，散会！

“张阿八，我操你祖宗的祖宗的祖宗的……”大嘴面朝大山操个不停，清冷的月光下，他像一头发情的公狼。

“好了，别操了，再操你的小屌就废了，还是留着给你未来的老婆享用吧。”猴子见大嘴操个没完，忍不住说。

大嘴余怒未消，又操了几句才住口，他问我们：“你们说，现在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开那破车吧？”

猴子说：“那能怎么办，找黄师傅呗。”

大嘴一拍脑门，说：“是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急傻了。”

“你本来就不聪明。”

“操！”唉，大嘴是不打算娶媳妇了。

新车不敢开，旧车还在修，我们只能坐中巴去土凹，一路开开停停，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居然跑了半个小时，来到黄师傅家，却发现大门紧闭，一把大铜锁正挂在大门中央。

大嘴一看心凉了半截：“不会出远门了吧。”向邻居一打听，还真出远门了，远到去了他嫁到陕西的小女儿家，归期不定。

大嘴心凉透了，说：“完了完了，跑陕西去了，这下怎么办？”我们蔫头耷脑地坐上返城中巴，三个人都没了说话的兴趣，一路无语，各有所思。

注：今夜不再更新，明天继续，谢谢诸位作者：li 非

凡 日期：2010-04-17 11:46

回到镇上，大嘴唉声叹气，我仍在冥思苦想，猴子劝他：“别愁啊，开破车就开破车嘛，再破的车兄弟也不会抛弃你的，是不是，凡子？”

猴子见我不说话，推了我一下，说：“喂，凡子，想什么呢？”我说我在想问题呢，猴子问：“想什么问题，说出来一起想啊。”

我说我觉得这段时间发生的怪事，都和我们上回送色丐去S市有关，问题应该就出在路上。

“路上？”猴子皱起眉头，努力搜索着记忆，说：“路上没遇见什么怪事啊，哦，对了，难到是爆胎出的问题？你还被树枝砸了，难道是那时候有什么东西乘机上了车？”我摇摇头，说：“不是，我觉得应该更早，你们记不记得，色丐开始还好好，突然就变得反常起来，下车时还大叫有鬼，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出的问题。”

猴子若有所悟，斜着脑袋点点头，说：“恩，你这样一说我好像有点清楚了，不过在色丐发颠之前，我们没遇到什么怪事啊，也没停车什么的啊。”

这时大嘴突然一拍大腿，叫道：“我想起来了！”

“想到什么？”猴子睁大了眼睛，满脸期待。

大嘴兴奋得两眼放光，在空中敲着食指，提醒我们说：“你们记得不记得，在色丐发颠前，我们在路上遇到个出殡队。”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连说了六个对，大嘴的话让我醍醐灌顶，我急不可待地说：“我们过去后，那出殡队好像

还出了什么事，棺材都丢地上了，后来色丐就开始发颤，说有鬼，如果我没猜错，这个问题应该就出在那个出殡的死人身上。”

大嘴叫道：“对呀，就是这样，我们和他们擦过时，那东西就从棺材里跑到了我们的车上，色丐能看见他，所以才吓得发颤，鬼叫着要下车，对对对，肯定是这样，现在出的这些怪事，都是那个东西搞得鬼。”

我说：“没错，在色丐发颤前，他好像还和谁在说话，现在看来，他应该就是在和那个东西说话，昨天张晓静外公去火化，她表弟就说车上有个人，不让他爷爷上车，应该就是那个东西，他把车当成他的地盘了，不许别人上，所以，才会发生尸体抬不上车的事情。”

大嘴恨得牙痒痒的，说：“他妈的，怎么那盆艾条，就没把这王八蛋给熏死。”

猴子说：“都怪你，谁叫你请希瑞，人家是不拿外国人当回事。”

大嘴挠挠头，说：“我也是开个玩笑，要不我们再烧一盆看看？”

我说：“哎，你还当真了，我想这个和你喊那一声没什么关系，应该是那东西太厉害，艾草他不怕。”

大嘴说：“那怎么办？黄师傅又不在，我们又不懂怎么搞，难不成让那王八蛋一直占车为王？操，占我的车，他活腻了他。”

猴子说：“他本来就死了。”我说：“行了别骂了，现在大概知道了问题所在……但是到底怎么解决咧，烧艾叶也不管用，那么……对了，不如我们去找那个死者家属，先问问那天到底出了什么事，然后再想解决的办法，你们看怎么样？”

我停了下，又补充说：“我想就算黄师傅在，大概也要弄清楚这个。”

大嘴说：“这怎么找？在路上碰见的，我们又不知道那人住哪姓什么叫什么，长什么样也不知道，这哪找得到？”我说：“住址的话应该就在我们遇见他们那地方的附近，至于怎么找到嘛……”

没等我说完，猴子插嘴说：“张晓静表弟不是看见了那东西么，找他问问看。”

大嘴挥挥手，纠正猴子说：“张晓静表弟说的是他爷爷告诉他车上有个人，并不是说他看见了，还有，张晓静舅妈那德行，哎，算了算了。”

我想了会，说：“要不找张晓静帮帮忙？”话刚出口，我和大嘴的视线同时向猴子看齐。

猴子的表情让人看了就想揍，他假咳了几声，说：“找我女朋友帮忙应该没问题，不过嘛……”这死不要脸的还卖起了关子。

我一脚踹到他屁股上，骂道：“有话说有屁放！”

猴子拍拍屁股，说：“不过我也不能确定她能不能帮忙。”

我说：“先打个电话问问吧。”

结果令我们很沮丧，猴子讲张晓静在电话里说，她表弟当天回去后就发起了高烧，好像是被吓的，现在高烧刚退，不方便。大嘴听猴子说完，像泄气的球，一屁股瘫到椅子上，叹了口气。

猴子又提议：“要不我们去找色丐问问？”

大嘴很没信心，苦笑着说：“色丐，天晓得他逛到哪去咯。”

我说：“实在不行就去S市先找找看吧，实在找不到，到时候再说，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

大嘴苦着脸，有气无力地说：“只好这样了。”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4-17 18:52

殡仪馆的旧车真的很破，破到你坐里头身边过一辆自行车，骑车人的表情都会让你觉得很不好意思。猴子一见到此车就笑：“哈哈，这哪他妈是车，根本就是坨废铁嘛。”

大嘴没好气地催他：“啰嗦什么，快上！”

才拉开车门，一股霉味立刻扑面而来，我皱着鼻子钻进去，坐上又脏又破的副驾位，身体才靠上座背，只听啪地一声，伴随着猴子一声鬼叫，我和那破烂不堪的座背一起压在了猴子腿上。

大嘴见状赶紧把我拉起来。“呸，呸！”猴子吐着扬进嘴里的尘末，想把座背扶起，可才放正，那座背又直直地倒了下来。

“靠！”猴子撩了下座背，说：“报销了。”

大嘴说：“报销就报销了，你换边坐就是了。”倒是我有点郁闷，座背断了，这路上我就没得靠了，坐了会觉得实在不舒服，我干脆把座背折断了放在副驾座上，而我则退居到后座，和猴子排排坐。

一路上这破车没少给我们找麻烦，先是大嘴一脸紧张地说刹车不灵了，吓得我和猴子差点开门跳车，接着他连蹬了几脚，又说没事，这刹车蹬一脚软绵绵的像踩棉花，继续蹬几下就有感觉了。

没事就好，我和猴子放了心，各自点了支烟慢慢吸着，正吞云吐雾呢，只听咔的一声，车突然停了下来。

猴子伸着脖子问：“怎么了，抛锚了？”大嘴骂道：

“靠，档杆断了。”

“不会吧？！”我赶紧趴到前面去看，只见那破档杆像骨折了似地，松垮垮地歪在一边。大嘴握着档杆捣腾了一番，抬起头嘿嘿一笑，说，“没断，只是脱掉了，搞定！”喊，什么破车！接着继续开，经过一个收费站，大嘴见收费的小姑娘长得漂亮，立刻做出一副小马哥的姿态，嘴叼香烟，潇洒地把车窗摇下，又听哐啷一声，车窗上的玻璃居然掉了下来，砸在大嘴身旁，吓得他身体一抖，嘴巴一松，香烟正好落在了大腿上。好嘛，小马哥没学成，倒把裤子烧了个洞，把人家小姑娘逗得咯咯乱笑，大嘴再也无心小马哥，臊眉搭眼地缴完费，一轰油门赶紧跑，丢不起那人。

“停车！”在快到S市的时候，我对大嘴说。

“怎么？还没到咧。”大嘴回道。

“这里好像就是我们遇见过殡队的地方。”我指着窗外说。

大嘴把车靠边停下，我们陆续下了车，猴子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问我：“你怎么记得是这里？看这条路都没什么区别。”

我打量着四周，回答他说：“感觉。”

这时大嘴在马路对面不远处招呼我们：“你们快来！”

我和猴子小跑过去，大嘴正仰头盯着路旁的一棵大杨树

看，我抬起头，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一根断了半截的树权。

我问大嘴：“我上回就是在这被砸的？”

大嘴点点头，说：“应该是，这边这么多树，只有这棵断了这么大的树枝。”

我在地上搜寻了几眼，没发现砸我的树权，也许被人清理走了。猴子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窜到路边的草丛里捡起一样东西，举给我和大嘴看。是张纸铜钱，随后我们又在路边发现了不少沾满尘土的纸钱。

猴子说：“这样看，我们应该就是在这里碰到那出殡队的，凡子，你感觉还真不错。”

我应了声废话，抬眼向远处望去，这边是大片荒野和连绵的山丘，看上去十分荒凉，而在马路对面，也就是我们现在停车的那边，却可以看到大片农田，农田后面，有许多散乱的民宅，估计是个村落。从方向上判断，那天在梦里，是在荒野这边出现了依稀的灯火，可现在视线这么好，却根本看不到这边有房屋的影子。才想到这，我又忍不住摇了摇脑袋，哎，怎么还把梦境当真了。

大嘴四处晃了晃，走回来问：“现在怎么办？”

我挠挠额头，说：“先去S市找找色丐吧，看能不能找到，如果找不到，就回来，找人打听下那天出殡的是什么人，看样子应该就是这附近的。”

S市虽然不大，可要找个人也差不多是大海捞针，我们开着车转遍了各条繁华街道，也没见到这位老兄的身影，天晓得他云游去了何方，看来，要找色丐问情况，是不可能了。

大嘴看看天色，拍着方向盘说：“算了不找了，我们回那地方问问去。”

我叹口气，说：“只好如此了。”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4-17 20:05 今晚不再更新，  
谢谢诸位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4-18 10:25

回到那条路段，我们找到一条自公路岔出的土路，横穿农田，直达后面的村子。才进村口，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好奇地盯着我们看，大嘴停下车，递上一支烟，向他打听情况。

谢天谢地，这回终于没再让我们失望，中年男人一听我们说起那天出殡的事，就一个劲地点着头说晓得晓得，他告诉我们，那天出殡的是隔壁刘村的一个男人，年轻，才三十来岁，因为老婆跟跑了，想不开，喝农药自杀了，据说在出殡那天，还发生了一件怪事。

中年男人遥指着远处的公路和我们说，就在出殡队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阴风，扬起的灰沙把所有人的睛都迷住了，这时棺材突然摇晃起来，从里面传出一阵呜咽

声……男人说到这，紧张得不停地眨动着眼睛。我有点疑惑，觉得他的描述有夸大，当时我们就在不远处，看车窗外的景象，并没有起风迹象，难道那阵风只吹到那一小片地方？不过棺材肯定是出了古怪，不然抬棺的人也不会把棺材丢下，四下逃散。

猴子拉着嘴，问：“后来呢？”男人说后来就没动静了，再后来就埋了，有人说这是他心里有恨，不甘心哪。

我问他：“那你知道死掉的那人叫什么吗？”

男人这时好像意识到什么，疑惑地看着我们，问：“你们是做什么的啊？”

还是猴子反应快，瞎掰道：“我们是报社记者，就是听说了这里那天出殡时发生的怪事，所以来打听打听。”

“哦。”男人点点头，又看了眼我们的车，说：“你们这个报纸应该也不大嘛。”

猴子反问他：“你怎么知道咧？”

男人做出一副你小瞧俺的模样，说：“看你们的车，就晓得了吧，你看，连个玻璃都缺了。”

猴子摆摆手，做出一副俺就是小瞧你的模样，说：“这你就说错了，我们的报纸可不小，不要说国内，在国外都发行哩，你别看我们的这辆车不好，那是你不了解，我们的报纸是国际的，我们的观念也是国际的，我们这叫节约资源，知道不，不搞面子上的事情，反倒是那些小报纸，才会搞辆好车来撑门面

撒，我们报纸那么大，不需要搞这些面子工程，懂不？”听着猴子的胡扯，我和大嘴险些喷出来，可又不方便笑，只好鼓着腮帮拼命憋着。

男人将信将疑地看着猴子，应了声：“哦。”接着又把目光转向大嘴，说：“我看你们恰的烟看起来蛮高级的嘛，你们的报纸应该很大，赚钱哇。”大嘴明白他的意思，大方地把剩下的半包烟掏出来，塞到他手上，说：“给，拿去抽！”男人赶紧把烟揣进兜里，乐得合不拢嘴，露出一口黑黄交错的烂牙，连声道谢，接着他告诉我们，那服毒自杀的男人叫刘桃根，家就住在旁边的刘村，具体是哪到刘村问一下就知道了。谢过那中年男人，我们回到车上，大嘴问我：“接下来怎么办？”

猴子随口答道：“去找那家人啊。”

大嘴又问：“找到后做什么呢？跟他们家人说刘桃根的冤魂跑到我们车上了，让他们把他带回去？”

猴子被大嘴一抢白，顿时哑口无言，张开嘴想反驳两句，又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左右动动下巴，闭了回去。我想了会，说：“先回去吧，反正也弄清楚了那东西是谁，回去再问问王师傅，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8 17:47 回大家几个问题:

关于真伪：前面说过，我写的是小说，大家看得过瘾就行，不必带入正常的生活中

关于更新：我每天会更新 1--2 次，一般是下午和晚上，若不更新，会说明

关于换 ID 回复：谢谢那位朋友的建议，我比较懒，登来登去比较麻烦，如果觉得看着不方便，这里是合集的地址，在这里看会非常方便：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8 17:51

谢谢一直跟帖支持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回复我都看了，但限于时间和精力，实在无法一一回复，请你们见谅，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子一丁，你要送我的礼物太贵重了，呵呵，下次有机会来你的家乡，招待招待就行了，至于土地，还是留着你自己家盖别墅吧。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8 18:22

“怨鬼赖车，难搞，难搞喔。”王师傅了解情况后，抿了几口烟，眉头紧蹙地蹲了下去。

大嘴赶紧跟着蹲下，说：“难搞也要搞哇，你开始还说艾草不管就找你咧。”

王师傅面露难色，说：“开始我还以为就是个野鬼把这个车子当成窝了哦，哪个晓得是个怨魂，难搞，难搞……”王师傅一个劲地重复难搞二字，表示此事真不是一般的难搞。

见王师傅手上的烟快烧完，大嘴又递上一支，说：“我也晓得难搞撒，但再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啊，你看现在黄师傅又不在，我们不找你还找谁，要不你再介绍几个其他懂这方面的人？”

王师傅接过烟，用烟屁股接燃，吸了几口，不屑地说：“其他人，哼，除了那个黄老头子是真有本事，其他那些人我看都是瞎扯淡，骗钱地，还毛我懂得多咧。”

大嘴说：“那不就结了，现在黄师傅不在，就只能靠你啦！”

我和猴子也在一边帮腔，说：“是啊，只能靠你王师傅了。”王师傅低下头，想了一会，说：“我听过一个法子，不过毛见人用过，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快说快说！”我们催道。

王师傅告诉我们，这个法子叫引魂香，具体做法是，在死者坟头上挖一坨土，装进碗里或盆里，然后带到死者阴魂不去的地方，在上面插上一支香，接着在午夜十一点整把香点燃，然后人离开，第二天来看，如果香全部烧尽，就表示死者愿意

回去，再把土带回他的坟墓撒在坟头即可，不过如果香没有烧尽或者几乎没烧嘛……

“那就说明他不肯走，如果是这样，那我就真的毛办法喽。”王师傅说着，撑着膝盖站了起来。

大嘴看着我和猴子，问：“怎么样？搞不搞？”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搞，明天就出发！”

事不凑巧，第二天殡仪馆来了业务，大嘴无法走开，只好拖了两天，等业务弄完后才出发前往刘桃根生前所在的刘村。

一路上下来十分顺利，除了那破车的档杆会偶尔脱落外，我们没遇到任何麻烦，到了刘村，打听到刘桃根家的住宅，我们便直奔他家而去。

刘桃根家似乎出了什么事，院子里闹哄哄的，好像有人在吵架，小孩哭叫个没完，院子外围了许多看热闹的村民在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我们赶紧凑上去，看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哭哭啼啼地站在院子中央，在她前面，一对老夫妇紧搂着两个挣扎着叫喊妈妈的小孩，对着妇女破口大骂，老妇人骂得尤其难听，她一手揽着个女孩，一手指着那女人骂道：“你这个骚狐狸，臭婊子，你还有脸回来，你这个偷汉子的烂娘货，啊，你还有脸来看小孩，你怎么有这个脸哦，你害死了我家桃根，啊，你就是杀人犯，你要偿命，你要千刀万剐哦，叫公安

局把你抓起来，枪毙你这个狐狸精。”老妇人一边骂着，一边朝那妇女吐口水。那妇女既不躲闪，也不回嘴，只是眼巴巴地看着那两个哇哇乱哭的小孩抹眼泪。

“这怎么回事啊？”猴子问身旁探着脖子瞧热闹的村民，其中一个妇女看起来十分三八，她告诉我们，里面那一对老夫妇，是刘桃根的父母，那两个小孩，是刘桃根的一对儿女，而那个被骂的女人，就是和人私奔的刘桃根的老婆。

“哦。”我点点头，问：“他老婆又回来干什么？”

那妇女看了我一眼，对着那女人呸道：“回来干什么？回来找打！臭不要脸的，呸！”

另一个看起面善的老头说：“你也不要这样说嘛，人家毕竟还是小孩的妈妈，回来看下小孩哦。”

那妇女不依不饶，骂道：“她还有脸回来看小孩？她要不要脸哦！”

老头叹了口气，摇摇头不再说话。这时刘桃根母亲突然停止了辱骂，把女孩往老伴怀里一推，跑到墙角拾起根棍子，照着那女人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哎呀！”周围发出一片惊呼，那女人居然还不避开，就让棍子硬生生地砸在了她脑袋上，很快，一缕细细的鲜血从她的额头上冒出，沿着鼻梁顺流直下，划过嘴唇，流到下巴，一滴一滴地掉在她的胸前和脚下。

“呜呜……妈妈……”那两个小孩见状，像疯了般的哭叫起来，刘桃根父亲死死搂着他们，任他们哭闹，就是不让他们靠近自己的母亲。这时有人看不下去了，跑去劝阻，他们夺下刘桃根母亲手里的棍子，说不能这样，会出人命的，他们又推搡着刘桃根的妻子，劝她说你还是走吧，别在站在这惹人家生气了。那女人恋恋不舍地看了眼孩子，扭过头泪如雨下，她终于还是走了，她沉重地、一步一步地挪开，如行尸走肉，任凭两个孩子在后面哭叫，她再也没有回头。刘桃根的老母亲依旧骂不绝口，朝她的背影吐口水，直到再也看不见她，才怒气冲冲地收了嘴。我不知道那女人出于什么目的做出了抛夫弃子的事情，可在这一刻，我是同情她的。我听到那面善的老头轻轻叹道：“可怜呐。”

女人走了，刘桃根的老父母把两个孩子拉进了屋里，关上了大门，看热闹的村民们嘀嘀咕咕的，陆续散去。大嘴看着我和猴子，问：“怎么办？还方便进去问不？”

猴子看看紧闭的大门，说：“我看不方便。”  
我说：“要不找村民问问吧，都一个村的，应该知道埋哪。”我们追上那位和善的老头，向他打听刘桃根的坟地所在，

老头的确很好说话，也不好奇我们的来意，他告诉我们，刘桃根的坟地就在公路另一边，走过荒地，山脚下有一片坟地，本地人死了都埋在那，看看墓碑就知道哪座是他的。

大嘴把车开到公路边，猴子拿起准备好的大瓷碗，我们下了车。坟地集中在山脚下，东一个西一个地掩埋在荒草中，显得凌乱而荒凉，墓碑都不高，只有小小的一块，远远看去，只能望见一片广袤的荒草。在穿越这块荒地时，我对眼前所见感觉十分熟悉，这应该是我梦中来过的地方，在梦里我曾想穿过这片荒地，去远处有灯光的地方找到猴子和大嘴。现在，我穿过了荒地，来到了梦境中的灯光所在地，可目光所见，只有一座又一座的坟冢和在微风中呜咽的野草。如果在梦里我没有回头，而是一直往灯火处走去，会发生什么事？这没来由的假设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猴子和大嘴在一座新坟旁叫了起来：“喂喂，凡子，快来，找到了。”我缓回神，小跑过去。墓碑上清楚地刻着几个字：先父刘桃根之墓，下面的落款是他一对儿女的名字和入土日期。没错，这就是刘桃根的坟地。

大嘴搓搓手，说：“那么，开始吧。”说着绕到墓碑后，正打算蹲下，我从猴子手里拿过瓷碗，正要跟过去，猴子突然叫道：“等等。”

“怎么了？”我转过身问他。猴子盯着墓碑冲我们招招手，说：“先别挖土，你们来看，奇怪，这上面的日期是三月多，可我明明记得，我们遇见他们的那天，已经是四月多了啊。”

“对啊。”我挠挠脑袋，说：“会不会找错了？”

大嘴吓了一跳，说：“不是吧，我靠，幸亏还没动手挖，不然挖错了天晓得会又惹上什么麻烦。”说完大嘴赶紧双手合十，对墓碑拜了拜，嘴里念叨着莫怪莫怪。

我说：“再找吧。”大嘴撅着屁股正要去找，猴子又叫了起来：“等等等等，好像是我弄错了。”

我凑过去看了眼墓碑上的日期，说：“你没弄错，是日期不对。”

猴子说：“不是，我们算的是阳历，可是农村人一般喜欢用阴历，如果按阴历来算，这上面的日期就没错。”

我恍然大悟，说：“对对，就是阴历嘛。”

大嘴还有点不放心，侧着身子问我们：“真的？没错？”

我说：“放心，肯定没错。”

大嘴放心了，转过身骂猴子：“操，你吓着我了知道不？”猴子说：“谨慎点好，谨慎点好。”我点头说对。

大嘴在坟包上抓了几把土，把瓷碗装满，压压实，往猴子手中一放，拍拍手说：“搞定，收工！”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8 18:23

哈哈，猫咪的图片很搞笑，辛苦你了，有才！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8 19:34 今晚更新一点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8 20:25

回到镇上，临近午夜，我们三个开着破车来到殡仪馆，大嘴把车停在了外边。下了车，我们站在大门口，望着黑乎乎的院子，三个人推搡了会，谁也不愿意先进去，最后三个人举着电筒并排前进。大嘴把办公室门打开，把灯拉亮，这样多少有点光线，让人不那么瘆得慌。

走到面包车车尾，猴子端着瓷碗，打了个哆嗦，说：“这里凉飕飕的，我操。”大嘴拿着电筒照了照后车厢，问我：“现在几点了？”我看看表，说：“十一点差一刻，再等会。”

“那先抽支烟吧。”大嘴说着，从口袋里摸出烟，一人点起一支，三只烟头在殡仪馆的黑夜中忽明忽灭，看上去格外诡异。

猴子看着后车厢，战战兢兢地问：“你们说，他现在在不在里面啊？”他不问还好，这一问把我和大嘴的恐惧全都勾了

出来，这半夜三更的，在阴气森森的殡仪馆，车子里还蹲着个怨鬼，想想就叫人毛骨悚然。

大嘴用力挠了挠头皮，说：“应该在里面。”其实我们都  
知道他应该在里面，但大嘴这一说，无疑又让我们的恐惧雪上  
加霜。我想到停尸间那里还放着一具无名死尸，忍不住小道那  
边看去，黑漆漆的，视线的丧失让我风声鹤唳，后山上突然传  
来几声凄厉的怪叫，吓得我赶紧朝身边的猴子靠去，猴子瞪大  
眼睛，紧张地说：“什么叫？”

大嘴向后山看了眼，说：“没事，是猫头鹰。”

这时我又看了看表，还差两分钟十一点，我对大嘴说：  
“时间快到了，准备吧。”大嘴看上去比我还紧张，他搓了搓  
手，把手掌交错狠狠地握了一下，算是给自己壮胆。看着他的  
手慢慢得伸向后车盖，我感觉自己的腿绷得非常紧，若此时从  
后车厢突然跳出个东西，我觉得自己可以从这里一下弹到大门  
外。

车盖打开，我们拿着手电在车厢里乱照了一通，没发现什  
么异常。我拿起准备好的黄香，掏出打火机准备点燃，也许太  
紧张，又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平时一打就着的火机在这时居  
然怎么打都打不着，我用力甩了几下，再打，火花终于冒了出来，  
我哆嗦着点燃黄香，战战兢兢插在猴子端着的瓷碗里。猴子把  
瓷碗端给大嘴，大嘴的大嘴张得老大，指着自己轻声惊呼：

“我去放啊？！”猴子发出比他还轻的声音，说：“废话，不是你还有谁！”大嘴无奈，接过瓷碗，对我们说：“你们别跑啊，就在我后面啊。”猴子一个劲的点头，说：“放心吧，我在你左右。”大嘴猛地一颤，轻声骂道：“妈的，这是开玩笑的时候吗？！”我向大嘴甩甩手，示意他快点。大嘴深吸了口气，却不想被黄香的烟雾呛到，想咳又不敢大声咳，憋得呼噜呼噜的，差点背过气去。“快点啊，时间快过了。”我催着大嘴。大嘴转过身，慢慢地挪到车厢前，把插着黄香的瓷碗缓缓往车厢里放去，瓷碗在他手中抖得太厉害，我看得心惊肉跳，真担心黄香会被抖下或者连碗一起摔在地上，当大嘴把瓷碗轻轻地放下后，我才稍稍松了口气。等大嘴把车盖盖上，我才发现我的右手不知在什么时候和猴子的左手紧紧得握在一起，滑腻腻的里头全都是汗。

大嘴退后了几步，猛地抱住我和猴子，打着寒颤说：“哎呀妈啊，紧张死我了。”我和猴子的魂差点没被他吓飞，我推开他，骂道：“操，一惊一乍的，真他妈重。”

事情办完，我们三个赶紧跳上车，回城区去。在关车门的那一刹那，我看通向停尸房的小道上有个白影飞快闪过。因为走得匆忙，大嘴连办公室的灯和门都忘了关，让第二天最早到殡仪馆的副所长老猪吓了一跳，开始以为来了贼，看看办公室里的东西一样没少，又以为来了鬼。

今天更新到此，明天继续，谢谢诸位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9 15:11

第二天我因为单位有事，没时间去殡仪馆，上午正在忙着，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同事小徐接起电话，叫我：“非凡，找你的。”我想一定是大嘴打来的，忐忑不安地拿起听筒，说：“喂。”

大嘴激动而高昂的声音让我彻底放松，他在电话里说：

“搞定啦，操，那香烧得干干净净，哎呀！”

我也很激动，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猴子知道了不？”

大嘴答道：“他就在旁边，怎么样，现在能出来不，去把事情彻底搞定。”

我说：“现在不行，中午吧，吃完饭就出发。”

“那好，中午见！”

吃中饭时，我们就该开哪辆车出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猴子的意见是：既然那刘桃根愿意归根，那就表示没什么问题了，所以，开新车去。而我和大嘴的意见是：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为以防万一，还是开破车去。

二比一，猴子不服气，还要争执，被我和大嘴揍了一顿，才服气同意开破车去。

按照王师傅的指示，大嘴没有拔掉燃尽的黄香，直接在瓷碗上盖了一块黑布，放在车后的停尸位上。

在路上，想着困扰了这么久的问题终于即将解决，我们激动万分，猴子高兴地拍拍大嘴，说：“大嘴，放点音乐来听撒。”

大嘴回首微笑：“你想听什么，我唱给你听。”这破车的音响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一个窟窿供人遐想，仿佛里面还依稀回荡着哥啊妹啊的山歌，让人春心荡漾。

车开到半途，我突然有了尿意，叫大嘴停车，跑到路边的陡坡下去放水，猴子和大嘴也紧随其后，三个人在公路下并成一排正稀里哗啦地痛快着，一声轰天巨响突然从我们头顶正前方传来，漫天的碎玻璃渣像雨点般洒落，夹着几块大小不一的机动车残片砸了下来，其中一块反光镜险些

砸到大嘴。

大嘴刷地一下提起裤子，往公路上跑：“操，什么车撞上我们车了！”我和猴子赶紧跟上，跑到公路上一看，三个人都呆住了。

真是惨不忍睹！一辆摩托车不知怎的居然迎头撞上了我们停在路边的车，我们那破车的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车头凹进去了一大片，那摩托车更惨，在巨大的冲击力下，基本散了架，

乱七八糟的零件散落一地。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惨状，一时间手足无措。

“哎，骑摩托的人呢？”猴子左顾右盼，这时我们才发现，那肇事的摩托车司机居然不见了踪影，找了好一阵才发现，他居然被抛到了马路对面的斜坡下面，因为没带头盔，他的脑袋几乎被撞成一滩碎泥，面目无从辨认。

这时几辆过路车见到这里发生了车祸，纷纷停下来看热闹，有热心的司机拿出手机来打电话求救。很快交警赶到，向我们询问了下当时的情况。清理完现场，一位瘦瘦高高的交警指着我们的破车间大嘴：“还能开吗，跟着开回大队行不行？”大嘴说我看一看，拉开车门才探进半个身子，突然大叫起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家赶紧跑过去一瞧，车内阻隔前后车厢的挡板被撞倒，一个女人一动不动地趴在后车厢内，看上去已无生命迹象。原来那摩托车司机还带了一个人，司机被抛了出去，而坐在后头的那个女人居然飞进了我们车内，也真是奇事一件。

“糟糕，那碗土！”大嘴忽然想起放在后车厢的瓷碗，等交警把那女人从车里拖出，我们才发现那瓷碗已经被压碎，泥土散落得到处都是，那支插在土中香杆却不见踪影。

大嘴傻了，呆呆地看着狼藉一片的车厢，嘴里不停地念叨：“完了完了……”

交警以为大嘴心疼这辆破车，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这车也该报废了。”

“怎么是她！”猴子一声惊叫把我们的视线带到了那女人身上，当我和大嘴看清那女人的五官时，也忍不住惊呼起来：“是她！”

没错，就是她！这女人竟然就是我们昨天在刘桃根家见过的，他那和人私奔的妻子！。我傻了，大嘴傻了，猴子更是傻了，我们三人被眼前的景象惊骇得一塌糊涂。这是天大的巧合吗？昨天才见过的一个大活人，今天居然就死在了我们的车上，而在她被拖出车厢前，在她身下压着的，就是她丈夫坟头上的那碗土，那根原本插在土里的竹制香杆，如今正深深地插入了她的心口，只露出极短的一截，浸染在仍在微微渗出的血沫中。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如此强烈的撞击下，她的面部居然没有受到丝毫创伤，她额头上有一道伤口，那是昨天在她婆家留下的。

呆若木鸡的大嘴喃喃道：“这绝对不是碰巧。”

旁边的交警奇怪于我们的表现，不解地问：“你们认识她？”

我点点头，马上又摇摇头，“不认识，但见过。”

做完笔录，从交警队出来，大嘴看着我和猴子，问：“你们说，我们还要把那些土放回去吗？”

我摇摇头，叹息道：“我想没必要了，他已经做了他想做的事。”猴子点点头，表示同意。

大嘴按张阿八的电话指示，就地处理了那辆破车，我们在当地住了一晚上，在第二天下午，坐班车回到了镇上。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9 15:40 今天晚上更

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9 21:23

才到小镇，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去殡仪馆。虽然从表面看，问题应该彻底解决了，但我们毕竟差最后一个步骤没有完成，若不亲自试验下，我们那颗空悬许久的心，还是七上又八下。

来到殡仪馆，张阿八已恭候良久，一见大嘴，就劈头质问：“我说小武，你说你办得都是些什么事，啊？这新车的问题还没解决，那旧车你又给我搞报销了，你说说，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张阿八气得脸红脖子粗，两撮不安分的头发在头顶两端昂然耸立，让我一下就联想到了美国影片——愤怒的公牛。

大嘴摆着手说你别急，事情应该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证明给你看。大嘴边说边摸着钥匙往停尸房走，公牛气哄哄地跟在后面，喘着粗气说：“我看你怎么证明。”

大嘴打开停尸房，拉开冰柜，招呼上闻讯而来的王师傅，

两个人合力抬出那具已存放半年的无名死尸，我和猴子见状赶紧把车后盖打开。当大嘴和王师傅抬着尸体一步一步地迈向车厢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一旁的猴子则干脆咬住了自己的食指。

“呜！哟！”尸体被成功抬进了后车厢，我和猴子顿时欢呼起来，在空中对击了几下手掌，像读书时进球后庆祝。大嘴更是得意，挥舞着双手在原地转了一圈，仿佛他不是把尸体抬进了车厢，而是把足球灌进了对方大门。

欢呼完的大嘴走到公牛面前，示威般地翘起大拇指，问：“怎么样？！”

公牛已没了先前的嚣张气焰，瞪大着牛眼，问大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好了，你是怎么做的？”

大嘴故作神秘状，勾勾指头把公牛的脑袋引到嘴边，轻声地说：“天机不可泄露。”“呀，你这个大嘴！”公牛急得小武都不喊了，大嘴懒得理他，和王师傅把尸体搬回冰柜，然后招呼着我们去办公室喝茶。

张阿八疑惑不解，从公牛变成了呆驴，绕着车子转了几圈，这摸摸，那瞧瞧，没瞅出什么名堂，便傻愣愣地对着车屁股发呆。

因业务需要，大嘴斥血本买了部手机，那时手机在我们镇还算奢侈品，大嘴揣着手机，常在我和猴子面前显摆。我们看

他不管，说他这破手机是夺命催魂机，响十次有九次是因为死了人，剩下一次，则是别人打错。大嘴不以为忤，乐颠颠地嘲笑我们是酸葡萄心理。

这天晚上大嘴在我房间玩，走后把手机落在我床上，我拿起手机，捣腾了一阵，觉得没意思，丢在了桌上。明天大嘴发现手机没了，自然会来找。洗漱完，我正打算睡觉，手机铃声响了，我看也没看，拿起手机就接了。

“喂？”

手机那头一片寂静。

“喂？”

还是没有声音。

见鬼了？我把手机拿到眼前看了看，屏幕显示通话中，我又放回耳边：“喂！”

那边终于有了动静，是个女人，“快来接我！”她冷冰冰地说完这四个字，就立刻挂掉了电话。

“什么？喂！喂！”我放下手机，一头雾水，愣了会，我去看通话记录，找来找去，却怎样也找不到那个电话号码了。听声音，那女人很年轻，难道是大嘴有了女朋友？想想又不对，这大嘴有了女朋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三个从小一块长大，大嘴哪年哪月哪天给哪位姑娘写了封什么样的情书我们都一清

二楚，怎么这突然蹦出个女朋友我们会毫不知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看看时间，已经是夜里 11 点多了，这个时间叫大嘴去接她，还那么言简意赅冷若冰霜，除了女朋友，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人可以对大嘴这样说话。想了半天实在想不明白，索性拉倒，明天问问大嘴应该就知道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19 21:25

希望大家和谐相处，那位道门朋友说得不错，冤家宜解不宜结。呵呵，谢谢大家。今天更新到此，明天继续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0 19:01

第二天大早，我被手机铃吵醒，拿过来一听，是大嘴，“喂，凡子，我手机丢你那了啊？”

“嗯。”

“哎，吓我一跳，今天早上一摸口袋才发现手机没了，还以为掉了，在你那就好，我今天有业务，走不开，你有时间来我单位一趟哇。”

“行。”

起床后，我提着早饭去单位转了一圈，把几个包子吃完后就晃了出来。来到殡仪馆，发现里面热闹非凡——两个女人在院子里大打出手。女人打架我不是没见过，可打得这么具有献身精神的，我还是头回看见。我奇怪，这殡仪馆怎么成了角斗

场？看场面，她们间的生死搏击已经有几个回合了，但双方的战斗意志依然顽强，体力仍然充沛，任凭身旁的人怎么劝拉，总能见缝插针地给予对方凶狠的一击。

“哎，凡子！”我正看得出神，大嘴招呼着走了过来。

“这怎么回事？”我问大嘴。

大嘴递给我一支烟，说：“哎，今天来个老大婆，这两个女的，是她女儿，在为分遗产吵。”

“那她们家老头呢？”

“早死了，喔唷，那脚够狠。”大嘴还看得蛮带劲。

“哦，那怎么搞？你们也不去劝劝？”我觉得我看热闹是正常的，大嘴也看得这么津津有味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劝鸟，你没看到，她们老公都拉不住，我们跑去凑什么热闹，等她们打够了，自然会自己停下来，要是打死了，更方便，兄弟的车正候着呢。”

这小子嘴够毒的，不过话说回来，那两个女人在亲生母亲的灵堂上，为遗产大打出手，弄得个鸡飞狗跳，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大嘴损她们两句，也不过分。“喏，你的手机。”我掏出手机，把它递给大嘴，大嘴接过，把手机塞进了口袋。

“哦，对了。”我想起昨晚上那个奇怪的电话，正要告诉大嘴，那边的老猪就喊上大嘴了，大嘴边答应老猪边和我说：

“啊，什么？等等，我过去会。”说着就跑了。我等了会，不见他过来，眼前又一片乱七八糟，索性走了。

到了晚上，我和猴子正打着桌球，大嘴兴冲冲地跑来了，才靠近我们就神秘兮兮：“又他妈出怪事了。”

我和猴子吓了一跳，问：“不会又抬不上车吧？”大嘴摆摆手，说：“不是。”

“哦。”我和猴子放了心，继续打球。

大嘴又说：“这事也够邪乎，你们想不想知道？”这小子还想卖关子，我和猴子不理他，自顾自地打球。

“哎，你们就不好奇啊？”大嘴憋不住了，我暗笑。

猴子瞟了他一眼，说：“你们那破地方出的怪事又不是一件两件，我们都见怪不怪了，你爱讲不讲。”

大嘴讨了个没趣，嘴上还硬：“操，那我还不讲了，憋死你们！”憋死谁还不一定，我和猴子在心里笑翻了。

其实这事我们在晚饭时就听说了。在我离开殡仪馆时，那两个女人激战正酣，大家怎么劝也不成，眼看着事情越来越难收场，只听一声巨响，晴空之下，一个炸雷猛地劈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劈在那两个女人身上，两人当时就被劈翻在地，昏死过去。奇怪的是，一旁劝架的人，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甚至连电麻的感觉都没有。就在大伙手忙脚乱的时候，她们居然自己醒转了过来，一醒来就哇哇大哭，边哭边叫：“哎哟，

妈呀，妈，你别打我了，痛啊……”开始大家以为这两人被雷劈傻了，赶紧把她俩送去医院，检查的结果让大家都吃了一惊：这旱雷劈头一下，可两人居然毫发无伤，只是受了点惊吓。

那两个女人清醒后，告诉家人，在被雷劈晕后，看见她们的母亲手里拿着根竹条过来，照着两人劈头盖脸地打，一点都不手软。

后来有人说，这是那死去的妈在教训这两个不孝女，也幸亏这老太还是爱女的，仅仅是教训一下，若换个心狠的，她俩这样没规矩地闹，就算不把她俩劈死，也得把她们弄得住上十天半个月的院。

也就这么个事，大嘴还弄得神叨叨的，我和猴子也不点破，把他晾在一边，大嘴憋了半天实在憋不住了，说：“算了算了，我也不吊你们胃口了，告诉你们吧，凡子，在你走以后，突然……”

“突然一个晴空霹雳，然后那俩女的就被劈晕了，又然后……”我噼里啪啦地把当时的情况说完，大嘴傻了眼，说：“原来你没走啊？”

我忍住笑，点点头说：“嗯，没走。”大嘴纳闷：“咦，那我后来怎么找不着你？”

我一本正经地说：“黄师傅秘传了我个障眼法，我昨天才琢磨透，所以当时就试了下。”

大嘴无比纳闷：“操，真的假的？”

我和猴子再也忍不住了，把球杆一扔，爆笑起来，“哈哈，大嘴，你真他妈蠢到家了。”猴子指着大嘴，几乎要笑岔气。大嘴气急败坏，冲过来要揍我们，无奈双拳难敌四脚，反被我和猴子一顿暴揍。三个人正嘻嘻哈哈地打闹，大嘴的手机响了。

“好了好了，输了输了。”见大嘴求饶，我和猴子放开他，大嘴气喘吁吁地掏出手机，看看屏幕，嘀咕道：“怎么没号码显示啊，这谁打的？”

“喂？”大嘴按下了接通键。

“喂，喂，说话啊！”

“啊，你说什么？喂，喂……”大嘴对着手机喂个不停，猴子问：“谁打的啊？”

大嘴拿下电话，边按边说：“不知道，一个女的，莫名其妙的，说什么要我去接她，然后就挂了，额，奇怪，怎么找不到通话记录啊？”

“吓！又是这个电话！”我叫了起来，见大嘴和猴子一脸迷茫，我说把昨晚上接电话的事情和他们说了一遍。

大嘴挠挠后脑，对着一阵捣鼓，说：“这不会又招来什么东西了吧，我才买的手机啊。”说完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和猴子，我俩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要你啊？”猴子提出猜测。

大嘴两眼一瞪：“谁他妈敢要我，活腻味了他。”

我随口笑道：“废话，不都是死人才找你么。”此言一出，

我立刻发觉说错了话，心里腾出不详的预感，大嘴和猴子也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沉默起来。

突然间气氛有些诡异，一会后，猴子拿起球杆在桌上随意地敲打，说：“哎，我看没什么，我们现在经历的怪事还少么，那不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鬼来赶走么，先不说现在不确定这打电话的是人是鬼，就算她是那什么，咱们也不是省油的灯，是不是？”猴子叨完，用胳膊肘顶了顶我。

“没错。”我说：“不就是个电话，想那么多做啥，走，夜宵去，今天我请。”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0 19:03

最近有点忙了，可能更新会在晚上，和大家说一声，呵呵。  
今天不再更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1 11:09 紊叨几句：

首先谢谢大家的抬爱，本帖热闹如此，我始料未及，这几天贴内唾沫横飞，大有水漫金山的架势，有朋友担心我的安全，怕我会淹死，请这些朋友放心，人生在世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毛主席的豪气我学不到，但一丁点口水，还是淹我不死的。流光飞舞说给我带来困扰，你不必介怀，我每天只是困，

却不扰；懒散猫咪说把楼盖歪，你无需抱歉，若一不小心盖成个比特斜塔，那我还要谢天谢地。不过要告诉两位小姑娘的是，斗嘴归斗嘴，大动肝火了可不好，就算不会烧伤自己，烧坏了花花草草和一旁瞧热闹的小朋友也不好。

其次更新，更更更，新新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磨，谁解其中味？

再次如 kratos\_joe 等朋友的建议，谢谢你们的指点，我觉得好

最后讨厌：灌水者、发广告者、转帖不标李非凡大名者。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1 11:21

抱歉一下，把比萨敲成比特了，这两天宠物论坛逛多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1 20:34

夜宵时，大嘴对我说：“凡子，要不今天晚上我到你那睡？”

我说：“怎么？”

“兄弟这地方有点发虚。”大嘴指指心口。

“哎，你还在想那电话的事啊，没事。”

“话是这样说，不过谁晓得又撞了什么邪，万一半夜三更又出个什么事，我扛不住啊。”大嘴的担心有道理，不过一想到这家伙一百七十来斤的

肥躯，我就替我和我那可怜的小木床担心，我看看猴子，说：“要不上猴子那去，他床结实。”

猴子一听差点噎到，忙不迭放下筷子，说：“别别别，我的床太小了。”

大嘴怒了，拍桌子敲板凳地说：“我说你们两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眼看兄弟有难，居然还你推我，我推你的，又不是让你们两肋插刀，就是一起睡个觉嘛，还他妈推三阻四的，太不仗义了！”

“一起睡个觉。”猴子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大嘴这句话，对我笑道：“我怎么觉得这话听着这么别扭。”

我拍拍大嘴，说：“大嘴同志，你不安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不是我们不愿意帮你，而是你的身材实在让我们为难。”大嘴挠挠头，说：“要不这样，你们俩都去我那睡，我床大，你们俩睡一起。”

“那你呢？”我和猴子问。

“我那还有张放东西的钢丝床，把东西拿掉，我睡那。”我点起烟，故作考虑状：“这个么，还可以考虑考虑，不过这个夜宵么……”

大嘴自觉极了，一扭脖子：“老板，结账！”

一夜无事。第二天周末，我们睡到中午才爬起来，吃完

中饭，百无聊赖，猴子提议去闲逛，被我和大嘴鄙夷了一番，最后三个人在房间里甩起了美女扑克。美女扑克是我们自创的无聊玩法，我们把镇上相貌姣好的姑娘按漂亮程度和牌的大小依次对应，例如最漂亮的张晓静是大王，次漂亮的郁雪是小王，再次漂亮的赵婷婷是 2，依次类推，不论花色，从大王到 3，共计 14 位美女。打法极简单，越漂亮的牌越大，允许成对成三成四……除大小王可以组合为一对超级美女炸弹外，其他的牌只能自行组合，比如一对赵婷婷，四个李佳敏。

这种玩法由本镇第一风流浪子刘俊警官发明，很快被我们这帮光棍接纳，并流行起来，成为我们在茶余饭后，暖饱思春的最佳发泄游戏。

今天下午大嘴手气不错，几乎把张晓静在手，一气得猴子几乎想和他搏命，用他的话说就是：郁雪这么清纯可爱，你不去摸？赵婷婷那么活泼开朗，你不去摸？偏偏要来摸我家晓静，你摸一把两把也就算了，还他妈把把都摸，你这不是明摆着要抢兄弟老婆么？真他妈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嘴嚯嚯一乐，说郁雪我摸了啊，赵婷婷我也摸了啊，至于张晓静嘛，我都摸腻了，要不下回我摸着了再送你？猴子气得要吐血，啪地拍出两张牌：“一对李佳敏！”

“靠，两个吴姗姗！”大嘴毫不示弱。

“他妈的，赵婷婷，压死你！” “操，这么猛，不要，你出！” “一个郭薇。”猴子丢出来一张代表郭薇的扑克牌。

“啊，郭薇！”我突然想到件事，叫了起来。

猴子看看我，说：“嗯，我出的是郭薇，怎么了？你和她勾搭上了？”

“胡说八道！”我放下牌，说：“我才想到，听我们单位的人说，郭薇上礼拜出车祸了。”

“不是吧？”大嘴和猴子同时放下手中的牌，感到不可思议。

我说：“是哦，好像是上个礼拜四，郭薇骑她那轻骑带着她表妹，在刘家岭那边，翻到路下面去了。”

“严重不？”

“应该蛮严重，她表妹好像骨折了，郭薇撞到子头，据说蛮危险的。”

“靠，那你不早说，人家在医院里躺着，我们还拿她打了一下午的牌，不太厚道啊。”大嘴怪我说得晚。

我说：“我也刚想到。”

猴子问：“那她脸没事吧，长得漂漂亮亮的，破相了就完蛋咯。”

我翻他一眼，说：“我哪知道，要不你去医院慰问一下？”猴子说：“我和她又不熟。”我们和郭薇都不熟，只识其人，在路上遇见，连招呼也不会打。她现在出了车祸，躺在医院生死未卜，我们也不好意思再拿别人的名字做消遣。看看天色不早了，大嘴收好牌，对我和猴子说：“走，吃饭去吧，晚上还睡我这。”

“睡这没问题，晚饭你请。”

“靠，乘火打劫啊。”

“那是当然，不劫你劫谁。”

“那，行！算我倒霉，交上你们这帮穷兄弟。”

晚饭后，下起了小雨，我们早早回到房间，坐在床头抽烟聊天。大嘴掏出手机，前后瞧了瞧，问：“你们说，今晚上那女的还会打电话来么？”

猴子歪着嘴，一副老道的模样，说：“我看很有可能。”

“啧。”大嘴看似很心烦，说：“这他妈弄得人心惶惶。”我说：“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大嘴急道：“快说。”

我说：“我以前听说个事，说有个人，他女儿失踪了，报了警，但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这人晚上梦见了女儿，女儿告诉他，说自己正在某口枯井里，好冷好怕，叫父亲快来救她，开始这人还以为是自己思女心切，所以夜有所梦，但接下来几

天，他夜夜都做了同样的梦，这下他急了，叫了几个人找到梦里女儿告诉他的那口枯井……”讲到这，我喝了口水。

“后来呢？”猴子急不可耐。

“后来，后来还真在这口枯井里发现了他那被人分尸的女儿，被切割的残肢装在一个套了两层的黑色塑料袋中，拉上的时候，都已经发烂腐臭了。”

“哎呀。”猴子觉得恶心。

大嘴指指丢在一旁的手机，说：“你的意思是，我接的这个电话，也可能是……”

我不置可否，说：“我也只是突然想到，猜测而已。”

猴子煞有其事地点点头，说：“我觉得你这个猜想比较靠谱，你说这半夜三更打电话，还阴阳怪气的，你要说是个男的吧，我还会想可能是谁在和大嘴开玩笑，可居然还是个女的，这个就说不好了。”

大嘴说：“是男的也古怪，这个电话，连来电显示都没，接完后也找不到通话记录，谁开玩笑能开得这么有水平？”

猴子说：“你们俩都听过这个女人的声音，你们听声音听出什么名堂了没？”

我和大嘴互相看了看，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听上去好像不太高兴，冷冰冰的。”

猴子一拍大腿，说：“完咧，估计又是个冤死鬼！”大嘴被吓住了，小声说：“操，不会吧？”我说：“哎，你听猴子瞎掰什么，他懂个屁，只是个猜测，你说我们这地方这么小，出个分尸杀人案谁会不知道？”大嘴说：“那不一定，你刚才不还说在发现尸体前只是失踪了么？”我想想也对，说：“要不这样，找刘俊问问，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接到人口失踪的案子。”

明天继续，谢谢大家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2 18:55

“不晓得这家伙在家不，搞不好又去采花了。”大嘴边叨叨边拨通了刘俊家的电话。运气不错，因为下雨，刘俊这小子今晚没出去觅食，可叫我们失望的是，刘俊说这段时间没有人来报案要找人。

大嘴拿着电话，神思恍惚，说：“这下怎么办？”我说：“不想那么多了，管她是什么，现在几点？”大嘴看看手机，说：“十点五十。”

前两次电话，都是在午夜11点多打来的，现在快11点了，那么……我和猴子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大嘴的右手，大嘴低头看看手中的手机，触电似地把手机丢到床尾。没人想说话了，房间里安静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声，雨还在下，越来越大，疾风密雨，拍打在窗外的遮雨棚上，发出啪啦啪啦的声响。我

感到一丝紧张，看看他俩，比我好不了不少，尤其是大嘴，表情复杂，揣揣不安。

嘟啦嘟滴……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让我们同时浑身一颤，大嘴看了我和猴子一眼，站起来，慢慢走向床尾。我屏住了呼吸，铃声在此时听起来格外刺耳，看着大嘴的手缓缓伸向手机，我感觉心跳越来越快。手机背面向上，大嘴没有拿到耳边接听，而是飞快地把手机翻转过来，按下了免提键。

“喂，王启才吧？”嘘，我和猴子松了口气，大嘴抓起手机，对着手机嚷了声：“王你妈！”之后飞快地挂断，把手机扔在了床上。

好一会，猴子才说：“我们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度？”

“嗯。”我点起烟，对他俩说：“抽支烟睡吧。”

大嘴拿起手机，关掉，想了会，又重新打开，轻轻地放在桌上。一晚上我们都没睡好，心照不宣，在等那神秘女人的电话，可一夜过去，手机毫无动静，第二天起来，三个人哈欠连天，挂着黑眼圈无精打采。猴子笑言：“像做了一整夜的神枪手。”真他妈下流兼胡扯，要论神枪手，非刘俊莫属啊，可怜我们几个，二十啷当岁，还是青涩花骨朵咧。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那神秘的女人也没打电话来，大嘴稍稍安心，我和猴子也就各回各窝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那电话再没打来，渐渐的，我们也就把这事给淡忘了。

这天下午，我正在单位和同事扯皮，同事阿毛从门外走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凡子，外面有美女找。”

美女？！我有些惊讶，从小到大，除了在读书时被我那教英文的美女班主任隔三差五地往办公室里招呼，还真没被其他美女找过，哦，不对，有一次，那是高中时，做完课间操我独自回教室，有个低年级的小美女在半道拦住我，塞给我一张叠成心形的粉红色信纸，一看就知道是情书，我激动死了，想我老李到底是块金子，即便平时做人低调，却仍然遮不住万丈光芒，我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哆嗦着接过情书，故作腼腆地说：“给我的啊？这怎么好意思哩。”小美女送我个白眼，说：“这是我们班的某某给你们班的某某的，麻烦你转交一下。”说完她就走了，留给我一个骄傲而又冷漠的背影，击碎了我那颗自作多情的心。我羞愤难当，差点用这封情书擦了屁股。

我将信将疑，走出办公室，左瞧瞧，右瞅瞅，没人啊，阿毛那小子耍我，我正要回办公室找他算账，有人从背后拍了下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高兴地大叫：“哈，许艳，是你啊！”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2 20:37

许艳是我高中同学，高一高二时我和她并不熟，直到高三调整座位后和她坐到了一起，才熟稔起来。后来上大学又在同一个城市，关系更近一步，好得跟哥们似的（用她的话说是姐

们)，毕业后她去了深圳，我回了老家，盘指算算，有大半年没联系了。

许艳算不上美女，但气质尚佳，穿得挺淑女，可一见到我就原形毕露，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李呀，好久不见，还是那么风流倜傥嘛！”

我说哪里哪里，风流不敢当，倜傥还可以。她笑，还呸，说我还是这么厚皮脸。玩笑了几句，我问她：“你怎么回来了，是吃不惯深圳的海鲜，跑回来吃家乡的山货吧？”

“去你的。”她笑着打了我一下，说：“我休年假咧，回来过几天。”

我说：“那行，晚上我请你吃饭，给你接风洗尘，够意思吧。”

“太够意思了，不过用不着你请，晚上我请，上我家吃。”

“额，就我一个？”我指指自己的鼻子。

“不，还有美女。”

“不会这美女就是你自己吧？”

“怎么？我不算美女啊？”

“嗯！”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然后就吃了她一记黑虎掏心。

傍晚猴子听说我佳人有约，还不止一个佳人，叫嚷着也要去，我说人家又不认识你，你去做啥？猴子说人家买猪肉还搭两块碎骨头不是，顺带了呗。我说现在不行啦，肉价渐涨，骨头搭不起了。说完我就走了，留下猴子这根烂骨头郁闷不已。

一进徐艳家，我就呆住了，连徐艳妈在内，一共6个女的，徐艳爸出差了，不在家，好嘛，就我一个男的，早知道就把猴子这块烂骨头给捎来了。徐艳妈招呼我随便坐，去厨房忙了，按一个女人等于五百只鸭子来算，此时我身边聚集了两千五百只鸭子，我置身鸭棚，半句话也插不上，耳旁只闻鸭子们的阵阵嬉笑。

“怎么样，美女多吧？”许艳见我有些不自在，走过来和我开玩笑。

我点点头，说：“多，就是太多了点，哥们有点消受不起。”

“去你的！”她笑着拍了我一下，给我介绍起其他几位女孩来：“这两位老同学，你认识，这位是我妹，郭薇，这位是郭薇朋友……”

郭薇？我拉过许艳，小声问：“郭薇是你妹？我怎么从来不知道？”

许艳笑：“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她是我表舅的女儿。”

我说哦，看了眼郭薇，她带着顶帽子，头发像被剃光了，现在只长出短短的一层，面部左侧仍可见淡淡的划痕，右手腕上，还贴着一块白色的膏药。虽然头发被剃，伤痕未消，郭薇的容貌却没因此受到什么影响，还算美女一个，我在心里说，猴子的担心多余了。

我转回头，悄悄问许艳：“她那个，好了？”

“什么？什么好了没？你说郭薇？”许艳一下没反应过来，大声问我，我怕郭薇听到，赶紧示意她小声，可是晚了，五百只鸭子的嚷嚷，除非是聋子，否则怎么听不见。

郭薇冲我笑笑，很有礼貌地说：“我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我面红耳燥，赶紧说：“不客气，不客气，这……”这字才出口，我赶紧把后面的是我应该做的吞了回去，好险。

小学的思想品德我总是不及格，看来是老师误会了我。许艳指指郭薇，又指指我，问：“你们俩认识？”

“哦，不不。”我和郭薇同时否认。我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有些三八，倒是郭薇落落大方，笑着对我说：“虽然不认识，但我知道你。”

我也笑，说：“看来我不必自暴自弃，我还是会被美女关注的。”

二千五百只鸭子放声大笑，许艳边笑边骂我：“你怎么还是这副臭德性！”

玩笑一开，气氛活跃了，我的拘谨也随之消散，一开始放松，和她们聊起天来。聊着聊着，郭薇讲起了她的车祸经历，当讲到她在医院昏迷不醒时，她说自己有过一段古怪的，似梦非梦的经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3 10:02

郭薇说，出车祸后，她一下就失去了意识，等醒来，发现自己正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此时她的朋友说，在郭薇昏迷期间，家人和朋友24小时日夜陪护，几乎寸步不离。）她坐起身，检查自己，没有发现任何伤痕和不适，她环顾四周，感觉这是间单人病房（其实当时她是在重症监护室），她没有看到医生和护士，也找不到家人，她下了床，走出病房，走廊里空荡荡的。

“有人吗？”她试探着，小声地叫了一声。没有人答应她，她依稀听到自己的回音。她感到有些恐惧，即便此时日光正好，她掖紧外套，小心翼翼地朝楼梯口走去，在经过其他病房时，她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一间，又一间，里面白花花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她走下楼梯，来到一楼，发现这里同样冷清。人呢？大白天的，为什么一个人都会没有。她害怕了，她想回家，她跑出诡异的住院楼，穿过空无一人的院子，来到大门前，在她将要跨过铁门走出医院的时候，有个苍老的声音在身后对她说：

“你不要出去，你还不能出去。”她转回头，看见一个穿黑衣的老头正站在自己面前，她问老头：“为什么我不能出去？”老头回答她：“你还没到时候。”她听不懂，又问：“什么意思？什么是我还没到时候？”老头没有说话，对她摇头，缓慢而沉重。

这时门外开来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门外，车窗放下，一个男人探出头来对她说：“你来了，上车吧，带你回家。”她并不是认识眼前这个男人，可此时她对他的感觉却是莫名的信任，她高兴地说了声好，正要跨出铁门，那老头突然从身后捉住了她的手腕，说：“你不能走。”

“为什么我不能走？”

老头又不说话了，又对她摇起了头，她急了，她挣扎着想要甩开老头，却怎么也挣不开，挣扎中，她听见那男人说：“那我下次再来接你吧。”

她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车启动开走，她大叫起来：“别走别走，快带我走，别走，快来接我！”（她说到底这我怔住了，

“快来接我”这四个字我猛然想到那个神秘女人的电话，只是语气不同，还有大嘴所开的那辆金杯车，不就是一辆白色的面包吗？难道她说的车上的那个男人是大嘴？我突然有点明白了，可又不明白，我忍住疑问，没有打断她。)等车开远，老头这才放开了她，她愤怒了，她正想质问老头，他却突然在她眼皮下蒸发了，鬼魅般的，无声无息的，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她惊恐万分，毫不犹豫地跳出医院大门，奔跑起来。奔跑中，她不时回头看身后，她害怕那鬼似的黑衣老头正对她穷追不舍。幸好没有。她跑累了，停下来喘气，她发现自己竟跑离了熟悉的小镇，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3 20:06

四周没有任何建筑，只见无垠的荒凉，一条灰色的宽阔的公路，前后望不见尽头，起伏着像波浪般通向远处。天空低垂，刚才还是艳阳高照的上午，这会居然已是灰蒙阴暗的黄昏。她站在公路中央，惊恐地四处张望，看不到一个行人和一辆车，天空低垂，密布着厚重的铅灰色的云层，仿佛触手可及。

奇怪的是，此时她并不感到恐惧，她只是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她开始无比想念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她看着前后两茫茫的公路，她忘记了自己是从哪个方向跑来的，这个奇怪的地方像是混沌未开，东南西北让人无从辨别。

她犹豫了很久，终于往自己认为可能是的那头走去。她走了很久，她走得累了，她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走错了方向。她精疲力竭，蹲下来放声大哭。天上开始掉落烟灰色的雪花，一片掉在她的手背上，她感觉不到一丝寒冷，拿下来用手指轻轻一捻，居然成了粉末。她擦了擦眼泪，站起来，继续向前走去。

不知走了多久，前方依稀能看到许多低矮的建筑物，像是个村落，虽然不是熟悉的小镇景象，可也让她着实感到一阵兴奋，在那荒凉无边的公路上走了这么久，终于看到了人烟。她小跑着朝那村子跑去，在村口，一道篱笆拦住了她，正在她搜寻入口的时候，一个人从篱笆对面走来，那人的穿着长相她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人对她说：“你不能进来。”她问为什么，那人告诉她，她不属于这里。她问他这是哪里，她该怎么回家。他指指她的身后，告诉她原路返回即可。

回头路很不好走，不知怎的，原本略微起伏的公路在此时突然变得非常陡峭，随着前行的距离，坡度越来越大，她感觉自己不像在行走，而是在爬山，她回身看了一眼，顿时打了个哆嗦，天啊，这么陡的坡，自己是怎么走上来的？她吓得手脚发软，赶紧趴在了地面上，她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滚落下去，此时已看不见那个村落，脚下雾蒙蒙的一片，像万丈深渊。

她不敢再回头，手脚并用，如蚂蚁般继续向上爬行。在这个诡异的地方，时间仿佛已经凝滞或消失了，从她误入这里起，直到现在，天都没有黑透，一直处于黄昏状态。

越向上爬，路变得越发倾斜和狭窄，空间像被挤成了一条狭隘的隧道，她在其中爬行。她疲惫极了，她的手脚酸麻得不行，她好几次想停下来休息，但她知道，在如此陡斜的地方，只要一停止爬行，身体就会像坐滑梯一样滑落下去。而下面，是望不见底的深渊。

爬，咬着牙继续爬，直至身体仿佛已不属于自己，直至意识开始模糊不清，恍惚中她好像听到父母的呼唤，那声音亲切极了，就像小时候在外贪玩被他们招呼回家吃饭一样。

“快到家了！”她兴奋无比，体力已经透支到极限的她突然又有了力气，她没命地向上爬……

说到这，郭薇停止了她的叙述，我们以为她只是要喝口水，可等了一会，她只是眨巴着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安静地看着大家，许艳憋不住了，问：“后来呢？”

“后来，后来没了啊，后来我就失去意识了，再后来我就醒了。”郭薇说着，双手拍了下自己的大腿，感叹道：“真是死里逃生啊！”

郭薇的讲述让其他几个女孩啧啧称奇，她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说了许多个如果：如果郭薇当时上了那个男人的

车会怎样？如果郭薇进了那个奇怪的村子会怎样？如果郭薇当时没坚持住从陡坡上摔下去又会怎样？

讨论了一番，最后大家都认同的结论是：如果这些如果发生了，那么郭薇现在肯定不会坐在这里和我们聊天，而是……

我以前曾看过一本杂志，里面记载了大量人在濒死前所经历的奇怪遭遇，他们经历各不相同，有的恐怖，有的却很愉快，但都同郭薇一样，感觉很真实，苏醒后都不觉得像在做梦。我并不奇怪郭薇会有这次奇异的经历，我纠结在那辆白色的面包车和那个开车的男人身上。我实在忍不住了，我问她：“你认不认识武浩（大嘴本名）？你在那个梦里，有没有打过电话什么的？”

郭薇奇怪地望着我，说：“武浩我知道是谁啊，好像你们关系挺好吧，不过我不认识他，在梦里我没有打过电话，根本没见过电话，也没想过要打，哦……”她恍然大悟，说：

“你是以为那个开车的男人是武浩吧，唔，绝对不是，如果是他开着那辆车来接我，打死我也不敢上，呵呵。”我郁闷，看来大嘴的名号在小镇上也不小。

“哦。”我不死心，又问她：“那么，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对了，还有那辆车，你记得牌号吗？”

郭薇摇摇头，说：“完全记不得模样了，包括那个老头和那个村子里的人，我感觉他们的脸都是模糊的，可并不吓

人，至于车，只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牌号什么的，都没  
有看到。”

我更糊涂了，这难道只是巧合？可郭薇的声音和那女人的声音确有几分相似，还有，在郭薇昏迷不醒的最危险的那段时间，也与我和大嘴接到那神秘来电的日期吻合。

许艳用力拍了我一下，说：“喂！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让你那在殡仪馆上班的猪朋狗友把我妹接走啊！？”我赶紧说当然不是，接着我把那神秘女人来电的事情告诉了她们。听完我的解释，除郭薇外，几个女孩都瞪大了眼睛，露出了惊恐的表情，郭薇的朋友——孙茗，更是交叉起双手抱紧了自己，打着冷战说：“太恐怖了这个。”

许艳皱着眉头说：“那打电话的这个女人会是谁呢？难道真的是你？”她猛地转向郭薇，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与其他人的反应相比，郭薇反倒显得放松，她歪着脖子耸耸肩，做了个可爱的表情，说：“说不定，真的是，不过我记得自己的确没有打电话，再说我也不知道武浩的手机号，以前我是不太相信那些灵异之类的东西的，可这次车祸后，有了这次奇怪的经历，啧，现在还真的……说不好，哎，对了，你和武浩关系这么好，他们单位是不是会经常出些乱七八糟的怪事啊？说来听听呗。”

哎，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喜欢什么不好，居然喜欢听鬼故事，我清清嗓子，故作正经地说：“既然你这么想听鬼故事，那我就给你讲个关于色鬼的故事吧。”

“去你的！”

“哈哈……”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4 18:49

呵呵，回来了，不会弃楼，大家放一百个心，只是最近太忙，希望大家理解，晚上会更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4 21:28

经过这次聚会，我和郭薇成为了朋友，托我的福，大嘴和猴子也渐渐和她以及她的朋友孙茗熟悉起来。在我们的美女排行中，郭薇不是最漂亮的，但在和她深入接触后，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姑娘是最可爱的。猴子说：“真是没想到呵，以前看郭薇，总觉得她趾高气昂的，现在熟了，才知道她原来蛮有意思的嘛。”

大嘴斜了他一眼，说：“你小子不会又想打郭薇的主意了吧？”

猴子露出一脸死相，说：“如果她对我有意思，我想我是不会拒绝的？”

“操，那你的张晓静咧？”大嘴差点跳起来。

猴子气哼哼地说：“张晓静，哼，这么多年了，我对她

一往情深，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可她咧，对我总是爱理不理，若即若离，既然她对我无情，那就更不要怪猴哥对她绝情了。”

我呸他说：“人家对你爱理不理是真，要说若即若离嘛，我倒没看出来，人家压根就没想和你若即过，还绝什么情，你绝个屁你。”

猴子嘿嘿一笑，说：“这玩意可不能绝，绝了就成东方不败了，我可是首代单传啊。”真他妈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转眼临近五一，长假五天，我提议说是不是该出去玩一趟，大家都赞成，猴子说最好能叫上郭薇她们，我正有此意，于是拿来大嘴手机，打电话给她。电话那头，郭薇欣然答应，几句银铃似的好啊好啊好得我心花怒放。大嘴和猴子更是激动地直搓手，说哎呀哎呀，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美女结伴出游了，什么叫苦尽甘来，什么叫枯木逢春……

因为大嘴工作特殊，业务随时会有，我们无法跑得太远，和郭薇孙茗商量后，我们决定就近取景，到小镇附近一处新开发的旅游景点潇洒几天。

出发这天，猴子又如平时一样想坐去后排，我拦住他，说：“这回我坐后排吧，让你坐前头，便宜你小子了。”

猴子不干，说：“你少来这套，平时怎么不见你这么好，今天有了美女，你就要坐后头啦？”

我骂道：“嘿你个猴头，猴精猴精的哈，要没我，你有机会和美女一块自驾游不，少废话，滚前面坐去，再啰嗦把你捋直了放后车厢去，他奶奶的。”猴子争不过我，悻悻地走开，嘴里还小声嘀咕着脏话，不幸被我听到，一记蹬腿在他猴屁股上留下一个漂亮的鞋印。

从大嘴住处出来，开到约定地点，郭薇和孙茗一人背着一个大包，正在路边等着。我和猴子跳下车，殷勤地将她俩的行李接过，招呼她们上车。我拎着郭薇那个大背包，感觉沉甸甸的，问她：“嚯，什么东西这么重？不就去个几天么。”郭薇调皮地一笑，说：“女孩子嘛，东西当然多点喽。”，我被她喽酥了半边身子，上车时还磕着了脑袋。哎，美女就是美女，随便喽啊喽的，都觉得是在对你发嗲，受不了。

上车后，我和孙茗坐两边，郭薇坐中间。从后视镜里，我看不见大嘴和猴子那嫉妒兼羡慕的眼神，我心里乐翻了，可表面却做出一副坐怀不乱的神情。孙茗胆小，侧过身指着铁皮问后面有没有放那个，猴子逗她，说后面没有那个，只有这个，孙茗又问这个就是那个吧，猴子说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两人这个那个了半天，弄得孙茗战战兢兢，紧紧地挽着郭薇不放。和孙茗相比，郭薇可镇静多了，丝毫不介意身后就是放尸体的车厢，神态自若地和我们开着玩笑，一丝胆怯都没有。我对此有点不满意，一个女孩，特别是作为一个漂亮的女孩，在这

个时候，还是表现得小鸟依人一些比较好，这样我就可以充分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比如抱抱她啊，放出几句诸如“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的厥词。

驶出小镇，拐入盘旋险峻的山道，十几分钟后，郭薇指指前方说：“喏，前面那棵树那边，就是我出事的地方了。”

我们伸长脖子，往窗外看去，大嘴把本来就不快的车速又放慢了些。这条路段我很熟悉，郭薇出事那里，是整条山路中最直的一小段，左边是山壁，右边是一片倾斜直下杂树林，和公路稍有落差，但不大。郭薇说，她就是在这里，冲进那片树丛。

“哦。”我有些不解，问她：“这段路很直啊，你怎么冲出去了？”

郭薇耸耸肩歪歪头，这似乎是她的招牌动作，由她做来，也的确让人看得赏心悦目。郭薇说：“不知道，当时我车速比较快，突然好像听到后面有人喊我，我下意识地回了下头，结果……”说到这，她双手拍拢，随即打开，在她漂亮的下巴下方做出了一个“砰”的手势。

猴子转过头，看着郭薇说：“什么？你听到有人叫你？你不会是遇见传说中的夺命刹了吧？”他记性到不错，王师傅说的那些神神鬼鬼，他居然连名称都没忘记。

“什么夺命刹？”郭薇不懂。

我拍了下猴头，说：“胡说八道什么！”随后我问郭薇：“你当时是不是听错了？”

郭薇摇摇头，说：“我表妹当时坐在我后面嘛，我以为是她叫我，后来问她，她说当时她根本没喊我，连个声都没发过，也许真的是我神经过敏了，哎，倒霉吧，命中注定，遭此一劫。”郭薇说着就笑了起来，她还挺豁达。

我正想说两句安慰的话，郭薇拍拍副驾的座背，对猴子说：“喂，猴子，你说那个什么刹，是什么啊？”

猴子一听来了劲，迫不及待地要表现他的博闻广见，清清嗓子说：“这个夺命刹嘛，就是枉死在路上的……”

“哎哟，你们不要说这个了嘛，听得就吓人。”孙茗不给猴子表现的机会，打断他，皱起眉头捂住了耳朵。

“好好好，不说，不说。”猴子也学着郭薇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过身去。我看着猴子东施效颦的模样就想笑，傻不拉叽的，这分明就是美女和野兽嘛。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4 21:32 明天继续更新，  
谢谢诸位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5 21:35

我侧头看了下郭薇，发现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异样，鼻尖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我问她：“怎么了？晕车？”她摇摇头，说：“不，就是突然感到一阵心慌。”

“心慌？晕车了吧？要不然你和猴子换了个位，坐前面。”大嘴还真他妈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郭薇强笑了下，说：“不用了，就刚才那一阵，现在好多了。”

我说：“嗯，不过你脸色不太好，要不睡会吧。”她说好，把头放在座背上，闭上了眼睛。我摇下车窗，露出一道缝隙，风吹进来，拨挑着她的短发。比我在许艳家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长长了不少，可仍然短，她没有再带帽子。她的睫毛很漂亮，她的皮肤很白，她似乎睡着了，她让我有些心猿意马。我挪开视线，转向窗外。

新景区乏善可陈，逛来看去都是山，对于我们这帮山里人，实在缺乏吸引力，幸好有了郭薇和孙茗。猴子说得不错：去哪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和谁一块去。

在景区泡了两天，第三天吃完中饭后，我们踏上了回程。两日的疯玩似乎并未让大家觉得疲惫，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开开停停，见到中意的地方就要下车去晃哒一番。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跑了一个下午都还没有到。

临近傍晚，终于折腾累了，猴子和孙茗靠在座位上渐渐睡去，我和大嘴还有郭薇则有一句没一句地小声聊着天。天色越来越昏暗了，还下起了雾，我们离小镇还有二十多公里，大嘴打开车灯，不紧不慢地向小镇开去。

忽的，郭薇微微挺起身子，像发现什么似的向前方打量。我探头看了看，没瞧见什么，正要问她，她又把头伸向我这边，往窗外看去。

“哎，大嘴，你怎么不停车啊！”郭薇突然小声叫起来。

“停车？干什么？”

“有个女的在路边拦车，这么晚了在这荒郊野外，你就发发善心带人家一段啊。”郭薇埋怨似地说。“什么女的，我怎么没看到？”大嘴说着，一脚踩住了刹车。猴子被惊醒，眯着眼含糊道：“啊，怎么了，到了？”郭薇探过身，越过我放下车窗，向后望去，我被她挡住，笔直地靠在座背上，我说：“你是不是眼花了啊，我没看到人啊。”大嘴也点点头，说：“我也没看到。”

郭薇缩回脖子，自言自语道：“不对呀，我明明看到个女的在路边招手。”她推推我，说：“下车看下。”我打开车门，才下车，郭薇就跟着跳了下来，匆匆向车后跑去，

“哎……”我根本来不及阻止，只好快步跟过去，还没追上她，郭薇突然站住，被定了身似地，一动不动。天已经黑了，但仍有微弱的光线可维持视力。我以为郭薇看见了什么，跑到她身旁，目力所及，只见前方一片朦胧，空荡荡的盘山公路上并没有任何异样，更没有看见她刚才所说的拦车女人。我向前

走了几步，确定没人，转过身正要问郭薇是怎么回事，一件让我至今想起仍毛发直耸的事情发生了。

“快，来，接，我。”郭薇面无表情，缓慢而有力地说出了这四个让我呆若木鸡的字，来不及任何反应，我看她的脸在瞬间变幻成了另一个女人面孔，那是一张铁青的，毫无生气的，扭曲的陌生女人的脸，她的短发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杂乱潮湿的卷发，满沾着泥土和杂草，紧贴在她的头皮和脸颊两侧。她不是郭薇！她抬起一只惨白嶙峋的手，颤巍巍地向我伸来，期待似地停在半空。我吓呆了，两条腿像钉进了地面动弹不得，刹那间我感觉自己的魂魄弹出了体外，我脑中一片嗡嗡，紧接着我听到从自己喉中发出几声极为难听的咕隆，直到猴子和大嘴跑来，我才触电般地弹起，死死地抓住猴子的双肩大叫起来，声量之大，把仍在车上酣睡的孙茗都惊醒了过来。

“怎么了！怎么了！？”猴子捉住我的手，掰了下来。

“她的脸！郭薇的脸！”我低头指着郭薇大叫。

“郭薇的脸？哎，郭薇，郭薇？郭薇你怎么了？”大嘴和猴子的声音显得十分焦急。

我抬起头，惊愕地发现郭薇的脸居然恢复了正常，郭薇仍是郭薇，只是表情麻木，眼神呆滞，双手垂放在身体两侧直立不动，任凭猴子他们如何拉扯叫唤，也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回事啊？”孙茗揉着眼睛从车里下来，显然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喂，凡子，你没事吧！”大嘴看我木呆呆的，又拽了我一下。

“我没事。”我心有余悸地看了看郭薇，然后叫她，拉她，她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孙茗也走过来了，看见郭薇的模样，惊骇得说不出话来，只知道一个劲地往大嘴身边靠。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6 10:01

作者: 子一丁 回复日期: 2010-4-25 23:52:00 3001# 楼主,,,,,, 好久没回复了，下次来郑州，俺作东，请你喝茶吃饭，可得赏脸。。。

---

---

一丁真是热心啊，在此先谢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6 17:19

“郭薇怎么了？你们看见什么了？”猴子一边问我，一边紧张地四处打量。

我摇摇头，没有说话，犹豫了几秒，我抬手在郭薇脸上轻轻拍了一下，不见她有反应，我稍加力又拍了一下，还是没有反应，我一狠心，扬起手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

“啊！”郭薇大叫起来，于此同时，她猛地一下扑到我怀里，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大叫道：“她抓住我了！她抓住我了！”事后大嘴和猴子说起此事，都后悔不已，说早知道一开始就他们去甩那一巴掌了，这样站在郭薇面前的就是他或他，然后会扑到他或他的怀里。话说回来，当时我可不觉得这有多幸福，郭薇这冷不丁地扑过来，吓得我差点把她甩下山去。幸好她叫了那么两句。这两句告诉我郭薇是郭薇。

我轻拍她的后背，等她稍稍平静，我放开她，说：“好了，没事了。”

郭薇惊恐地环顾四周，颤颤地说：“我看见哪个东西了！”

“不要讲，上车再说！”我突然反应过来，一把拉起她的手，招呼着大嘴他们朝面包车跑去。上车后郭薇要说话，被我制止，大嘴全不顾雾大弯急，飞似地把车快回了镇里。等车在路边缓缓停下，我才松开紧握郭薇的手，说：“现在说吧，你看到了什么。”

郭薇惊魂未定，手捂着胸口语无伦次地说：“我看不见干净的东西了，就是那个女的，在路边招手，然后我过去，她就抓……”

我拍拍她的手背，说：“别急，慢慢说。”

“嗯。”郭薇抿抿嘴，重重地呼吸了几下，说：“是这样的，开始在车里，我看到前面有个女的站在路边招手拦车，可

你们都说没看到，然后大嘴停车了，我下了车，就看到她站在那，然后，然后不知怎么回事，我不由自主地朝她跑过去，然后，然后……”郭薇抓住了我的手，随机察觉不对，赶紧放开，挽住了坐在另一边的孙茗，惊恐万分地说：“然后我就看见她的脸，那张脸恐怖极了，像死人一样，还有她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不放，我吓死了，想叫，她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我……”

“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好像就没了意识，一片空白，再然后就看到你们围在我跟前，哎呀妈呀，吓死我了！”郭薇边说边喘着粗气，旁边孙茗更是吓得面无人色，两个女孩紧紧地抱成一团。

“操，难不成又见鬼了？”猴子看看我和大嘴，情不自禁地说出了憋了几天的脏话。这几天因为有郭薇她们在，我们一直很注意自己的言行。

大嘴紧皱眉心，头痛似地握拳在额头上轻轻敲了几下，问我：“凡子，你也看到了那个女的？”

“没有，但我看见郭薇，郭薇的脸……”说到这，我扭头看了眼郭薇，她侧身抱着孙茗，身体在微微颤抖，她可怜兮兮地望着我，眼神惊恐又无助。

我放下车窗，点起烟，继续说：“我看见郭薇的脸，变成了另一个女人的脸，那张脸是死的，没有一点活气，她头发是卷的长发，湿漉漉的，上面全是泥巴和草……”

“对对对对，我看到的那个女人就这样，啊！你怎么会把我看成她？”郭薇睁大眼睛，紧张地捂住自己的脸。

“呀——”孙茗在一旁突然尖叫起来，松开原本抱着郭薇的手，身体往车门缩去，惊恐万分地说：“你不会被那东西附身了吧！？”

孙茗这声尖叫把我们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郭薇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极为难看，她拍打着自己，手忙脚乱，她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把脸往后视镜跟前凑。我拉她坐下，说：“别慌别慌，你刚才说她抓住你了，她抓住你哪了？”

“哦！”郭薇慌忙撸起袖子，忙不迭地检查着自己的两只手臂，她手臂的皮肤比脸上的还好，凝脂一般，白皙细腻，我们几个对着她的手臂瞧了半天，没瞧出什么异样。“嗯，没什么嘛。”猴子缩回身体，半跪在座位上说：“比我上回好，我上回被个小鬼摸一把，还留个印子咧，哎，不对，不对，当时我身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印子，过了几个小时才出现的，是吧，大嘴？”

大嘴没有应他，看看郭薇，又看看我，安慰郭薇似地说：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郭薇就是中了个邪，我们不是都中过么，不是也没什么事。”

“可我的手，会不会像猴子说的那样啊？”郭薇的声音带着哭腔了。

我瞥了眼猴子，怪他多嘴，我说：“没事，猴子那张嘴，你又不是不知道，爱胡说八道，你自己也看到了，不是没什么事么，就算有，你也别怕，我们有办法解决……”

“没错，没错。”猴子急着赎罪，打断我，说：“就算有了什么印子，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有法子专治这个，用白酒煮糯米就行，我就是用这个法子弄好的。”

“真的？！”

“真的！包治包好！”猴子像个江湖郎中，把胸脯拍得砰砰响。郭薇疑惑地把目光转向大嘴，又停在我脸上，在得到我和大嘴的肯定后，她稍稍放心。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6 20:21

“啊！”沉默了会，郭薇想起什么似地叫起来。

“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那里，刚才遇见那女的那里，就是我出车祸的地方！”

“她不会早就缠上了你了吧？！”孙茗比郭薇还紧张。

郭薇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不出话，我感到一阵混乱，叹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

“哦，对了！我怎么才想到！在郭薇的脸变化前，她还说了快来接我这几个字！”慌乱中，我居然到现在才想起这么重要的一个细节。我和郭薇的两个突然想到，让现场的气氛恐怖到了极点。

“快，带，我，走。”猴子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突然眼睛一亮，说：“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快说！”

“郭薇出车祸后，我们就接到了那个奇怪的电话，现在，又蹦出个这么事，我想，在郭薇出事那里，附近肯定有一具女尸，但一直没被人发现，所以借助郭薇……我想，我们只要回去那里，找到那具女尸，事情就肯定水落石出了。”

“啊！你们现在还回去找那个死人啊？”孙茗怕得快要昏过去。

“现在当然不去，明天吧，明天我们就去。”我觉得猴子推测得很正确。

“要不然我们还是报警吧。”郭薇觉得我们的做法不合适。

我苦笑了下，说：“怎么报警？说你被女鬼附身了，于是就知道了有个女人死在荒郊野外？”

“唉——”郭薇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嗯，那这样吧，明天我们三个先去找找看。”大嘴对我和猴子说。

“行。”我和猴子没有异议。

“那今晚她不会还来找我吧？”郭薇拉住孙茗，说：“小茗，今晚你陪我睡好不好？”

“啊？！”孙茗面露难色。

“好不好嘛，拜托拜托啦！”

“那，好吧，不过你可千万别吓我啊。”

“我哪敢！”

送郭薇她们回家后，我们来到大嘴房间。靠在床头，大嘴拿着手机看了半天，说：“我不明白的就是，郭薇出车祸那会，怎么那女人就打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来了？那时候我们和郭薇也不认识啊。”

“是不是郭薇当时被她附身，然后打给你的？”猴子才说完，自己就先给否认了：“也不对，连续两个晚上都接到了电话，可当时郭薇躺在医院里啊，如果说郭薇是在昏迷中灵魂出窍打的，可按她之前所说的那些，也根本没有提到打电话什么的啊。”

我苦笑，说：“不过据她所说，她在昏迷中的那段经历中，倒是说有个男人开着辆白色面包车来接她，她好像也对那人喊了快来接我这句话。”

大嘴长大嘴巴指指自己，满脸惊愕地问：“我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她说看不清脸，车也好像不是你开的车。”

“哎，我彻底糊涂了！”猴子点起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凡子，你觉得呢？”大嘴问我。

我用力抓几下头皮，觉得思维前所未有的混乱，我烦躁地说：“不知道，他妈的好乱。”

三人闷头抽了会烟，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慌，隐约感觉会有什么事将要发生，我开始担心郭薇的安全，我掐灭手中的半截香烟，对大嘴和猴子说：“我觉得不对，郭薇可能会有危险。”

猴子看着我，问：“怎么，你想到了什么？”

“没有，感觉，强烈的感觉。”

大嘴和猴子对视了一眼，大嘴说：“那怎么办？去郭薇家找她？”

猴子说：“那不行，她父母都在吧，现在都几点了，不方便，再说，孙茗不是陪着她么，在自己家，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现在几点？”我问大嘴。

大嘴拿起手机看了下时间，说：“十点多了，怎么了？”

我站起身，飞快地说：“走，去郭薇家。”猴子满脸差异：“你真要去她家啊？”

“不，就在她家楼下，守着！”

“啊，不是吧，你疯了吧！”

“去不去！？”

“去！”

驱车来到郭薇家楼下，我跳下车，朝二楼的郭薇家看去，房间没有灯光，看来她们都已经睡了。

大嘴走到我身旁，说：“估计都睡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守着。”

大嘴叹口气，转身回到了车上，我在原地站着，抽了支烟，也转身上了车。我放下车窗，一动不动地盯着郭薇家所在单元的楼道出口。大嘴拧开了音乐。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陆续打起了哈欠，躺在后排的猴子欠起身，正想说话，大嘴的手机突然响了。

嘟啦嘟……嘟啦嘟……大嘴掏出手机，才放到眼前，他怔住了。

“怎么不接？”我碰碰他，他不说话，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手机，才看了眼，忍不住惊呼起来。

“怎么了？”猴子凑过身子，我举起手机给他看，猴子惊叫道：“啊，没来电显示的，是那个电话！”

铃声不屈不挠地响着，我深吸了口气，把手机拿远，按下了免提键。

“快来接我。”

“是郭薇，是郭薇的声音！”因为过分惊骇，猴子的嗓音都变了。

电话断了。郭薇家中看似没有任何动静。我拨通了郭薇家的电话，没有了人接听。

“快，快，去郭薇以前出车祸那里！”我一边叫着，一边冲上了车。在车上，我看了眼时间，午夜11点12分。走到一半，手机又响了，来电显示是郭薇家的号码，我赶紧接通，只听孙茗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地说：“不好了，郭薇不见了。”

“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在一起么？她爸妈呢？”

“她爸妈去她外婆家了，不在，就我和她，我刚被电话吵醒，醒来后就发现郭薇不在了，现在房子里就我一个人，我好怕啊，你们快来！”

“你不要怕，你在那没事，郭薇可能会有危险，我们现在正在找她。”

孙茗哭起来了：“那我怎么办？”

我突然对她生出莫名的厌恶，我压住火气，说：“你要么自己回家，要么待在她家。”不等她再开口，我就挂上了电话。

“怎么回事？”大嘴开着车，一边问我。

“郭薇失踪了。”

“啊！”

“快一点，大嘴，再快一点。”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开始剧烈，不详的预感越来越浓烈。透过挡风玻璃，我努力搜寻着每一个视力所及的地方。当车拐过一个大弯，驶入那条直路时，我看前方十几米处一辆小四轮正停在路中间，三个人影蹲在车前，显得惊慌失措。一瞬间我的心坠到了谷底，我感到窒息，双眼发黑，一阵眩晕。

我忘记了自己是怎么下的车，我更记不得自己是以怎样的速度跑过去的，我只记得在我看到躺在血泊中的郭薇的那一刹那，我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痛呼。我蹲下，轻轻抱起她，我把脸贴近她的额头，我感到她的血还是温热的，我似乎听到她微弱的呼吸声。

“她没死，快快，大嘴，快，医院……”

我恍惚看到闪烁的警灯，听到嘈杂的人声，好像是猴子拉开了我，我颓然靠在路旁的一棵树上，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车灯开始慢慢放大，又猛地缩小，泛射出绚烂刺目光线。朦胧中，我看他们把她抬进了车。我感到世界离我远去。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6 20:23

“啊！”沉默了会，郭薇想起什么似地叫起来。

“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那里，刚才遇见那女的那里，就是我出车祸的地方！”

“她不会早就缠上了你了吧？！”孙茗比郭薇还紧张。

郭薇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不出话，我感到一阵混乱，叹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

“哦，对了！我怎么才想到！在郭薇的脸变化前，她还说了快来接我这几个字！”慌乱中，我居然到现在才想起这么重要的一个细节。我和郭薇的两个突然想到，让现场的气氛恐怖到了极点。

“快，带，我，走。”猴子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突然眼睛一亮，说：“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快说！”

“郭薇出车祸后，我们就接到了那个奇怪的电话，现在，又蹦出个这么事，我想，在郭薇出事那里，附近肯定有一具女尸，但一直没被人发现，所以借助郭薇……我想，我们只要回去那里，找到那具女尸，事情就肯定水落石出了。”

“啊！你们现在还回去找那个死人啊？”孙茗怕得快要昏过去。

“现在当然不去，明天吧，明天我们就去。”我觉得猴子推测得很正确。

“要不然我们还是报警吧。”郭薇觉得我们的做法不合

适。

我苦笑了一下，说：“怎么报警？说你被女鬼附身了，于是就知道了有个女人死在荒郊野外？”

“唉——”郭薇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嗯，那这样吧，明天我们三个先去找找看。”大嘴对我和猴子说。

“行。”我和猴子没有异议。

“那今晚她不会还来找我吧？”郭薇拉住孙茗，说：“小茗，今晚你陪我睡好不好？”

“啊？！”孙茗面露难色。

“好不好嘛，拜托拜托啦！”

“那，好吧，不过你可千万别吓我啊。”

“我哪敢！”

送郭薇她们回家后，我们来到大嘴房间。靠在床头，大嘴拿着手机看了半天，说：“我不明白的就是，郭薇出车祸那会，怎么那女人就打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来了？那时候我们和郭薇也不认识啊。”

“是不是郭薇当时被她附身，然后打给你的？”猴子才说完，自己就先给否认了：“也不对，连续两个晚上都接到了电话，可当时郭薇躺在医院里啊，如果说郭薇是在昏迷中灵魂出

窍打的，可按她之前所说的那些，也根本没有提到打电话什么的啊。”

我苦笑，说：“不过据她所说，她在昏迷中的那段经历中，倒是说有个男人开着辆白色面包车来接她，她好像也对那人喊了快来接我这句话。”

大嘴长大嘴巴指指自己，满脸惊愕地问：“我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她说看不清脸，车也好像不是你开的车。”

“哎，我彻底糊涂了！”猴子点起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凡子，你觉得呢？”大嘴问我。

我用力抓几下头皮，觉得思维前所未有的混乱，我烦躁地说：“不知道，他妈的好乱。”

三人闷头抽了会烟，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慌，隐约感觉会有什么事将要发生，我开始担心郭薇的安全，我掐灭手中的半截香烟，对大嘴和猴子说：“我觉得不对，郭薇可能会有危险。”

猴子看着我，问：“怎么，你想到了什么？”

“没有，感觉，强烈的感觉。”

大嘴和猴子对视了一眼，大嘴说：“那怎么办？去郭薇家找她？”

猴子说：“那不行，她父母都在吧，现在都几点了，不方便，再说，孙茗不是陪着她么，在自己家，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现在几点？”我问大嘴。

大嘴拿起手机看了下时间，说：“十点多了，怎么了？”

我站起身，飞快地说：“走，去郭薇家。”猴子满脸差异：“你真要去她家啊？”

“不，就在她家楼下，守着！”

“啊，不是吧，你疯了吧！”

“去不去！？”

“去！”

驱车来到郭薇家楼下，我跳下车，朝二楼的郭薇家看去，房间没有灯光，看来她们都已经睡了。

大嘴走到我身旁，说：“估计都睡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守着。”

大嘴叹口气，转身回到了车上，我在原地站着，抽了支烟，也转身上了车。我放下车窗，一动不动地盯着郭薇家所在单元的楼道出口。大嘴拧开了音乐。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陆续打起了哈欠，躺在后排的猴子欠起身，正想说话，大嘴的手机突然响了。

嘟啦嘟……嘟啦嘟……大嘴掏出手机，才放到眼前，他怔住了。

“怎么不接？”我碰碰他，他不说话，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手机，才看了眼，忍不住惊呼起来。

“怎么了？”猴子凑过身子，我举起手机给他看，猴子惊叫道：“啊，没来电显示的，是那个电话！”

铃声不屈不挠地响着，我深吸了口气，把手机拿远，按下了免提键。

“快来接我。”

“是郭薇，是郭薇的声音！”因为过分惊骇，猴子的嗓音都变了。

电话断了。郭薇家中看似没有任何动静。我拨通了郭薇家的电话，没有了人接听。

“快，快，去郭薇以前出车祸那里！”我一边叫着，一边冲上了车。在车上，我看了眼时间，午夜11点12分。走到一半，手机又响了，来电显示是郭薇家的号码，我赶紧接通，只听孙茗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地说：“不好了，郭薇不见了。”

“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在一起么？她爸妈呢？”

“她爸妈去她外婆家了，不在，就我和她，我刚被电话吵醒，醒来后就发现郭薇不在了，现在房子里就我一个人，我好怕啊，你们快来！”

“你不要怕，你在那没事，郭薇可能会有危险，我们现在正在找她。”

孙茗哭起来了：“那我怎么办？”

我突然对她生出莫名的厌恶，我压住火气，说：“你要么自己回家，要么待在她家。”不等她再开口，我就挂上了电话。

“怎么回事？”大嘴开着车，一边问我。

“郭薇失踪了。”

“啊！”

“快一点，大嘴，再快一点。”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开始剧烈，不详的预感越来越浓烈。透过挡风玻璃，我努力搜寻着每一个视力所及的地方。当车拐过一个大弯，驶入那条直路时，我看见前方十几米处一辆小四轮正停在路中间，三个人影蹲在车前，显得惊慌失措。一瞬间我的心坠到了谷底，我感到窒息，双眼发黑，一阵眩晕。

我忘记了自己是怎么下的车，我更记不得自己是以怎样的速度跑过去的，我只记得在我看到躺在血泊中的郭薇的那一刹那，我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痛呼。我蹲下，轻轻抱起她，我

把脸贴近她的额头，我感到她的血还是温热的，我似乎听到她微弱的呼吸声。

“她没死，快快，大嘴，快，医院……”

我恍惚看到闪烁的警灯，听到嘈杂的人声，好像是猴子拉开了我，我颓然靠在路旁的一棵树上，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车灯开始慢慢放大，又猛地缩小，泛射出绚烂刺目光线。朦胧中，我看他们把她抬进了车。我感到世界离我远去。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7 20:11

一夜未眠。郭薇躺在医院，生死未卜。第二天清晨四点左右，我们才从医院回到大嘴房间，三人疲惫不堪。沉默良久，猴子说：“现在怎么办？”我看看大嘴，他一脸疲态地望着我，眼睛里满是血丝，我相信自己的脸色比他好不了多少。

“先睡会吧。”我有气无力地说。

没劲再洗漱，三人脱下外套上了床，我和猴子睡大床，大嘴单独睡那张钢丝床。不一会，那两人就发出均匀的鼾声，一张一弛，交替起落。我累得要命，却毫无睡意，我担心郭薇的伤情，更害怕那盯上她的东西还对她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古怪肯定就在出事点附近，我愈发笃定猴子之前的推测，我几乎已感受到，一具女尸，在阴冷潮湿的杂树林深处，散发出腐臭的，令人恶心的气味。

想到这，我冲动地想要喊起大嘴他们，我恨不能即刻找到这具女尸，将其碎尸万段。我满腔怒火都倾泻在一个可能有的女尸上。而后，猴子的梦呓让我稍稍冷静，我闭上眼，告诉自己，该休息休息。渐渐地，思维模糊起来，我感觉身体变得无比沉重，硌人的木板床似乎变得柔软如海绵一般，我正一点点地，一点点地沉陷下去……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5点，我在起床时惊醒了猴子。大嘴仍在酣睡，呼声阵阵，猴子叫醒了他。我用大嘴的手机给在医院上班的老同学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经抢救后，郭薇的情况还算稳定，但仍然有危险，本地的医疗水平有限，主治医生和她父母商量后，决定转院到N市的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午就出发了。挂掉电话，我舒了口气，我隐约感觉郭薇不会有事。想到这，我不自觉地泛起一丝笑意，自打认识郭薇起，我的预感就丰富起来，并且，相当准确。

“喂，你笑什么？郭薇没事了？”猴子不可思议地瞪着我。

“嗯，应该会没事，她中午已经转院去了N市，现在……”我看了下时间，接着说：“应该已经到了。”

“哎，那就好。”猴子一屁股坐到床沿，又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用安慰的语气和我说：“你放心，你的心上人不会有事的。”

“哎——”不等我说话，猴子竖起手阻止我，说：“你就别狡辩，我和大嘴又不是傻子，是吧，大嘴？”

大嘴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点点头，大方地对我说：“你就放心吧，兄弟我是不会和你争的。”

猴子假惺惺地叹口气，说：“唉，幸亏我还有张晓静。”

我被这两人弄得哭笑不得。

猴子拍拍手，说：“好了，现在我们做什么去？要不要去出事那里看看？”

猴子的话点醒了我，才放下心又猛地提到嗓子眼，天晓得那纠缠她的脏东西会不会一直追到N市去。

“去，走，赶紧的。”我招呼着大嘴和猴子，正要出门，大嘴在身后叫住我：“哎，凡子，你的衣服……”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外套上血迹斑斑，是昨晚抱郭薇时沾染上的。

“要不你先穿我的吧。”大嘴说着，从衣柜里顺手拿出件夹克，扔给我。我脱下自己的外套，穿上大嘴的夹克，这家伙膘肥体壮，衣服也大，我穿在身上，袖口耷拉，感觉松垮垮的。

事故点位处半山腰，此时天上正飘着毛毛细雨，四周云雾缭绕，人站在公路上，那雾气就在眼前环绕滑动，触手可及。

路上仍依稀可见残留的血迹。我们从公路下到那片杂树林，由上自下搜寻了一遍，直到下方的公路出现在面前时，我们也没有找到那所谓的女尸。

猴子扫了扫被雾气打湿的头发，说：“估计被埋起了。”大嘴在草地上蹭着沾满湿泥的鞋，一边说：“那就难找了，难不成我们要把这林子挖一遍？”

“算了，回去吧。”我说：“要不明天去土凹看看，没准黄师傅回来了。”

“行啊，走。”大嘴踏着脚说。

黄师傅还没有回来，看着紧闭的大门，我身体凉了半截。无奈回到镇上，和王师傅说起了这事。

“那冤鬼是缠上那个小丫头喽。”王师傅这样说。

“唉，可惜找不到那尸体。”我无精打采。

“我看找到咯也没用。”

王师傅的话让我心猛地一沉，我问：“为什么？”王师傅说：“照你说的，我估计，是那冤鬼想找个替身。”

“找替身？那她为什么就盯着郭薇不放？跟她有仇！？”我气哼哼的。

王师傅摇摇头，说：“这可说不定哦，也许——”他把许字拉得老长，却迟迟说不出下面的话。

“也许什么？”猴子忍不住了。

王师傅摸着下巴，说：“也许根本就没什么冤鬼。”

“那这一切怎么解释？”

“不晓得，我也不晓得喽，唉——”

王师傅这口气把我一颗心叹得沉甸甸的，我点起烟，感觉一片苦涩。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4-27 21:35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打个电话问问孙茗。”大嘴说着，掏出手机，拨通了孙茗家的电话。

“怎么样？”

“孙茗说她也不知道，不过她会去问问，她父母好像和郭薇家蛮熟的，有消息了她会打电话来。”

“哦，好。”七上八下，我的心七上八下。

过了几天，孙茗告诉我们，郭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很可能醒不过来，她家人带她去了上海老家，也许在那里，会有什么办法。“醒不过来？那不是成植物人了！”猴子惊叫起来。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此刻除了叹气，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大嘴拍拍我的肩膀，说：“别想这么多了，顺其自然吧，该做的，我们也都做了。”

这天中午，我在湖边闷闷不乐地散步，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那在医院做护士的初中同学。我强作笑脸，和她聊了几句，她提到郭薇，问我：“你和她挺熟的是吧？”

“嗯，还好。”

“她现在怎么样？”

“不知道，听说又去了上海，好像不太好，可能会成植物人。”

“植物人？啊！”她惊讶地叫起来：“怎么这么巧。”

“什么？”我觉得奇怪。

“我们医院在三个月前，收到个出车祸的年轻女孩，就成了植物人，哦，对了对了，好像出事的地点就是郭薇出事那里，当时我们都觉得挺奇怪的，怎么这么巧，以前不是说客山那条路老出车祸么，怎么现在又多了这个地方，哎，太恐怖了。”

她边说边摇头，眼睛因恐惧眯成了一条缝。

“什么！你说什么！有个女的在那地方出车祸成了植物人？！”我几乎要跳起来了。

“喂，你没事吧？”她睁大眼睛，惊讶于我的失态。

“没没，你快，那个……”我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什么？你别激动嘛。”她笑着说。

我举起左手，在空中抖动了几下，好半会，才说出话来：

“你告诉我，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哪里人？现在是死了还是怎么？”

“你这么关心这个做什么啊？”

哎，这女人就是啰嗦，我说：“你就别问啦，你快告诉我吧，回头请你吃饭。”

她又笑了，说：“那女的早就出院了，出院时还是植物人，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嗯，好像叫刘什么梅，哎，记不得了……”

“你再想想呀！”我急得直蹦。

“喂，你到底怎么了嘛，哦，是你女朋友，不对啊，是你女朋友你还要问我，哦，郭薇才是吧……”

真他妈三八死了，从小就这样，我心里骂道，嘴上却说：“哎呀，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你好好想想，她叫什么，哪里人？”

“嗯……”她侧着头，努力思索着，我探直脖子，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忐忑不安。

“哦！”她茅塞顿开的模样让我觉得美极了，她说：“我想起来了，她叫刘月梅，好像是石坪那边的人。”

我高兴坏了，抓起她的手使劲甩了几下，说：“太谢谢你了，改天请你吃饭！”说完我扭头就跑。

“喂，李非凡！”她在后面叫我。

我头也没回，右手在空中挥舞着，一边大叫：“对不起，改天请你吃饭！”

我兴奋极了，我想我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那个刘月梅，问题一定是出在那个刘月梅身上。我跑进一家便利店，打通了大嘴的电话：“喂，大嘴吧，你快来，我在公园湖边亭子里等你，哦，对了，知道猴子在哪儿，把他叫上，嗯，你别问了，有急事，快一点啊。”

十几分钟后，透过树丛，大嘴的车缓缓驶入我的视线，不等他过来，我就急匆匆地跑过去。

“猴子呢？”我只看到大嘴一人。

“不知道，他有没手机，也许在房间睡觉吧。”大嘴说着，递给我一支烟，见我一脸兴奋，问：“怎么了？看上去心情不错啊，郭薇回来了啊？”

我摆摆手，说：“不是，我想我终于知道郭薇是被谁弄成这样了。”

“什么？！”大嘴惊讶得手里的烟都掉了。

“我有个同学，在医院当护士，你知道的，刚才我遇到她，她说在三个月前，医院收到一个出车祸的女的，那女的成了植物人，她出事的地点就是郭薇出事那里。”

“嗯，你的意思是，她也是被哪个冤鬼害的？那你这么高兴做什么？她出事时在郭薇之前啊。”

哎，大嘴这家伙的脑瓜子就是不灵光，我说：“不是，我的意思是，郭薇这两次车祸，很可能是这个女人搞得鬼。”

“不是吧？这个女人死了？你不是说她成植物人了么？”

“死没死我不知道，但我几乎敢肯定，郭薇的事情肯定和她有关，你想啊，同一个出事地点，并且，郭薇第一次车祸是发生在两个多月前，和这女人出事的时间，只差了半个月不到。”

“哦，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大嘴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说：“那我估计，这女的应该已经死了，所以想个替身，唉，我怎么没接到业务啊。”

“哎，那女的家是石坪的，不兴你这个业务，哦对了，这个女的叫刘月梅。”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8 19:58

大嘴点起烟，想了会，说：“凡子，我有些想法啊。”

“你说。”

“如果你的推测是正确的，这刘月梅死了，郭薇的确是被她所害，那么我们能做什么？给她烧烧纸？求她放过郭薇？这样做有用么？”

“无论如何，试一试，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再说，只

要知道了问题所在，总会有解决的办法。”“那好，但是，如果那刘月梅没死，还是植物人，那又怎么办？”

“这个……”刚才我几乎已经肯定罪魁祸首就是刘月梅，可大嘴现在一说，又让我陷入了困境。

“这样吧，先打听下刘月梅这个人，看看是死是活，如果真不是她，那……就再说吧。”我叹口气，情绪跌落万丈。

“好，不过我这几天有点忙，去石坪可能没时间，先打听下那个刘月梅，没准有人认识。”

“好。”

晚上八点多，在大嘴房间，当猴子听我说到刘月梅这三个字的时候，他皱起了眉头，“刘月梅，刘月梅……”他歪着头，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着什么，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忽地他眉头一松，叫道：“我想到了，刘月梅嘛，那个钱……”嘟啦嘟……大嘴的手机响了，铃声打断了猴子的话。大嘴拿手机。

“喂！”

“什么？！你说郭薇回来了！”大嘴惊呼起来，我浑身一颤，立刻从椅子上蹦起来，要去夺他的电话，他侧开身，冲我摆摆手。

“什么问题？嗯，那你来吧，嗯，都在，好的。”大嘴挂了电话。

“郭薇回来了？她好了？”我的声音因兴奋而有些发抖。

“嗯，刚才是孙茗打的电话，说郭薇回来了，下午才回来，

不过……”大嘴闭上嘴，像有难言之隐。

“快说呀，你怎么也婆婆妈妈的。”我要急疯了。

大嘴摇摇头，说：“孙茗等下过来，听她说，我在电话里没听太明白。”

“那我先给郭薇打个电话吧。”我拿起手机，正要拨号，大嘴拦住了我，说：“人家才刚回来，你就先别打了，孙茗说，郭薇的情况好像不是非常好。”

“怎么回事？”我的神经在瞬间绷紧。大嘴摇摇头，没说话，我坐立不安，恨不能飞奔到郭薇家去。猴子拍拍我，给我支烟，说：“别急，等孙茗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她说很快就到，十分钟吧。”大嘴接过猴子的话，对我说。

十分钟，从来不知道十分钟能有这么长。这十分钟就像年终会上领导的讲话，扯不到尽头。十分钟我抽了三支烟，十分钟猴子去了趟厕所，十分钟大嘴仰躺在床上几乎要睡着，十分钟过去，孙茗还是没来。我坐不住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时我隐约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我冲到门口，拉开房门。

“孙茗！”我激动万分，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大嘴。孙茗看上去不太高兴，她勉强地笑了笑，走进屋子，猴子让开椅子，叫她坐。“郭薇回来了是么？她现在怎么样？”我心急如焚。

“嗯。”孙茗点点头，说：“我刚从她家出来，不过……”

“不过什么？”怎么人人都爱卖关子。

孙茗皱了皱眉，说：“不过她好像变了。”

“怎么回事？她伤还很严重？”

“不是，伤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了，不过她性格好像变了，对我好冷淡，爱理不理的，对了，对她爸妈也是这样，她妈妈说，从她醒来以后，就是这样了，对身边人都不冷不热的，就爱打电话，一打就几个小时。”

“打电话？给谁打？”

“不知道，不让人听，神神秘秘的，但总能听到她笑，好像很高兴似的，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了，可她回来都不打电话给我，还是我妈妈在单位听说了，回来又告诉我，我才急匆匆地去她家看她，谁知道，热脸贴了冷屁股，哼！”孙茗嘟了嘴，难怪她一脸不高兴，原来如此。

猴子嘶地吸了口空气，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是不是她这里还没完全恢复啊。”

“怎么会这样？我只听说过车祸后有人失忆，有人痴呆，

没听说过爱打电话的啊，这真是奇了怪了。”大嘴疑惑不解地说。

我想了一会，拿过大嘴的手机，按下了郭薇的电话号码，忙音，过了会，我继续拨，忙音……忙音……忙音……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手机扔在了床上。

“怎么，打不通？”猴子问我。

“嗯。”我哼气如牛。

孙茗扁扁嘴，说：“我从她家出来时她就在打了，哎，也不知道怎么了。”说完她又摇摇头，叹声气，显得既委屈又无奈。

“去她家看看吧。”我按耐不住了。

“啊！”猴子和大嘴吃了一惊，孙茗也睁大眼睛看着我，好像我要去的不是郭薇家，而是龙潭虎穴。

“这不合适吧，，我们几个男的，她父母都在，以前从来没见过我们这样太贸然了点。”猴子对我说。

“是啊。”孙茗点点头，说：“她爸妈平时对她管得比较紧，你们去是不太方便，再说，她才刚回来，不太好。”

“这怎么办！”我重重地坐到床上，拿起手机。忙音。哎，我要崩溃了。

孙茗走后，我抱着大嘴的手机打个不停，直至电池用尽关机。

“真他妈的奇了怪了！”我忍不住骂道。

大嘴丢给我一包烟，说：“别急这一会嘛，反正现在知道她没事了，也许就是脑子还没恢复，过些时候就能好了，明天再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把她约出来，当面看看，就知道了。”“唉，只能这样。”我心烦意乱，差点把大嘴丢给我的烟拧作一团扔出窗外。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8 20:06 争取更，10点前没有就不更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8 21:05

第二天上午，我终于打通了郭薇的电话。

“喂。”久违的，熟悉的，让我魂牵梦萦的声音。

“喂，郭薇，是我。”

“你？你谁啊？”

“我啊，非凡啊。”

“你打错了吧！”电话断了。我愣住了，看来，脑子是糊涂了。我再次拨号。

“喂！”

“喂，郭薇，你不是郭薇吗？”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非凡啊。”

“不认识！”电话又断了。我再拨，忙音，忙音，忙音……这一天，我有点六神无主。

“孙茗说得没错，她连我都不认识了。”晚饭时，我对猴子说，毫无胃口。

猴子把盘子敲得叮叮响，说：“也许是失忆了吧。”

“那她怎么没忘记孙茗，还有她父母？”“哎，也许是忘记了最近半年的事情，你才认识她多久，再说，孙茗不是说了么，她对她，还有她父母，态度也变了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郁闷之极。

“别想这么多了，吃饭吧先，她不是没事么，没事就好。”话是这么说，可我哪里吃得下，我挑起两根青菜，盯着发呆。

“哎，你吃……”猴子的话还没说完，大嘴风一样的闯了进来。

“不得了，不得了……”大嘴的表情像见了鬼。

“什么不得了啊？”

“我下午，在车上，看见郭薇和那个钱伟，在一起。”

“什么！”我猛地站起，差点顶翻了桌子。

大嘴抹了把汗，说：“我下午，经过烟草局的时候，看到郭薇和钱伟在一起，两个人看起来好亲热，钱伟还搂着她。”

我听到自己脑中嗡地一声巨响，随即一片空白，我看见大嘴的嘴巴在我眼前不停张合，然而我一句也没听到。郭薇，钱伟，郭薇，钱伟……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喃喃自语，失魂落魄。

钱伟，我知道这个人，家底挺厚，高中毕业后靠关系进了烟草局，爱乱搞女人，风流不让刘俊，平时拽得很，瞧着就不顺眼，前段时间听说他在猛追郭薇，只是郭薇不睬他，后来他知道我们和郭薇打成一片，在街上看见我们几个，眼神都恨恨的，我们屌都懒得屌他，用猴子的话说就是：他妈的纨绔子弟一个，除了会乱动那根卵，什么都不会。

可现在，郭薇居然和他在一起了？还被他搂着？怎么可能，郭薇怎么可能看上那个王八蛋？

“大嘴，你确定你没看错？”

“当时他们离我的车就两米不到，我还叫了声郭薇，可她看了我一眼，没理我。”

“靠，她真的被撞傻了吧，这种卵人她也看得上？”猴子愤愤地骂道。

我呆若木鸡，苦水在瞬间把我吞没。

“喂，凡子。”大嘴推推我。

“哦，我没事。”我摸索着摸出烟，却把过滤嘴那头烧焦了。

大嘴重新递给我一支，我木然接过，又忘记了点燃。

大嘴替我接上火，说：“你别……”话没说出，猴子砰地拍了下桌子，震得碗筷一阵乱跳，他叫道：“操，我想起来了，那个刘月梅，那个刘月梅是钱伟以前的女朋友！”

“什么！？”

三天后，猴子告诉我，刘月梅死了，一个礼拜前死的。

次日晚上，我和猴子在公园小道迎头撞见了郭薇和钱伟，钱伟看见我，挑衅似地搂住郭薇，亲吻她的嘴，郭薇半推半就，撒娇般地笑。她笑得还是那么好听。她看都没看我一眼。猴子捏起拳头，想冲上去。我拉住他。

“她已经不是郭薇了，她只是像郭薇而已。”我这样对猴子说，也这样告诉自己。

可郭薇在哪里？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漫山遍野的蔷薇，我看不见她站在蔷薇中，一袭白裙，笑靥如花，她对我挥手，我却靠不近她，蔷薇在瞬间全部枯萎凋谢，她消失了。

我知道她消失了。她不是郭薇。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4-29 09:36 半塘先生真是性情中人啊

丁子，四少的图片固然让人看了反腻，你搞个办公室不是凤姐就是芙蓉的，也让人吃不消啊。呵呵

老妖的第一次弥足珍贵，谢谢。

鲁班斧，你确实有两把斧头，不过我想，这2斤多的56度老白干灌下去……

郭薇的故事我认为结束了，李非凡、大嘴和猴子的故事还会继续。

另，谢谢一直以来辛苦盖楼的朋友们，恕我懒散，不一一回复和感谢，但我知道你们，你们的每一句回复我都看过，就如我的每一篇帖子你们都看过一样。谢谢大家。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4-29 18:17

今天起暂停更新，休息几天，节后继续，谢谢大家，愿大家节日快乐！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5-05 21:52

这几天，我有点蔫，猴子和大嘴知道我心情不好，有空就来陪我，两人说话小心翼翼，绝口不提郭薇。其实提提也无妨，好几次聊天的时候，我几乎忍不住要说起郭薇，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说又能怎样呢，王师傅已经说过，要救回郭薇，已绝无可能，时间被拖得太久，晚了，完了。我告诉猴子他们，这件事要守口如瓶，对谁都不能说。别人会认为郭薇还是郭薇，

性格的巨变不过是因为车祸，对于她的父母，这样尤其好，至少我觉得这样好。

这天大嘴有个长途业务，问我是否去。我想了会，答应了。有些日子没陪他出业务了，去散散心也好。

躺在后车厢这位是G县人，来小镇做生意，那天晚上喝多了酒，在回住处的路上，一头栽进了路边的阴沟里，第二天被人发现时，已断了气。

G县离我们镇有四百多公里，没有高速，只能跑国道，单程下来，大概要八个来小时。清晨六点多，我们就从小镇出发了，中途停下吃了顿午饭，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到了G县殡仪馆。

大嘴办交接手续的时候，猴子也跟着去了。我踱到院子里，胡乱转着，走到东角，看见两间破旧的青砖瓦房，墙上爬满了藤蔓，门口有一人高的围墙，围墙上依稀可辨男和女的字样，是厕所。我正好有点尿意，想也没想，就钻了男厕所里。

经过围墙时，几根蛛丝糊在我的脸上，我抓去缠在脸上的蛛网，发现这间厕所应该早已废弃。厕所里闻不到臭味，地面干燥得很，灰尘奇厚，水泥尿槽缺了大块，靠里那头放着一个木桶，一根竹棍斜靠在木桶旁边，同样看不出半点湿润。

几间蹲坑有砖墙隔开，靠里的一间的隔断已经全部塌掉，

散落一地。坑位蹲脚处依稀可见灰黑色的干硬的粪块，密织的蛛网随处可见。时值六月，虽然已近下午四点，可太阳依旧毒辣，阳光透过落满灰尘的小页窗投射进来，光柱中，清晰可见朦朦胧动的飞尘。厕所里很凉爽，嗯，准确的说，应该是有点阴冷。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会，没往里走，侧身贴着墙，开始方便起来。

方便到一半，我打了个激灵，似乎感到身后有人，我转过头，没发现异样。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我往门口挪了两小步，只听啪的一声，我被吓得猛地一颤，差点把尿抖在裤子上。回头一看，原来是靠在尿桶上的竹棍倒了下来。没有风啊，莫名其妙的。殡仪馆里废弃的厕所，难道？我甩甩头，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方便完，我飞快地穿好裤子，正要出门，就在一刹那，我真真切切感觉到有个人正站在我身后，他离我是这么得近，他呼出的气息微微吹在我的脖子后方，凉飕飕的。他不可能是从外面进来的，因为我就站在门口，这是唯一的入口，他也不可能是在我之前进来的，因为厕所不大，光线也不错，虽然坑位间有隔断，但站在门口，却能一览无遗。

鸡皮疙瘩在瞬间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感觉自己的头发已经根根耸立，我捏紧拳头，吞咽着唾沫，喉头里发出含糊的咕隆声。

不可以回头，绝对不可以回头。不要慌，慢慢地，慢慢地，我挪到围墙边……唉——这声沉重的叹息惊得我蹦了起来。我飞似地冲了出去。

“哎，凡子！”是猴子，我刹住了脚步，看见他正站在办公室门口。

“跑哪去了你，哎，你怎么了，慌慌张张的，见鬼啦！我重重地呼了口气，正要说话，大嘴和G县殡仪馆的老刘从办公室里说笑着走了出来。老刘看见我，从口袋里摸出烟，递给我一支，说：“辛苦辛苦，怎么不进去坐会，哎，你脸色不好嘛，生病了？”

我接过烟，摇摇头，说：“不是，刚才，那个厕所……”我说着，用手指了指东角那边。

“怎么？你进那个厕所了？！”老刘瞪大眼睛，原本打算拿着火机准备给我点火的右手也定在了半空中。

“怎么回事啊？”大嘴疑惑地看看我，又看看老刘。我点点头，说：“他妈的，吓死我了，那个厕所，有问题。”

“哎！”老刘摇摇头，给我点上火，压低声音说：“那个厕所，不干净哦，都已经一年多没用了。”

“啊！”猴子发出一声惊叹，凑上前，问老刘：“那个厕所，怎么不干净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5 21:52

呵呵，大家久等了，先更新一点，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6 09:12

让大家久等了，实在抱歉，昨天还有点累，所以更新不多。

丁子兄弟，呵呵，辛苦你了，你这办公室主任当得真不赖。

大家对郭薇遭遇的反应，我多少预料到了一二，但郭薇的确要告一段落了，至于她什么时候好，会不会好，我也不知道。

另外，我不是写“深圳灵异……”的那位作者。

最后，写同人那位女孩，难为你了，写了真不少，呵呵。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6 11:01

老刘招招手，示意我们进屋说，我们跟他走进办公室，分别坐下，老刘点上一支烟，说：“一年多前，3月份的时候，我们这办了场丧事，死者是县上的一个老头。因为家属要守灵，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单位的小王就留下来值班，最开始没什么问题，家属在灵堂里守着，小王在办公室睡觉，睡到半夜，他想上厕所了，于是跑到厕所大便，厕所里没灯，小王当时比较急，也没带电筒，反正有打火机嘛。据他说，当时他是蹲在第一个坑位，正拉着，从旁边的坑位里传来一阵咳嗽声，小王以为是那死者的某位家属，就有一句没一句地和隔壁那人聊起

天来，开始还好，小王和隔壁那人聊得也不错，就听着那人声音显老，于是小王就问他，你年纪应该挺大了吧，还要来守灵啊，这活让家里年轻人干就行了嘛，你是死者的什么人啊？那人突然就没了动静，小王又问了几声，不见人答应，觉得奇怪，于是赶紧收拾好，穿起裤子，走到隔壁一看，你们猜，他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什么？！”

老刘吸了口烟，说：“什么也没看见，隔壁压根就没入，当时把小王吓得呀，哎哟！”老刘摇着头，又把烟放进了嘴里。

“我靠，他见鬼了吧。”猴子说着，转脸看了看我，问：“凡子，你刚才见到什么了没？”

“没，就觉得背后有人，还冲我呼气，吓死我了。”我挪了挪屁股，仍然觉得背脊发凉。老刘说：“哎，后来啊，问了那家属，当晚守灵的，根本就没有老头，唯一的老头，就是躺在灵堂中间的那位。”

“哎也。”猴子做出一副怪相，说：“那真他妈是见鬼了。”

“对哟。”老刘接过口，说：“再后来，小王和那些家属说起那人的声音，结果，家属几个都说那声音就是老头的。”

我摸摸后脑，说：“那我刚才在那厕所里遇到的，不会就是那老头吧？”

大嘴拍拍我，一本正经地说：“绝对是。”我看老刘，老刘不置可否。

猴子站起来，开玩笑地说：“刘师傅，那你们也不找个大仙来驱鬼。”

老头捏着烟屁股狠吸了两口，把烟头踩在脚下，摆摆手说：“驱？驱个屁，我们干这行的，碰些怪事还不是家常便饭，要驱哪驱得干净？哦，对了，你们要上厕所，上办公室这边，那头的厕所已经没人用了，嘿嘿……”说到这，老刘露齿一笑。哎，他这口牙，长得真够呛。

告别老刘，我们从G县殡仪馆出来，看看时间，已近傍晚，大嘴开着车，边说：“找个宾馆吧，先安顿下来，回头晚上出去转转，怎么样？”

我好字还没出口，大嘴的眼睛瞟上了后视镜，叫道：“哎，猴子，看什么呐？”我扭过身，看见猴子正拿着一个硕大的黄灿灿的戒指放在眼前不停打量。

“金戒指，我靠！”我探起身，一把将戒指夺过来。

“别抢别抢塞，我还没鉴定出到底是不是金的撒。”猴子一只手扒着我座椅的靠背，另只手由后探出在我面前乱抓，想抢回去，我身体前倾，把戒指贴在挡风玻璃前，猴子抢不到，只好趴在椅背上，眼巴巴地看着我拿着那只戒指东摸西敲。

戒指真不小，正面刻着一个“财”字，可能掉在地上有段时间了，字体的缝隙里还嵌着些泥巴，但通体的光泽，还是不错的，我把戒指放在手心里，掂了几下，沉甸甸的，应该是个足金戒。

“怎么样，是纯金的吧？”猴子满怀期待。大嘴把车在路边停好，从我手中接过戒指，放在鼻子下瞧了半天，然后又把戒指塞进嘴里，咬了咬，猴子看得心疼，叫道：“哎，你别咬坏了。”

大嘴斜他一眼，说：“妈的，我这是在鉴定真假呢，晓得不。”

“那你鉴定出什么来了不？”

大嘴做出副老气横秋的模样，点点头，说：“是真的。”

“我靠！”猴子激动死了，忘了在车里，猛地站直身体，咚地一声巨响，脑袋撞在了车顶上，猴子也不喊痛，摸着脑袋顶，叫道：“这么大大个金戒指，发了，操，我就说我这两天右眼皮直跳，果然有财运啊！”

大嘴拿着戒指往自己手上套，换个两个手指，发现中指最合适，大嘴举起带着戒指的左手，并拢手指，伸到我和猴子面前，得意地说：“怎么样，蛮合适吧？”

我问猴子：“唉，你哪里捡来的？”

猴子笑嘻嘻的，说：“刚才在殡仪馆，我从办公室出来找你的时候，在一棵树底下看到的，当时是埋在土里的，只露出来一点点，亏得我眼神好啊，几米之外，一眼就看到，哈哈……”

“操！”大嘴闻言赶紧取下手上的戒指，扔还给猴子，骂道：“你妈妈的，这不会是死人带过的吧。”

猴子没接稳，戒指掉在座位上，他赶紧背过身，一撅着屁股找回戒指，放在裤子上蹭了几下，说：“管他活人死人带的啊，回头找个首饰铺把它给卖了，几千块是有的吧，哈哈，回头兄弟我添置个手机。”猴子翘起手指放在耳边，乐得眉开眼笑。

“操，你小子还想吃独食啊，回头卖了，大家平分！”

“这个，我多拿一点总成吧？”

“你认为呢？”我和大嘴的巴掌已经蠢蠢欲动。

“那就多拿一点点一点点吧……”猴子还想垂死挣扎，话没说完，我和大嘴的巴掌轮番敬上。

“哎哟……好好好，平分，平分，平分还不行么！”

“这才像话！”我和大嘴住了手，重新坐好。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6 19:54

今晚上有点事，白天更新了一段，大家晚上不用等，明天更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7 20:49

对G县不熟，我们转了几圈，没找着首饰铺，猴子说算了，回镇上再卖，我和大嘴没异议，于是找了个宾馆，准备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小镇。

吃完晚饭，我们在街头胡乱转了几圈，觉得没意思，就回到客房，打开电视机，三人轮流洗完澡，躺在床上抽烟聊天看电视。猴子洗澡时，顺便把戒指洗干净了，在被子上蹭了又蹭，举在灯下，金灿灿的，还挺耀眼。大嘴在一旁看得眼馋，腾地跃起，跳到猴子床上，把戒指抢到手，套到中指上，说：“先给我潇洒几天吧。”

猴子瞧瞧大嘴，大嘴鼓鼓肱二头肌，猴子很有自知之明，说：“行，那你先保管着，不过别掉了哦。”

大嘴扬起手，得意地晃着，说：“掉不了，放心，看，气派吧？”

我斜他一眼，说：“这可是殡仪馆捡来的，你不怕沾上晦气？”

大嘴一撇嘴，说：“怕个鸟，黄金就是辟邪的！”嗯，但愿如此吧。聊了会天，三人都没了声音，安静地看着电视，不一会，

大嘴打起了鼾，我感觉眼皮越来越重，电视屏幕逐渐在我眼睛缩成一团无规则的模糊的光影，节目的声音像是从极远处传来的，光影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远……

“睡觉吧？”像猴子的声音，我含糊地应了声，隐约感觉他关掉了电视。

哒、哒、哒……卫生间里传来持续的、轻微的、硬物敲击洗手台的声音，我被吵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月光很好，透过窗帘，将客房里照得一片银白，我扭头看了眼睡在中间床位的猴子，他睡得很死，越过猴子，我看不见大嘴睡得那张床上空空如也，大嘴不见了，被子也不在床上，我撑起半个身子，发现他的被子掉在了地上，可大嘴呢？应该卫生间里吧。

哒、哒、哒……那声音还在卫生间里不间断地响着。大嘴在搞什么名堂？我轻轻敲了敲客房与卫生间的隔断，小声道：“大嘴，搞什么呢？”没人答应。我下了床，打开廊灯，走到卫生间门口，借着廊灯的光线，我看不见大嘴正站在洗手台前，低着脑袋，用带着戒指的中指，轻轻地叩击着台面，动作机械而规律，我听到的哒哒声，就是他手上的戒指和台面撞击发出的声音。

这家伙犯什么神经？我揉了揉眼睛，小声叫道：“大嘴，半夜三更不睡觉，搞什么呐？”大嘴停下了动作，把脸缓缓转向我，表情木讷呆板，他没应我，直愣愣地站在原地，看了我几秒钟，我被他看得头皮发麻，感觉有些诡异。

“喂！”我正想走过去拍拍他，他却冲我笑了下，然后径直向门口走来，我堵在门口，他走近后，也不停下，硬是挤了

过来，我赶紧把身体贴在门框，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卫生间，走到自己的床前，弯身抱起被子，往床上躺了下去。此时猴子翻了个身，嘴里呢喃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

大嘴这小子怎么了？梦游？我很困，懵呼呼地没有多想，小便后，回到床上，不一会，又睡死过去了。

第二天大早，大嘴喊起我和猴子，退了房，吃早饭的时候，我对大嘴说起他昨晚奇怪的举动，大嘴正往嘴里塞着小笼包，听了我的话，差点噎住，灌了几口豆浆咽下去，抹抹嘴说：“什么？我昨天晚上在厕所里用戒指敲台子？”

“嗯，没错，你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啊。”

“嘿，你还对我笑了一下，不过笑得阴沉沉的，吓死人。”大嘴瞪大双眼，嘴巴啊得老大：“啊，不会吧，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猴子头也没抬，嘴里塞满了小笼包，含含糊糊地说：“梦游，你梦游了。”

大嘴看着我，我点点头，说：“应该是梦游。”“哎啊，我以前从没有过梦游啊。”大嘴举起左手，端详着中指上的戒指，说：“该不会是这戒指有鬼吧？”也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害怕，大嘴居然打了个激灵，他摘下戒指，扔还给猴子，说：“不带了，他妈的邪气。”

猴子把戒指装进口袋，笑呵呵的，“你不是说黄金辟邪么？”

“妈的，这哪个说得准，世界太奇妙！”大嘴嘟哝着，又往嘴里塞了几个包子，一口把碗里的豆浆喝完，招招手说结账。

车才开出G县不久，抛锚了，顶着烈日，大嘴捣腾了将近了一个小时，才弄好，跳上车，大嘴满头大汗，把湿透的T恤脱干塞到屁股后，身子凑到冷气风口吹了会，骂道：“他妈的，热死我了。”

“快走吧，要不回到镇上要凌晨了。”我催他。

“嗯。”大嘴应着，正要打火，从后视镜里看见猴子躺在后排座上，架个腿安逸得很，正把玩着那个金戒指，大嘴对着后视镜说：“喂，猴子，我觉得你捡来的这个戒指有鬼。”

“胡说八道。”猴子不以为然。大嘴喊了声，没再说话，将车发动。也不知撞了什么霉运，才开了没一会，前面的路又给堵了，车龙长得看不到尽头，看来已经堵了有一阵子了，有人在车上坐不住，跳下车来，跑到路旁的树荫下，或抽烟，或聊天。“操！”大嘴骂骂咧咧地放下窗户，伸长脖子往前面看了会，缩回头关上窗，说：“估计前面出车祸了，不晓得要堵多久。”

猴子把身体挪到车门边，问我们：“下去放个水，去不？”大嘴说去，两人下了车，往路边跑去。我没尿意，懒得下车，车里比外头凉快，我把窗户放下一条缝隙，点起了烟。

透过窗外，看了会风景，我觉得无聊，于是转过头，想拧开收音机，把手伸向收音机旋钮的时候，我的视线扫过后视镜，怎么？后面怎么坐着个人？！我猛地转过头，没人，再回头看后视镜里，也没人。难道我眼花了？我又扭过头，扫视着后排座，那个黄灿灿的金戒指正嵌在靠背与坐垫的缝隙中。哦，是从猴子裤兜里掉出来了。

我探起身，把戒指拿过来，放在手上把玩着，一边歪头看了下窗外，猴子和大嘴正朝车子走来，看着他俩，我突然有了恶作剧的兴趣，拉开抽屉盖，把戒指放了进去。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7 22:06

作者: 子丁 2010 回复日期: 2010-5-6 23:13:00 4110#  
等楼主这文章拍成电影,,, 我得在电影里担任一角色,,  
楼主, 一口吐沫一个钉,, 如果你文章拍成电影, 可否同意我  
担任一?

---

---

呵呵，担，你想担就担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7 23:11 今天不更新了，  
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8 19:17

从 G 县出来时就已经不早了，路上又耽误近两个来小时，在离小镇还有百来公里的时候，时间已经快到午夜十一点了。

“哎，你们看，鬼火！”猴子在后面叫了起来。

“那边？”大嘴放慢车速，往窗外看去。

“右边！”

我和大嘴同时把头扭向了右方。透过车窗，我看见远处有两簇蓝荧荧的火团正飘浮在空中，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像被线拉住似的怎么也飞不开，在空中不停颤动着，十分诡异。

“靠！”大嘴踩住刹车，凑到我旁边，贴着玻璃往外看，说：“真是鬼火啊，我以前从没看过啊。”

猴子推开车门，我问：“干什么去？”

“下去看看啊！”猴子说着，跳下了车，大嘴捅捅我，说：“走，看看去。”我也觉得稀奇，于是打开车门，下了车。

车外月色很好，放眼看去，地面像铺了一层薄霜，唧唧的虫鸣声不绝于耳，虽然没有风，却能感觉到凉意。

那两团鬼火仍浮在空中，晃荡着发出蓝色的光芒，并行一线，彼此间隔很近，远看去，像两只巨大阴冷的眼睛，而眼睛后那连绵耸立的黑色山峦，则像一只昂首俯卧着的巨大的怪兽。

大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两团鬼火，喃喃地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鬼火了吧。”

“绝对是。”猴子在一旁肯定地说。

我正想开口说话，只听身后传来卡啦一声，我们转过头，面面相觑，猴子问：“什么动静？”

“好像是从车里发出来的。”我感觉头皮有些发麻，猴子贴紧我，说：“不会是后车厢里吧？”

“车厢里有东西？”我碰碰大嘴，问他。我想这家伙是不是又把张阿八的什么东西放在了里面。

“没有啊，是不是听错了。”大嘴的声音听上去有点颤。听错了？怎么可能，真真切切的声音，总不见的三个人同时出现了幻听吧。

“靠，不会是刚才经过车祸现场时，有东西……”猴子想起上回遇见过葬队的事情了。

“要不，去看看？”我说着，拉了拉大嘴，大嘴看看我，说：“要不你先去。”

“操，一起去！”

三人吊着胆，慢慢靠近车子，绕着车子转了半圈，最后在车尾处停了下来，我们都认为，刚才那声音应该是从这里头发出来的，但此时此地，谁都没胆量打开车厢来一探究竟。原地站了会，大嘴说：“算了，赶紧回去吧，没事看什么鬼火……”

鬼火，大嘴要不说，我几乎都忘了刚才我们是在看鬼火，我转眼看去，愣住了一——那两团妖异的鬼火，就这一会的功夫，居然全都消失不见了。

“咦，鬼火没了？”猴子小声叫起来。

大嘴往那边瞟了眼，说：“没就没了，赶紧走吧。”我们上了车，就在大嘴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我透过车窗，借着银霜般的月光，看见刚才鬼火飘浮处的下方，突然多出了许多个人。

“等等。”我抓住大嘴拧钥匙的手，大嘴问：“怎么？”

“你们看外面。”我指指窗外。

“哪来那么多人？！”大嘴差点喊起来。是啊，哪来那么多人，刚才看鬼火的时候，明明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这附近也不见有灯火什么的，怎么这一眨眼，就突然钻出来这么多人？

眼看着人越聚越多，但却看不到这些人是从哪里过来的，这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些人是从地里无端端地变出来的。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8 20:24

我放下车窗，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些。那地方似乎是个临时集市，好像摆了不少地摊，那些人来来回回，时不时会在某个摊点面前驻足停下，和摊主交谈着，比划着，像在砍价。人很多，粗看过去，起码有上百个，熙熙攘攘的，看上去热闹极了，可是，却听不到任何声音，准确的说，除了嘈杂的虫鸣声外，我听不到那边传出来任何声音，眼前此景，给人的感觉就像在看一部场面热闹的无声电影。我觉得蹊跷，刚才还空荡荡的荒野，怎么才一会功夫，就突然冒出了个临时市场？这些人是哪来的？诡异，实在诡异。

我看看大嘴和猴子，那两人脸上同样写着疑惑，猴子奇怪地问：“怎么听不到他们说话啊？”

我和大嘴没说话，猴子又蠢蠢欲动了，说：“下去看看吧。”

“别。”我不赞同，我觉得古怪。

“现在几点？”我问大嘴。

“十一点过几分。”

“奇怪，这么晚了，怎么这里会突然多出那么多人？”

“好像刚才那鬼火就是在那个地方吧。”猴子的话像一股强冷空气，弄得我们身体冰凉，冒出一身鸡皮疙瘩。

我推推看得出神的大嘴，说：“走吧，别看了。”

“哦，好。”大嘴回过神，发动了车。

“喂，你们说，刚才我们不会见鬼了吧？”猴子倒是直截了当。

大嘴说：“要真是鬼，那他妈也太多了，难不成我们看见了鬼市场？”鬼市场！大嘴的话提醒了我，我想起来，以前我曾听过一个传说，说是有人在晚上过山路时，在山脚处曾看见过鬼市。所谓鬼市，就是鬼的市场，据说如果人在晚上碰见了鬼市，那可是天赐的发财机会，这时你只要走进鬼市，随便用块石头或什么东西，就可能在鬼市上交换到可能是奇珍异宝的古董，不过在交换过程中，千万不能说话，一张嘴，那后果可就严重了，至于严重到什么地步，我也不知道。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到和传说中的鬼市有几分相似，不过传说中的鬼市看起来是冷冰冰阴惨惨的，鬼市里那些“人”也都是面无表情，不言不语的，这和我们刚才看到的到不一样，虽然听不到声音，但所见那些人的姿态动作，分明是在很热烈地交谈着，若不是半夜三更，突然出现在鬼火出没的野外，我实在不觉得刚才的景象有什么骇人的。

“我靠！你怎么不说？”猴子拍了我一下，转而对大嘴说：“大嘴，要不我们现在掉头回去。”

“回去干嘛？”大嘴没有回头的意思。

“靠，你刚没听凡子说么，那是鬼市，发财的机会到了。”猴子激动地直搓手。

大嘴看上去有些动心，看看我，问：“凡子，真的么？”

“我也是听说的，传说而已，谁知道真假。”

“要不，再回去看看？”大嘴停下车，征求我和猴子的意见，猴子当然拍手赞成，我有点犹豫，说：“你们不觉得很诡异么，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哎，你怎么这么胆小啊。”猴子叫起来，说：“如果换不到什么东西，那我们走就是了呗。”

“走？”我冷笑道：“你说走就能走么？”大嘴睁大眼睛，说：“难道会出什么事？”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万一进去出不来，或者碰到其他更那个什么的，怎么办？”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总之就是觉得不好，太冒险。猴子也沉默了，天降横财的机会虽然人人垂涎，但要为此去面对不可测的结果，还是会让人望而怯步的。

“要不这样。”琢磨了会，大嘴提出折中建议：“要不我们再回去看看，看一会再说，也不一定非要过去。”

“我看行！”猴子很赞成。

“怎么样，凡子？”大嘴碰碰我。

“行。”在好奇和可能发财的双重诱惑下，我也同意了。

大嘴掉转车头，往回开去。猴子贴在车窗上，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生怕开过。

“哎，停停，应该是这里了，咦，好像没了啊？”猴子拍着车窗叫道。

我们下了车，看路边的景物，的确是那个地方，可是，鬼市却不见了，眼前所见，只是一片空荡荡的荒野。

猴子找了一圈，跑回来，泄气地说：“没了，消失了。”

相比猴子的失落，我心底却感到一阵轻松，我说：“没就没了，命里无时莫强求。”

大嘴也显得无所谓，说：“走吧。”

猴子叹着气，跟着我们往回走，临上车前，还不死心，眼巴巴地回头看，结果越看越绝望。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8 20:25 今天到此为止，明天继续，谢谢诸位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9 16:04

“哎，大财没发成，幸亏还有个小财发。”猴子懒懒地半躺在后座上，用手摸着口袋，之后猛地坐起身，在身上一阵乱摸，叫起来：“完了，戒指掉了！”

“啊，真的假的。”大嘴以为猴子在开玩笑。

哦，戒指，刚才那一折腾，我几乎都要忘掉了。我瞄

抽屉盖，心里暗笑，让这两小子急会，回到镇上再告诉他们。我极力面不改色，故意惊讶起来：“靠，不会吧，怎么就掉了？”

猴子撅着屁股在后面翻找，嘴里嘟哝着：“是啊，我一直放在裤子口袋里，怎么就掉了，他妈的，这大财没发成，小财也飞了。”

“不行不行。”猴子找了半天，喘着粗气弓起腰来，说：“我估计是不是掉在刚才那里了，我在哪里拿火机时掏了口袋，应该是带出来了。”“怎么？你说要回去找？”我问他。

猴子说：“要不回去看看，好几千块钱啊。”

我看时间，说：“十二点了快，别去了吧。”我当然知道戒指在哪里，回去找，浪费时间而已。

大嘴这小子也是财迷心窍，居然停下车，说：“还是回去找找吧。”

哎，我被这两个家伙整服了，我挥着手，说：“算了算了，不骗你们了，别回去，戒指我放起来了。”

“什么？！”

我边拉抽屉盖，边说：“戒指，我放起来了。”

“怎么会到你那去了？”猴子将信将疑。我摇着头，笑笑，把抽屉盖拉开，对他们说：“喏，你们看。”

“哈，真在这里！”猴子高兴地叫。

大嘴手快，刷地一下把戒指拿到了手里，在他把戒指握到手中的那一刹那，他的脸色变了——变得死灰。

“怎么了？”我问他。

大嘴没说话，缓缓地把手掌打开。

戒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团捏皱金箔纸。这种金箔纸我们太熟悉了，给死人烧的元宝什么的都是用这个做成的，可戒指怎么就突然变成这个？

猴子使劲揉了揉眼睛，说：“大嘴，你他妈的什么时候学会变魔术了？”大嘴半张着嘴，说不出话，神情古怪之极。

“喂，大嘴。”我推推他，心想这家伙不会又中邪了吧，我悄悄抬起右手，时刻准备着给他来上一巴掌。

“大嘴，说话呀！”猴子从后面拍了他一下，大嘴扭下了脖子，迅速但机械，他看看我，又看看猴子，嘴唇抖动了几下，终于发出声来：“我拿的时候还是戒指，抓的时候就变了。”

“什么什么？什么拿是戒指，抓就变了，喂，你是怎么变的啊？”猴子还以为大嘴在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大嘴突然吼起来，吓得我和猴子浑身一颤，大嘴摆摆手，金箔纸团掉在了档位上，我捡起来，打量着，纸团没什么特别，也没被折成戒指的形状，就是张金箔纸被揉成一团的形状。我把纸团展开，一张普通的金箔纸而已，皱巴巴的，前后看看，没发现任何异常。

我递给大嘴一支烟，给他点上，大嘴哆嗦着手，猛吸了几口烟，说：“我把戒指抓在手上时，突然感到不对劲，心里一阵难受，像有人用棍子在里头乱捅，就这么一会，立刻就消失了，然后戒指就……”

“这是怎么回事？”猴子眉头皱成一团，看看我，问：“凡子，是不是你弄的？”

“操！”我一下就火了，叫道：“你以为是我用这个换了戒指？”“哎，不是不是，我是说……”猴子说到这，停下了，又歪着头说：“不对呀，你开抽屉盖的时候，我明明看见的是戒指啊。”

我翻他一眼，说：“就是。”接着我就把在堵车时发现戒指掉在后座，然后想和他们开个玩笑把戒指放进抽屉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大嘴的脸色依旧很差，他看着我手中的金箔纸，喃喃地说：“没错，我拿的时候，还是戒指，可突然就……”他连烟灰也忘了弹，长长的一截，掉在他的裤子上，我替他扫了扫裤子，烟灰飘落。三人沉默着，猴子从我手上拿过金箔纸，翻来覆去地看，一脸惊愕。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09 21:15

“戒指有鬼，肯定是戒指有鬼。”大嘴弹掉烟头，敲着方向盘肯定地说。

“如果是戒指有鬼，那怎么现在才？”猴子不得其解。

我也纳闷，想到大嘴昨晚的奇怪表现，我说：“大嘴昨晚上的梦游，我想肯定和这戒指有关，大嘴，你确定你昨天晚上没做什么梦？”

大嘴顶住方向盘，用手捂着嘴巴，瓮声瓮气地说：“应该，没有，我一觉醒来，就天亮了，没记得做过什么梦。”我啧了声，不知说什么好，大嘴猛地紧张起来，抓着我的手说：“凡子，你昨晚看见我是什么样的，我不会被什么东西缠上了吧？！”

我拍拍他的手，说：“没事没事，你昨天晚上，也没特别那个什么。”

大嘴使劲挠着头皮，说：“真他妈倒了八辈子霉了，猴子你他妈妈的，捡什么不好，在殡仪馆里捡个破戒指做啥。”大嘴怪起猴子来了。

猴子觉得冤枉，说：“我哪知道，捡来的时候都好好的，你不也说是真的么，再说了，是你自己戴，我又没要你戴。”

“唉。”大嘴叹口气，又点起了烟。

我说：“别想了，赶紧开车吧，都十二点多了，回到镇上，起码得两点多了。”

大嘴说：“那你们今晚陪我睡。”

“行啊，没问题。”我和猴子痛快地答应了。这一路下来，又是见鬼市，又是戒指突然变成死人用的金箔纸，说实话，让我自己单独回房睡，我还有点发虚。

回到镇上，已近凌晨三点，我们回到大嘴屋里，累得要命，没精神再说话，随便洗漱后，倒头就睡，醒来一睁眼，已经是中午了。

吃完饭，我们随大嘴来到殡仪馆，找到王师傅，和他说起了昨晚遇见的怪事。

“鬼市，肯定是鬼市哦。”王师傅拍着大腿叫起来。

“哎呀，那是不是错过发财的机会了？”猴子懊悔死了。

“我看不一定。”王师傅说：“你们能看到鬼市，我估计，和捡到的那个戒指有关系。”

“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哦对了，那戒指怎么莫名其妙就变成金箔纸了？还有那个，我还戴了啊，会不会有问题啊？”大嘴担心得要命。

“问题嘛，我估计毛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戒指——”王师傅摸摸下巴，拖长尾音，半天说不出后面的话。

“戒指怎么了？”

“这个戒指，我估计是个阴茎。”“阴茎？！”我们三个差点栽倒。

“是阴茎，不是阴茎……”王师傅赶忙解释。

“是嘛，阴茎嘛，我靠，王师傅，这戒指长得一点也不像卵哦。”猴子一本正经。

“是阴茎，不是卵哦！”王师傅哭笑不得。

“哦哦，阴器是吧。”我终于明白了。

“对对，就是阴器嘛。”王师傅舒了口气。“哎，王师

傅，你普通话也太标准了嘛。”

“哪个说的，我普通话已经讲得很好了哦。”

“好好，标准，你继续。”

“这个阴茎……”

“阴器。”

“哦，这个阴——器……”

“哧、哧，哈哈……”

“猴子，你他妈再笑把你锁停尸房去，王师傅，别理他，继续，继续。”

“这个阴，器，就是集聚了至阴之气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些金银首饰。”

“金银首饰，死人身上带过的，都是阴器了对不对？”

“不对，如果死人一帶就成了阴器，那这东西不是满天飞？这个阴器啊，要搞到不容易啊，以前有人会做这个东西，但具体怎么做我不晓得。”

王师傅说得颠三倒四，我听不明白，我问他：“那这个阴器到底是什么啊，居然还有人特意去做，有什么用么？”

“哎，要解释也不晓得怎么说，反正借助这个阴器，就可以打通阴阳之间的那条路，让人进到阴间里面去。”

到阴间去？天方夜谭吧！猴子挠着后脑勺，不解地说：“王师傅，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越说越玄乎了哦。”

王师傅一脸认真，说：“哪个和你开玩笑啰，我讲的都是真的，以前听我老家的老人说，我们那里就有人会做这个东西。”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0 11:25

这几天有点累，所以只写东西，没看怎么看回复，刚看了下，呃，又吵起来了。

丁子是一番好意，我很感激他对我一直来的支持，他那些善意的玩笑，我觉得可以接受，也希望大家能理解。

四少的图片嘛，我看在本楼已成了一个亮点，这得益于丁子的喋喋不休和四少本人的冥顽不灵，当然，我觉得这是玩笑，丁子也好，四少也好，这个无意萌生的玩笑，我觉得大家尽可不必当真。说不定哪天，四少的图片就成了以前 NBA 罗德曼的头型，让人捉摸不定，谁都不知道但谁都愿意猜，下一次回复，这小子又会发出个什么样的图片呢？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0 11:35

这几天有点累，所以只写东西，没看怎么看回复，刚看了下，呃，又吵起来了。

丁子是一番好意，我很感激他对我一直来的支持，他那些善意的玩笑，我觉得可以接受，也希望大家能理解。

四少的图片嘛，我看在本楼已成为了一个亮点，这得益于丁子的喋喋不休和四少的冥顽不灵，当然，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幽默方式，不喜欢的朋友不妨换个角度去看，看完后你会觉得，这两个家伙，分明就像是在演喜剧嘛。

楼越来越高，谢谢大家的添砖加瓦，你们觉得好看，并说出来让我知道，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0 11:37

哎，敲了大段文字，刷了半天没看到，以为没了，重敲，再发，结果——重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0 11:51

作者: 柚色浅浅 回复日期: 2010-05-10 11:39:00

4408#

看见凡哥. 手哆嗦了..

---

---

额，我是人，不用怕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0 15:30

“做这个东西干嘛？”

“当然是去阴间啰。”

“哇，去阴间？做什么啊，抓鬼？”猴子眼睛瞪得老大，双手在空中抓了抓。

“抓你哟！”王师傅在猴子面前凭空一抓，吓得猴子退了好几步。

“那是去做什么啊？”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去招魂啊，比如有的人丢了魂，但用其他引魂的法子招不回来，就只能用这个了。”

“具体呢？”

“具体我也不晓得。”

“哎，那我们昨晚能见到鬼市，就是因为这个戒指的缘故？”

“十有八九。”

“那戒指后来怎么会变成金箔纸？”

“鬼带走了嘛。”

鬼带走了？！王师傅的话把我们吓得不轻，昨天这戒指就一直放在车上的抽屉里，难不成车上又蹲上了脏东西？我转过头，看了眼停在院子里的车，没有异常，也许是心理作用，覆着黑膜的车窗此时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如果是鬼拿走了戒指，那应该什么都没了啊，怎么会突然变成了金箔纸？”猴子问出了我心里的疑惑。

王师傅竖起食指，说：“鬼市！”

“哦，我明白了！”我叫起来。猴子在G县无意捡到的这个金戒指，其实是个阴器，我们带在身边，在阴气最盛的午夜时分，经过荒野时，竟无意撞开了阴门，于是便看到了鬼市，而戒指突然的变化，应该是在我们在车下看鬼火时，有东西上了车，拿东西换掉了那个金戒指。

我飞快地说完我的想法，稍作停顿，对大嘴和猴子说：“你们记不记得，在我们看鬼火时，车上曾发出了一声响，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后车厢里发出的，其实……”

猴子接过我的话：“其实是那东西在车上偷我们的戒指！”

“对呀！”大嘴也叫起来，说：“可为什么打开盖子的时候还看到了戒指，我一抓在手里，就变成金箔纸了呢？难不成那鬼东西偷梁换柱？”

王师傅笑笑，说：“那应该是咯，用了障眼法，小武一摸到手里，金箔沾了阳气，就显原形了。”

“嘿他妈妈的奸鬼哈。”猴子骂道，问：“那东西要这个戒指做什么，难不成金子在阴间也值钱？”

王师傅笑道：“我哪晓得，我又没去过。”

“哎。”猴子抓抓耳朵，表示难以理解。

大嘴递给王师傅一支烟，问：“王师傅，那凡子说的在鬼市上，可以用块石头什么的换到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王师傅说：“据说有这个可能，但也可能你开始看着像是值钱的东西，回头再瞧，又变了，比如钞票变冥币，古董变成了块烂木头什么的，说不好，哎。”王师傅摆摆手，把烟夹在了耳朵上。

“唔。”猴子若有所悟，点点头说：“这鬼商也分奸和不奸的啰。”

王师傅笑：“谁说不是哩。”

“哎，早知道还是过去看看，随便拿个石头去换点什么，就算没换到值钱的，也不亏，万一走狗屎运，碰到个实诚鬼，那就发了哦！”猴子还想着发财。

王师傅忙不迭地摆起手，说：“这个还是不要去想，你要晓得哦，如果你拿去换的东西让他们不满意了，那你就要倒大霉了！”

王师傅的话吓出我们一身冷汗，猴子赶紧变了说法，晃着脑袋说：“我靠，幸亏没去，要是回头知道我们拿了块破石头去忽悠它们，还得把我们往死里整。” 作者:li 非

凡 日期:2010-05-10 20:29

我对鬼市兴趣不大，倒是王师傅说的阴器引起了我的注意，尤其他说这东西可以用来招魂，这让我想到了郭薇，郭薇此时不正是魂不在体么？通过阴器，我是不是可以找到郭薇，帮她回到身体呢？

想到此，我激动极了，迫不及待地说出了我的想法。听完我的话，王师傅沉吟了半天，说：“难，这个难，先不说没有阴器了，就算有，也得有人会用才行。”

我说这不急，不是有黄师傅么，他总会回来的，等他回来，他肯定知道怎么弄。

大嘴在旁边说：“那没阴器又能怎么办？”

我说：“既然那个戒指是在G县殡仪馆捡到的，就说明G县有人会做这个，没准那老刘就知道，大嘴，打个电话问问。”

“行。”大嘴二话不说，拿起手机正要拨号，突然停住，又把手机放回了口袋。

“怎么了？”我问他。

大嘴边往办公室走边说：“有免费固话干啥不打。”嘿，这小子！

结果让人失望，老刘压根就没听说过阴器这东西。

大嘴说：“应该是谁掉在他们馆里的吧，要不再给老刘打个电话，问问他最近他那接了多少业务，看看能不能联系到业务家属。”

猴子说：“那就难找了，我看那戒指的样子，少说埋在地下有大半年了，那么长时间了，G县那么大，死人肯定比我们这多，你们说这大半年了他们那得接了多少单业务，谁知道是哪个留下的。”猴子顿了顿，补充说：“也许，根本就不是活人留下的。”

王师傅点点头，说：“是的哦，要找，我看是毛可能哟。”我觉得还有希望，说：“不是有黄师傅么，他应该晓得做吧。”黄师傅此刻在我心中，俨然已是尊无所不能的神。王师傅从耳朵上取下烟，习惯地在拇指指甲上顿着，说：

“这个就难啰，先不说阴器做不做得出，就算做出子，原来我也和小李你说过，时间拖得太久了，怕不行啰，一般来说，丢了魂的人，必须要七天内把魂召回，你算算，那姓郭的小丫头出车祸到现在，怕都快两个月了吧。”

“唉。”王师傅的话如当头冷水，泼得我透体冰凉，才燃起一点希望的火苗，又在瞬间被浇灭。

大嘴拍拍我，说：“没事，没准黄师傅真有办法哩，要不我们抽空再去趟土凹，去黄师傅家看看，也许他就回来了。”我感激地看了眼大嘴，也拍拍他，没说话。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1 18:50

抱歉了诸位，太忙了，晚上，晚点更新，9-10 点之间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1 20:33 晚上我在超市买东西，碰见了孙茗。

“嗨，好久不见。”她冲我打招呼。

“呵呵，孙茗啊，是好久不见，怎么，买东西啊？”

“恩。”

“呵呵……”我笑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看到她我就想到郭薇，想到郭薇我就郁闷。

“你最近和郭薇有联系吗？”她问我。

“没，她都不认识我了。”

“唉。”孙茗叹口气，感慨道：“她是变了，变得连我都不认识她了。”

她现在是刘月梅了，你要看得出，那可比黄师傅还黄师傅了。我在心里说着，嘴上却笑道：“是车祸影响的吧，也许以后会好。”

孙茗抿起嘴，摇摇头，说：“但愿如此吧，哦，对了，你知道不知道，她前天走了。”

“走了？谁，郭薇？”

“嗯。”孙茗点点头，说：“我听我妈说的，她父母也觉得她太反常了，所以又带她回上海了，说是要去那边的医院再看看。”

“唉。”我叹气，心想去医院看又能看出什么来呢，不过想到因此她和那姓钱的可以暂时分开，我又不禁感到一阵欣慰，毕竟身体是郭薇的，想到钱伟那王八蛋的一双猪爪在郭薇身上乱摸，我就……哎，说不出的滋味。

道别孙茗，我来到大嘴住处，走到门口刚要敲门，门开了，大嘴拿着几张喜帖站在门口。

“嘿，正要找你。”大嘴看上去蛮高兴。

我看看他手中的喜帖，说：“怎么了，你小子要结婚发喜帖了啊？”

“哎，什么话，大头要结婚了，喏，这是给你的，这是给猴子的。”

“哦？”我接过喜帖，有些不解。大头是我们一个朋友，家住平山村，在小镇上的山水宾馆干水电工，为人敦厚，没事常和我们打打球喝喝酒什么的，半年前谈了个女朋友，和他一样在宾馆里打工，这两人交往才半年，怎么这么快就结婚了，真他妈神速啊。也奇怪，我们这附近农村家的办喜酒一般是在冬天，这样备菜不容易坏，不晓得他抽什么风，居然挑在这么热的季节办事，想结婚想疯了吧。

后来去喝喜酒时我才知道，不是他不想等到冬天办，而是他老婆的肚子不能等到那时候了。吃喜宴时，猴子揪着大头要他交代，怎么搞得，这么快就把嫂子肚子搞大了，大头当时已经被我们灌得晕乎乎了，涨红着脸傻笑，连声说就一次，就一次，不小心搞的。靠，一炮打响啊！猴子大叫起来，在场人无不哄笑，羞得新娘直往大头身后躲。我打开喜帖，随意看了看，问：“大头呢？”

“刚走，猴子没和你一起啊？”

“没，和张晓静约会去了。”

“靠，不会吧！”大嘴的表情像目睹了天塌。

我嘿嘿笑着，走到床边坐下，说：“这你也信？打麻将去了。”

“哦，我说嘛，张晓静眼光没这么差。”

吼吼，幸亏猴子不在这，听到这话，估计得和大嘴搏命。

平山村距小镇四十来公里，途经土凹。喝大头喜酒这天，我们顺道去了趟黄师傅家，遗憾得很，他还是没有回来。大嘴怕我难过，安慰我，我说没什么，反正郭薇也走了，就算黄师傅现在在，郭薇也不在，一样没用。

到了平山，来到大头家。乡里人的喜宴就是热闹，数口大锅临时支在农院一角，几个光膀子伙夫的举着硕大的锅铲在灶前挥汗如雨，院里院外摆满了四方桌，为遮挡烈日，顶头上空

都用防雨布架起了遮阴棚，棚下密密麻麻地坐了不少人，男女老少，看样子都是平山村民，他们嗑瓜子、喝茶、抽烟、打牌、聊天……他们喜气洋洋，面泛红光。脏兮兮的小孩嘴里塞满了糖果，腮帮子鼓鼓的，手仍不安分地在桌上乱抓，搞的桌面一片狼藉，他们母亲看不过，伸手去揍，小孩子哇哇大哭，从嘴里漏出亮晶晶黏答答的东西，鼻涕混着口水，一溜一溜地滴在桌上。村里大大小小的狗也似乎嗅到了喜气，纷纷聚集在此，在桌下旁若无人地钻来钻去，偶尔撞上引起争执，一阵吼叫和撕咬，大家也不去管，自顾自地开心。喜宴喜宴，图得就是这个热闹。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1 21:55

吃完中午的正席，大头死活不让我们走，非要留下我们晚上再吃一顿，拗不过他的热情，只好呆到晚上，吃完晚饭，闹腾完毕，已经快九点了。

我酒量不好，中午没喝，晚上没逃过，被他们灌了几碗，现在坐在车里，晕沉沉的直难受。

大嘴看看我，担心地问：“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恶心得直想吐，摆摆手，不愿意说话。

“要吐记得伸出去吐啊，别吐车里了。”靠，我还以为他多关心朋友，原来是怕我弄脏车子。我正想骂他两句，车子突然一颠，像压到了个什么，随即大嘴来了个急刹车，我身体猛

地一俯仰，胃里的东西在瞬间翻涌上来，我赶紧拉开车门，连车也来不及下，对着外面哇哇大吐起来。

猴子在后面帮我拍着背，一边说：“这么点啤酒，就把你灌成这样啦，你看看我，中午晚上，两顿都喝了这么多，一点事都没……哎，大嘴，你干嘛去？”

我正吐得稀里哗啦，隐约听到大嘴急匆匆地跳下车，往车后跑去。

“给，你喝点水，我下去看看。”猴子把一瓶矿泉水塞给我，也下了车。

一阵翻江倒海，胃里的东西吐得干干净净，我拧开水瓶，漱漱口，又喝了点水，感觉舒服了不少。我靠在椅背上，深呼吸，抹着汗，大嘴和猴子一前一后地上了车。

“怎么样，没事吧？”大嘴看了我一眼，神色看上去有些慌张。

“没事，怎么了，撞着什么了么？”

“撞鬼了！”猴子在后面叫。

“什么！”我吓了一跳。

“哎。”大嘴摆摆手，说：“没什么，还以为撞着人了，下车去看，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有坑啊？”问完我自己也觉得不对，刚才那一颠，根本不像是过坑，而像是压过了一个软软的物体，像动物或者，人。

“哪来的坑，这条路跑了这么多趟，路况你还不晓得么？”猴子说着，用手拍拍大嘴的椅背，说：“大嘴，你说，是不是又撞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胡说八道什么？！”大嘴嘴里骂着，心里却发虚，推开虚掩的车门，往车后看了几眼，然后缩回身子关上门，将车发动。

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似乎听到车外传来几声沉重的呻吟。

“什么声音？！”猴子紧张地小声叫道，看来不是我幻听。大嘴皱皱眉头，又停下车，我们放下车窗，伸出脖子往车后看，什么都没有，月光下的柏油马路泛出微微的白光，山风轻拂，坡上的竹林沙沙作响。

咕，咕咕……野草丛里，传出几声鸟叫。

“是鸟。”猴子关上窗，自欺欺人地说。

“嗯。”大嘴闷哼了声，没多说话。

怎么可能是鸟，分明是人的声音，成年的男子的呻吟声，但在此时，还是心照不宣的好。

回到镇上，第二天下午，大嘴接到通知，下凹至平山段的公路上发生一起车祸，一名骑摩托的中年男子被辆小货车压死，让大嘴去收尸。大嘴拉尸回来，告诉我和猴子，事故地点，就发生在我们昨晚停车的那个位置。

殡仪馆副所长老朱有个七拐八绕的亲戚，叫阿德，二十不到，初中没毕业，在家混哒了几年，不愿务农，听说我们这的旅游业搞得红红火火，就从老家跑来小镇，打算在镇上的宾馆里找份事做。阿德刚来，没地方住，老朱就安排他住在殡仪馆的值班室，阿德胆大，不信神不怕鬼，更不忌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二话不说，高高兴兴地在殡仪馆里安了窝。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2 20:43 阿德是个乐天派，整天笑呵呵，十分好相处，才来几天，就和我们熟得跟多年老友似的。闲聊时，我问他，你一个人晚上住在这鬼地方，真的一点都不怕？阿德牛气哄哄，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这地方到了晚上安静得很，好睡觉。猴子吓唬他，说这地方不干净，阿德你要小心点才好。阿德说哪有什么不干净，那是你们自己吓自己，都是道听途说。我说这可不是道听途说，我们在这遇见的怪事还真不少。阿德眨眨眼，说前几个晚上他闲得无聊还在殡仪馆里乱转悠，什么怪事都没碰到，说着，他还指指停尸房的方向，说：“那地方，我都转去过，没事。”阿德说这话时，一对小眼闪烁不已，看着就像吹牛皮，

不过就算晚上他没逛去停尸房，但独自一人，住在这偏僻又阴森的殡仪馆里，这份胆量，也非常人可比。仅凭这点，我还是蛮佩服他。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点好，晚上就别乱转了，老实点呆屋里。”大嘴好心提醒他。

“哎。”阿德摆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说：“没事，就算有鬼，我也不怕，这世上，人比鬼凶。”呵呵，阿德这小子，年纪不大，读书不多，想不到说两句话还能透出几分沧桑和哲理。

“阿德，菩萨保佑你。”这成了我们每回道别阿德时要说的话，阿德则照例握拳捶捶自己的胸口，再竖起手掌，在空中做了个劈斩的姿势，意思是：鬼不犯我，我不犯鬼，鬼若犯我，我剁了它！

俗话说，夜路走多会见鬼，同理，一个人独自在殡仪馆住久了，不遇上点稀奇古怪，还真说不过去。猴子的话说得很有意思：在鬼的地盘藐视鬼的存在，鬼会发飙的哦。

从阿德来到现在，他已经在殡仪馆住了十三天，套用猴子的话说就是，阿德在鬼的地盘上藐视鬼的存在已经十三天了，这十三天，阿德过得逍遥自在，白天去宾馆上班，晚上回殡仪馆睡觉，有时候在外头玩得晚了，半夜三更游魂般地飘回来，也是常事。

这天是阿德住在殡仪馆的第十四天，下班后，他和我们几个在大嘴房间打牌，玩到快十二点，说困了，就跑回去睡觉。怪事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

据阿德说，他回到值班室后，觉得肚子饿，于是烧上开水，打算泡包方便面吃夜宵，水烧开后，阿德泡上面，这时感到尿急，于是他跑到走廊上，拉开裤子就放水，这小子为图方便，晚上小便从不跑厕所，直接对着走廊外的排水沟里尿，天气晴好时，骚哄哄的，我们说过他多次，这家伙也不改。

放完水，阿德回到房间，随意翻了会报纸，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丢开报纸，跑到桌前，兴冲冲地准备吃面，谁知一揭开碗上的盖子，一股浓烈的，腐臭之极的尿味扑面而来，那股味道，阿德说，就像是封坛存了几年的陈年老尿，臭不可闻，差点没把他熏晕过去。

阿德说着，用手使劲揉了揉鼻子，仿佛那股味道仍在他鼻端萦绕徘徊。我们听了，不觉得怕，反而哈哈大笑，大嘴说：“阿德啊，肯定是你乱撒尿，搞火了它们，所以在你的面里给你加点料，看你小子以后还嚣张不嚣张。”

阿德呸，朝地上吐了口口水，恨恨地说：“他妈的，敢整我，不晓得我阿德人送外号鬼见愁么！”这倒是，鬼见愁这绰号是我们送给他的，在殡仪馆独住半月安然无事，天天精神饱

满，夜夜自在快活，不是鬼见愁是什么？不过现在，这鬼见愁怕是逍遥不起来了。

“哎，你小子别嘴硬了，还鬼见愁哩，我看你要愁见鬼了，反正现在工作有了，要不在外面租个房子住吧。”我对他说。

阿德想了想，说：“哎，我一个月才那点钱，抽烟吃饭都不够，还租房哩，租个卵，算了，以后不乱撒尿了就是，大家和平共处，总行。”

阿德，嗯，德哥，我们佩服你，五体投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2 22:18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打听有关阴器的事情，几乎问遍了能问的人，可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没听过。我有点烦。郭薇指不定哪天就回来了，可黄师傅却归期未定，总不能一直这样拖下去吧。我突然异想天开，想再去郭薇的出事点看一看，也许，说不定，我能在那遇到她。

“遇到她？你有没有搞错？”猴子听了我的想法，惊骇不已。

“嗯，我是觉得，刘月梅是在那个地方占去了郭薇的身体，可郭薇的魂魄呢，你们说在哪里，应该还在那个地方吧？”我夹着烟，这样对猴子和大嘴说。

大嘴沉吟不语，猴子敲着桌子说：“就算她的魂魄还在那里，那是你说看就能看到的么？再说，就算你看到了，又能怎么样？我们几个和郭薇坐下来商议商议，里应外合，把那刘月梅搞掉，让郭薇回去？”

我还没说话，大嘴笑了，说：“我看行！”

猴子的眼珠子差点弹出来：“凡子鬼迷心窍，你也跟着发癫？”骂完大嘴，他又对我说，苦口婆心：“凡子，你的心情我能体会，我是过来人嘛，你的想法我也能理解，不过你的行为我不能支持，为什么哩……”

“因为怕见鬼。”大嘴在一旁阴阳怪气。

“狗屁，我怕什么，自打你分到这殡仪馆，我鬼见得还少么……别打岔你，说正经的呢，凡子，我的意思是，即便再去那个地方，我估计也见不到郭薇，先不说没阴器，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不是，与其现在我们瞎忙乎，不如等黄师傅回来再说。”“可黄师傅什么时候能回来哟，还有那个阴器，哎，我打听遍了，根本没人听说过这玩意。”我捏起烟头，狠狠拧灭在烟灰缸里。

猴子吹了吹散落在桌上的烟灰，说：“这玩意这么高级，没几个人知道正常。”

“唉。”我突发奇想，说：“之前那个戒指，猴子是在G县殡仪馆里捡到的，并且埋了好一阵子，我想，是不是这戒指

之前根本就是个普通戒指，就是谁不小心掉在那了，那戒指掉在殡仪馆，吸足了阴气后，于是就成了那个什么阴器，那，王师傅说，阴器一般都是金银首饰，你们说，我们要是弄个什么首饰，埋在殡仪馆的院子里，过段时间，没准就成了阴器也说不定。”

听了我的话，猴子和大嘴目瞪口呆，两人对视了一眼，又同时看着我，表情错综复杂。

“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满怀期待。

“那个，嗯嗯……”，猴子清清嗓子，说：“我觉得你可以去联想集团做事了，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你懂个屁！”我气急败坏。

大嘴吸了口空气，长长地嘘出，说：“我觉得凡子的想法有创意，可以试试。”

“还是大嘴有创新精神。”我喜笑颜开。

“疯了，都疯了……”猴子摊手摇头，一副举世皆醉他独醒的模样。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2 22:27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2 22:37

看了下回复，说一句，丁子是位好同志，个别同学就别出言不逊了

四少开金口了，换图片做啥？呵呵，说实话，没看到大家臭你，尤其是丁子臭你，我还真有点不习惯。玩笑，别介意，谢谢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5-13 18:24 回复一下:

爱动脑筋的紫薇格格：你好，谢谢你对帖子的关心和用心，我写的并不是悬疑小说，我写的是奇闻怪事，种种怪事的出现，是按时间顺序罗列的，而非逻辑，可能有些互有关联，但有些却并无联系。

这是试水之作，随想随写，我在摸索，像潦草的涂鸦，这篇完毕后，在下一个新帖，我应该会严肃处理情节了。

杀手同学：多愁善感的同学啊，善感无妨，多愁就伤身了，忧伤脾哦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5-13 20:25

金戒指我没有，但银项链倒有一根。我有根纯银的十字架项链，读书那会同学送的，只戴了几天，新鲜劲一过，就摘下来丢一边了。

翻箱倒柜，我找出了这根银项链，放了太久，银色已有些发黑。大嘴拿过项链，东看细看，问：“这个行么，不是金的啊。”

我说：“没事，王师傅不是说过么，金银首饰，都行。”

“嗯。”大嘴点点头，拿起项链，习惯性地又想往自己脖子上圈，这家伙就这德行，对首饰的热爱比女人过之而不及，自己又舍不得买，一有机会看到首饰，不管金的银的钢的铁的还是石头木头的，都忍不住往自己身上套，然后臭美一番。

“喂，你忘了这是做什么的？”猴子拍他一下。

“唉哟，差点忘了。”大嘴想起戴金戒指的事，打了个哆嗦，赶紧把项链塞回我手里。

我把用食指勾住项链，晃了晃，说：“怕什么，这项链现在还不是阴器呐。”

大嘴不说话，看鬼似地盯着项链，拼命摇头。

猴子从我手指上取下项链，捏着十字架，说：“这东西不行吧？”

“怎么不行？”

“喏，你们看。”猴子把十字架举在我和大嘴面前，说：“这是个十字架啊，知道有什么用么，镇邪啊，这东西，能聚到阴气么？”

“哎。”我当有什么大问题，我挥挥手，说：“这十字架，

是老外信的神，要镇也是镇洋邪，哎，大嘴，你们单位没接过国际业务吧？”

“没，只接过省际的。”

“这不就得了。”

来到殡仪馆，我转悠了半天，直转到那两人都有些不耐烦了，我才决定把项链埋在停尸房外的一棵老树下。这位置离坟山最近，鬼气森森的停尸房更是近在咫尺，大白天过来，都让人觉得凉飕飕阴惨惨的。要论阴气，我想在这鸟大的殡仪馆中，没有比这更足更阴的了。

刨了个浅坑，我把项链放坑内，盖土的时候，我犹豫了。

“怎么了？”大嘴问我。

我想了想，把项链拿出来，下掉十字架，再把链子丢进了坑里，我说：“虽说这地方没洋鬼，但万一这洋神狗拿耗子怎么办，保险起见，还是去掉十字架，只放链子吧，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边说着，边把链子埋了起来。

大功告成，我站起来，拍拍手，这时猴子突然问我：“这要埋多久啊？还有，就算这个链子变成阴器了，我们又怎么看得出来？”

“呃……”猴子这问题问住了我。这如何鉴别阴器，我后来倒是问过王师傅，方法很简单：弄个天平，两端各对东西方向，再称出和阴器质量完全相等的土块，把土块放东头，阴器放西头，如果天平朝西头下沉的话，就说明这阴器的确是阴器，若天平不动，就说明这阴器不是阴器。

“那要是天平朝土块那边下沉呢？”猴子问。

“就说明你他妈傻蛋称多了土。”

“靠！”

可是这掩埋时间的长短问题，倒真是个问题，天晓得要埋多长时间这链子才会变成阴器，或者根本就不会变也未可知。反正都是瞎弄，先埋着吧，过些日子再挖出来按王师傅说的法子验验，成了就谢天谢地，不成再继续埋。我这样对他们说。听了我的话，猴子和大嘴眨巴着眼，一愣一愣的。天方夜谭么？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3 22:12

埋完项链，我们来到办公室小憩，不一会，阿德回来了。

“哎，都在啊。”阿德在走廊上看见我们，走进办公室，散了圈烟。

“今天下班早啊？”猴子翘着二郎腿，对着阿德晃哒晃哒。

阿德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点起烟，说：“是哦，今天要值晚上，回来睡个午觉。”打了个哈欠，他又问：“哎，今天没业务吧，你们怎么都在？”

“天热，来这凉快凉快。”猴子和他胡扯。“唔。”阿德皱皱鼻子，看了看四周，说：“这鬼地方的确凉快，这都快七月了，我晚上睡在这，还得盖棉被，连席子都不用，真他奶奶的，阴气重。”

我笑了笑，说：“阴气重你还住，不早叫你搬家么？”

阿德拍拍胸脯，说：“阴气重怕什么，我阳气足啊！”

“嗯。”我点点头，说：“这倒是真的，你阳气不是一般的足。”

阿德嘿嘿笑，显得很得意。

“我说阿德。”一直没说话的大嘴开腔了，他问：“从上回你那面里被那什么放了泡尿进去后，你后来，就没再碰到什么怪事了？”

“没啊。”阿德随口应道，很快又改口说：“哦，不对，有一个怪事。”

“还真有啊！”懒洋洋的大嘴立刻有了精神，直起身子对阿德说：“快说来听听。”

阿德说，几天前的一个傍晚，他回到房间，走得累，就靠在床头抽烟休息，正发着呆，只听吱——嘎——，虚掩的木门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居然开了。当时外面虽然有风，但微弱到不可能能把木门吹开。阿德当时也不知那根神经短了路，居然冲着空荡荡的门外说了声：“要不要进来坐会？”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但天还没黑，天色昏黄，不知从哪飘来几块乌云，在空中堆砌成一个张牙舞爪的怪兽形状，院子那头，栽种在围墙边的几棵杨树在暮色下微微颤动着枝叶，四周安静极了。阿

德觉得困了，从床上起来，打着哈欠走到门口，把烟头弹到院子，顺手关上了门。他回到床上，踢掉拖鞋，和衣躺下，原本只是打算稍稍打个盹，没想到，这头一挨到枕头，就昏睡过去了。

朦胧间，阿德感到房间里出现了另一个人，那人在房间里走动，脚步拖沓沉重，嗒、嗒、嗒……他在房间里转圈，一圈、两圈、在转到第三圈的时候，他好像在桌子前停下来了。吱呀——椅子发出一声低吟，他应该在椅子上坐下了，他拉开抽屉，又关上，他动作不轻，把桌子弄得轰隆响。哗啦，哗啦，他又开始在翻动桌上的报纸。阿德想睁开眼睛，却感觉眼皮像被万能胶死死粘住，怎么也睁不开，阿德想动一动，却感觉自己像突然瘫痪了似的，动弹不得。阿德以为自己在做梦，但一想到做梦，阿德又觉得自己不是在做梦，怎么可能，在梦中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这时，翻阅报纸的声音突然消失了，房间里安静下来。滴答，滴答……这是床头闹钟发出的声音。那人似乎也消失了。阿德感觉自己的心脏扑腾得厉害，他的意识是清醒的，可他的身体依旧不听使唤。

1、2、3，睁开眼睛！没睁开。再来，1、2、3，睁开！还是没能睁开。阿德急得浑身冒汗，头皮阵阵发麻。

猛然间，毫无征兆的，一双不知从哪探出的手，突然死死掐住了阿德的脖子。阿德懵了，随即而来是咽喉处的难以言述的难受，紧接着他感到呼吸困难，还有晕眩。那双手越掐越紧，阿德挣扎着想要动弹身体。

“操，突然我就能动了，我感觉自己抓了他一只手，然后用劲把他甩了出去，甩出他的时候我睁开了眼睛，我清楚看到，一团黑影被我甩到门那边，然后嗖地一下不见了。”阿德说到这，用手在空气中猛地甩了一下，差点打到猴子的脸上。

“那后来哩？”猴子咧着嘴问道。

“后来我赶紧开灯哇，开了灯我看了房间一圈，没看到什么东西，哇，你们晓得不，当时我出了一身的汗，浑身都湿透了。”阿德心有余悸地描述着当时的情形。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3 22:13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谢谢诸位。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4 19:34 回复

lovesegaboy: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这样认为。

重复的杂念：你夸得我真高兴，看来我得抓紧修炼，宠辱不惊，从容淡定，这样才受之无愧，才不会虚脱啊，呵呵，谢谢你。

谢谢水水的鱼等热心的读者，今晚会更新，大家稍等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4 21:29 “那你有没有看看桌上的报纸什么的，有没有被动过？”

“看了，没有啊，我记得当时我是折起来放的，好像也没乱，当时我就奇怪了，搞不清到底是做恶梦了还是真撞了什么邪。”

“撞邪，肯定是撞邪！”猴子敲着桌子，万分肯定地说。

阿德挠挠脖子，说：“是啊，那团黑影我是看到了的，还有，前面听到的动静，尤其是他在掐我脖子的时候，一点都不像是在做梦。”

“我靠，你就不怕？”

“怕，怎么不怕，那天晚上我灯也没关，想撒尿了都没敢出去，直接用啤酒瓶尿的。”阿德顿了顿，继续说：“后来两天，我都没敢住这，在我同事那挤了两天。”

“那你怎么又回来住了哩？”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在殡仪馆遇到这种鬼事，居然还敢继续回来住，简直是神经有毛病嘛！

“哎。”阿德无所谓似地摇摇头，说：“我同事那也不方便，过了两天，我也觉得没什么了，就跑回来住了，这不也好好的么，你们看，这几天，太平得很。”

我们无话可说，面面相觑，一个人大胆到这份上，鬼都会被气哭。

“阿德。”大嘴拍拍他的肩，张着嘴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来。

“怎么了？”阿德莫名其妙。

“我觉得吧。”大嘴一本正经，说：“我觉得你不是人，是神！”

“哈哈，你怎么知道！”阿德眉开眼笑，乐哈哈地说：“以前我朋友给我算过，说我上辈子是武神。”

“嗯，武神，绝对的。”我应着，感觉眼前这个人实在不可理喻。

“不过。”阿德又挠起了脖子。说实话，我很不喜欢他这个动作，此人的脖子似乎永远洗不干净，每次挠完，指甲里就刮进一层黑乎乎的东西。

“不过什么？”我催问他，希望他快些说话，快点结束这让人不悦的挠抓。

“不过话说回来。”阿德终于把手从脖子上放下来，说：“住在这个鬼地方，终归是不太好的，我现在正在找房子，等找到，我就搬走。”

“嗯。”我们点着头，觉得阿德并不是无药可救。

晚上回到房间后，我看到裤子有些脏，就换了一条，在把脏裤子丢进水桶前，我习惯性地掏了掏口袋，摸到个硬邦邦的小东西，摸出来一看，原来是那个从链子上卸下的十字架，我顺手把十字架扔进了垃圾袋，想了下，又捡出来丢进抽屉里。改天送大嘴吧，反正他喜欢。我这样想。洗完澡，我上了床，不一会，就睡着了。最近我心事虽多，但睡眠却出奇得好，连梦也不做，一觉到天亮，自己想想，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但今晚，我却在半夜突然醒来，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的。

哆哆哆…… 哆哆

哆……

“谁啊？”我摸索着拧开台灯，两眼迷离地问。

门外的人没有答应，继续敲门，哆哆哆……他敲得不算重，但在静谧的半夜，这声音听起来，也足够闹心。我看看床头的闹钟，十二点多，这么晚了，除了大嘴和猴子，还有谁会来烦我？猴子的可能性会大些，这家伙常干把钥匙反锁在房间里的蠢事，半夜回去，开不了门，就跑来找我，他不爱去大嘴那，原因是大嘴太胖，和他睡，不舒服。

我翻下床，走到门口，那敲门声仍在不屈不挠地哆哆着。  
“来了来了，你这头猪，又忘带钥匙了吧，真他妈烦……”

我骂骂咧咧地，拉亮大灯，打开门，当看清眼前站着的人时，我愣住了：“阿德！”

我没法不愣，这阿德怎么会半夜三更跑来找我，何况，我从没把他带来过我房间，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

“阿德，你怎么……”话到嘴边，我哑住了，我看，阿德那永远也洗不干净的脖子上，正挂着那根我中午埋在殡仪馆老树下的银链子。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那根从土里挖出的银链子，似乎被洗净并抛了光，看上去崭新之极，挂在他黑乎乎的脖子上，在灯光的映射下，泛出森白而诡异的光芒。

我惊呆了，怎么这链子？！难道是我们埋链子的时候，被阿德偷看到了？可就算他拿走了链子，为什么要戴在脖子上半夜三更来找我，是要告诉我“隔壁阿德不曾偷”么？来不及我多想，阿德似笑非笑地对我点了点头，这表情古怪极了，渗出我一身鸡皮疙瘩。阿德缓缓地伸出手，像要推开挡在门口的我，我吓了一跳，赶紧闪开。他摇晃着走进屋里。当他经过我的时候，我从他身上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像腐臭的血腥味。从他背后，我没看见他裸露的皮肤上有任何伤痕，他衣服上，也看不出有一丝血迹。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诸位晚安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5 21:16

“阿德。”我小声喊了一句，细若蚊声，几乎连我自己也听不清。

他没回头，他径直往书桌走去，他的身体看上去十分僵硬，极不灵活，像中风初愈的病人，缓慢地，摇摇摆摆地，一步一步，走到书桌面前。他在书桌前站了会，像在桌面上搜寻着什么，忽然他拉开一个抽屉，翻找着，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他身体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见他的动作，却看不到他手中拿着的物品。

我站在门口，大气不敢出，我承认我吓坏了。门是打开的，我手握着锈迹斑斑的门把，心惊肉跳。

我看到阿德把双手绕到脖子后方，把项链取下，他低着头，不知在摆弄什么，一会，他又重新戴上了项链。忽然他转过身，我身体猛地一震，几乎夺门而窜，我松开门把，退到门外。一有不对劲，我可以拔腿就跑。

阿德看着我，我惊诧地发现，他居然把我丢进抽屉里的十字架翻了出来，重新挂在了项链上。他嘴唇蠕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我不禁地伸伸脖子，问“啊？你说什么？”他脸上闪过一丝笑意，阴惨惨的，我感到头皮都要炸了。牵线木偶般的，他动了动，接着他抬起腿，向我走来—我不敢再逗留，飞快地跑到楼下，躲在花坛旁边。几分钟后，我看阿德

从楼道口出来了，他没有注意到躲在花坛旁的我，或者说，根本不注意，他穿过小道，跨出铁门，走到了马路边的人行道上。

我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他走得还是那么摇摇晃晃，但步伐却明显加快了。他在朝殡仪馆的方向走去。我不敢再跟了，我跑进家夜店，拿起公用电话，拨通了大嘴的手机。

“喂，哪位？”大嘴接得很快，声音清晰，看来还没有睡。

“我，凡子，大嘴，我在税务局楼下，你快来，开车来。”

“靠，你搞夜游啊，这么晚了，我准备睡了啊。”

“不是，阿德刚才突然跑到我房间里来了，像鬼附身一样……”

“什么什么，阿德，鬼附身，你说清楚点。”

“哎呀，电话说不清，你快点来吧，他现在正在往殡仪馆那边走……别废话了，快点吧……嗯，我等你，在税务局楼下那个小店，快点。”

挂上电话，我正要付钱，一摸口袋，坏了，刚才急急忙忙的，我居然连衣服也没穿，就跑了出来。幸亏这几天犯懒，几天积攒的脏衣服没洗，今天洗完澡，发现没干净内裤换了，于是就穿了条大裤衩，不然这半夜三更的，只套着条小三角窜出来，别人不把我当疯子才怪。不好意思地对老板笑笑，说等一下给你钱。

虽值盛夏，但山里的夜风非常凉，我打了个哆嗦，冷出一身鸡皮疙瘩。等了快半个小时，大嘴终于到了。

“靠，你练健美么？！”大嘴看见我这副模样，笑了起来。

“去你他妈，拿五毛钱来！”

在车上，我把刚才的事情和大嘴说了一遍，惊得大嘴差点把车开进了沟里。

“靠，他肯定是鬼附身了。”大嘴无比笃定。

“恩。”我应道。“那……”大嘴迟疑了会，说：“我们现在跟过去，会不会有点冒险啊？”

“呃，就远远地看着吧，我就怕弄出人命。”我心里也虚得慌。

“万一，他那个怎么办？”大嘴看看我。

我明白他的意思，说：“一看不对劲，我们就报警。”大嘴点点头，又摇摇头，叹口气，没说话。也对，警察也不管捉鬼不是。

“要不要去叫上猴子？”大嘴比我还虚得慌。

“算了，等叫上猴子，黄花菜都凉了。唉，怎么还没看到阿德，殡仪馆都要到了。”我抬起屁股，透过挡风玻璃向前张望着。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5 22:09

“会不会他根本没往这来？”

“不可能啊，就这一条路，他不上这上哪？”

正说着，殡仪馆到了，接着车灯，我一眼就看到了正往院里走的阿德，我伸手指住前方，小声叫道：“在那！”

“嗯，看到了。”大嘴踩下了刹车。

“怎么办，跟过去？”大嘴看着我。

我清清嗓子，给自己壮胆，说：“走，下车。”

我跳下车，一阵凉风袭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抱起了胳膊。大嘴拿着电筒，走到我身边。月色很亮，不用电筒，视线也十分清晰。我和大嘴紧挨着，战战兢兢地走进了殡仪馆。站在院里，我看不见阿德房间里的灯是亮的，门大开着，但屋里空无一人。

“人呐？”大嘴的声音有些颤抖。

“不晓得啊，刚看见他走进来的。”冷加上恐惧，我比他抖得更厉害。

环顾四周，院子里不见阿德的身影。停尸房，我把视线停在通往停尸房的小道上。

“那里。”我冲着小道努努嘴，对大嘴说。

我听见大嘴咽了口唾沫，他声音哑了：“走。”

月光清冷，铺洒下来，小道上像覆盖了一层细薄的白沙。风不小，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我身体抖得厉害，和大嘴挨得更

紧了。一步一步，我们挪到了小道上，才走几步，大嘴轻呼起来：“在那！”他猛地拽住我，停下了脚步。

阿德正蹲在之前我埋项链的那棵老树下，看动作，他像在掩埋什么。埋项链？他从我那拿走十字架，穿回到链子上，再埋回来。难道是这项链显灵了？这项链成阴器了？想到此，我不禁又惊又怕。这也太快了吧，中午才埋得，这晚上就成了一？莫非是天助我也？

“他在搞什么啊？”大嘴碰碰我，轻轻地问。我正想应他，鼻子突然一阵发痒，我没忍住，一个响亮的喷嚏脱口而出。

大嘴蹦起来了，千真万确，大嘴被我这个喷嚏吓得蹦了起来。阿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猛地侧过脸，目光阴冷，狠狠瞪向了我和大嘴。惨白的月光被老树茂密的枝叶分割成无数细碎的白点，风吹叶动，白点在阿德瘦瘦的脸庞上若隐若现，骇人之极。

“跑啊！”大嘴用力拍了我一下，拔腿就跑，我这才缓过神，三两步追上大嘴，颠着脚窜到了车上。大嘴掉转车头时，我发现自己的手臂上的汗毛居然根根耸立。我瞥了眼大门，谢天谢地，阿德没有跟来。

“他没跟来，再看看。”我盯着窗外，对大嘴说。车停的位置正好，借着月光，殡仪馆院内大片地方一览无遗。

大嘴没熄火，手仍扶着方向盘，一有风吹草动，一踩油门就跑。车里静悄悄的，大嘴呼吸得急促。忽然车上的音响发出震耳的音乐声，我吓得差点一头撞向车窗，我转过身，大嘴讪笑着拧小了音量，说：“太紧张了，放点音乐压压惊。”

“压惊？你他妈差点吓死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他出来了！”大嘴脸色陡地一变。

我以为阿德出大门了，吓得头皮紧绷，扭头一看，原来是阿德从小道中走了出来。他并没朝大门口走来，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他径直走进了值班室，关上了门，不一会，屋内的灯灭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6 10:05

作者: 留长发的女巫 回复日期: 2010-5-16 2:00:00  
5249#

我有一亲戚在民政局工作记得跟我说过，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是不会主动和人握手的，也从不参加婚礼，就是人家请了搭礼钱但不去现场，你要真去了现场，主人家不高兴，你也很尴尬的，一般找对象都找馆里的！不过他们都属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全额拨款的那种，收入中等！就社会地位挺尴尬的！

---

---

不知是贵地太讲究，还是我们这太不讲究，据我所知，我那在殡仪馆上班的朋友，一不受人歧视，二在人际关系上没这么尴尬，和普通一样，没人把他当怪物看。

我们那是小地方，风俗讲究也不少，但不至于如你以及之前有位朋友所说的那样。甚至很多时候，有不少人愿意搭我朋友的顺风车，前排坐不下，就坐去后车厢（放尸体的地方），谁也没觉得不悦和不对劲。

所谓常识，我想说一下，现在的常识是：想去殡仪馆上班，没那么容易。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6 20:29

作者: 祖龙的桃花 回复日期: 2010-5-16 17:40:00  
5315#

非凡来无影，去无踪。昨天手机掉了，买了一新的，今天才用顺了点手就来顶你的帖子了。非凡，你别无视我们呀！

---

---

没无视，一直视着呢，呵呵，谢谢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6 20:36 回留长发的女巫：

是的，只是金钱挂帅之下，哎，普通百姓，怕是死也死不起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6 21:01

“他睡了。”大嘴自言自语，又像在问我。

“不知道，也许吧。”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汗毛居然还立着，我双手交叉，在手臂上使劲撸蹭了几下，汗毛像打了定型水，才被撸下，又腾地一下竖起。

大嘴重重地往椅背上一靠，舒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包烟，抽出支点上，又顺手把烟和火机丢在我面前。

我坐正身子，也点起了烟，车里顿时烟雾缭绕，我打开窗，想通通气，不知从来传来一声凄厉的鸟叫吓得我又赶紧把车窗关上。算了，不开了，熏死也比吓死好。

“哎，阿德刚才是在那里埋项链吧？”大嘴看着我问。

“嗯，肯定是。”“难道是那项链真的成阴器了？”大嘴想得和我一样。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明天来看看，就知道了。”大嘴咂咂嘴，说：“肯定是项链成阴器了，有灵气了，发现自己缺了点啥，掐指一算，哦，原来是缺了个十字架，接着它又算出十字架在你那，于是指使阿德，跑到你那来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看看他，没说话，大嘴推推我，“喂！”

我吸了口烟，说：“我觉得吧，你说的这不是阴器，是神棍，还他妈掐指一算，成精了还。”

大嘴赶紧说：“可不是成精了么。”

“哎。”我甩甩手，不知说什么好。

大嘴扔掉烟头，凑到车窗前朝殡仪馆里看了一会，说：“没动静了，阿德不会有什事吧？”

我说：“要不你过去看看？”

“靠！”大嘴猛地缩回身体，说：“你怎么不去？”

“我怕。”

“我更怕！”

“算了，回去吧。”

“不再看会？”

“看个屁，半夜三更杵这鬼地方，看鬼啊，走了走了，今晚我上你那睡……糟糕，我房间门还开着，快快。”

到了我住处楼下，我一人不敢上楼，拖了大嘴，一起来到屋子里。还好，没贼光顾。我换好衣服，正要和大嘴出门，在关门的刹那，我看见阿德拉开的抽屉没有关上。

“等一下。”我对大嘴说着，走过去，把抽屉推了回去。在车上，我随意揉了揉鼻子，猛地又闻到那股腐臭的血腥味，很淡很淡，但我笃定，这就是阿德身带的那股味道。难道他又来了？我直起身体瞪大眼睛，紧张地东张西望。

“怎么了？”大嘴问我。

“我闻到股怪味。”我仍在到处看。他不会在车里吧？

“什么怪味？”

“阿德身上的怪味，之前他从我身边过的时候，我从他身上闻到的，像是臭掉的血的味道。”

“靠！”大嘴猛地停下车，紧张地在车内搜寻起来。

“没人啊。”我说着，视线停在了自己的右手上。刚才我是用这只手揉了自己的鼻子，难道？我慢慢地把手放到鼻端，果然，那难闻的味道居然在附着在我手指上，我猛地甩开手，骂道：“操，我手上居然有这味道。”

“哎也。”大嘴的身体赶紧往他那边的车门靠去，紧张兮兮地瞪着我，问：“你不会也被附身了吧？”

“放你妈个狗屁，你看我像附身了么？”

“我看不像。”大嘴又坐正了身子，问：“那你手上怎么会有这味道，你摸过他？”

“没，我哪敢，哦对了，刚才我摸了抽屉的拉手，之前阿德摸过的，靠，这味道还真能传。”

大嘴撇撇嘴，觉得恶心。我觉得更恶心，那抽屉看来是不能要了，还有抽屉里的东西，还有门，这些阿德都碰过，呃———难不成门我也要换掉？我想着，举着右手不知该往哪放，我看看大嘴，把手伸过去，问：“要不要闻闻？”

“操，把你爪子拿远一点！”大嘴避之不及。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6 21:36 今晚上不更新了，  
谢谢诸位，明天更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7 20:51

来到了大嘴住处，我跑到卫生间，拿着肥皂洗了又洗，原本还剩大半的肥皂被我洗成薄薄的一片。

“好了没，医院里医生手术前洗手也没你这么来劲啊。”  
大嘴在外面叫嚷着。

我把手伸到鼻子前闻了闻，嗯，我满意地点点头，从没觉得肥皂味这么好闻。擦干手，我看台子上的花露水，拿过来，拧开，在手上抹了一些，再闻，他妈的，香！大嘴这死不要脸的，最爱花露水，没事就往衣服上洒，等味道淡了，别人咋一闻，还真闻不出是花露水的味道。大嘴最爱这样骗姑娘，说这是他身上的体香。他当他是麝，还体香，真他妈丑人多作怪。我想着，又拿起花露水，往身上洒了些。

我掬起笑容，走出卫生间，大嘴猛地皱起鼻子，在空气使劲闻了几下，骂道：“靠，用我的花露水，洒这么多，知不知道，好贵的，六块五一瓶啊！”

“嘿嘿。”我笑，得意地说：“回头我也搞一瓶去，没事就往身上洒，也对姑娘说，我体香。”

“吼吼……”大嘴傻笑起来，蠢不拉几的。

躺在床上，大嘴问我：“凡子，你说，阿德晓不晓得他今晚干的这些事？”

“不知道，明天问问就知道了。”

“嗯。”大嘴应着，翻了个身，睡去了。

我胡思乱想，辗转反侧，思绪乱七八糟，突然我感到一阵茫然，我到底在做些什么？对？还是错？

第二天大早，我先醒来，立刻喊醒了大嘴，洗漱完毕，连早饭也没吃，我们就往殡仪馆赶去。说心里话，我还真忐忑，担心阿德，毕竟项链是我埋的，若阿德因此遭了什么倒霉事，那我这孽可就造大了。

来到殡仪馆，阿德睡的值班室房门紧闭，我和大嘴对视了一眼。我走过去，敲了敲门，没人答应。不会真出事了吧？我的心跳陡然加速，我握起拳头，重重地捶了几下木门。

“谁啊？”是阿德的声音，我放心了，叫道：“是我李非凡，开门啊！”

“哦，等等。”

一会，门开了，阿德睡眼惺忪，看见我和大嘴，打着哈欠问：“这么早啊，你们来这么早做什么？”“阿德，你没事吧？”我关切地问。他身上仍穿着昨晚的白背心，脖子上却已没了项链，看来昨晚，他是把项链又埋回了老树下。

“没事啊，你们怎么了？有事是不？我在睡觉啊。”阿德揉揉眼睛，十分不解。

“没，没事，就是想你了，过来看看，站门口做什么，走，进屋坐去。”说着，我和大嘴一前一后地进了房间，拉出椅子坐下。

阿德跟过来，坐在床上，像不认识似地看着我和大嘴，问：“你们怎么古古怪怪的啊？”

“没，哪有啊，阿德，我问你，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没干什么啊，我早早就回来了，回来洗了澡就睡了。”

“睡着了？”

“废话，我还做梦，就被你们吵醒了。”

做梦！我和大嘴紧张了，赶紧问他：“做什么梦？”

“嘿嘿。”阿德傻乐起来，摸着后脑勺，羞赧地说：“春梦。”

呃……

“除了春梦呢，之前你还做过什么梦不？”

“没有啊，我就梦到我和一个女的在床上，我正解她扣子哩，就这紧要关头，突然听到敲门声，哎，然后我就醒了一一原来真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你们，你说你们也真是的，

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来，啧啧，可惜，可惜。”阿德摇头晃脑，啧着嘴，回味中透着遗憾。

我哭笑不得，看看大嘴，他也一脸无奈。

“哎，我说，你们俩到底怎么了？不对劲啊？”阿德回过神，问我大嘴。

“没什么。”我站起身，骗他说：“我们来办公室拿东西，

昨天忘在这了，就顺便来看看你，好了，我们走了。”我拉起大嘴，往门外走去。

“那好，那我再睡会，看能不能继续梦。”阿德在后面说。

“行，祝你春梦了无痕。”我应着，顺手帮他带上了门。

走到院中，大嘴冲着值班室竖起大拇指，说：“阿德，真乃神人也。”我摇摇头，谁说不是呢？

我说：“看来他是不知道昨晚自己做了些什么了。”大

嘴说：“你不打算告诉他？”“算了，他不知道反而更好。”

“那他今晚再中邪怎么办？那项链……”

“哦，对了，项链，走。”我打断大嘴，赶紧往小道那边走去。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7 22:11

来到老树下，我看见，埋项链的位置确有被翻动的痕迹。土压得很实，我用了扒拉了几下，不行，又找来一根树枝，开始挖了起来，才挖了两下，我停住了，准确的说，我是被惊住了一一挖开的泥土下，居然渗出了些许黑红的血液，紧接着，一股熟悉的，腐臭的血腥味，飘入了我的鼻腔。

“这个，怎么回事？”大嘴蹲在我旁边，捂住鼻子，说：“好臭。”

“这……”我看看泥坑，又看看手中的树枝，树枝那头，粘附着混有血迹的泥巴。我触电似地把树枝丢开，惊恐地叫道：“这他妈的，见鬼了！”

“项链呢？”

“应该还在下面吧？”

“要不要继续挖？”

“呃，要不你来挖？”

“他妈的，又不是我要做阴器，我估计，这是阴器做成的正常反应吧？”

“那继续挖？”

“挖！”

我捡回树枝，又挖了几下，血越渗越多，渐渐地，居然在泥坑里聚起了浅浅的一汪，可项链依旧没有出现。

“好臭！”我丢下树枝，停下来，忍不住站起身，背过脸，想换口新鲜空气，没料到那臭味居然如此浓烈，距离远了，可臭味丝毫不减，我用力吸了口气，差点被熏吐。“哇，咳咳……”我干呕了几下，赶紧用手捂住鼻子，骂道：“我操，臭死了！”

大嘴捡起我扔下的树枝，皱着眉，憋着气，用力挖了几下，仍然没挖到项链，他也忍不住了，丢了树枝，跑开几步，边骂边说：“靠他奶奶的，这味道，操，阿德这兔崽子搞了什么鬼，去把他揪出来，问问。”

我摇摇头，说：“阿德知道个屁，算了，快埋起来，要被熏晕了。”说着，我用脚把挖出的泥巴推回坑去，填毕，我又重重地踩了几下，把土踏实。

大嘴仰起头，看着老树繁密的枝叶，自言自语道：“不会是因为这棵树吧？”说着，他碰碰我，说：“这树不会成精了吧？”

我看树，又看看脚下，摇摇头说：“不知道。”

“要不我们……”大嘴话没说完，王师傅出现在小道口，看见我俩傻呆呆地愣在老树下，叫起来：“哎，我说你们这两个伢崽子，这么早，跑这里做什么来？”

“哎呀，王师傅！”我像见了救星，急忙迎上去，拽着王师傅就往树下走。

“做什么做什么，这么急糟糟的？”王师傅被我拽得踉踉跄跄。

“大嘴，快！”我对大嘴使了个眼色。大嘴明白，蹲下捡起树枝，把才踏实的土又挖开了，很快，污血渗出，恶臭扑鼻。

“唔——”王师傅捂住鼻子，说：“你们捣什么鬼了，怎么这么臭？哎哟，还有血哩！”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7 22:12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谢谢诸位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8 21:04

我从大嘴口袋里掏出烟，递给王师傅一支，把我突发奇想做阴器以及昨晚阿德中邪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师傅。王师傅瞠目结舌，瞪着我，半天说不出话，香烟在他的手上微微抖动，大嘴伸手给他点火，他也忘了接。

我心里发虚，轻轻喊了声：“王师傅。”

他推开大嘴的手，指着我吹胡子瞪眼：“你这渣傻仔崽，这种事情能乱搞啊？搞不好，要出大事哟。”

我不好意思地笑，问：“王师傅，你看，这是不是快成阴器了啊？”

“阴器？！”王师傅差点把夹着的香烟扔掉，冲我叫道：“这哪是什么鬼阴器哦，我看，你埋到这地方的链子，不晓得被哪个东西看中了哟。”

“啊！”我和大嘴几乎蹦起来。好嘛，这阴器没弄成，又惹来一身骚。

我有点手足无措。认识王师傅这么久，还没见他急过，但这回，看他样子，是真急了。我的心脏一阵乱跳，低头看着那汪臭烘烘的黑血，一时无语。

“王师傅，那照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大嘴问他。

王师傅叹口气，用脚拨拉着土，往坑里弄，我和大嘴见状，赶紧帮忙，不一会，坑填上了，我又踩了几脚，把土踩严。

“那个阿德，你们毛去看看阿德啊？”王师傅突然想起阿德，拔腿想往值班室走，我拉住他，说：“刚看过阿德了，他没事，在睡觉呢。”

“哦。”王师傅脸色稍缓，说：“这个地方，你们不要再动了。”

“啊？那我的项链怎么办？”

“你还要这个项链啊？”

“不是，我的意思，这个阴器……”

“哎，这哪是阴器哟，我跟你讲，这个链子，十有八九被哪个东西看中了，昨晚招了阿德，来你那拿了那个……”

“十字架。”

“嗯，对，十字架，凑成个好的链子，看样子，那东西是要了这跟链子啰。”

“王师傅，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是有东西拿了这个项链？”  
我觉得王师傅有些反应过度，他又不知道阴器的做法，怎么就肯定这种情况不是阴器形成的正常表现，而是引来了不干净的东西？阿德昨晚的表现是诡异，但大嘴戴上那阴器戒指后，不也神神鬼鬼地梦游了一番么？

“哎，你不晓得。”王师傅摇着头，说：“刨地见血，鬼护物哦。”

“什么什么，鬼护什么来着？”我和大嘴没听明白。  
“刨地见血，鬼护物。”王师傅重复了遍，解释说：“就是讲，你的这个链子，已经被东西看住了，动不得了，如果你硬要拿走，怕要捅大篓子哟。”

“王师傅，你没开玩笑吧？”我听着瘆人，又觉得王师傅有点危言耸听。

“哪个和你开玩笑，我跟你们讲，我就听说过这么件事。”  
王师傅说着，把烟塞进了嘴里，看样子，他又要讲故事了。

“什么事？”大嘴伸长了脖子，像啄食的公鸡。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8 22:37

王师傅点上烟，慢悠悠地和我们说起了二十年前，在他家乡发生的一件怪事。那是在1959年，那年王师傅才9岁，当时全国正在搞大跃进，轰轰烈烈，群情激昂，动辄亩产几万斤，然后大家的肚皮就瘪得要命。没粮食吃，大家饿得两眼发

绿，只好漫山遍野地搞野味，挖野菜，反正能往肚里塞的东西，都被弄来填了肚子。

当时有个人，叫王根茂，三十来岁，搞竹鼠最有一套。一天，他独自跑到山里的竹林中，想搞几只竹鼠回家给已有身孕的老婆补补身子。在竹林里转了半天，王根茂看到一处微微隆起的小土堆，上面覆盖着些枯萎的竹叶，经验告诉他，这应该是个竹鼠窝。竹鼠窝不深，挖几下就能见底。王根茂抡起随身携带的小锄头，挖了几下，竹鼠没挖到，却听到当地一声，锄尖碰到了个硬硬的东西。挖着石头了？王根茂用手扒开泥土，看到的却不是石块，而是一个灰黑色的物体，看样子，像个粗瓦罐子。这里头不会装着什么宝贝吧？王根茂心里一阵激动，三下两下，把罐子刨了出来。瓦罐沉甸甸的，瓦口被泥巴封住，里头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王根茂砸开封口的泥巴，往里一瞧，顿时心头一阵乱撞——那貌不起眼的粗瓦罐里，居然装着大半罐白花花的银元。

王根茂忍住激动，把罐子里的银元统统倒了出来，结果又是一阵惊喜——那些银元下面，居然还藏着不少金银首饰。对着这些宝贝，王根茂犯起了愁：缴公嘛，王根茂没这么无私；搬回家？又不知藏哪，再说家里有个多嘴婆（王根茂老婆），万一不小心哪天走漏了风声，岂不麻烦？思前想后，王根茂想到了村子西头老坟山，那地方最好最安全，坟山上埋的都是些

本地穷鬼，无墓可盗，不用担心盗墓贼，更不用担心被其他人发现——没人会吃饱了撑得慌，去坟山上刨坟墓玩。至于把这些宝贝以后怎么办，王根茂也没多想，不管那么多，藏起来再说。

王根茂把银元和首饰装回罐里，脱下外套裹住，鬼鬼祟祟地溜到坟山上，跑到一座破旧的砖墓旁，挖了个深坑，把瓦罐放了进去。藏好瓦罐，王根茂笑嘻嘻地回到家，他老婆见他两手空空，丢了外套，居然还一脸喜气洋洋，就忍不住生气，骂他损他，王根茂开始也不搭理，自顾自地乐，后来被老婆说得烦了，就把一切告诉了她。

王根茂老婆不信，以为男人骗她，王根茂急了，说你要不信，明天带你去看。第二天，王根茂带着他老婆，来到老坟山，找到昨天藏瓦罐的地方，王根茂抡起小锄头，挖了起来。挖到一半，从泥巴里，开始冒出汩汩鲜血，王根茂和他老婆吓了一跳，还以为挖着了什么东西。又刨了几下，碰到了瓦罐，王根茂从血水里捧出瓦罐，解开被浸透的衣服，把银元和首饰一股脑地倒在了地上。看着一地的银元和金银首饰，王根茂老婆这才相信自己男人没说谎，可她担心，这无缘无故地从地里冒出血水，还是在老坟山上，会不会有什么古怪？于是她对王根茂说，要不这些宝贝咱们不要了，就埋在这。王根茂不干，说这东西不是偷不是抢，是老天让自己挖着的，那就该归自己，谁

也别想拿走。王根茂说这话时，那坑里的血水冒得更多了，像泉水似的，咕噜咕噜地涌个不停，很快就溢出了坑外。王根茂见状，赶紧把那件被血水浸透的衣服扔进坑里，然后用土把坑填了起来。坑被填住，血也就不冒了。

王根茂虽然不信邪，但出了这样的怪事，心里也发怵，想着这地方是不能再藏了，反正现在老婆也知道了，不如就埋到自家的后院去。王根茂老婆不赞同男人的想法，凭直觉，她认为这些东西不能要了，可拗不过财迷心窍的王根茂，无奈，只好任凭王根茂把这些宝贝带回了家。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谢谢诸位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9 10:44

作者: bodothacker 回复日期: 2010-5-19 10:29:00

5659#

凡子，我想把你的文章添加入我的小说站，希望得到你的授权

---

---

好的，没问题:)

转帖的有些，可来询问的，只有你一个，有甚者，连作者名字也不标，哎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9 10:45

作者: 我爱鼹鼠的故事 回复日期: 2010-5-19

10:24:00 5656#

非凡: 刚才忘了说了: 要是出实体书, 得名字改一改吧?  
同学们一起给非凡的小说起个名字吧!!!

---

---

谢谢你的支持:)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9 10:46 至于出书嘛, 这  
个, 估计比较难.....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9 17:05

作者: swiky 君君 回复日期: 2010-5-19 16:55:00  
5739#

非凡~~你都回人家的话了, 咋没注意到我的捏~~~  
我是想问你, 你每次晚上更新这些故事, 我们看看都觉得  
恐怖, 你自己写这些, 难道一点都不怕吗? ?

---

---

怕得多了, 也就不怕了, 不信你试试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9 20:21

最初几天，王根茂老婆忧心忡忡，总觉得会出什么事，半夜睡觉，后院发出一丁点响动，也会把她吓得神经兮兮。几天过后，没见什么祸事和怪事发生，王根茂老婆也就渐渐宽了心，甚至开始窃喜起来，觉得自家男人真是命好，挖个竹鼠，都能挖出一堆财宝来。至于王根茂，那更是得意，虽然肚子依旧瘪，但心里那份喜悦，居然把脸色滋润得红扑扑的。邻居们见了，也不奇怪，只认为是王根茂捕鼠技术好，竹鼠吃得多，肚皮里有油水，所以脸上有颜色。

好景不长，半个月后，王根茂家开始出怪事了，先是在半夜，听到后院里有女人在唱歌，可跑去一看，却什么也没有，歌声也戛然而止，连续几天，夜夜如此。后来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那埋银元和首饰的地方，地面上，居然洇出潮乎乎的血色，才挖一下，就开始往外冒血水。这回王根茂也害怕了，觉得这些东西确实诡异，再放在家里，怕是要出大事，于是两口子商量了下，决定把这些东西埋回老坟山。这时王根茂老婆已经有了早孕反应，吐得厉害，无奈，王根茂只得硬起头皮，独自上了老坟山。在埋这些东西时候，王根茂心疼得厉害，到手的宝贝又要丢掉，换谁都不甘。最后，王根茂到底没忍住，挑出几样金饰，偷偷带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王根茂老婆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男人已

不见踪影。开始以为王根茂出工去了，可直到晚上，掌灯了，也不见王根茂回来。王根茂老婆急了，到处去找去问，可没人见过王根茂。最后在老坟山上，大家终于找到了王根茂的尸体。他死状奇怪之极，他是以跪拜的姿势死在一座老坟前的。刚看到他时，大家以为他没死，叫他，他不应，有人跑过去拉他，他噗通一声就倒了下去。借着火把，大家才发现，王根茂其实已经死了。他死得很惨，随身携带的小锄头，深深钉进了他的前额。也不知杀他的人是谁，力道狠极，锄头居然全部钉入了他的脑袋里。他满脸血污，双眼圆睁，表情惊恐，锄把朝下，上面鲜血淋漓。大家又发现，那坟墓前面，竟然摆放着几根金项链和几个金戒指，整整齐齐，如贡品一般。

这样，王根茂竹林挖宝的事情在村子里传开了。懂道的老人说，王根茂千不该，不该一开始把这些东西往老坟山上埋；王根茂万不该，不该在挖地见血后还把这些东西带回家；王根茂最不该，不该到最后还财迷心窍，拿走了那些金项链和戒指。因此王根茂惨死老坟山，那是他活该。要知道，这些东西，在被王根茂埋在老坟山的那一刻起，就被某个东西盯上了，那东西，应该就是那墓里头的……

我听得冷汗直冒，问王师傅：“那后来呢？王根茂老婆没事吗？”

王师傅把烟屁股吸得滋滋作响，说：“毛事，也幸亏她正好怀了崽，要是没怀崽，也难说。”

大嘴不解，问：“这和她怀没怀孕有什么关系？”

王师傅丢下烟头，探脚踩灭，说：“这你就不晓得了吧，怀崽的女人百邪不侵哦。”

大嘴睁大眼睛，惊叹道：“还有这事！”

王师傅咳了几声，笑笑，对我说：“所以啊，你搞的这个东西，还是不要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19 20:52 困了，休息去，明天更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0 21:00

我头皮发麻，连声说：“不要了不要了，谁爱要谁要。”

大嘴指指地下，问王师傅：“那这链子，就让它一直埋在这？”

王师傅看他一眼，反问道：“难不成你还想要？”

大嘴赶紧摆手，说：“我哪敢要，我是怕……”说到这，大嘴紧张兮兮地看了看周围，接着说：“我是怕这地方从此就不干净了。”

王师傅咧嘴一笑，说：“这地方什么时候干净过。”

“呃……”大嘴像被捏住脖的鸭子。

阴器打造计划就这样泡了汤。猴子知道后，马后炮放得砰砰响，说他早就不赞成了，可我鬼迷心窍，就是不听，现在好

了，阴器没做成，惹来一身骚。我懒得鸟他，就觉得郁闷。出了这事，我不敢在自己房间睡了，收拾了些东西，搬去了大嘴那。出门前，我去药店买了几根艾条，点燃了放在屋里使劲熏，驱邪去味，一举两得。阿德也真是命硬，中邪后，一不得病二不来灾，整天过得乐哈哈，活蹦乱跳。直到他后来搬走，我们也没把这事告诉他。至今我想起他，仍觉得此人非同寻常，实在匪夷所思。

这事过去一个礼拜后，一天傍晚，我独自在公园散步时，有人在后面叫了我一声：“李非凡！”

我转身去看，愣住了一——我看见了钱伟。他叫我？我东望西瞅，没看见其他人，他站在我面前几米外，对我微笑，看似没有恶意。

我指指自己的鼻子，问：“你，叫我？”他点点头，向我走来，到我面前，他停下了。他面色蜡黄，头发凌乱，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憔悴，与我以前所见油头粉面的他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有事么？”我冷冷地问，面无表情。面对此人，我无法亲切，即便此时，他正予我善意的微笑。

他掏出烟，递给我一支，我没接，他有些尴尬，把烟塞回烟盒，说：“那个，我知道，你看我不爽，不过我有些事情想和你说。”他顿了顿，补充说：“关于郭薇的。”

郭薇？！我感到心脏猛地一跳。我看看他，面露疑惑。

“话说起来有点长，这样吧，我们到那边去，坐着说。”

他说着，指指路边的石凳，朝那边走去。

我迟疑了几秒，走了过去，他坐在石凳右边，见我来了，又往旁边挪了挪屁股，指着空处说：“坐吧。”

我没坐，说：“说吧，什么事。”

他摇摇头，无奈地笑了笑，说：“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些那个什么，我抢了你的女朋友，你看我不惯，也是……”

“什么？”我打断他，问：“你说什么，我女朋友？你是指郭薇？”我承认我喜欢郭薇，在和她相处的日子里，我多少也感觉到她对我透露出一些友谊之外的好感，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像猴子对张晓静。可现在钱伟居然说郭薇是我女朋友，难道郭薇对他说了些什么？或者郭薇根本就没被刘月梅附体？我突然有些激动，看着他，等他说话。他诧异，看了看我，又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似地，摇摇头说：“原来是她骗我，我还以为，呵呵……”

“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0 22:04

钱伟点上一支烟，说：“以前我追她的时候，她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我问是谁，她告诉我，是你。”

“这样。”我一时无语，原来这丫头拿我做挡箭牌，我情绪复杂，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

钱伟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安慰似地说：“其实也不算骗吧，我看得出，她喜欢你。”

我淡淡笑了笑，没说话。

钱伟深吸了口烟，吐出细细长长的烟雾，说：“我想和你说的是，郭薇，我是说现在的郭薇，我觉得，已经不是郭薇了。”

“噢？”我故作惊异，没多说话，我在等，看钱伟后面要说些什么。

钱伟弯下腰，把手臂平放在大腿上，看着远处的树丛说：“郭薇出车祸后，去上海治疗，从上海回来后，她给我打了电话，态度变化之大，说实话，我当时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真想不明白，她怎么就突然会变得……不瞒你说，当时我甚至以为，她是不是这里出了些问题。”钱伟说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接着说：“一个以前对你那么冷若冰霜的人，怎么就突然会对你变得那么热情，那么深情款款。当时她刚回来，她父母看得紧，不让她出门，于是我们就经常通电话，电话里不好问，所以我就没问。不过她对我态度的突然转变，在当时，虽然我觉得奇怪，但也很高兴。后来终于，她能出门了，我们见了面，聊天时，我问起她，为什么你突然就肯接受我了？她

说在上海治病时她想了很多，发觉其实我还是蛮好的，所以就……”钱伟说到这，停下来，摇着头苦笑。

“嗯，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也没想那么多，反正她接受我了，高兴还来不及，想那么多干什么。但是，和她交往一段时间后，我渐渐地，觉得不对劲了，我发现，她和另一人，越来越像，有时我几乎以为，她就是她。”说到这，钱伟脸上，流露出极为恐惧的表情。他手里夹着的香烟，已烧成了烟头，挂着长长地烟灰，几乎要烧到他的手指，他却浑然不觉。

“烟头。”我提醒他，他猛地一颤，烟灰断裂，跌落在他的皮鞋上，他扔掉烟头，感激地对我点点头，深吸了口气，说：“她像的那个人，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刘月梅。我在心里，说出了这个名字。瞬间我也紧张起来，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语气，尽量平缓地问：“后来呢？”

“后来。”钱伟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显然，他十分恐惧，他又摸出一支香烟，正要往嘴里放，突然想到我，于是把烟盒打开，伸给我，我犹豫了下，从里面拿出一支，他替我点上，自己的却没点，他握着火机说：“后来，她越来越像那个人了，举手投足，说话时的动作和表情，几乎和那个人一模一样，有时候，我甚至以为，坐在我旁边的，不是郭薇，而是她！”

“她是谁？”

“她，她叫刘月梅。”

“啊！”即便早已猜到，当钱伟从嘴里说出刘月梅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惊叹了声。

“怎么，你认识她？”

“听说过。”

“哦，呵呵。”钱伟笑了笑，紧张的情绪似乎有所缓解。

“那么，再后来呢？”我迫不及待，想知道后面发生的事。

“后来，先说刘月梅吧，你不知道吧，在郭薇出车祸前，出第一次车祸前，刘月梅在郭薇出事的地点，遭遇了车祸。我记得那天，我开车带她郊外，来到我和她以前经常约会的地方，我对她说，我们分手吧，她不肯，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和她不合适，她就问我，是不是喜欢郭薇了，那时我正在追郭薇，她是知道的。我说是，她就特别激动，情绪很坏，又哭又闹的，我烦得很，就丢下她，自己开车回来了，后来，第二天，我听说，她出车祸了，我去医院看了她，听说她伤得很严重，可能会成植物人，后来，她真的就成了植物人，我很内疚，要不是扔下她，她也不会……但是，不瞒你说，我内疚的同时，又感到一阵轻松。”

我冷笑了几声，没说话，钱伟看看我，又把头低下，说：

“我知道你现在在心里骂我，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蛮那个什么的，衣冠禽兽吧。”

自知之明。我心里想，但没说出口。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1 16:23

作者: ziwei 紫薇格格 回复日期: 2010-5-21 14:02:00 还有,王师傅讲的二十多年的关于王根茂的故事,说是那时候是非曲直 1959 年,那么作者写到的这些事情都发生于是 1979 年. 可能是我此时脑子有点糊涂,当时王师傅才 9 岁,那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才 29 岁,那么文中的三个年青人到底大多啊.

---

---

非常抱歉，是我笔误，应该是 40 年前，谢谢紫薇格格作

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1 20:28

“但在当时，我真的感到轻松，刘月梅这个人，性格很固执，我正愁不知道该怎么摆脱她，她却……然后郭薇就出车祸了，这你就知道了，后来你们就和她走得很近了，说实话，当时我很嫉妒，也看你们不爽，尤其是郭薇说你是她男朋友之后，我尤其看你不爽。”

“彼此彼此。”我回了句。

“呵呵，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钱伟讨好似地说。

“说后来的事吧，你发现郭薇不对劲以后的。”我没心情和他打哈哈。

“后来，就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让我认为，郭薇，就是刘月梅，或者说，是刘月梅，附上了郭薇的身。”钱伟说着，把香烟放进嘴里，点火时，我看他的手抖得厉害，以至于好半会，才把烟点燃。

他低头吸烟，不说话，他的身体在微微抖动，看得出，他极度恐惧和不安，我没有催他，静等他开口。

他把才吸了一半烟扔在地下，用劲踩着，等他挪开脚，那半截烟，已粉身碎骨。又过了一会，他终于说话了：“一天傍晚，郭薇打电话给我，约我出来，那天我的车被我朋友借走了，所以我没开车。我们在老地方见了面，然后郭薇说想走走，于是我们沿着武装部后面那条路，慢慢往上逛着，一直逛到了山亭那。”

“噢。”我应道。山亭是一个建在小丘上的亭子，那边很偏，地势高，白天也鲜有人去，他们晚上逛去那，不知会搞什么名堂。我想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快到亭子的时候，我突然想小便，就让她先上去坐着，我等会就上去。我小便完，上了亭子，她背对我坐在亭子里。那天月亮很圆，很大，月光非常亮。我走过去，拍了她肩膀一下，她转过头，月光照在她的脸上，

惨白得吓人，我看她的脸，她的脸突然就变了……”

钱伟的呼吸急促起来，他依旧保持着开始那个姿势，但身体绷得很紧。他双手紧握，放在膝盖前，不停地颤抖。

他深吸了口气，继续说：“她的脸，突然变成了刘月梅的脸，那张脸我再熟悉不过了，当时把我吓惨了，头皮一紧一紧的，我差点跳起来，但我没有叫。”

钱伟说到这，让我想起我们从景区回来那次，我在路上，看见郭薇突然变作另一个女人脸的事情，难道我所看见的那张脸，就是刘月梅？

“你还真沉得住气。”我说，这话是由衷而发。我见郭薇变脸的刹那，叫得可是震天响，何况当时大嘴他们还在附近，现在想想，我感到惭愧。

“哎，哪呀，我当时是吓哑巴了，想叫叫不出，不怕你笑我，要是我开始没撒那泡尿，我估计，当时会把我的尿都给吓出来。”

“呵呵。”我笑，这小子还挺诚实，对话至此，我对他的厌恶感，竟消弱了不少。

他直起腰，双拳对撞了下，说：“不过很快，她的脸又恢复正常了，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刚才我和你说过，因为之前几天，郭薇的表现很奇怪，像刘月梅，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疑神疑鬼的缘故，所以才把郭薇看成了刘月梅，可后来，

当我知道另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懵了，我开始确信，那晚我没有看错，更不是什么幻觉，我是，我是他妈的见鬼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1 21:09

“什么事？”

“刘月梅，刘月梅死了，在我知道她死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将近半个月了，要是我早知道这件事，我哪，哪，哪敢……”钱伟开始结巴起来。

“什么？”

“我哪敢和郭薇交往。”钱伟说着，语气里透着无限懊悔。

我闷哼了声，对此人的厌恶，又浓烈起来。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对她提出分手。”

“她怎么说？”

“很奇怪，当时她没说什么，我是在电话里和她说分手的，她嗯了声，就挂掉电话了，之后几天，她也没再联系我。”

“就这样？”

钱伟摇摇头，说：“她没联系我的那几天，我也犯起了嘀咕，是不是我神经过敏，太疑神疑鬼，搞错了，我有点后悔，就主动给她打电话，电话那头她冷冰冰的，说了没几句，她就

挂掉了。接下来几天，我一直给她打电话，可她不是不接，就是接起来又挂掉。”

“嗯，继续。”

“直到有一天，她给我打来电话，电话里，她和我说了一大堆奇怪的话，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她不是她了，我会不会离开她什么的，诸如此类，这些话又让我想到那晚在山亭里发生的事，我害怕了，于是我和她说，既然已经分手了，就不要说这些话了，我让她好好保重，然后她突然激动起来，她激动的样子，和刘月梅一模一样，虽然是在通电话，但从她的语气里，我能相像到她的模样，刘月梅，就是刘月梅。”钱伟紧张地不停用拳头敲击着自己的大腿。

“那，后来？”

“后来，她情绪似乎好了点，她冷冷地对我说了句：你会后悔的，就挂掉了电话。其实那话说得也没什么特别，就是语气很冷淡，但在当时，却听得我直冒鸡皮疙瘩，后来几天，我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过却又没发生什么事，直到她又去了上海，我也没再碰到什么怪事，于是，我渐渐放了些心，但对于她，我是再也不敢联系了。”钱伟说到这，叹口气，眨了眨眼睛，沉默了。

“就这样了？”我纳闷，不明白钱伟和我说了这么多，

难道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不，不是，还有，就在一个礼拜前，我开始做恶梦，每晚都做，并且每天做得都一模一样。”

“什么梦？”

“我梦见，自己站在一条荒凉的马路上，好像是在等车，然后车就来了，是辆中巴车，车里坐了不少人，然后车停在我面前，我看，我看刘月梅从车上下来，拉住我，要我上车，我不肯，她就使劲拉，就这样和她拉扯着，然后我就醒了，吓醒的，哦，对了，那车，非常古怪，是纸做的，还有车里面坐的人，个个都像死人，面无血色，也没有任何表情，我说得听上去好像没什么，但在梦里，操，真的是恐怖死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1 21:37

丁子，你发了这么多女的，就这个看起来还算顺眼作

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2 20:42

“每天都做这个梦？”

“对的，我都要疯了。”钱伟说着，低下头，把双手插进了自己的头发里，一个劲地挠抓。

“嗯，你告诉我这些，你的意思是？”

钱伟猛地抬起头，看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郭薇，郭薇肯定是被刘月梅附身了，郭薇出车祸的地方，就是刘月梅出事的地方，肯定是刘月梅害的，她出事前知道我在追郭薇，所

以害了她，现在她还想来害我。”“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你现在每晚都坐的这个梦，是刘月梅弄的，她想把你带走。”

“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几乎都不敢睡觉了，我怕一睡着，就醒不过来。”说着，钱伟把领口拉开，对我说：“喏，你看，我还特意去求了这个带，手上也系了红绳子，可是没用，每天晚上一睡着，就会梦到那个怪梦。”

我朝他领口瞥了眼，看见一尊玉佛，我笑了笑，说：“那你告诉我这些，想怎么样？”

“我知道你想救郭薇，我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想办法，听说你还认识一个什么师傅，我想你，帮帮……”

我斜了他一眼，他把那个“我”咽了回去，改口说：“我想你救救郭薇，把那刘月梅赶走。”

我明白了，这家伙和我说了这么多，原来是又和郭薇，不，应该说，是又和被刘月梅附身的郭薇分手了，刘月梅逼急了，想带他走，他病急乱投医，居然跑来找我帮忙了。只是他怎么知道我最近在瞎折腾，还知道黄师傅？十有八九是猴子，这小子嘴多，最爱到处说，估计你传我我传他的，就传进钱伟耳朵里了。

郭薇我是肯定要救的。但钱伟，他就算死了，也是他活该，说来说去，所有的事，都是由他搞出来的。还有那刘月梅，做

人时就稀里糊涂，爱谁不好，偏偏去爱这王八蛋钱伟，这死了死了吧，还是个蠢鬼，有怨你直接找钱伟报去啊，你他妈没事去招惹郭薇干啥？哦，不对，这刚开始还是个痴情鬼，以为附了郭薇的身，就可以把钱伟套在身边，谁知弄巧成拙，反倒把钱伟吓得又要分手。他妈的狗男女，都不是好东西。

我越想越气，几乎要破口大骂，我厌恶地看了眼钱伟，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眼神里透着哀求和恐惧。

我深吸了口气，说：“说实话，我现在也没办法，要能救郭薇，我早就救了，还会拖到现在？”

“那，那个师傅呢，听说他很厉害啊，他也没办法？”

“黄师傅啊，他出远门了，没回来。”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钱伟急得，屁股悬起几尺高。

“我哪知道，黄师傅云游去了，也许明年，也许过几年。”我胡扯着。

“啊。”钱伟的脸刷地一下变得死灰，跌坐在石凳上，喃喃自语：“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这我不是死定了！？”钱伟突然叫起来，激动得很。

我被他吓了一跳，心想，你死定了关我屁事，又想，万一这钱伟真的被刘月梅带走了，那刘月梅自然会离开郭薇的身体，那么郭薇，郭薇是不是就可以回来了？想到此，我忍不住一阵激动，恨不得帮刘月梅一把，现在就把这王八蛋给结果了。可

转念再一想，不对，王师傅说过，郭薇的魂脱身太久，还不知能不能回来，万一那死鬼刘月梅一走，郭薇就……那怎么办？我胡思乱想着，又看了眼钱伟，看他蓬头垢面哆哆嗦嗦的样，又有些不忍，觉得刚才盼他早死的想法太缺德，太不人道。

我说：“这样吧，我回去想想，也许有什么办法也说不定。”

“真的！你有办法？”钱伟面露欣喜，眼里有了光彩。

这家伙真是病急乱投医，还真把我当天师了。我说：“我只是去找找办法，天晓得能不能找到。”

“哦。”钱伟的眼睛又暗淡下来，过了会，他对我说：“不过还是谢谢你。”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2 21:04

“我明白，我明白，但……”钱伟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我说：“就这样吧，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打我单位电话或者打武浩手机，你记一下号码。”

“好，好。”钱伟赶紧拿出手机，存入了我报出的号码。

“哦，对了。”我正要走，突然想到件事，于是叫住钱伟，对他说：“你现在最好，能主动联系郭，不，联系刘月梅，假装和好，先稳住她再说，以后再慢慢想办法。”我这样说，是觉得这样或许可以先保住他的命（如果刘月梅真想带走他的话）；另一方面，我也存有私心，钱伟不死，刘月梅就应该不

会离开郭薇的身体，这样郭薇——郭薇的身体至少不会死掉。至于后面该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可是。”钱伟愁眉苦脸，说：“郭薇，不，刘月梅，现在在上海，我联系不上。”

“她没手机？”

“没呀。”

“他妈的，你也不送部？”我骂起来，我心烦意乱，迁怒于他，恨不得踹他一脚。

钱伟一愣，喃喃辩解说：“我说要送来着，她不要。”

“那刘月梅还真替你省钱。”

钱伟没听出我的讥讽，说：“这倒是，她就是脾气不好，倒不势利。”

我半开玩笑地说：“要不你干脆从了她？”话才出口，我觉得有些别扭，身体是郭薇的啊。

钱伟吓一跳，赶紧摆手：“那不行，不行，我，我……”

“你什么？”

“我怕鬼。”

“嗯，你怕得对，鬼是用来怕的，不是用来爱的。”

钱伟听得眼睛一眨一眨，疑惑不解地看着我。我没再说话，转身欲走。

钱伟在我身后叫：“喂，那联系不上怎么办？”

“打听去，实在不行，上海找去！”

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求菩萨保佑，暂时没事吧。

“什么！你要帮钱伟？我没听错吧？”猴子腾地一下从床上蹦起来，瞪着我上下打量，像在看什么稀罕物。

我拨开他的脸，说：“是的。”

“你没毛病吧，你这是，这是……”猴子太激动，居然没了平时的伶牙俐齿，半天想不到合适的词语形容。

“犯贱。”大嘴在一旁接过话。

“没错，犯贱，你这是犯贱，你知道不？”猴子的手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

我打开他的手，说：“毕竟是条人命嘛，再说，现在帮他，不就是帮郭薇么？”

“帮郭薇？NONONO。”猴子把头摇成了拨浪鼓，说：

“你

不帮他，才是在帮郭薇，那刘月梅现在不是正想要他的命么，正好，他死了，那两个死鬼凑成一对，那刘月梅就放过郭薇了，郭薇就能回来了不是？”

“万一刘月梅走了，那郭薇又回不来了，那怎么办？”

“呃，这个。”猴子卡住了，过了会说：“那郭薇就死了。”我翻他一眼，没说话。

大嘴问我：“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我有点烦，说：“不知道啊就是，这不是和你们商量着么，黄师傅又老不回，哎。”

“嗯，是没办法。”大嘴应着，低头抽起了烟。我仰面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乱如麻。猴子侧躺在一旁，手撑着半边脸，若有所思。

该怎么办呢？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2 21:44

第二天，大嘴开车，带着我和猴子，又去了趟土凹。出发前，我几乎不抱希望，当黄师傅那张皱纹交错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甚至以为是自己在做梦。

直到猴子一声大叫：“哎呀，黄师傅！你总算回来了！”看他那激动的样，就差没扑上去和黄师傅来个热烈拥抱。

黄师傅看见我们，很高兴，咧着嘴笑个不停，寒暄了几句，招呼我们进屋喝茶。我急不可耐，屁股没坐下，就开始跟他谈起郭薇的事情。这事说起来真长，我讲了一个来小时，期间大嘴和猴子不时为我拾漏补充，等讲完，我觉得舌头都快焦了。我端起茶碗，一饮而尽，黄师傅提起茶壶，准备替我再斟，猴子见状赶紧接过，把我的茶碗倒满。

“黄师傅，我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吧？”我见黄师傅一脸波澜不惊，以为自己没说清楚。

黄师傅点点头，说：“明白，我听明白喽。”这么久没见，黄师傅的普通话居然大有长进。

猴子笑着说：“嘿嘿，黄师傅，你普通话标准了不少哦。”黄师傅蛮谦虚，说：“还可以，还可以。”

猴子还想啰嗦，被我扬手打断，我问：“黄师傅，那你说，郭薇还有没有救？”

黄师傅想了想，说：“现在还不好港（讲），她现在什么样子？”

我说：“现在不知道，她在上海。”

“哦。”黄师傅端起茶碗，没喝，又放下了，他问我：“那个钱、钱什么？”

“钱伟。”

“嗯，钱伟，这个赖子（男孩子），现在怎么样？”

“他啊，应该还好吧，昨天晚上我才见过他，应该没什么事。”

“唔。”黄师傅应道，若有所思。

“黄师傅，你说那个刘月梅，就是死掉的那个，她会害那个钱伟么？”

“这个，讲不好，不过那个女孩子还毛回来，现在应该毛事。”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啊。”黄师傅想了想，告诉我，先弄清刘月梅埋在哪里，接下来，就等郭薇回来。后面的事，后面再说。

“哦。”我有点失望，我觉得黄师傅应该霹雳手段，三两下把刘月梅那冤鬼给劈了，再让郭薇恢复如常。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也的确做不了什么，郭薇人还在上海不是，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师傅本事再大，那主角不在，也没法搞。

这时猴子问：“黄师傅，你说，如果那个钱伟死了，那么郭薇，会不会自己恢复正常啊？”“怎么，你还想跑去把他杀了呀？”

“哎，什么话，我的意思是，如果钱伟死了，郭薇就能恢复正常，那我们也就懒得忙了，我们就坐着，坐山观虎斗，等刘月梅把钱伟掐死了，那郭薇就自己回来了，那多好，是吧？”猴子看看我和大嘴，自我感觉好极了。

黄师傅摇头不已，对猴子说：“你这个想法不地道，不地道哦。”

猴子不服气，说：“我这是为民除害。”

临走前，黄师傅对我说，回去告诉钱伟，晚上睡觉前，把鞋子一正一反放在床边，这个方法叫阴阳阵，别看容易，威力却不小，能挡去不少煞气。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2 21:58 呵呵，爆发一下，让大家过过瘾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2 22:28

丁子发的姑娘越来越爽目了，鼓励下，多发点，哈哈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3 19:31

上来说一下，今晚不更新，请大家谅解，明天更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4 20:31

回到镇上，我们马不停蹄地去烟草局找钱伟，却被告知他今天没来上班。我心里咯噔一下，隐约感到有事要发生。我赶紧问来钱伟的手机号，拨号过去，又是关机。

完了完了，该不会出事了吧？我心急如焚。大嘴开着车，一圈又一圈地在镇上兜，看到认识钱伟的人就问，就是没人看到过他。

猴子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他不会挂了吧？”

挂了？那郭薇？难道郭薇回来了？我想都没想，打通了孙茗的电话，孙茗说没听说郭薇回来了，要我等会，她打电话去问问。很快，孙茗打回电话，说郭薇还没回来。我向她道了谢，正要挂电话，孙茗却在电话那头叫了起来，她叫：

“等等，别挂，我还有事要说。”

“什么事？”

“我听我妈说，郭薇到上海后，去医院检查说没什么问题，后来她家有个亲戚还是朋友吧，说郭薇是中邪了，被鬼附了身。”孙茗说到这，声音变了。我虽然看不见她，也大概能猜到她此时的表情，十有八九，面无人色。

“嗯，那怎么样？”

“后来她家人就带她去找一位听说很厉害的师傅，我妈听她说，那师傅可厉害啦，一见到郭薇，就发现了不对劲，拿起筷子还是什么的吧，一下就夹住了郭薇的手指，当时郭薇的脸一下变得好古怪，阴惨惨的，还说了好多怪话，对了，她说话时的声音，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另一个人的。”

“她说的什么？”

“唔，不知道，反正当时恐怖得要命，连郭薇爸妈都吓得半死。”

“那后来呢？”

“后来好像说，那东西被赶走了，不过那东西一被赶走，郭薇就昏过去了，然后就一直没醒来。”

“那么那师傅就没什么办法？”

“好像说不行了吧，说什么郭薇的魂离身太久，难招回来了，对了，听说那师傅给郭薇弄了样什么东西带着，说这个东西可以保住她一段时间不咽气，但如果这段时间她的魂还回不来的话，那就……”孙茗说到这，停住了，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觉得奇怪，问：“郭薇她妈也真是的啊，女儿都这样了，还有心情打电话来和你妈说这些啊？”

孙茗说：“哪啊，她妈要我妈帮忙处理下这边的事，说他们可能暂时不回来了，然后就顺便说了这些，她妈什么事都和我妈说呢。”

“不回来了？”我忍不住叫起来。

“哎呀，你喊那么大声做什么？我都被震聋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不回来，在那边不是更好招魂了么，郭薇是在这里出的车祸啊。”

“唔，这个我就知道了，可能是怕，哎，不晓得，说不清。”

“那这样吧，有什么消息你通知我，好吧，嗯，谢谢你，再见。”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4 20:51 挂上电话，我把手机递给大嘴。

大嘴问：“怎么？郭薇父母也知道她中邪了？”

“对。”

猴子问：“还找了师傅是不是？那刘月梅被赶走了？郭薇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好了？”

“好像刘月梅是被赶走了，但郭薇，昏迷了，一直醒不过来。”

“啊！”猴子他们同时发出一声惊呼。

我心乱如麻，这一切，太突然了。原有的计划统统被打乱，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我看着大嘴他们，没了主意。

“那个……”大嘴和猴子面面相觑。

我一挥手，说：“走，再去土凹！”

黄师傅眉头深锁，沉默不语。我急得乱蹦，催他说：“黄师傅，有没什么办法，现在？”

黄师傅喝了口茶，还是不说话。我急得要上梁了。猴子拍拍我，说：“你别那么急嘛，让黄师傅想想先。”

终于，黄师傅开口了，他说：“现在危险地，是那个钱伟，他在哪里？”

钱伟？我差点都把他给忘了，我说：“不知道，回镇上没找到，不知去哪了。”

“电话也打不通。”我补充说。

听了我的话，黄师傅脸色凝重起来。

“怎么，他有危险？”

黄师傅沉吟了会，说：“这样吧，你们回去，赶紧找他，找到后，带到我这里来。”

“那郭薇怎么办？”

“她人不在这里，我也毛办法，先看看那个钱伟怎么样了吧。”

“哦。”我有点不高兴，这刘月梅都走了，我还替钱伟操什么鸟心？

回去的路上，猴子说：“操，难不成我们还真要去找那钱伟？”

大嘴看看我，问：“你说呢？”

说实话，我也老大不愿意。这王八蛋的死活，与我何干？可是郭薇。

我想了想说：“再去找找吧，也许救他就是在救郭薇，他王八蛋归王八蛋，多少是条命，救人一命，胜……”

“哎！”猴子打断我的话，说：“要找你去找，我没这心情。”

“行，等会我自己去找，你们就先回去吧。”

猴子气鼓鼓的，半天没说话，最后叹口气，说：“算了，一起找吧，就当积德了。”过了会，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救这种人，会缺德也说不定。”

大嘴笑了笑，摇摇头，没说话。

临近黄昏，我们终于找到钱伟。这小子开着他的车，朝我们迎面驶来。大嘴按按喇叭，他停下来。我赶紧跳下车，

他也下了车，对我笑，递烟给我，我摆摆手，问他：“你哪去了？找你大半天了。”

“我送一个朋友去N市了，刚回来。”

“嗯，昨晚上怎么样，有没遇着什么怪事？”

钱伟脸色微变，说：“没啊，怎么，有什么情况？”

“回头说，你开你的车，跟着我们走。”说完，我就往面包车走去。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5-24 21:59

上车前，我扭头看了眼钱伟，他愣在原地，傻呆呆的不知在想什么。我火了，吼道：“喂，发什么呆，快走啊！”

“哦哦，好！”钱伟缓过神，赶紧上了自己的车。

“土凹？”大嘴看了我一眼。

“对，赶紧的。”

车发动时，猴子在后座发出一声闷哼，我知道他不痛快，我何尝不是？郭薇现在命悬一线，我却还在为这个王八蛋东奔西走，想想就堵得慌。万一刘月梅讨命不成，又回去缠郭薇怎么办？也许她再缠上郭薇反而是好事，至少郭薇的身体不会死。至于以后怎么办，黄师傅应该有办法。我正胡思乱想着，大嘴突然叫起来：“哎，他往哪去？”

我赶紧往后视镜看去，一直紧随在后的钱伟居然没了。我放下窗户，伸出头往后看：钱伟把车开进了一条岔路，朝另一个方向驶去。

大嘴踩下刹车，问我：“怎么回事？”

我纳闷不已，说：“不知道，跟上去看看吧。”说完，我拿过大嘴手机，拨通了钱伟的号码。他不接。

“他妈的，搞什么名堂。”

大嘴正在掉头，问我：“不接电话？”

“嗯。”

“还跟不跟？”

“跟吧，看他搞什么鬼。”

猴子在后面冷笑，说：“他是怕我们把他带到荒郊野外再把他阉了吧。”

我一肚子气，没说话。等我们拐进那条岔路，钱伟的车已开出老远。他车速很快，带起几道尘土，在路面上空弥漫挥扬，影响了大嘴的视线，他不得不放慢车速，不一会，钱伟的车，消失在一片尘土中。

大嘴开着车，嘴里骂骂咧咧：“操，这小子跑这么急干什么，找死啊，这下好，怕追不上了。”

猴子看着窗外，突然说：“这条路，好像是去石坪的路。”我一怔，石坪？这不是刘月梅老家吗？“真的假的？”我转过身，问猴子。

“没错，就是去石坪的路，我几年前去过一次，就是往这走的，一条路到底，就是石坪。”猴子无比肯定。

大嘴看我一眼，问：“刘月梅家好像就住在石坪吧？”  
“是。”

“靠，他怎么突然想到去那里？触景生情，想去拜祭一下他的老情人？”猴子瞎猜。

我突发奇想：“是不是刘月梅招他去的啊？”

“操！”大嘴一个急刹车，我毫无防备，整个人差点贴在挡风玻璃上。

“怎么停了？”

“刘月梅招他去，咱们还是躲远点好。”大嘴有点发怵。

猴子建议：“要不我们先去找黄师傅？”

我不同意：“等把黄师傅带来这，茶都凉了。”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跟上去？就算跟上去，我们也没办法啊，别回头把自己搭进去了。”

“远远地，跟着看看就行，别走太近。”我心里也七上八下。

“嗯，已经很远了，远得都没影了。”大嘴说着，又发动了汽车。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5-24 22:03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5-25 21:54

猴子继续瞎猜：“我说，那刘月梅是不是索命来了啊，把钱伟引到她坟墓上，然后……嘎。”猴子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我也这么想，但嘴上没说。我说：“如果真这样，那就没办法了，就算现在去找黄师傅，也来不及，跟着看看什么情况吧。”我很紧张，我担心地是郭薇，如果钱伟真挂了，那郭薇怎么办？郭薇会不会随时也丧命？我不敢再想，点起烟，抽了起来。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钱伟的车。

“哎，在那！”猴子叫起来。前面出现了一个黑点，静止的。等距离近了些，我看清，钱伟的车正停靠在路边，人却不知是不是还在车里。

“看见了。”大嘴说着，把车速放慢，在距那车十几米外的地方，停下了。

“钱伟呢？”猴子弓着腰扒过来，伸长脖子看了又看。

“是不是在车里啊？”大嘴问我。

“这哪看得到，过去看看。”

“哦。”大嘴又把车往前挪了一些。钱伟那车覆了黑膜，不凑上去看，根本看不出车里是否有人。我跳下车，小跑到那车跟前，车窗上映出我的身影，看不清里面。我敲敲玻璃，叫：“钱伟！钱伟！”没人答应。我把脸贴近车窗，正要往里看，身后突然传来猴子的声音：“没人啊？”我吓得差点蹦上车顶。

“操，死猴子，差点吓死我，你知道不？”我捂着胸口，心脏一阵乱蹦。

“操，就这点胆，我来。”猴子凑过来，贴着玻璃往里看了一会，直起腰对我说：“里头没人。”随后他又补充说：“有没有鬼就不知道了。”

“没人？”我拨开猴子，也往车里看了看，的确没人，钥匙还插在车上。

“那人哪去了？”我嘀咕着，四处张望。夏天天黑得晚，虽然已是黄昏，但天色还亮，视力没有妨碍。路是土路，不宽，土路左边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山溪，山溪对面，是灌木林，非常茂密；右边视野稍开阔，有一片大大小小的梯形稻田，梯田不高，再往上，是山，有一条小径，蜿蜒向上，深入山间。山溪这边无路可走，如果钱伟要继续往前，那就不应该弃车，除非车抛锚了，但这段路很直，能看到很远，算算时间，他从这里

开始步行向前的话，我们没理由看不到他的背影，除非他会飞。

这样看来，钱伟只能是往稻田这边走了，难不成他上了山？

我朝稻田方向指了指，对猴子说：“他会不会往山上去  
了？”

猴子皱皱眉，望着梯田上方，说：“他上山干嘛？打野  
猪？”

这时大嘴过来了，听见我和猴子的对话，说：“上山还能  
干嘛，山上不就是埋死人的地方么？”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5 22:16

作者：子丁 2010 回复日期：2010-5-25 22:10:00  
6569#

稍后还有，大家耐心等待,,

楼主辛苦,,,

---

---

看丁子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不更，再更一段吧，稍后作

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5 22:22

批评一下丁子，今天的图片不好看，不赏心，不悦目。

还有四少，老NBA，换个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5 22:28

猴子叫起来：“吓，你是说他去找刘月梅的坟墓了？难不成刘月梅，就埋在那山上？”

大嘴点起支烟，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要不他上山干嘛，凡子你说对不？”

我正是这样想的。我点点头，说：“刘月梅，肯定埋在这山上。”

猴子摸着下巴，说：“难不成真被我猜对了，他突发愧疚，来拜祭拜祭刘月梅。”

“哎。”我摆摆手，说：“怎么会，钱伟根本就不知道刘月梅埋哪。”

“你怎么知道？”

“我和他聊过。”

“靠，难不成他真是中邪了，被那刘月梅的，那个什么，引来的？”猴子有些惊骇。

“十有八九。”我点点头，心底渗出一丝寒意。

“那我们怎么办？你别跟上去。”

“就是这个意思。”

“操！”猴子鬼叫一声，没说话。

我看看大嘴，大嘴慢悠悠的，吸了口烟，说：“我觉得吧，这天都快黑了……”说到这，他就住口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我言不由衷地说：“要不你们在

这等着，我上去看看？”这话才出口，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大热天的，我居然感到冷。

猴子眼睛瞪得老大，对我叫：“你疯啦！”

大嘴在一旁摇头不已，连声说：“疯了，疯了。”

我两手一摊，说：“那怎么办？你们俩胆那么小……”

猴子打断我，说：“谁说兄弟们胆小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去为钱伟那小子冒险，不值得。”

我说：“也就是去看看，远远地，我估计没事，再说，那刘月梅和我们没仇没恨的，犯不着惹我们不是？”我不好意思再说是为了郭薇，说到底，大嘴他们忙前忙后，都是为了我。

“哎，大嘴，手机拿来，再打个电话看看呀。”猴子突然叫起来。

“对呀！”我双手一拍，这人都被搞傻了，我居然忘记了再打打钱伟的手机。

“大嘴，快，手机。”我把手伸向大嘴。大嘴摸摸口袋，没有，于是往车上跑。一会，大嘴从车里钻出来，手里捏着手机，愁眉苦脸。看他的表情，我以为是手机没电了，问：“怎么？是不是没电了？”

大嘴把手机递给我，说：“电有，但没信号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接过手机一看，信号显示零格，我试着拨了拨号，没用。我叹口气，把手机还给大嘴。

“怎么，真没信号啊？”猴子又拿过手机，捣腾了小会，也放弃了。

“看来，只能上山了。”大嘴眯着眼，朝山上望去，看得出，他在努力掩饰自己的紧张。

我看看猴子，猴子砸砸嘴，干脆地说：“行啦，去就去吧！”

我有点感动，张张嘴，不知说什么。暮色昏黄，天快黑了，我挥挥手，说：“走吧。”

大嘴从车上拿出一根手电筒，掂了掂，说：“嗯，不错，还可以防身。”

猴子闻言，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抓在手里，大嘴问：“靠，你拿这个防身啊？也小了吧，找块大的啊。”

猴子回答：“防个屁，我是怕有蛇。”说着，他往杂草丛生的田埂上扔了两块，见没什么动静，就从路上跳了下去，我和大嘴紧随其后。

每走几步，猴子就停下来扔两块石头，然后再从地上找石头，继续扔。后来猴子在田埂旁捡到一根细长的竹竿，就丢掉了石头，改用竹竿在前面拍打探路。快上到山径时，还真被他

草丛里惊出一条小蛇，花色斑斓，不知是什么蛇，看上去很毒。蛇受了惊，刷地一下窜走了。

猴子被吓了一跳，蹦起来，骂道：“操，真有蛇！”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5 22:29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诸位晚安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6 22:10  
非常抱歉，诸位在线等的朋友，今天有事，刚上来，说一下，没时间更了今天，明天弥补下，白天抽时间就更新。  
再次抱歉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7 14:11  
爬上山径，没走几步，猴子突然跑前几步，从地上捡起样东西，他看了看，转过身，把东西递给我看。他捡到包烟，芙蓉王。我接过烟，打开一看，还有半盒，钱伟抽的就是这种烟，这半包烟，肯定是他掉的。我把烟交给大嘴，说：“这烟是钱伟的，他肯定在山上。”  
大嘴看看手中的芙蓉王，骂道：“操，比老子抽得还好。”  
骂完，他把烟揣进了口袋。

山径两旁长满了茂盛的野草和灌木，几乎把路遮住。猴子在前面开路，把竹竿拍得啪啪响。蚊虫很多，一蓬一蓬的，在人的头顶和眼前盘旋飞舞，挥之不去。我们闭着嘴，不敢说话，怕一张口，就会吸进几只蚊子。山路有点陡，不一会，我

就气喘吁吁起来，猴子和大嘴比我好不了多少，尤其是大嘴，跟着我后面，闷喘如牛。还好这条山路并不是一直向上，快到半山腰的时候，就开始往右边拐，路也随之平坦起来。

天色渐暗，大嘴把电筒传给猴子，猴子握在手上，没打开。天还不算太黑，电筒开或不开，对视线的影响并不大。山路比之前宽阔了些，两旁的灌木丛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棵棵参天大树。我们走进了一片树林。树林里凉飕飕的，温度比外面低了许多。这让我感觉很不好，这不是怡人的凉爽，而是逼人的阴气。晚上去殡仪馆，就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是树木太密太高的缘故，天仿佛一下就黑了下来，猴子停下脚步，打开了电筒。

猴子一边打量四周，一边小声对我们说：“这地方好阴森啊。”

我踏前两步，走到猴子身边，大嘴也赶紧蹭上来，三人贴得紧紧的。这地方其实蛮宽，三个人并排站，绰绰有余。树林深处，看起来魆黑幽森。四周静悄悄的，除了我们的呼吸声和脚下偶尔弄出的响动，听不到其他声音。这很奇怪，在山里的夏天的傍晚，怎么会听不到一点虫鸣声？

大嘴清了清嗓子，轻轻问：“钱伟哩，怎么还看不到他？”我说：“估计还得往里走。”

大嘴有点战战兢兢，说：“还要再往里啊。”其实我也心慌得厉害，不想再往里走了，这比半夜去殡仪馆还让人瘆得慌。

猴子握着电筒，往前方一通乱照。忽然他定住子，电筒直直地指向一处，他拿着竹竿的另一只手，正在不停地扯动我的衣角。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7 14:12 丁子强啊，这图片也被你找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7 19:34 晚上更新，大家稍候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7 20:39

“怎么了？”我侧脸问他。

光线很暗，我不看清猴子的表情，他下巴向前扬了扬，说：“看那边。”我顺着电光看去，在棵大树旁边，有一座隆起的坟包，被藤蔓和野草覆盖了。再仔细看，一块小而陈旧的墓碑，在细密的藤蔓的包裹中，在电光的照射下，露出白森森的一角。粗眼一看，分外骇人。

大嘴赶紧去打猴子握住电筒的手，骂道：“操，还照，赶紧挪开。”以前黄师傅对我们说过，走夜路若撞见孤坟，千万别用电筒去照，这是大不敬。

猴子显然也想到了这点禁忌，没啰嗦，赶紧移开电筒，照在我们自己脚下。

“继续往前走么？”猴子碰碰我。

“你说哩？”我碰碰大嘴。

“问我干嘛，你说了算。”大嘴塞塞窣窣地摸出烟，手有点抖，不留神，洒落了好几支。

我想弯腰去捡，大嘴拉住我，说：“别捡了，还有哩。”说完，他又从烟盒里拿出两支给我，我衔上一支，递给猴子一支。我们站在原地，抽了几口烟，谁也没说话。

忽然猴子把烟丢在地下，用脚踩了踩，说：“走吧，再往前，既来之，则安之。”

大嘴没有反对，我说好，三人硬起头皮，肩膀紧贴着，继续向树林深处走去。猴子不敢再用电筒左右乱照了，连照远点都不敢，只敢照在眼前一点的地方，能看清脚下就好。竹竿他仍抓在手里，却不再敲敲打打了。此时此刻，哪怕一点人为的响动，恐怕都会让我们惊乍起来。向前走了几步，经过那座老坟时，我一颗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头皮上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动。我们屏声凝气，提心吊胆地走过了老坟。

才走过老坟一点远，身后突然传来啪的一声，像树枝断裂的声音。我们三人同时定住了。那声音不大，但在幽静的树林

里，听起来却格外刺耳。尤其在我们神经如此敏感的情况下，这声突如其来的声音，几乎要把人吓得魂飞魄散。

“什么声音！？”猴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声音也有点发颤。

“回头看看，一起转身，一、二，转！”

我们同时转过身。没发现任何异常。树林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风，什么也没有。月色应该很好，可几乎全被大树繁茂的枝叶遮住，只有几缕从缝隙间漏下，洒在暴露而粗大的树根上，霜一样。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7 22:25

猴子晃晃电筒，猜测说：“是树枝吧，树枝断了，掉下来。”

大嘴挠挠鼻翼，说：“我怎么听得像有人踩断了树枝。”我感觉和大嘴一样，但我没说，更不敢多想，我对他俩说：“走吧，别管那么多了。”

继续往前，路边的坟墓渐渐增多，这应该是一片坟地。又走出几十米远，小路消失了，看来，我们已经走到小路的尽头。猴子举起电筒，往稍远些的地方照去。

“哗！”忍不住，三人都惊呼起来。猴子左右移动电筒，束光所至，无处不是大大小小的坟墓。

“操！”猴子轻骂了声，把电筒移回了自己脚下。这无论往哪照都不合适，全是坟墓。

“这到尽头了吧，钱伟呢？”

“是不是这小子根本没过来？”

“怎么会。”我拿过猴子手中的电筒，往周围和远处照了照。

“哎，那边好像有动静。”猴子轻声叫。

“那边？”我晃着电筒，没发现什么。

“把电筒给我。”猴子拿回电筒，把光束移到远处的一丛灌木上。灌木丛一动不动。

“没有动静啊。”大嘴说，探头问猴子：“你眼花了吧？”猴子盯着灌木丛，说：“怎么可能，刚才光掠过的时候，我明明看到，那地方动了一下。”

我猜：“会不会是蛇？”

猴子说：“再看看。”我们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丛灌木，大气不敢出。

猴子没看错，不一会，我和大嘴就看到灌木丛动了一下，很快，又动了一下。与此同时，我隐约听到灌木丛后，发出一阵极细微的窸窣声。灌木丛后，有东西。大嘴碰碰我，问：“是不是钱伟？”

我轻轻叫了两声：“钱伟，钱伟。”没人答应。灌木丛不动了。

“钱伟！”大嘴用力喊了声，没把钱伟喊出来，倒把我和猴子吓了一大跳。

猴子瞪了大嘴一眼，没好气地说：“走，过去看看。”蹑手蹑脚，我们走到灌木丛前。猴子手上的竹竿还没扔掉，他伸出竹竿，试探地，朝灌木丛里捅了捅。

沙、沙……灌木丛突然发出骇人的声响，剧烈摇动起来，一条黑乎乎的东西，从灌木丛里猛地窜了出来。猴子吓得把竹竿一抛，我们转身就跑。没跑两步，只听哦哟一声，大嘴脚下一滑，双手乱挥，一把抓住我的衣角，我被他拽倒，两个人一起滚下了旁边的斜坡。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7 22:27

作者: 子丁 2010 回复日期: 2010-5-27 22:04:00 哈

哈,,, 非凡庄园真存在,, 我以为昨天走错门呢,,

---

---

丁子的图片妙极，你太强了，谢谢你！

你为那二位做媒，我觉得不赖，媒婆领进门，恋爱靠个人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8 20:35

大嘴先我滚下，我背朝下脸朝上，像倒坐滑梯似地，直溜溜地滑到底。坡底的野草应该很丰茂，我感觉屁股底下软软的。

猴子在上面用电筒一通乱照，大声叫着：“喂，凡子，大嘴，你们没事吧？”

电筒晃得我睁不开眼，我挡住眼睛，对猴子叫道：“没事，那个，把电筒移开点。”

猴子移开电筒，见大嘴没回答，又叫起来。“大嘴咧？大嘴有没有事？”

对啊，大嘴呢？我借着电筒的光，左瞧右看，没看见大嘴，我急得大叫：“大嘴，大嘴！”

“操，别叫了，我在你屁股下面。”大嘴瓮声瓮气地回答我。

我低头向左看，看见一个屁股两条腿，赶紧转到右边，终于看见了大嘴的脑袋。他趴在地上，正努力地想把头扭过来。难怪我觉得屁股下面软软的，原来我滑下来后，正巧坐在了大嘴的肥腰上。

我骂：“操，你跑我屁股下面干什么？”大嘴回骂：“他妈的，你还不快点起来！”

我拍拍手上的土，站起来，大嘴哎哟哎哟地，翻身坐在地上。他一边用手揉着后腰，一边冲我爆粗口：“凡子你他妈的，我的腰都要被你坐断了，哎哟。”

我忍不住乐了，说：“难怪我觉得那么舒服，原来你小子在下面做肉垫。”

大嘴还想骂，却被猴子的电筒晃住了眼睛，他伸手遮住眼，仰头骂道：“猴子，你他妈的乱照什么？”

猴子在上面叫：“啊，没事吧？能不能上来啊？”“没事，给我们照照路，看看怎么上去。”我一边对猴子叫道，一边开始打量起斜坡，琢磨着该怎么样爬上去。

斜坡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就是坡度很大。我试着往上爬了几下，感觉不行，又跳下来。

“怎么，上不去？”大嘴问我。  
我摇摇头，说：“困难。”

“我来试试。”大嘴说着，爬上斜坡，没爬几下，就贴着斜坡溜了下来。

猴子在上面对我们叫：“怎么样，上不上得来？”

“上不来。”

“那怎么办？”

“你下来！”

猴子犹豫了下，叫：“好，那我溜下来，你们接着我啊！”

“好！”我和大嘴应道，等猴子呼呼地滑下来时，我们不约而同地闪到了一边，猴子一屁股蹾在地上，电筒脱手掉在地上。猴子哎哟哎哟的，半晌爬不起来。

“操，不是叫你们接着我吗！？”猴子很生气。

“操，你滑得那么猛，我们要来接，不得骨折啊。”大嘴挺无辜。

“操，没义气。”猴子骂骂咧咧的，终于站起来，拍拍屁股，说：“刚才那什么鬼东西，吓死我了。”

我说：“应该是条蛇。”大嘴补充道：“大蛇。”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8 22:22

猴子心有余悸，骂道：“这他妈的，蛇真多。”这不奇怪，

在山里的夏夜，蛇不多，才是件奇怪的事。猴子弯下腰，捡起刚才掉在地上的电筒，朝四下照去，自言自语道：“这怎么下山哩？”

大嘴问我：“那钱伟还没找不找？”

没等我说话，猴子蹦起来：“还找那王八蛋啊，再找他，我们三个都得搭在这鬼地方。”

我觉得猴子说得对，再找那王八蛋，我们三条小命就得陪了。我摆摆手，说：“不找了，找个屁，管他死活，走，下山。”

大嘴听了很高兴，说：“早就该走了！”

可是该怎么走？这里没有路，四周全是大大小小的灌木丛。猴子打着电筒，小心翼翼地在前面探路，我和大嘴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全是灌木，要出去，必须穿过这些灌木丛。

猴子打算拨开一丛灌木，才把手放上去，猛地又缩回来，我以为他又看见了蛇，问：“怎么，又有蛇？”

猴子用电筒把灌木拨开，边走边说：“没蛇，你们小心点，他妈的好多刺。”

的确好多刺，也不知是什么灌木。我经过时，手被划伤，T恤衫也被挂破了好几处，我有点心痛，这可是我最喜欢的T恤。狗操的钱伟。我忍不住暗骂。

忽然猴子站住了，像被点了穴，一动不动。我挤上去，还没站稳，大嘴也挤过了过来。等我和大嘴看清眼前的景象，我们也惊呆了。

遍寻不着的钱伟，居然就在眼前。

在我们面前不足五米的地方，钱伟正坐在一座新坟旁边。

他斜偎在墓碑旁，脑袋侧靠在墓碑顶角。他一手搂着墓碑，手掌在上面温柔摩挲，仿佛他搂着的不是墓碑，而是位心爱的姑娘。

猴子把电光照到他脸上，他既不躲避，也不遮挡，他表情温和，半睁着双眼，眼神有点迷离，透着邪味。

大嘴喃喃道：“他搞什么鬼？”

我试着叫了他两声：“钱伟，钱伟。”他没反应，依旧搂着墓碑亲昵不已。

猴子的手在颤抖，电筒射出的光束也随之抖动起来，猴子说：“这肯定是刘月梅的坟墓。”

他被刘月梅勾住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操，这小子看上去蛮享受嘛。”大嘴看来缓过了劲，居然开起了玩笑。

“这怎么办？”我看看猴子，又看看大嘴。

猴子说：“要不过去拍拍他，没准他就清醒了。”大嘴表示同意，说：“好，你去拍。”

猴子没理他，却看着我说：“凡子，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骂：“靠，你们太不够意思了，一起去吧。”

大嘴看着我说：“也行，要不等郭薇回来，你也让我们一起抱抱。”

“他妈的，我把你的小鸟打个结，你抱不抱？”

“那你去拍。”

没办法，我硬起头皮，慢慢向钱伟走去。走了几步，我心虚，扭头看了看大嘴和猴子，他们冲我挥挥手，示意继续前进。我壮起胆，继续向前走。离钱伟越近，我越紧张，我感觉浑身的毛孔都闭合了，汗毛唰唰耸立，几乎要破衣而出。忽然钱伟的身体轻轻动了动，我吓得站住，等了会，没见他有什么动作，深呼吸几下，才敢继续挪步。在距钱伟不足一米的地方，我停下了脚步。我飞快地回了下头，看见不远处的猴子和大嘴，我略感心安。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8 22:24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8 22:30 回复一下:

许多朋友很关心我是哪人，借用下钱钟书曾说过的话（非原话，意思一样）：鸡蛋好吃就行，不必过分关心下蛋的鸡。

谢谢大多数朋友一直来的支持，追贴辛苦我理解，你们辛苦了，名字就不一一列举，漏了谁都不好，写全了估计要一大段。

个别出言不逊催更新者，浏览器右上角有个叉，麻烦你再进本帖时，点一下。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29 22:19

“钱伟。”我轻轻地叫他，他没反应。

“钱伟。”我再叫，他甚至连眼皮都没动一下。我伸出右手，哆哆嗦嗦地，向他肩头伸去。就当我的手指快要碰到他时，他一直靠在墓碑上的脑袋突然抬了起来，他慢慢转过脸，面向我。

电筒光正打在钱伟脸上，使他的脸泛出一种诡异的青白色。我吓得呆了，手也忘记了缩回。忽然他对我眨眨眼，我猛地一抖，把手迅速缩回，蹬蹬地退了好几步。因为太过惊骇，我喘气得厉害，汗从我的额头滑落，滴到睫毛上，又流进眼睛里。我感到眼里一阵刺痛。我不敢闭眼，胡乱抹了几把汗，强睁着眼睛，气喘吁吁地盯着钱伟。

他应该是在看我，表情说不上的古怪。我想试着再喊他一声，可钱伟两个字卡在喉咙中，怎么也吐不出去。我正想抬起手，招呼猴子他们过来，手才举到腰际，钱伟突然张嘴说话了。

他说：“再等一会吧。”声音是他的声音，可听起来，却很奇怪，像被谁捏住了嗓子，阴阴柔柔的，又像在故意学女人说话。

“什么？”我听清了他的话，却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他不理我，转过脸，又将头靠回了墓碑上，像刚才那样，不停抚摸着墓碑，神情迷离而略带悲伤，花痴一样。

我惊愕地看着钱伟，不知该怎么办，要不再喊他几声？还是……大嘴和猴子走到我身后，我竟然没发觉。

“凡子，怎么回事？”

猴子的声音来得太突然，我紧张过度，想都没想就挥拳往身后打去，幸亏猴子反应快，及时躲开，不然这一下，他肯定KO。

“别慌，别慌，是我。”猴子举起双手，挡在面前。

我浑身汗涔涔的，嘘了口气，气呼呼地说：“你们以后走路能不能出点声，不要像鬼似的，就这么无声无息地飘过来，会出人命的，知道不！？”

猴子颇无奈，说：“我们已经走得很响了，是你没听见。”大嘴走到我身边，看着钱伟，问我：“刚才他好像和你说话了，说什么？”

“他说，再等一会吧。”

“什么？”大嘴和猴子的反应和我刚才一样。

我重复了一遍：“他说，再等一会吧。”

“什么意思？”

“我哪知道。”

“你刚才不是在和他说话么？”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猴子向右走了两步，绕到墓碑前，举起电筒往墓碑上照了照，很快一个箭步跳回我身边，小声说：“没错，就是刘月梅的坟。”

废话。我看他一眼，没说话。

“这个，他不会被刘月梅附身了吧？”猴子把嘴凑到我耳边，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那怎么办？”

“不晓得，要不然我们找黄师傅去？”

“这么远，来得及么，万一钱伟那个，挂了，怎么办？”

“那就没办法了，我们……”

“你俩讲什么啊？”大嘴见我和猴子在不停耳语，赶紧凑过来。

猴子对大嘴做了个嘘的手势，说：“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去找黄师傅来。”

大嘴和我想的一样，说：“这来不及了吧。”

猴子说：“那我们在这又能做什么？”说着，他看了眼钱伟，补充说：“看他这样一直花痴下去？”

我想到个简单有效的老办法，说：“要不去甩他两耳光？”

猴子啊了声，说：“你不要命啦，他现在被刘月梅附身了，你给他两巴掌，不就是给刘月梅两巴掌么，嗯？”

猴子这一声嗯得我心惊肉跳，心想没错，这万一惹恼了

刘月梅，大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又怕又急，没主意。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30 20:25

大嘴看看钱伟，想了想，似乎有了好办法。他把我和猴子拉到稍远些的地方，说：“我分析吧，他刚才说再等会，意思就是他还要和……”大嘴顿了顿，又看看钱伟，继续说：“他还要和刘月梅再亲昵一会，不如我们就在这看着，再等等，没准过一会，刘月梅就放他走了。”猴子问：“万一等会他那个了呢？”

“怎么了？”

“挂了。”猴子的声音像蚊子叫。

“不会吧。”大嘴显然没想到这点，他摸摸后脑，说：“如果真有意外，那我们就回去，报警。”

“操，我还以为你要说，直接把他往后车厢一扔，拉回去咧。”

“妈的，你当我像你这么蠢！”

“嘿嘿，开玩笑嘛。”猴子居然还笑得起来。

我非常不安，如果等会钱伟真做出什么骇人举动，难道我们真就袖手旁观，看着他去死？虽然我不喜欢此人，但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转眼变成一具尸体，也的确是，难以接受。

我抬头看了看天，天很黑，没有星星，月亮也不知在何

时被乌云遮住。除了电筒所照之处，其余的地方，黑漆一片。刘月梅的墓地建在那片坟地方下，刚才一跤，让我们跌出了那片树林。身边少了那些粗大高耸的树木，逼仄压抑的感觉也随之消失。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恐惧似乎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忐忑和不安。

我们站在墓地几米外，敛声屏气，一动不敢动地看着钱伟。好几次他扭了扭脖子或动了动腿，我们以为他要起来，紧张得要命，谁知他只是稍换了个姿势，继续搂着墓碑卿卿我我。

猴子忍不住轻骂了声：“妈的，他还要这样搞多久。”他话音刚落，钱伟像是听到了猴子的话，猛地一下抬起头，向我们看来。这个动作太突然，即使我们之前有心理准备——他随时会有什么动作，但也被他吓出一身冷汗。

“他要干什么？”猴子用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腕。他吓得声音都哑了，他担心自己刚才那一声不耐烦的骂，把刘月梅惹怒了。

“不要慌。”我从猴子另只手中拿过电筒，他抖得厉害，弄得电筒也跟着乱抖，几乎都照不到钱伟了。

看样子，钱伟并没有站起来的意思，他瞪了会我们，似乎在埋怨我们叨扰了他的约会。他又低下头侧过脸，对着墓碑，低语了几句。他的语气很低很快，让人根本无法听清内容。终

于，他站起来了，面向墓碑，呆站了会，然后他缓缓转过身，把脸朝向了我们。他对我们笑了下，然而并不恐怖，是很苦涩很无奈的那种笑。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30 20:28

大嘴看看钱伟，想了想，似乎有了好办法。他把我和猴子拉到稍远些的地方，说：“我分析吧，他刚才说再等会，意思就是他还要和……”大嘴顿了顿，又看看钱伟，继续说：“他还要和刘月梅再亲昵一会，不如我们就在这看着，再等等，没准过一会，刘月梅就放他走了。”猴子问：“万一等会他那个了呢？”

“怎么了？”

“挂了。”猴子的声音像蚊子叫。

“不会吧。”大嘴显然没想到这点，他摸摸后脑，说：“如果真有意外，那我们就回去，报警。”

“操，我还以为你要说，直接把他往后车厢一扔，拉回去咧。”

“妈的，你当我像你这么蠢！”

“嘿嘿，开玩笑嘛。”猴子居然还笑得起来。

我非常不安，如果等会钱伟真做出什么骇人举动，难道我们真就袖手旁观，看着他去死？虽然我不喜欢此人，但要我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转眼变成一具尸体，也的确是，难以接受。

我抬头看了看天，天很黑，没有星星，月亮也不知在何时被乌云遮住。除了电筒所照之处，其余的地方，黑漆一片。刘月梅的墓地建在那片坟地方下，刚才一跤，让我们跌出了那片树林。身边少了那些粗大高耸的树木，逼仄压抑的感觉也随之消失。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恐惧似乎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忐忑和不安。

我们站在墓地几米外，敛声屏气，一动不敢动地看着钱伟。好几次他扭了扭脖子或动了动腿，我们以为他要起来，紧张得要命，谁知他只是稍换了个姿势，继续搂着墓碑卿卿我我。

猴子忍不住轻骂了声：“妈的，他还要这样搞多久。”他话音刚落，钱伟像是听到了猴子的话，猛地一下抬起头，向我们看来。这个动作太突然，即使我们之前有心理准备——他随时会有什么动作，但也被他吓出一身冷汗。

“他要干什么？”猴子用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腕。他吓得声音都哑了，他担心自己刚才那一声不耐烦的骂，把刘月梅惹怒了。

“不要慌。”我从猴子另只手中拿过电筒，他抖得厉害，弄得电筒也跟着乱抖，几乎都照不到钱伟了。

看样子，钱伟并没有站起来的意思，他瞪了会我们，似乎在埋怨我们叨扰了他的约会。他又低下头侧过脸，对着墓碑，低语了几句。他的语气很低很快，让人根本无法听清内容。终于，他站起来了，面向墓碑，呆站了会，然后他缓缓转过身，把脸朝向了我们。他对我们笑了下，然而并不恐怖，是很苦涩很无奈的那种笑。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30 21:38

没等我们做出任何反应，他开口了。令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对我们说了声：“谢谢。”还是刚才我听见的那种阴柔的口吻。说完这两个字，他就像醉汉似的，软软地瘫倒在了地下。他昏了。

然后，千真万确，我看到一团白色的影子，从他身后迅速腾起，只这么一闪，就消失在漆黑如墨的夜色中了。

“操，什么东西！”大嘴吓得一抖一抖的。

“白影，是白影。”猴子比大嘴好不了多少。

这两人像是同时打起了摆子，我被他们挤在中间，不抖也被震得抖了起来。好一会，三人终于平静了些，猴子战战

兢兢地问：“他刚才说话的口气，怎么像女人？”

我说：“之前他和我说那一句时，也是这口气。”大嘴说：“是刘月梅。”

刘月梅？嗯，极可能是刘月梅借钱伟在和我们说话，她对我们说谢谢？这卖得是什么药？不论如何，这话表示她没有恶意。想到此，我放心多了。我踏前几步。钱伟躺在地上，蜷缩着身子，呼吸均匀，脸色正常，看起来就像睡着了。我喊了他几声，他没反应。我壮起胆，蹲下身，轻轻推了推他：“钱伟。”

“嗯。”他迷迷糊糊的，应了我一声，这回声音对了，不再让人听了那么别扭。

我一阵欣喜，又拍拍他，叫：“钱伟，钱伟。”

“啊！”钱伟猛地张开眼睛，看见我，突然惊呼起来。我毫无防备，被吓得唰地站起，这时猴子在我身后，正想弯腰来看，我这一站，后脑重重地撞在了他的面门，猴子痛得哇哇乱叫，捧着鼻子原地跺脚。

“这是在哪？我怎么了？你们，你们……”钱伟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在地上，指着我们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钱伟？你是钱伟吧？”我不放心，还得确定一下。

“我？”钱伟低下头，紧张地摸了摸自己，说：“是我啊，怎么回事这是？月月呢？”

“什么月月？谁是月月？”话刚问出口，我就反应过来，

他是在问刘月梅。真他妈的鬼迷心窍，之前还一口一个刘月梅，现在被鬼一迷，居然改口月月月月的了。

“你问刘月梅吧？怎么，你看见她了？”

“我，那个……”钱伟显然还有些迷糊，忽然他发现自己正坐在一个坟墓旁边，吓得跳起来，往我身后跑。

我抓住他，说：“别慌，你刚才还情深款款的，现在跑什么？”

“这，这，这是，月……”钱伟指着刘月梅的坟，口吃得厉害。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31 20:19

“这是刘月梅的坟。”我替他说完。说也奇怪，经过刚才一阵子，现在的我，是一丝恐惧都没有了。我心里满是疑问，只想让钱伟尽快告诉我，这段时间里，刘月梅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知道这是刘月梅的坟地后，我以为钱伟又会惊乍一下，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居然走到刘月梅墓前，呆呆地站了会，然后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墓碑，深情款款。我暗中叫苦：要命，不会又中邪了吧？

“钱伟！”我叫他，他转过身，我有些吃惊，他眼里居

然噙着泪花。这究竟是怎么了？我一头雾水。“你，那个……”我居然也结巴起来。钱伟说：“走吧，在车上，我告诉你。”

大嘴站在我旁边，碰碰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不知道，等会就明白了，走吧，猴子呢？”我扭头去找，猴子正站一边，仰头望天，不知再看什么东西。

我也仰起头，看看天，月亮从乌云里出来了，很亮，天上飘着几片奇形怪状的黑云，除此外，别无其他。我问猴子：“喂，你看什么看得这么出神。”

猴子用力吸着鼻子，没好气地说：“看屁，我鼻子被你撞出血啦！”

钱伟闻言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餐巾纸，递给猴子，猴子没说谢，接过来，抽出一张撕开，揉成团塞进了一只鼻孔里。嗯，看来这小子的鼻子还蛮结实，刚才那一下撞得那么重，我脑袋现在还隐隐作痛，他居然只有一只鼻孔出血。

猴子把剩下的餐巾纸还给钱伟，钱伟说：“你留着用吧。”猴子摸摸鼻子，想了想，把餐巾纸装进了口袋，对钱伟说了声：“谢谢。”

钱伟摇摇头，猴子没再说什么，从我手里拿过电筒，往四周照了照，说：“走吧，回去。”

这里并没有路下山，但要回树林从原路走，一来不好爬上去，二来那鬼地方到处是坟墓，实在阴森骇人。我们看了看地形，决定就从这里直接下去。虽然没有路，但只要不怕被灌木刮蹭，要下山，并不困难。

“走吧。”猴子晃晃手中的电筒，往山下走去。临走前，钱伟扭头看了眼刘月梅的墓地，似乎有些不舍。

难不成你还想留下来陪她？我心里想着，一肚皮莫名其妙。下山时，好几次我忍不住要问钱伟，但话到嘴边，又憋回去了。也不急这一会，等会上了车，他自然会说。

下了山，来到两辆车旁。我对大嘴说：“我坐钱伟的车，你们走前面。”

大嘴看看钱伟，不放心地说：“不会有事吧，你确定？”

我说：“没事，等会你别开那么快，看着我们就好。”

大嘴甩甩车钥匙，说：“那行，你小心点。”

“嗯。”

猴子拍拍我的肩膀，说：“保重。”看他那副表情，好像我入了敢死队。

“快上车吧你。”我推他一把，转身向钱伟车上走去。我刚拉开车门，大嘴忽然从车窗探出脑袋叫我：“喂，凡子！”

“怎么了？”

“回镇上还是去？”

我看看钱伟，他对我说：“回镇上吧，没事了。”

钱伟的表情很镇静，略带哀伤，我疑问满腹，但没多问，我转头对大嘴喊道：“回镇上！”喊完，我上了车。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31 20:52 钱伟在驾驶位上坐着，等我关好车门，对我笑了笑，开始摸口袋，结果摸了一圈，什么都没摸出来。

我笑笑，对他说：“找烟吧？别找了，掉在路上，大嘴捡了，可惜我今天没带烟。”

“哦，呵呵。”钱伟拉开储物柜，里面丢着好几包芙蓉王，他掏出一包，递给我，随后把车发动。

他一边挂档一边对我说：“这地方还蛮安全，钥匙还在车上，居然什么都没丢。”

“那是运气好。”我拆开烟，拿出一支点上，把剩下的还给他，顺手把我的火机也一起递了过去。

钱伟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从烟盒里摸出一支烟，塞进嘴点燃，深吸了好几口。狭小的车厢空间里，顿时烟雾朦胧。

我放下车窗，朝外掸了掸烟灰，问钱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钱伟开着车，紧跟在大嘴车后。他嘴上叼着香烟，烟雾腾起，熏得他的眼睛无法睁开，他放下车窗，把还剩三分之一的

香烟扔出窗外。他沉重地，呼了口气，对我说：“我错怪月月了。”

“刘月梅？”

“嗯。”他点点头，说：“我想我们都错怪她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头顶上飘满了问号。

“我慢慢和你说。”钱伟把车窗关上大半，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车开到刚才那里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到了月月的坟前，反正就稀里糊涂的，我感觉自己突然来到一座房子前。房子不大，是砖房，坐落在一片花草中，看上去很漂亮。我很奇怪，刚才还是晚上，怎么就突然白天了，还有我明明正开车跟着你们的，怎么眨眼间就到这地方了，这过程就像做梦一样，跳跃的。我正奇怪着，突然一个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当我看清这人的面貌的时，我差点吓死。”

“是刘月梅吧。”我看了看钱伟，车里没开灯，很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从他的口气来判断，现在他似乎一点恐惧也没有。

“对，是月月，当我吓得要跑，可是腿软得厉害，好像一点劲都没了，站都站不稳，更别说跑了。然后她向我走过来，我不敢看她，捂着脸，对她大叫，我说我知道对不起她，求她不要害我。她没有说话，走到我身边，这时候我已经吓得跌在

地上了，我用手捂着眼睛，抖得厉害，我想看看情况，又不敢看，就在这个时候，她把手放到了我的肩头，不瞒你说，这一下，我差点魂飞魄散。这时她说话了，她叫我不要怕，她不会害我。可我还是怕，还是不敢松手看她，她又安慰了我一会，我听着感觉她好像真的没恶意，于是我壮起胆，偷偷看了她一眼。她的脸没我相像中的恐怖，嗯，应该说，一点都不恐怖，就和她生前一样。她对我笑，很温柔的，这时我稍稍放了点心，于是放下了手，但还是不敢正眼看她。然后她又和我说了很多，说以前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事，说着说着，我的恐惧慢慢消失了，真的，就这么奇怪，消失了。我问她，你把我引来这里，是不是想把我带走。问这话时我豁出去了，反正跑不掉，死也死个明白吧。谁知她说，她没想害我，她把我带来这，是想告诉我一些事情。我问她什么事，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出车祸，不是意外，是被个，被个女鬼害的。”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5-31 22:08

“什么！？”我吃了一大惊，赶紧问：“女鬼，什么女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给你说。”钱伟示意我不用急，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月月说那天晚上，我扔下她走掉以后，她一个人，怕得要命，正打算走路回镇上，走了没多远，突然感觉有人狠狠地推了她一下，这一下，把她推到了马路中间，然后她看到

一阵刺眼的光，又听到一声巨响，就失去了知觉。等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马路旁，她身边还坐着个女人，那女人看着她，眼神很凶，她吓得大叫，想跑，那女人抓住她，不让她走，说她独自在这没人管她，她很寂寞，要月月留在这里陪她。”

我听得有点毛骨悚然，风有点凉，我关上车窗，同时生出疑惑：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究竟是谁？难道郭薇，根本不是刘月梅害的？“月月不肯，说要回家，但那女人凶得很，硬是不肯放月月走，那女人把月月拉到一片树林里，把月月带到一个洞里面，说这是她住的地方。”

“一个洞？”

“是的，一个洞，很黑很潮湿。后来那女人就和月月说起了自己，说她被人害了，被丢在这，没人知道，月月这时还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听到这些，非常怕，那女人就告诉她，其实她也死了。”

“怎么？刘月梅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出了事？”

“应该是的，然后那女人就把她又带回马路上，站在路中间，一辆车迎面开来，撞过她们，可她们却安然无恙，像空气一样，那司机也没发现她们。这时月月才知道她的确是……”

“当时刘月梅应该没死吧，她不是成植物人了么？”

“对的，可她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直到后来那女人又害了郭薇。”

“什么！郭薇是那女人害的？”我吃惊不已，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

“对，你别急，听我慢慢说，我当时听到，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事说起来有点长，不知道武浩以前有没有接到过奇怪的电话？”

电话？钱伟不提，我几乎都快忘了神秘女子来电这事。自郭薇出事后，我们都认为，那电话是郭薇打的。可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就是在我第一次接到那电话时，郭薇还不认识我们，更别说知道大嘴的手机号了。而现在钱伟居然提到那个电话，莫非事情另有玄机？

“有，还不止一个电话。”我点点头，之后把我和大嘴接到神秘电话的事给钱伟说了一遍，时间，地点，所有我知道的细节，我都一字不落地告诉了钱伟。当我说到郭薇变脸说出那句“快来接我”时，钱伟的手猛得抖了一下，车子差点失控，幸亏他反应还好，在瞬间把车重新控制住。

我惊出一身冷汗。钱伟抱歉地对我笑笑，说：“不好意思，我吓了一跳。”

我对他说：“我吓得更狠。”我吐了口气，问他：“怎么你反应突然这么大，刘月梅告诉你什么了？那电话，是刘月梅

打的还是……”我想到那个女人，这个突然冒出的女人，难道才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是那个女人打的。”没等我把话问完，钱伟就回答了我，他看了看惊愕不已的我，继续说：“月月说，郭薇第一次出车祸，纯属意外，没有任何东西害她。就在郭薇车祸后没多久，武浩开车经过那里。武浩的车比较特殊，可能是阴气比较重的缘故的吧，反正就被那女鬼盯住了。” 作者:li非凡 日

期:2010-06-01 11:01

作者: 农民三拳 回复日期: 2010-6-11 0:12:00 7520# 非凡  
哥，节日快乐！大家也快乐哈，  
我欠凡哥一包芙蓉王了。

---

---

呵呵，那我就等了喽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6-01 11:05

作者: ziwei 紫薇格格 回复日期: 2010-5-31 15:19:00  
7419#

有时候创作会遇到瓶颈，在这个时候是很痛苦的。催要更新的心情也可能理解，是太喜欢和太关注。

但要从一个正确的角度出发，有这么一句话；如果爱，请深爱。

因为喜欢这个作品,所以我们应该像作者一样,对作品负责.  
它更应该是个大家一起关心和呵护的孩子,让他循序渐进  
得成长.

希望作者并非遇到了瓶颈,只希望有条不紊得更新作品,  
创作渐入佳境.

或者最近的心态有些急躁?可能是我多想了,从极个别的稍  
显粗糙的语句描写看得出来.不论如何,请静下心来,真正喜欢  
作品的读者会一直支持作者,选择陪作者一起度过整个创作阶  
段. -----

-----  
紫薇格格的每次回复, 都能予我一些提示和灵感, 谢谢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6-01 11:06

作者: 我爱鼹鼠的故事 回复日期: 2010-5-31  
13:43:00 7410#

在看楼主更新的同时, 我也看大家的发言, 个人比较喜欢  
紫薇格格的帖子, 格格看楼主的更新比较用心, 评语也写的好,  
给人一种阅读提示的感觉!!

不知道, 月月这次能不能真的放手? 鲁迅说过: 不在沉默  
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像刘月梅这样性格的人, 经过一段  
歇斯底里以后, 肯定会做出更让人想象不到的事情来! 死亡?  
爆发? 非凡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真是太大了! 真希望大家互动

起来！就像老师上课，学生给予交流，授课也容易达到效果！  
不要吵来吵去的，没意思！

---

---

鼹鼠同学说得很对，握手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1 20:53

作者: 子丁 2010 回复日期: 2010-6-11 6:21:00 7564#

这几天，回长沙陪孩子去了，结果在家里喷 T 打个不停，，  
原来跟帖的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在讨论我非凡老弟的帖子，  
只要他更新，我怎么会不来顶嘛？

---

---

我说这几日怎么不见丁子了，呵呵，握手，欢迎。

小丁子长得真不赖！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1 20:54

“什么？那女鬼曾经想害大嘴？”我叫起来，又惊又怕。  
我记得，那段时间大嘴的确是出过几趟业务，不过我和猴子都  
没跟。

“不，不是，月月说，那女鬼知道那是什么车，她是想  
让武浩把她的尸骸带走。不知怎的她就知道了武浩的手机号，  
然后就打了电话给武浩。”

“哦。”我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晚上，我接到的电话，是那女鬼打的。可她到底是怎么弄到大嘴电话的呢，这个问题，在我们回到镇上后，在我把这些事情说给大嘴他们听后，得到了解释。大嘴说：“应该是我在车上，给业务家属报手机号的时候，正巧给她听到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害郭薇啊？还有，那女鬼傻啊，既然要大嘴去给她收尸，那也把话说清楚，就这么冷冰冰的四个字，谁猜得透？”我气得直嘀咕，想不明白那女鬼为什么这么蠢。

钱伟笑了笑，现在他反倒比我冷静多了，他说：“应该是不方便吧，毕竟阴阳隔绝。”这点后来我从黄师傅那得到证实，的确不是因为那女鬼蠢，而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无法准确告知大嘴。这其中原因，因涉及到阴阳天机，黄师傅也没和我们多说。

“那她为什么要害郭薇？”我又问了遍钱伟。

“是因为你们一直没弄明白她的意思，后来五一那会，你们和郭薇她们出去玩，回来的时候，那女鬼引下郭薇，附上了她的身，又提醒了你们一次，可是你们还是没理解她的意思，于是，那天晚上，郭薇后来就出事了。”

“他妈的这是报复啊？！”我忍不住骂。

钱伟点点头，说：“应该是的，郭薇出事时，月月就乘机上了郭薇的身，她本来是想借机逃掉，可后来，我希望你不要

怪她，她也是，也是，为了我。”钱伟的声音越来越低，显得十分内疚。

“嗯，你继续说吧。”我现在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怪刘月梅吧，这罪魁祸首毕竟不是她，不怪她吧，她为什么又偏偏去附郭薇的身来谋己私欲。

“当我发现郭薇，不，是月月附身的郭薇不对劲后，要和她分手，她当时很生气，也的确想过要，要带走我吧，所以我那段时间，总做那个怪梦。后来郭薇父母带郭薇去了上海，月月没想到，郭薇父母后来居然找来一个师傅，那师傅把她从郭薇身体里给赶出来了，再后来，就是我们刚才遇到的那些事情了，月月说，她也觉得对不起郭薇，她占用了郭薇的身体。所以刚才她告诉我，说郭薇现在应该还被那女鬼困在那个地方，你们只要找到那个女鬼的尸骸，郭薇应该就可以回来了。”

“真的？！”我激动极了，差点忍不住去拥抱钱伟。

“是的，月月应该不会骗我，只希望你们不要怪她才好，她也是……”钱伟说到这，居然哽咽了。看来钱伟，并非我想象中的那副模样。

我叹口气，说：“说到底，我还得谢谢她。”这是实话，现在在我心里，非但不怪刘月梅，反倒对她生出一丝愧疚，的确是误会她了，即便她曾自私地占用过郭薇的身体。这女人，太痴情。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1 22:27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回到镇上，我把事情原委讲给大嘴他们听后，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救郭薇。

大嘴看看时间，说：“现在天晚了，我想，干脆等一个晚上，明天去接上黄师傅，一起去，万一那女鬼又要搞什么名堂，我们几个，应付不过来。”

猴子十分赞同，说：“是的，凡子，你也别急这一个晚上，为了保险起见，明天还是叫上黄师傅一起去，哦，对了，叫刘俊也去，这女人不知什么时候死的，没准是被人害的也说不定，叫上刘俊，省得回头还得和公安局的说不清，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虽然心急如焚，但他们说得有道理，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不如就等到明天，叫上该叫的人，把事情彻底解决。

“好吧，那就等明天。”说完，我看看钱伟，对他说：“谢谢你。”

“哎，什么话，是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明天我也去，月月告诉了我那女人尸骸的位置，嘴上说不清，明天过去找，应该容易找到。”

我感激地对他笑了笑，他也对我咧了咧嘴，笑得苦涩，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拍拍他的肩膀，不知说什么安慰的话好。

第二天大早，我们驱车来到土凹黄师傅家。黄师傅在得知事情原委后，也吃惊不小，说千算万算，居然没算到原来另有个女鬼在作祟。我急不可耐，说好了黄师傅，现在水落石出不用算了，赶紧救人去吧。

黄师傅却没走的意思，他在院子里踱了两步，问我：“那姓郭的小丫头回来了么？”

我说没，接着又说：“她可能近期不会回来。”黄师傅一拍手：“这就麻烦喽！”

我的心猛地一坠，问：“怎么了？”

黄师傅告诉我，郭薇的魂魄离身太久，若不给她的魂魄和身体搭桥，她十有八九归不了身。

“啊，那不完蛋了？”猴子两眼一瞪。

我斜他一眼，说：“完什么完，打电话让她爸妈带她回来就是了。”说完我问大嘴要手机，钱伟抢先掏出他的手机，递给我。我对他点点头，表示感谢，随后我拨通了孙茗的电话，问她要来了郭薇母亲的手机号码。

接电话的是郭薇父亲，在和他通话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麻烦。他不认识我，加上我心急，把话说得颠三倒四，他听得莫名其妙，差点把我当成骗子把电话给挂了。后来猴子从我手里

接过手机，充分发挥了他的表达能力，把事情经过有条不紊地给郭薇父亲说了一遍，这时郭薇父亲才将信将疑起来，但没立刻答应回来，说要和郭薇母亲商量下，等会给我们电话。

这个长途，打了快两个小时，等猴子把手机挂上递给我时，机身都已经发烫，我把手机还给钱伟，感觉有些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呵呵……”

钱伟摇摇手，说：“手机先放你这，等会郭薇家人估计还得打来，你别那么客气。”说完他从口袋掏出烟，给我们发了一圈。他在找火机的时候，猴子破天荒地伸出手给他点火。

很快，我手中的电话响了，我接通一听，是郭薇父亲。他告诉我，他们会坐今晚的火车赶回来，大概明天中午到。我高兴坏了，连说了几个好的。

黄师傅说，替郭薇招魂归身，要在午夜子时才行。不过在白天，我们可以先把那女尸给找出来，替她收尸，了却了她的心愿再说。我说行，那现在就去吧。黄师傅摇摇手，说今天早了点，明天白天去。猴子不明白，问早一天也不行么？黄师傅说，把那女尸找出后，那女鬼应该就会放掉郭薇，那郭薇的魂魄离身这么久，很可能一到午夜就走了，到时候再要把她找回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这话说得我们似懂非懂，但黄师傅不愿多说，我也不方便多问。反正能把郭薇救回来就行。都等了两个多月了，再多等一天吧，我忍。

我们临走前，黄师傅说，明天去找那女尸时，他也去。这话一出，我彻底踏实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2 22:12

晚上我和猴子都睡在大嘴那。兴奋加忐忑，我几乎一夜未眠。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左右，钱伟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出门了，在烟草局门口等我们。去土凹接黄师傅前，我们先去了趟公安局，把刘俊接上。这小子虽然玩世不恭，对鬼神之说却深信不疑，昨天晚饭时听我们说了这个事，他二话不说，答应同去。他说，如果真发现女尸，再往局里报。

黄师傅挎了个黑色的布包和一把黑伞，猴子打趣说黄师傅你还怕被太阳晒黑啊，你已经够黑了，再打伞也没用。黄师傅咧嘴一笑，说这把伞可不是他用的。猴子好奇心来了，问那伞是做什么用的，黄师傅卖关子，说等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猴子一再追问，他就是不说，结果一路上猴子都抱着那把黑伞在研究。

车开得很快，十分钟没用，到地方了。下车后，钱伟说，

刘月梅告诉他，那女人应该被埋在树林靠下的位置，那地方有歪脖子树，很好认的。

进入林子后，我们两人一组，分成三组去找那棵歪脖子树，人多好办事，不一会，树找到了。树周围有一大片空地，那女人被埋在哪呢？我看看钱伟，问：“她埋在哪？”

钱伟皱皱眉，说：“这我就知道了。”

我从肩上拿下铁锹，说：“挖上一圈，肯定能挖到。”正要动手，黄师傅拦住我，说不用这么蛮干，他有办法。

说完，黄师傅把布包放在地下，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支黄香，用手指夹住，飞快地一捋，从尾捋到头，然后点燃，插在地上。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没有一丝风的情况下，黄香发出的烟居然没有盘旋上升，而是斜歪歪地，朝着一个方向飘去，烟气既不扩散，也不上扬，仿佛变成了一根细细的丝带，被拉扯着，弯弯曲曲的，往那个方向飘去。突然，那缕烟线像是受了什么吸力，猛地下坠，往地下窜去，转眼间，被吸进了杂草丛生地面。这副景象，若非亲眼所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就在我们瞠目结舌的时候，黄师傅迅速伸出两根手指，夹住香头一折，啪的一声轻响，香头断了，掉在地上，黄师傅伸出脚，把香头踩灭。这一套动作，做得又快又流畅，没一丝拖泥带水。猴子看得呆了，忍不住小声惊呼：“哇，帅！”

黄师傅指指吸入烟气的地方，说：“就是这里了。”

我也呆了，握着铁锹愣住不动，黄师傅碰碰我，说：“去挖！”

“哦哦，好。”我这才反应过来，走到烟气下坠的位置，开始挖了起来。我有点紧张，虽然在大白天，人不少，黄师傅也在，但还是抑制不住紧张。我把铁锹插进地面，小心翼翼地蹬锹，铲起了半锹土。挖了快十分钟，才挖出一个浅浅的坑。

猴子忍不住，对我说：“凡子，你那么小心干什么，用力挖啊！”

我说：“万一挖坏了下面的……不好吧？”我有点担心，万一用力过度，铲坏了下面的女尸，会不会招来麻烦？我看黄师傅，他对做个了个用力挖的手势，说：“毛事，挖！”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2 23:16

我放心了，大力挥舞着铁锹，狠挖起来。天很热，不一会，我就大汗淋漓了，那女尸应该埋得很深，我挖了快半米，还是没见尸体。

“好累！”我直起腰，擦了把汗。

大嘴从我手里接过铁锹，继续挖了起来，到底是人壮气力足，没一会，大嘴就把那半米的坑挖深到近一米了。

一股腐臭味突然在空气漫延开来。大嘴屏住呼吸，又挥了几铲，那股臭味越来越浓烈了，除了黄师傅，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捂着了鼻嘴。

嚓地一声，大嘴再次把铁锹铲入了土中，然后他停住了，他扶住锹把，抬起头，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他急促地喘着气，压着嗓子对我们说：“挖到了。”

我心头一阵乱蹦，扭过头，问黄师傅：“现在怎么办？是把她挖出来还是报警？”

黄师傅说先不急报警，但也不用再挖了，他蹲下身，从布包里拿出一把黄香，绕着土坑插了一圈，让我们把黄香全部点燃，接着他从猴子手中拿过黑伞，撑开，又塞回猴子手里，让猴子拿着。

我们在一旁看着，既紧张又疑问重重，猴子忍不住问：“黄师傅，这是做什么呢？”

黄师傅蹲在地下，在包里翻找着什么，头也不抬地答道：“锁魂。”

我吓一跳，问：“锁谁的啊？”

黄师傅说：“那小丫头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这锁魂应该是为了避免郭薇的魂给跑了，可是那女鬼也在啊，不会锁错了或者都锁了吧？

我正要问，大嘴先开口了：“那不会锁错了吧？”

黄师傅没说话，从包里翻出一卷红线，他一手拿住红线，

一边示意猴子把伞放低，接着他把红线密密麻麻地缠在伞内的支架上，像织了一张网，缠好红线后，他留了一截老长的线，拖到地上。

做好这些后，黄师傅喘了口气，抬头看了看天，问：“现在几刻钟？”

钱伟看看表，说：“快十一点了，差十二分钟。”

黄师傅点点头，说：“那就先等等，到十一点的时候，告诉欸（我）。”说完，他就往树下一坐，气定神闲。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搞不清黄师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忍不住了，问：“黄师傅，会不会锁错魂啊，那个还有，为什么要等到十一点啊，不是说要晚上十一点么？”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3 20:45

黄师傅呵呵一笑，说这个我不用担心，魂肯定锁不错，那女人的尸体在这，她铁定不会往伞里跑，这个是要锁郭薇的，至于为什么要到十一点，因为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是午时，此时阳气最旺，这时候把魂引出，她不敢往别处跑，只敢朝阴气重的地方钻，那把经红线缠绕的黑伞，别看不起眼，可是一个阴气极重的方阵，等郭薇的魂魄一进去，把伞一收，这魂就锁在了伞里，在二十个小时之内，什么也别想把魂给带走。

原来如此，我们恍然大悟，猴子指指那圈徐徐燃烧的黄香，问：“那这些香做什么用？”

黄师傅摆摆手，示意不说，猴子的好奇心没得到满足，嘀咕着怎么那么多天机不可泄露啊，黄师傅笑而不语。

“哎，刘俊。”猴子指指那圈烟雾袅袅的黄香，问刘俊：“这么搞，会不会破坏现场啊？”他倒关心起这个来了。

刘俊嘴里叼着烟，含含糊糊地应道：“没事。”

我还有疑问，正要问黄师傅，钱伟突然说：“十一点到了。”

我们几人齐刷刷地看向了黄师傅，黄师傅不紧不慢，站起来，让猴子把黑伞放在地上，伞里对坑，伞背朝北，等猴子摆好伞，黄师傅从包里拿出一张草纸，一支毛笔，还有一个墨盒，墨盒装着半块干巴巴的黑墨，他把毛笔放进嘴里濡湿，扁上墨，问我：“那个小丫头的名字怎么写？”

我捡了根树枝，在地上写给黄师傅看，黄师傅依葫芦画瓢，在草纸上写下了郭薇二字。说实话，他的书法，真不敢恭维。接着他把那张草纸卷起，系在垂下的红线上。

猴子忍不住又多嘴：“黄师傅，郭薇这个名字很普通啊，会不会招来其他的郭薇啊？”我恨不得踹他一脚，这乌鸦嘴。

黄师傅说：“只要这小丫头在这里，就不会错。”猴子不屈不挠：“万一锁错了呢？”

黄师傅面不改色，说：“锁错了，再放掉咧。”猴子眨眨眼，一脸不可思议。

做完这些，黄师傅拍拍手，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我知道他要点燃草纸，于是拿着火机，正要往草纸上凑，黄师傅挡住我，说不能用这个点，接着他划燃一根火柴，把草纸引燃。

草纸烧得很快，不一会，就彻底化为灰烬，奇怪的是，那系住草纸的红线，像是用防火材料做成的，非但没被引着，甚至连一点点焦糊都没有。估计大嘴和刘俊觉得太不可思议，弯下身凑过去正要细看，那根红线忽然像活了一般，猛地一抖，飞快地往伞里缩去，像条受惊的蛇。

瞬间，长出的红线全部缩回了伞里，黄师傅动作极快，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把伞收起，握在了手里。猴子指着伞，口吃起来：“这这这，这就锁上啦？”

黄师傅点点头，把伞递给他，猴子接过伞，看了看，又赶紧塞给我，说：“你的女人你来抱。”我接过伞，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

“好咧，把香全部拔掉，然后报公安。”黄师傅拍拍手，显得十分轻松。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3 22:15

清理完后，刘俊打电话叫来了同事，很快，警车来了，随行的还有法医。我们从坑里，挖出了一具几乎已完全腐烂的裸体女尸，在法医验尸的时候，郭薇父亲打来了电话，说他们已经到家，我告诉他，的确挖到了一具女尸，等弄完这边的事，就过去。

验完尸，大嘴把尸体拉回了殡仪馆，剩下我们几个，随刘俊去警局做笔录。幸亏事先拉上了刘俊，在警局没耽误多久，我们简单说了下情况，至于是什么发现尸体的还有为什么去找尸体，就由刘俊去瞎编，事到如今，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个回事，说得过去就行。

从警局出来，快下午一点了，一起吃完饭，钱伟说他先回去了，我没多说什么，向他道谢，说等忙完这事，再好好请他吃一顿饭。钱伟笑，说该他请我们才对。客气了几句，他走了。

黄师傅和我们三个，一同来到了郭薇家。郭薇父母看上去很憔悴，但对我们很热情，经他们同意，我去郭薇房里看了会郭薇。她睡在床上，昏迷不醒，盖着薄薄的被子，看上去很平静，脸色并非如我相像中那样苍白，只是瘦了许多。郭薇母亲说，郭薇可以进食，能吞咽，但不会咀嚼，只能喂流质食物。她的手露在外面，我摸了摸，有些凉，但还好，我把她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又替她掖了掖被子。我的举动被郭薇父母看在眼里，看样子他们有些疑惑，我突然不好意思起来，对他们笑

笑，走出了郭薇房间。替郭薇还魂，时间还早。我们坐在客厅，我又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今天挖出女尸和替郭薇锁魂的经历，详细地对郭薇父母说了一遍，他们很吃惊，但已然完全相信。当得知郭薇的魂魄现在正锁在那把黑伞中时，郭薇母亲抱着黑伞，突然泣不成声，爱女之深，溢于言表。郭薇父亲倒还显得冷静，问了黄师傅几个问题，当听到黄师傅说出“毛多大问题”时，他却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他紧紧握着黄师傅的手，语无伦次，一个劲地道谢，说只要郭薇能好，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

黄师傅笑得爽朗，摆着手说：“欸（我）做这个，一分钱不要。”

猴子在一旁插嘴，说：“黄师傅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救人不收钱，只收好酒。”说着他扭头对着黄师傅，学着黄师傅的口气说：“黄师傅，我说得毛错吧？”

晚饭我们在郭薇家楼下不远的一个饭馆里的吃的，饭后我正要结账，郭薇父亲把我掏钱的手死死抓住，一边让郭薇母亲赶紧结账。猴子和大嘴见状，在一旁坏笑不已，郭薇父亲先是有些奇怪，很快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拍拍我的手，对我说：“你的钱，留着以后单独请她。”我自然知道这个她是谁，我支吾着，不知说什么好。我感到脸颊一阵火辣，我居然羞了。

猴子这厮笑得更响了，出饭馆时，我偷偷在后面，踹了他一脚。晚饭后的几个小时特别难熬，除了黄师傅依旧是一脸波澜不惊外，其他的人，包括猴子和大嘴，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紧张和不安，尤其是我，坐立不安，显得比郭薇父母还忐忑。终于，时间到了。替郭薇还魂时，黄师傅说男人多了阳气重，不好，让我们几个包括郭薇父亲，都在客厅等着，他和郭薇母亲，带着黑伞，走进了郭薇房间。因此很遗憾，我没有见到黄师傅替郭薇还魂时的情形。

不过还魂出乎意料得快，他们才进去没半个小时，黄师傅和郭薇母亲，就一前一后地出来了，从他们的表情来看，应该成功了。

我第一个迎上去，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了？”

黄师傅呵呵一笑，说：“应该毛问题，明天天一亮，这小丫头就会醒来。”

这话一出，不但我们几个毛头小子，就连郭薇的父亲，也忍不住欢呼起来，直到从窗外传来几声邻居故意的咳嗽声，我们才意识到现在已是半夜，我们吵着别人了。

又小坐了会，我们要走了，郭薇父母握着黄师傅的手，千恩万谢，说等郭薇完全康复后，一定会带着她亲自登门感谢。谢完黄师傅，他们又来谢我们三个，猴子打着哈哈，指着我说：

“叔叔阿姨，你们不用谢，这是他应该做的。”于是，我又脸红了，他妈的猴子！

把黄师傅送回家，我们买了些夜宵和啤酒带回大嘴住处，三个人都兴奋，我尤其高兴，于是喝了不少，在酒精的催化下，这一晚，我居然没有失眠。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被一阵持续的手机铃声吵醒。

大嘴和猴子还在睡着，我翻身下床，三步两步跳到桌子前，来电显示：郭薇。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几乎要蹦出体外，我拿起手机，因为太过紧张和激动，居然没拿稳，手机跌回了桌上，还好，电话没断，铃声还在响。我做着深呼吸，再次把手机拿起来，这回我捏得紧。我按下了接听键。

“喂。”这清脆而熟悉的声音。

“喂。”因为太过激动，我声音嘶哑得几乎连自己也听不出是自己发出的声音。

“你是，武浩吗？”这丫头居然有些犹豫，估计是以为自己打错了。

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激动，清清了嗓子，一字一句地说：“我是，李一非一凡。”

“呀！”电话那头，她兴奋地叫了起来，然后就突然没了声音，但电话没挂。

我喂了几声，没回话，以为信号不好，赶紧跑到窗口，把头伸出窗外大声喂个不停，引得路人纷纷抬头看我，正巧来个熟人，看见我这副模样，对我叫道：“嗨，凡子，买手机啦，全城通报是不是啊？”

我一边对他做滚的手势，一边努力地喂。“别喂啦，我在。”她终于说话了，还咯咯地笑了起来。

“哎，我还以为你魂又丢了呢。”

“去你的，现在我好得很，比任何时候都要好。”

“那就好，那就好。”我不停重复这一句，突然眼眶就湿了。

“要不要来看我。”

“好啊，时间？”

“现在。”

“地点？”

“我家。”

“请我吃饭？”

“没错，带上猴子和大嘴。”

“这个，他们俩，就算了吧。”我开着玩笑，谁知话音刚落，屁股上就挨了两脚，原来那两个王八蛋趁我打电话时已经起来，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后，一直偷听着呢。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3 23:02

见面后，郭薇告诉我们，在她被附身的这段日子里，她一直和一个年轻女人呆在一起，那女人把她拉到一个阴冷的泥洞中，不停地和她絮叨，向她诉苦，说自己是如何被人残害，被人抛尸。

“那，你怕不怕？”我问她。

“很奇怪，我居然不怕，只是一直在听她说，好像没过多长时间似的，谁知居然过了这么久，哎，奇怪。”

“那，那个女人对你凶不凶？”

“唔，还好吧，我还觉得她很可怜呢。”郭薇说着，嘟起了嘴，可爱之极，我几乎忍不住要去抱她，再亲亲。

“哎，真奇怪，钱伟不是说刘月梅说这女鬼很凶么？”猴子一旁抓起了脑袋，疑惑不解。

几天后，我们约同钱伟，一起去了刘月梅的坟地，拜祭了她。无论如何，要不是她，郭薇恐怕也没法回来。根据郭薇提供的线索，几个月后，警方很快就破了那具无名女尸案。那女子是外地人，经人介绍，来镇上某宾馆做小姐，没来多久，染上了毒瘾，结果欠下一屁股债，没钱还，想逃，被债主抓到，污奸后杀死，被埋在了那片树林中，从我们发现她那天算起，她已经被害近四个月了。那杀她的几个案犯在广东某镇被抓住。刘俊因此也撞了大运，破案有功，还获了个三等功。至于那具女尸，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没送去火化，通知其家属后，她

家属也不管不问，就直接埋在了殡仪馆的后山上。据埋她王师傅说，她下葬那天，突然就挂来一阵邪风，吹得昏天暗地，奇怪的是，那阵风只在那一小片出现，我们几个当时就在殡仪馆院子里聊天，却没感到有一丝风吹来。

王师傅说，这是她心里憋屈啊。此言一出，我们大惊失色，生怕这可怜的女人又会折腾出什么名堂，赶紧爆竹纸钱黄香一大堆的给她放了烧了。死者逝矣，就安息吧。

在这几个月里，我和郭薇几乎天天见面，很快，我俩的关系，就众人皆知了。这期间，殡仪馆里又出了几件怪事，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把这些看似耸人听闻的事情，一一告知大家。在经历了这么多诡异的恐怖事件后，对我而言，不但粗大了神经，增长了见闻，更叫我体悟了许多道理，最深刻的一个就是：夜路走多，会见鬼。听上去老掉牙，但若不经过一番百转千回，你参不透这句话的含义的。

不过让我为难的是，郭薇这小妮子的神经似乎比我还粗大，碰上大嘴出长途业务，她居然也叫着嚷着要跟着去，怎么劝也不听，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倒好，被蛇咬过非但不怕，反而成了爱蛇发烧友。用她的话说就是：“鬼见多了，就再也不会怕了。”嗯，以毒攻毒，想法不错，不过，我郁闷。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4 12:04

谢谢诸位，故事还有，我休息一天，明天继续作者:li 非

凡 日期:2010-06-05 22:39

大嘴最近有点烦，因为要值夜班了，这缘由一次小事故。那天殡仪馆接了个业务，晚上死者家属守灵时，守夜那几人不留神都睡着了，也许是没粘牢，灵台上的一只蜡烛倒了下来，引燃了一旁的花圈，接着又烧着了灵台和那些条条幔幔，幸亏扑救及时，没酿成大祸。这事发生后，张阿八一声令下，从此再接业务，死者家属在殡仪馆布灵堂守夜时，一定要有人在殡仪馆值班看守。张阿八是所长，铁定不值，王师傅和张师傅（另一个修坟师傅）不是正式工，也不用值班，因此值班的，就只能是老朱和大嘴了。

老朱和大嘴商量后，决定两人轮流着值，这回你，下回我。每次轮到大嘴，这小子就要把我和猴子拉去陪他，倒不是因为怕，毕竟那么些个守灵的家属在，只是无聊而已，想拉着我们聊天打发时间。这时阿德早已搬走，值班室被重新粉刷，看上去焕然一新。

这天赶上大嘴值夜班，吃过晚饭，猴子跟大嘴就早早过去了，我佳人有约，说晚些时候再去。

和郭薇在公园里转了会，坐了会，又亲亲我我子会，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再晚点一个人过去会有点发怵，殡仪馆偏，去的那条路比较冷清。

“小薇，我送你回去吧。”我从石凳上站起身，拉着她的手说。

“唔，不要，这么早。”她拽着我的手，晃啊晃。

“恩，今晚大嘴要值班，我得过去。”

“哦，这样啊，不过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过去，怕不怕？”郭薇晃着我的手，恋恋不舍。

“要不你送我？”

“好啊！”

“恩，然后我再把你送回来。”

“嘿嘿，然后我再送你。”她调皮地笑。

“那得了，送一个晚上也送不完。”

“要不这样。”她突然抱住我，在我耳边说：“我和你一起去。”

“吓，这怎么行？”我轻轻推开她，说：“你父母也不同意你夜不归宿。”

“你忘啦，今天是礼拜五，我爸妈去打麻将啦，肯定通宵的。”

“呃，那也不行。”

“为什么？”她睁大眼睛。

“那个地方，女孩子不合适去，尤其是晚上，要不这样，

我给大嘴打个电话，我也不去了，晚上去我那吧。”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心里却在坏笑。

“不去。”她撇撇嘴。

“为什么？”这回轮到我把眼睛睁大。

“你会不老实。”

.....

扭不过她，最后我只得答应，然后和她约法三章：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不该说的别说。结果一路上，我惨了，这丫头一直喋喋不休地问我，什么不该问，什么不该看，什么不该说。等我回答完，她从中引出新的问题，问得我几乎要哑口无言，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用嘴堵住她的嘴，这招最灵，她支吾了几声，终于停止了她的十万个为什么。

我吻郭薇时，已经到了殡仪馆门外，正陶醉那，一束强烈的电光突然射了过来，同时一个故作粗壮的声音响起：“做什么做什么！”

我吓了一跳，赶紧放开郭薇，往电光出处看去，他妈的原来是猴子，我骂：“猴子你他妈找死啊！”

“哈哈。”猴子大笑，“我正想看看你来没来，谁知道……”他晃着电筒，一步一摇地走了过来。

“妈的，还照，拿开！”我看看郭薇，她羞红了脸。

“臭猴子。”等猴子走近，郭薇低着头，轻轻地骂了他一声，我没废话，照他屁股上来一脚。

这是郭薇头一回晚上来殡仪馆，大嘴和猴子故意使坏，尽讲些鬼故事，说到以前我们在这请筷仙那事，猴子更是添油加醋，讲得我和大嘴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郭薇又怕又好奇，一边听着簌簌发抖挽着我不放，另一边又要猴子继续讲。

就这样聊着聊着，过了一两个小时，郭薇忽然扯扯我的胳膊，凑到我耳边，悄声说：“我想上厕所。”

“哦。”我站起来，说：“走，那我陪你去。”

厕所在走廊最靠外的一个屋子，与值班室隔了两个办公室，不分男女，只有一间。我带郭薇走到厕所，摸到门口的开关，按了几下，灯没亮。我喊来大嘴，问他怎么回事，大嘴拍了几下开关，说估计灯泡坏了，我说赶紧换个，大嘴说没灯泡，出去买吧，一来远，二来晚，说着他拿来电筒，递给郭薇，说就用这个吧。

大嘴走后，郭薇拿着电筒，小心翼翼地往卫生间里照了照，犹豫着不敢进去。我知道她怕，说：“别怕，我就在门口守着。”

“嗯……可我还是怕。”

“那怎么办？要不我进去陪你？”我开玩笑地说，没当真。

谁知她想了会，说：“那，那好吧，不过你得背着身，不许偷看。”

我拍拍胸脯，向她保证：“绝对不偷看，放一百个心。”说这话时，我心里坏笑个不停。当然这有点龌龊，是趁人之危，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我身心健康的表现。

尽管郭薇很小心，但声音仍不免会发出，听到那声响，我心里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呃，和我们嘘嘘的声音不一样。我感到一阵燥热，面红耳赤，身体某个部位反应强烈，我干咽了几下，不留神被口水呛到，强忍着咳嗽，鼓着嘴噗嗤了几声，听起来像在笑。

“不许笑！”

“那个，我没笑。”

“狡辩，我听得清清楚楚。”

“好了没，我转身啊。”

“别！还没好……千万别转啊。”她窸窸窣窣的，应该在穿裤子。说实话，她越让我别转，我越想转身。太难受了。终于，她说：“好了，可以转了。”

我转过身，看着她，表情应该有些古怪，她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对我鼓了鼓嘴巴。我正想说话，突然从屋顶上，传来

咚咚两声，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郭薇呀的一声，扑到我怀里。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6-07 17:31

我轻拍她的背，说别怕，举起电筒，朝天花板照去，只见霉斑点点，有些地方已经开裂，小块白坯翻卷翘起，看上去岌岌可危。破败的蛛网，垂挂 在一处角落，在空中微微拂晃。可是没有风。

没看出异样，我搂着郭薇，走出了卫生间。我让郭薇在走廊上等着，自己跳下到院里，举着电筒又往房顶上搜视，看了会，还是没发现什么东西。

“也许是老鼠吧。”我对郭薇说着，跨上走廊，和她回到值班室。才进屋，猴子就冲我挤眉弄眼，大嘴笑得极憨，对我说：“吼吼，搞了这么久哇？”

“搞你个头。”我骂了声，问他们俩：“刚才你们听到屋项上有什么动静没？”

“没啊？”大嘴和猴子互相看了看，又一起对我摇摇头。  
“哦，刚才在厕所里，我和郭薇听到两声响，从房顶上传来的，大概是老鼠吧。”我漫不经心地说。

猴子和大嘴没说话，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表情怪怪的。我问：“怎么了？”

猴子嘴角勾起一丝坏笑，说：“在厕所里？难道刚才，你们都在厕所里？”

没等我说话，大嘴故作恍然大悟的模样，指着我发出一声夸张的：“哦——”

然后猴子也指着我，也夸张地哦了起来。两人一唱一和，哦个不停。郭薇赶紧解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们没那样想啊，难道你们真的那样了？哦——”猴子说着，又哦了起来。郭薇羞得满脸通红，过去踢猴子，大嘴赶紧走到我身边，悄悄问：“干了没？”

“没。”

“靠，真没？”

“嗯。”

“废物。”

“操！”

“你俩在嘀咕什么呢？”郭薇揍完猴子，回头看见我和大嘴在窃窃私语，插着腰质问。

“没……”我话刚出口，就被一声凄厉的怪叫打断了。房门虚掩着，我听得十分清楚，这声怪叫，是从房顶传来的。

“什么声音？”

“好像是猫叫。”大嘴说着，拿起电筒拉开门，往院里走去，我们跟在后面，郭薇紧紧地挽着我，呼吸有点急，我抽出手机，搂住了她。

“没东西，应该是猫。”猴子仰着头，补充说：“猫叫春。”

“猫叫春？现在是七月份了吧，你们家猫这时候叫春？”我反问他。

猴子挠挠脸，大概觉得我说得对，没说话，大嘴晃着电筒，又往四周照了照，说：“哎，别疑神疑鬼的，就是猫，走吧，回屋。”说着，他关掉电筒，要往屋里走。我扭头看了看一旁灯火通明的大厅，那里正摆放着一个灵堂，大概有四、五个人，在里面守夜。刚才那声怪叫他们似乎没人听见，我们在院子里站了这么久，也不见有人出来看看。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7 21:00

郭薇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眼，对大嘴说：“大嘴，你要不要去和那些守夜的人说一下。”

大嘴不解：“说什么？”

“说有猫啊，让他们小心点，别让猫跑到尸体上去了。”她话音刚落，我和猴子忍不住笑出声来。其实没什么好笑，但看这丫头一本正经的样，就让人觉得好笑。

可大嘴没笑，看了眼大厅，说：“没什么好说的，没事，

走吧。”“喂，你们笑什么？”见我和猴子还在笑，郭薇忍不住问。

“没事没事，就觉得好笑。”猴子笑着说着，跟着大嘴，往屋里走去。

“喂，到底笑什么？”郭薇看着我，故意把眉头皱起，见我笑而不答，于是在我胳膊上掐了一把，但用力很轻，不痛。

在后来两个多小时内，我们再没听到什么怪声怪动静，可到了凌晨一点多将近两点的时候，那怪叫声又响起来了，听上去就像个小孩被人捏住了嗓子在嚎叫一般，时长时短，哀叫不休，听得人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

“他妈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大嘴骂哼哼的，抄起电筒跑出去，等我们都到了院里，那怪叫声就忽然停了。

“是那边来的声音。”大嘴握着电筒，慢慢地朝大厅左侧一角走去，那地方本是块空地，堆了烂桌烂椅之类的杂物，没人去管，久而久之，长出了齐腰高的野草。

大嘴和猴子走在前面，我搂着郭薇，紧随其后，郭薇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呼吸也重。她头回晚上来殡仪馆，就碰上这么个怪事，这样的反应，已经很难得了，换做孙茗，指不定被吓成什么样。

大嘴和猴子像是发现了什么，同时停下了脚步，我向前

探了探头，小声问：“怎么，看到什么？”大嘴嘘了声，说：“草里头，好像有东西。”借着电筒的光，我看见草丛在微微拂动。郭薇转过身子，双手抱住了我，视线却没有离开那地方。

大嘴又向前挪了两步，捡起个小石块，往草丛里扔去，同时嘴里发出嘘嘘的驱赶声。

只听哗地一声，野草猛地向两边倾斜，随即一张阴冷惨白的人脸，出现在草丛中央。当时我们距离草丛不过3、4米远，电筒的光线很强，直直地照在那张脸上，我看得十分清楚，那是张老太婆的脸，非常瘦，皮肤粗糙，布满褶皱，最为恐怖的是她那双眼睛，大得出奇，发出绿莹莹的光，根本不像人眼，而像，猫的眼睛。在那张干瘪苍白的脸上，嵌着一双格格不入的猫样的眼睛，别说是在晚上的殡仪馆，即便在大白天的闹市看到，也会被惊出一身冷汗。

除我之外，其余三个人都大叫起来，郭薇的叫声尤其响。并非我胆大，没被吓着，在看到人脸的那一瞬间，我吓得几乎快灵魂出窍，我之所以没喊出声，是因为被郭薇那声尖叫又吓了回，吓得连叫都忘了，只顾紧紧地抱住郭薇，而郭薇把头埋在我胸口，再不敢往那边看去。

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8 20:07

作者：我爱鼹鼠的故事 回复日期：2010-6-8 14:19:00

8634#

非凡：可以出书了吗？

---

-----没。

你儿子长得真可爱，呵呵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8 20:11

就在我们看见那张人脸并大叫的同时，那张脸飞快地缩回了草丛。在灵堂守夜的家属听到动静，跑出来看，其中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才靠近草丛，草丛里发出两声猫叫，他咪咪咪咪地唤了几声，居然从里面走出一只肥胖的花猫来。

花猫皮光毛滑，一看就知道是家养的。那中年人似乎认得那猫，他看见它，比我们还吃惊，叫起来：“哎，咪咪，真的是你啊，快来快来。”他蹲下身，花猫向前一窜，蹦到他怀里。他抱着猫，轻轻抚摸，嘴里念叨：“咪咪啊，怎么自己跑到这来了啊，是不是也舍不得奶奶啊？”那猫像能听懂他的话，仰头望着他，喵喵地叫。

“周师傅，这猫，是你家的啊？”大嘴指着猫，问中年人，原来这人姓周。老周告诉我们，这猫是他家老太养的（也就是现在灵堂上躺着的这位），养了有七、八年了，和老太感情极深，老太走了，它也知道，现在居然自己找了过来。

“它是舍不得啊。”老周抱着猫，突然哽咽起来，旁边几个亲属，也抹起了眼睛。“刚才，它的脸……”猴子指着蜷在老周怀里的猫，话没说出，就被大嘴拽倒一边，老周奇怪地问：“它的脸？你是说咪咪？”他低头看看，说：“它的脸没什么啊？”

大嘴笑笑说：“没事，他是说，它的脸长得漂亮。”老周低头抚猫，没说话，那猫很乖，蜷缩在他怀里，半眯着眼，看上去温顺可爱。

“这个，周师傅，要不要把猫带回去？”大嘴试探着问。

“哦，对对，猫在不合适。”老周显然知道这个禁忌，说这就把猫带回去，话才说完，刚才还乖巧温顺的猫，突然挣脱他的手，飞似地往灵堂窜去。

太突然！我们几个，包括老周他们，都愣住了，眼睁睁地看着花猫一头钻进了灵堂。

“快去！快去！”家属中一人最先反应过来，大叫着往灵堂跑。我搂着郭薇跑到门口，担心她，没进去里面，大嘴和猴子跟着家属一道，进了灵堂。

“会不会诈尸啊？”郭薇把嘴凑到我耳边，轻声问。

“不知道。”这猫狗跳尸会引起诈尸之说，只是耳闻，从未目睹。我想起几个月前老校长追悼会上发生的那件事，那应

该不算诈尸吧，不过今天……我一眼不眨地看着灵堂，心蹦得厉害。

灵堂内前半截很亮，数盏几百瓦的大灯泡照着。灵堂正中，摆着灵台，台面两边两根粗大的白蜡正在燃烧，中间有个香炉，插着几支黄香，烟气袅绕。灵台后，挂着一块巨大的白布，白布后摆放的，就是还未送去火化的尸体。白布以后的地方，因为没有照明，显得十分阴暗幽冥。这有个说法，堂前灯晃晃（读第三声），邪魂鬼慌慌。这意思是说，在给死者守灵时，灵堂前的灯一定要大要亮，据说这样可以辟邪，避免游魂孤鬼跑来捣乱。当然光线足，对守灵人来说，也是个心里安慰。而白布后，放尸体的地方就不能点灯了，以免惊骇了死者。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8 20:52

堂前没有猫，它应该跑去了白布后。几个人走到灵台旁，老周不停地叫唤咪咪，左顾右盼，但那花猫就是不肯出来。老周伸出手，把白布拉开。

郭薇不敢再看，双手环抱着我，把脸埋在我肩膀上，才一会，又好奇，忍不住侧了侧脸，朝大厅里偷看了几眼。

白布拉开，尸体正被放在一张小长台上，盖着白布。在尸体胸口部位，隆起了一团，看来那猫，应该是钻进了白布里面，正蜷在尸体胸口。看来猫狗会引起诈尸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老周走到尸体前，把尸体身上的白布慢慢掀开，果然，那只大

花猫，正卧在尸体身上，看见人来，腾地一下站起，身上的毛一下全都炸开，尾巴高耸，嘴里还发出呼呼地警告声。

老周对它拍拍手，温言唤着它的名字，想让它下来，可它就像突然不认识老周似地，老周伸手去抱它，它居然闪电般地伸出前爪，在老周手上狠狠地挠了一下。

“哎哟。”老周赶紧缩回手，不可思议地看着猫，问旁边人：“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几个家属，也尝试着想把猫给抱下来，但不是被挠，就是差点被挠。看来那猫是铁了心，一定要呆在尸体身上。

“这怎么办？”老周没了主意。

“要不找个棍子什么的，把它打下来？”猴子出馊主意，老周他们不同意，说这猫是老太生前最喜爱的，怎么可以在她面前打猫。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大伙精疲力竭，那猫还是不肯下来，实在没办法，老周说：“它要在这呆着，就让它呆着吧。”说完，他把掀开的白布慢慢替尸体盖好。那猫也真有灵性，似乎什么都明白，当老周盖白布时，它就安静了，温顺地卧了下来，老周的手经过它旁边，它也没再去挠他。

大嘴看着那白布上隆起的一团，问老周：“就一直这样？”

老周无奈：“那还能怎样，就这样吧。”

“那行，你们觉得没问题就可以。”大嘴交待了几句，无非是小心火烛什么的。

“你们说，会不会诈尸啊？”回值班室的路上，猴子神经兮兮地说。

大嘴挥挥手，说：“管他哩，应该没事。”回到值班室，郭薇问我们：“刚才那张脸，你们都看到了吗？”“嗯。”我们点点头。

郭薇等了会，见我们没讨论的意思，很奇怪地问：“喂，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

我点起支烟，说：“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见怪事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大嘴和猴子同意我的话，坐在一旁吞云吐雾，摆出一副僵尸遍地蹦俺也处谈笑自若的姿态。猴子翘着二郎腿，晃悠悠地对郭薇说：“其实这个吧，也没什么奇怪，我估计吧，就是那老太上了那猫的身。”

“那你们不怕吗？”对于我们见怪不怪的反应，郭薇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那你怕不怕？”大嘴逗她。

郭薇哼了声，没说话，坐了会，应该是越想越害怕，于是对我说困了，想回去睡觉。我说行，那我们走吧。临出门时，大嘴和猴子冲我挤眉弄眼，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嘿嘿笑了两声，自己都觉得淫荡。

明天继续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09 19:23

这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出殡仪馆大门时，紧偎在我身边的郭薇突然拉了拉我的衣服，“非凡。”“嗯嗯。”我正心怀鬼胎，漫不经心地应着。

“非凡，你看呀！”

“看什么啊？”

“前面，前面有东西。”

“没有啊。”我眼神不好，有点近视，路灯很昏暗，只看见朦胧的一片。我想走前几步，看个究竟，郭薇紧紧拉住我，不让我去。

我问她：“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现在没了。”郭薇的身体在发抖，我搂紧了她。

“我们还是回去吧。”郭薇看着我，不敢在往前走。

“回值班室？！”

“恩。”

完了，我的春梦！我舍不得这大好的机会，但看到郭薇的脸色有些差，只好答应回头。走了几步，我不甘心地回头看，忽见一个白影出现在路灯顶上，左右晃了晃，就消失了。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郭薇紧张地问我：“怎么了？”

“没什么，有点冷，快回去吧。”我不敢再回头，紧搂着郭薇，几乎是小跑着回到了值班室。

“嘿！怎么就回来了？”猴子看见我们，差点把下巴惊掉。

“哎。”我郁闷地往床上一坐，说：“他妈的，别提了，见鬼了。”大嘴和猴子啊了声，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刚才看见白影的事和他们说了，郭薇听说我也看到，气得一把夺掉我嘴里的烟，说：“刚才你怎么说你没看到！”

“一开始我的确没看到，后来往回走的时候，我回头看，就看到了，我没说，是担心你怕。”

郭薇对我撇撇嘴，把烟塞回了我嘴里。猴子拉开值班室的门，探出脑袋朝外瞧了瞧，说：“月黑风高，百鬼出门，今夜阴气重，阴气重啊！”他话音刚落，一阵邪风骤起，院里的树枝被吹得哗啦作响，几片枯叶带着灰沙，被卷进了屋内。猴子赶紧一甩手，把门关上，转身对我们说：“我靠，不会吧。”

大嘴瞪他一眼，骂道：“我说你就是嘴贱，在这能胡说什么！”

猴子轻轻在自己嘴上打了一下，说：“我不对我不对，不说了，哎，我们来打牌吧。”这个提议得到我们的赞成，与其在这坐着发呆害怕，不如打牌转移下情绪。因为郭薇在，美女牌是不能打了，四个人，正好拖拉机。

四人盘腿坐在床上，牌刚打了两轮，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老周在门外大叫：“小武师傅！小武师傅！”

大嘴放下牌，脸色骤变，看着我们说：“不会诈尸了吧！”

“赶紧去开门啊。”我见他坐着不动，门被砸得震天响。

大嘴跳下床，鞋也顾不得穿好，一蹦一跳地跑过去，开了门。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10 20:35

“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厅没电了。”

我们松了口气，还真以为诈尸了呢，原来是没电了。大嘴往大厅方向望了望，问：“怎么就没电了，没停电啊，我们这还好好的。”

“不晓得啊，突然一下就停电了，吓死人了。”老周的声音有点慌。的确，在这种地方这个时候，冷不丁地没了电，是有些吓人。

“没事，我看看，搞不好是保险丝烧掉了。”大嘴说着，穿好鞋，叫猴子拿着电筒，和老周一同去了大厅。我和郭薇没去，待在值班室里。很快，大嘴和猴子回来了，一问他们，的确是保险丝烧了。屁股还没做热，老周又急匆匆地跑过来。保险丝又烧了。于是大嘴再去接上，没一会，又烧了。如此几次，大嘴累得满头大汗，保险丝用掉半卷，可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找不出。

当保险丝再一次烧断后，大嘴彻底没辙了，对老周他们说：“这实在没办法了，原因找不到，只能等明天叫电工来看看。”

“那我们这怎么办？”老周有点心虚。

大嘴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拿些蜡烛给你们，就将就将就吧。”说完，大嘴跑到办公室，拿来一大把蜡烛，交给老周。老周嘟哝了几句，接过蜡烛，走了。

大嘴随手关上门，自言自语：“奇了个怪了，也没用什么电器啊，不就几个灯泡，怎么这保险丝老烧？”

猴子说：“依我看，是有东西在作祟。”

我点点头，同意猴子的看法，我说：“今晚上怪事一堆一堆的。”

大嘴打了个寒颤，夸张地抖了抖身子，说：“别出什么事就好。”

幸好一夜无事。

那老太的遗体在殡仪馆摆了两天，那只花猫就在她身上趴了两天，不叫不闹，家属看着难受，喂它东西吃喂它水喝，它也吃也喝，就是不肯下来。猴子不解，说它不下来，想拉屎撒尿了，怎么办？大嘴骂他瞎操心，反正老太遗体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一传二传，这猫就这么出名了，还引来了媒体。

在老太遗体送去火化那天，殡仪馆院里聚集了不少人，都是来瞧热闹的。他们想看看那只猫，会不会还不肯下来，一直跟去火葬场殉葬。然而花猫没下来，一直窝在白布里，一动不动，像死了。不过只是像，它没死，老周把白布掀起一道缝，往里看了看，那猫把身体蜷得像团球，眼睛半眯着，喉咙里还微微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咪咪，下来吧。”老周又尝试着唤了它几声。它只是略偏了偏头，没有动的意思。

“算了，走吧。”老周一挥手，遗体被抬上了车。

后来的事情是大嘴说的。在去Y市火葬场的路上，那猫突然从尸体上下来了。当时老周几个人就坐在后车厢，看见花猫出来，想去抱它，它躲开，跑到后门，不停地挠门，怎么叫也不理。据老周说，当时花猫几乎是在疯了似地挠门，嘴里还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老周他们看得瘆人，于是敲着铁皮，喊大嘴停车。

车刚停下，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前方几米处的笑山坡居然塌了大半，滑落的泥石流一下就把路给堵了。大嘴当时惊出一身冷汗，说如果不是当时停下，那泥石流就正好砸在车上，后果不堪设想。

听到这，我和猴子忍不住啧啧称奇：“这猫太神了。”

“那后来呢，后来到了火葬场，猫怎么样了？”郭薇最关心那只猫。

“后来。”大嘴说：“后来烧尸体前，那猫就自己下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就回来了呗。”

“啊？就这么简单？”猴子有点不相信。我们都觉得事情不应该这么简单，在尸体进炉前，总该有点特别的事情发生吧。

大嘴歪着脖子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说：“哦，有，还有真件怪事。”

“什么？！”我们的神经被勾得直绷绷的。

大嘴神秘兮兮地说：“在烧尸体时，我一个逛到走廊上，想抽支烟，谁知掏出打火机，怎么打也打不着。”

“我靠！”猴子瞪大眼睛，问：“是有鬼在吹吧。”

“我当时也以为有鬼，左右看了看，后来……”大嘴压着嗓子，缩着脖子，做出一副惊恐的模样。

“后来怎么了？”郭薇问，吓得往我怀里钻。

大嘴嘿嘿一笑，说：“后来我发现，原来是他妈的火机没气了。”

操！

和诸位说一下：世界杯要开战了，更新放慢，祝大家心情好！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12 16:56

自打这次业务后，殡仪馆就出问题了。问题出在殡仪馆大厅，就是供死者家属架设灵堂的那个前厅，和那天晚上一样，晚上一开灯，保险丝就烧掉。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保险丝接好后，白天开多久都没事，但一到晚上就不行，开灯没一会，保险丝准烧。换了几个电工来修，都查不出原因，说是只是保险丝烧了，其他没问题。

搞来搞去，把张阿八搞火了，质问大嘴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嘴非常无辜，说好端端的，没用什么高功率的电器，就这么着突然烧了，然后就总也接不好。张阿八说我不管是怎么搞出问题来的，反正现在问题出来了，你就得解决。大嘴也火了，说凭什么又让我解决。张阿八小眼一瞪，说那晚你值班，事情出在你值班期间，你不解决谁解决？大嘴气得鼓鼓的，说他妈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哪，一个劲地问候张阿八的列祖列宗，后来没办法，只好跑去找黄师傅出山。

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黄师傅就是黄师傅，他跟我们来到殡仪馆，才进大厅，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问题出在大厅右侧的那两盏大灯泡上。这地方本来没有照明，开了扇窗，窗外有棵巨大的老树，就是上回我埋项链的地方。

在没装那两盏大灯泡之前，晚上大厅一开灯，其他地方灯火通明，就是那个角落，光线极微，但又不是完全看不清，一眼看去，阴暗诡异，据不少曾在这守过夜的业务家属说，半夜时分，经常看到窗外那位置腾起一股若有若无的白雾，忽闪即逝，瘆人之极。

这事被提得多了，殡仪馆方面也不能不管，人家是衣食父母，万一哪天真被吓坏一两个，那以后谁还敢在殡仪馆办丧事？殡仪馆上下一商量，决定在大厅右侧加两盏大瓦数的灯泡，晚上灯一开，那原本幽暗的角落顿时变得耀眼明媚，比他妈阳光还灿烂。用张阿八的话就是：管它什么鬼，见了都得屁滚尿流。还别说，这招真管用，自从加上这两盏灯后，之后守夜的家属，再没提过半夜窗外见鬼之类的话，直到出了这事。

黄师傅告诉大嘴，就是这两盏灯，骚扰到了某东西，所以保险丝才会频频烧断，怎么搞也搞不好。

可为什么之前一直没事，偏偏这时候出问题了呢？难不成来了个悍鬼？大嘴很不解，黄师傅没回答，走去大厅，绕到窗外那棵老树下。往前一点点，就是停尸房。老树旁边，正对大厅窗口的那个位置，原来停放旧车的地方，后来旧车报废了，那地方就空了，但还堆放了些汽车杂件，例如后视镜车轱辘什么的。

黄师傅在四周转了转，看看停尸房，问大嘴这地方现在有没有存尸体。大嘴说有，前不久刚收了个无名尸，正冷冻着呢。黄师傅哦了声，说这就难怪了，这两盏灯太亮，正对大厅窗口的小道旁的空地处，光线透过窗户，照在那个碎了一半的后视镜上，反射的光，就照向了停尸房的铁门。停尸房的门是由两扇铁门组成的，中间有道不小的缝隙，光透过门缝，恰巧照到存尸的那个冰柜上。

黄师傅说：“这个光，吵到了人家，人家能不生气么？”大嘴将信将疑，摸着后脑勺，问：“吓，真这么巧？”黄师傅说不信晚上你自己来瞧瞧，打开灯，看看那光会不会照到停尸房里面去。大嘴忙不迭地摆手，说拉倒吧，我才不来碰这个霉头。说完他又傻不拉几地问黄师傅：“那现在怎么办？难不成要把那两盏灯卸掉？”没等黄师傅开口，猴子就笑骂起来：“操，你他妈真是蠢到家了，卸个鸟灯泡啊，把那后视镜丢了不就成了，对吧黄师傅？”

黄师傅咧嘴一笑：“毛错！”

猴子得意洋洋，我和郭薇在一旁笑得要命，大嘴恼羞成怒，一记飞腿直捣猴子屁股，猴子这回反应及时，身子往前一拱，躲开了。

结果正如黄师傅所说。那块破后视镜被扔掉后，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再接业务，晚上大厅开灯，保险丝没被烧断过。

当然这是后话。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12 16:57

自打这次业务后，殡仪馆就出问题了。问题出在殡仪馆大厅，就是供死者家属架设灵堂的那个前厅，和那天晚上一样，晚上一开灯，保险丝就烧掉。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保险丝接好后，白天开多久都没事，但一到晚上就不行，开灯没一会，保险丝准烧。换了几个电工来修，都查不出原因，说是只是保险丝烧了，其他没问题。

搞来搞去，把张阿八搞火了，质问大嘴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嘴非常无辜，说好端端的，没用什么高功率的电器，就这么着突然烧了，然后就总也接不好。张阿八说我不管是怎么搞出问题来的，反正现在问题出来了，你就得解决。大嘴也火了，说凭什么又让我解决。张阿八小眼一瞪，说那晚你值班，事情出在你值班期间，你不解决谁解决？大嘴气得鼓鼓的，说他妈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哪，一个劲地问候张阿八的列祖列宗，后来没办法，只好跑去找黄师傅出山。

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黄师傅就是黄师傅，他跟我们来到殡仪馆，才进大厅，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问题出在大厅右侧的那两盏大灯泡上。这地方本来没有照明，开了扇窗，窗外有棵巨大的老树，就是上回我埋项链的地方。

在没装那两盏大灯泡之前，晚上大厅一开灯，其他地方

灯火通明，就是那个角落，光线极微，但又不是完全看不清，一眼看去，阴暗诡异，据不少曾在这守过夜的业务家属说，半夜时分，经常看到窗外那位置腾起一股若有若无的白雾，忽闪即逝，瘆人之极。

这事被提得多了，殡仪馆方面也不能不管，人家是衣食父母，万一哪天真被吓坏一两个，那以后谁还敢在殡仪馆办丧事？殡仪馆上下一商量，决定在大厅右侧加两盏大瓦数的灯泡，晚上灯一开，那原本幽暗的角落顿时变得耀眼明媚，比他妈阳光还灿烂。用张阿八的话就是：管它什么鬼，见了都得屁滚尿流。还别说，这招真管用，自从加上这两盏灯后，之后守夜的家属，再没提过半夜窗外见鬼之类的话，直到出了这事。

黄师傅告诉大嘴，就是这两盏灯，骚扰到了某东西，所以保险丝才会频频烧断，怎么搞也搞不好。可为什么之前一直没事，偏偏这时候出问题了呢？难不成来了个悍鬼？大嘴很不解，黄师傅没回答，走去大厅，绕到窗外那棵老树下。往前一点点，就是停尸房。老树旁边，正对大厅窗口的那个位置，原来停放旧车的地方，后来旧车报废了，那地方就空了，但还堆放了些汽车杂件，例如后视镜车轱辘什么的。

黄师傅在四周转了转，看看停尸房，问大嘴这地方现在有没有存尸体。大嘴说有，前不久刚收了个无名尸，正冷冻着呢。黄师傅哦了声，说这就难怪了，这两盏灯太亮，正对大厅窗口

的小道旁的空地处，光线透过窗户，照在那个碎了一半的后视镜上，反射的光，就照向了停尸房的铁门。停尸房的门是由两扇铁门组成的，中间有道不小的缝隙，光透过门缝，恰巧照到存尸的那个冰柜上。

黄师傅说：“这个光，吵到了人家，人家能不生气么？”大嘴将信将疑，摸着后脑勺，问：“吓，真这么巧？”黄师傅说不信晚上你自己来瞧瞧，打开灯，看看那光会不会照到停尸房里面去。大嘴忙不迭地摆手，说拉倒吧，我才不来碰这个霉头。说完他又傻不拉几地问黄师傅：“那现在怎么办？难道要把那两盏灯卸掉？”

没等黄师傅开口，猴子就笑骂起来：“操，你他妈真是蠢到家了，卸个鸟灯泡啊，把那后视镜丢了不就成了，对吧黄师傅？”

黄师傅咧嘴一笑：“毛错！”

猴子得意洋洋，我和郭薇在一旁笑得要命，大嘴恼羞成怒，一记飞腿直捣猴子屁股，猴子这回反应及时，身子往前一拱，躲开了。

结果正如黄师傅所说。那块破后视镜被扔掉后，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再接业务，晚上大厅开灯，保险丝没被烧断过。当然这是后话。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13 15:18

前文提过，我异想天开做阴器那会，曾在停尸房旁边那棵老树下埋了根银项链，结果却……本来都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可现在转到老树下，我又突然想起了这事。

也不知那项链现在是不是还埋在这地方。现在去挖，会不会还冒血水？想着想着，我好奇心来了，拉过猴子和他说。猴子一听来了劲，说：“挖来看看呗，反正黄师傅正好在，不怕！”黄师傅在旁边，听到我俩的对话，问怎么回事，猴子抢过我的话，把事情告诉了他。

黄师傅低着头，绕着树转了一圈，再仰起头，望着头顶的树枝出神。我们也跟着抬头看，老树不知长了多少年，又高又大，枝繁叶茂，一丝阳光都透不进来。我瞧了半天，没瞧出什么名堂，见黄师傅还仰着头，忍不住问：“黄师傅，你看什么啊？”

黄师傅没回答我，伸出手，轻抚着粗糙的树皮，说：“这棵树好啊。”

这话听得我们几个莫名其妙，猴子凑上去，学着黄师傅的样也摸了摸树干，说：“树是不错，不过和项链有什么关系哇？”

黄师傅指指老树，说：“这棵树，是坛树。”接着他指指停尸房，说：“这棵树，镇住了这个，好，好啊。”

坛树我们从小就听说过，这是我们这对某一种树的特殊叫法，并非专指某一科的树，而指的是某些据说有灵性甚至神力的树。这种树有几个特征：老、大、奇形怪状。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不是懂行人，基本是分辨不出的。

我们这流传着个说法，去山上或野外玩时，如果看到形态怪异的老树，千万不要在树地下撒尿，这可能就是棵坛树，如果触犯了坛树，轻则自己的小鸡鸡倒霉，比如莫名其妙就肿起来了什么的，重则全家遭殃。

在我们这发生过一件事，说某村村民某天上山砍柴时，在一棵坛树下撒了尿，结果晚上一回家，撒尿那玩意就肿了，一夜过去，那玩意肿胀得连尿都撒不出，后来才意识到是触犯了坛树，于是赶紧跑上山，找到那棵树，磕头认错，结果没到一小时，那肿就消退了。那玩意恢复如常。

这事发生时我正在读小学，当时在我们这传得神乎其神，我在早点铺子上见过这个撒尿遭祸的倒霉蛋，印象中这人当年大概二十多岁，个子很矮，但敦实，吃早饭时，有人问起他这事，他就说，说得眉飞色舞唾沫乱飞，好像倒霉的不是他而是别人一样。

当时我在一旁，听得又惊又怕，跑到班上去说，加油添醋，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后来传到我们班主任耳里，把我提进办公室，狠批一顿，理由是宣传封建迷信，还罚我写六百字的检讨。

我们班主任有个儿子，比我低一年级，与我同在鼓号队，后来在一次排练时，他悄悄告诉我，他妈（我的班主任）也对他说过，去外面玩的时候，千万别在树下乱撒尿。当时把我郁闷的，想揍他一顿解气，想想不敢，于是举起小号，对着他耳朵猛吹了一声，后来他告诉我，这一声号响，让他那只耳朵轰鸣了两天。

现在回想此事，总觉得当年撒尿人说起此事时的表情太过夸张，有哗众取宠的意思，究竟此事是真是假，只有他自己清楚。不过这个禁忌是一直就有的，宁信其有，莫信其无。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13 19:10

眼前这棵老树，居然是坛树。我伸出手，想摸摸它，指尖才触到树皮，就赶紧缩回，算了，还是不摸的好，万一惹恼了它。小鸡鸡还没有用过呢，得保护好。

我扭头看了看大嘴，他正举着手，欲摸又止。倒是郭薇，面无惧色，在粗糙的树皮上轻轻抚摸，像黄师傅刚才那样。嗯，她没小鸡鸡，她不怕。

可是这棵坛树和我埋下的那根项链有什么联系呢？难道当时作祟的不是其他东西，而是这棵树？任我们怎么追问，黄师傅也不说，只是让我们别再想这事，更别再惦记那项链，最最千万的，是别再去挖。我听得头皮发麻，脑袋顶上堆满了问号，但和黄师傅接触了这么久，我们已了解他

的性格，他不愿多说的，你无论怎么问，他也不会说。算了，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少，就越好。这是说滥的话，但很有道理。滥话总是有道理的。信不信由你。

怕什么来什么。这天是农历七月十五，鬼节，大嘴运交华盖，居然要出业务。

早在几天前，大嘴翻着日历说，鬼节要到了，千万别那天出业务才好。结果鬼节前几天一直到鬼节当天下午四点前，都没什么事。就在大嘴对我们庆幸时，手机响了，他放下电话，眉头拧巴得像麻花，一看便知，业务来了。

死者是M县人，在小镇做泥工，这天在工地做工时，爬到高处干活，不留神脚下一滑，摔下来，被一根翘起的钢筋穿透胸口，心脏被刺穿，当场咽气。

和他在老家的亲属联系后，死者家属的意思是先在殡仪馆放一夜，第二天他们再过来，可殡仪馆只有两个冰柜，其中一个存了具无名尸，另一具坏了。今年天气也见鬼，奇热，这样放一个晚上，怕到明天，尸体就臭了。搞来搞去，最后没办法，决定今天就把尸体给送回M县。

说实话，大嘴倒霉，我和猴子也没啥好日子过，他一个人出业务，我们说什么也得陪。好在今天郭薇家来了客人，她没空出来，要不然赶上这事，她准得跟着去。说实话，我很不希望她去殡仪馆或者跟我们出业务，我也想和她形

影不离，但更不想她受到任何惊吓或伤害。这些神神鬼鬼吧，听起来蛮刺激，可一旦自己撞上，那滋味，就是哑巴吃黄连喽。

郭薇父亲私下曾和我说过，让我以后少去殡仪馆，更别带郭薇去，这样不好。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爱女心切，经过上次那件事，他恨不能把郭薇含在嘴里呵护。可大嘴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这我让很为难。我曾和猴子倒苦水，猴子这没心肝的，居然咧嘴一笑，说：珍爱生命，远离大嘴。

这当然是玩笑话，大嘴出业务，猴子跟得比谁都勤。要说好玩吧，刚开始的确挺新鲜，可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就乏味了。再遇上个什么怪事吧，也没当初那么一惊一乍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就这么回事。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18 11:57

扯远了，现在扯回来。收尸时，出了这么个事。在老朱指挥两个民工把尸体抬进装尸袋时，那尸体的前半身刚被抬起，他喉咙里突然发出咯咯的声音，把那抬尸的民工吓了一跳，手里一松，那尸体砰地一下摔到地上，嘴里不停地往外冒血水。

当时大家以为他没死，又赶紧叫来120，检查了半天，白大褂生气地说：“早死了，活什么活！”然后大家又去抬，谁知那尸体又发出咯咯的声音，吓得抬尸的人不敢动。这时老朱火了，对着那死尸一通暴骂，接着又抬，这回好了，不再鬼

叫，用老朱的话说就是：“他妈的，被老子骂老实了。”据那抬上半身的民工说，当时那死人嘴里冲出一股混杂着血腥味的恶臭，他当时正使劲，不留神吸进好多。结果第二天，这人就病了，连续几天，吃不下睡不好，半夜老做噩梦，发低烧，冒虚汗，整个人蔫哒哒的，不见一点精神，开始以为是感冒，吃了几天药，不见效。后来听人说他是因为吸了尸气，因此得病，不过好治，弄了几两鬼督邮（一种草药），煎水服下，两天就复原了。当然这些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现在要说的是我们去M县这天发生的事。

这天是鬼节，时间下午五点半，从小镇到M县，需要三个半小时。M县我们去过几次，路是山路，但两年前才大修过，不难走。

今天日子特殊，谁也不想触霉头，一路上，我们说话不多，一向口无遮拦的猴子，这天也特别老实，说话小心翼翼，生怕说错嘴，犯了禁忌。大嘴把音响开得轰天响，这让坐在后排的猴子有些坐立不安，他老是幻听，觉得铁皮后不时有动静发出。被他惊乍了几次后，大嘴烦了，索性关掉音乐，要是后车厢真有什么动静，我和大嘴，肯定能听到。的确是猴子神经过敏，音乐关掉后，他再没一惊一乍。山里日落得快，距离M县还有一半路程，天色已近昏暗。大嘴把车开得既快又稳，前方不远处，一个年轻女人，拉着一个年约4、5岁的小女孩，

站在路边左顾右盼，看样子，像在等车。她看见我们的车，犹豫了下，举起手，在空中挥了一下，看样子，她想搭车。

大嘴放慢车速，问我：“要不要带？”我有点犹豫，这荒郊野外的，离最近的村落，估计也有十几公里，怎么这女人带着小孩，在这个地方等车，要说她们是出门的吧，身边却没有一件行李。不带她们吧，天就快黑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若搭不到车，她们怎么办？

这时车已开到那女人面前，大嘴没停车，朝那女人摆摆手，一踩油门，过去了。

“还是不带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嘴目不斜视，像在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我点了支烟，不置可否。猴子在后面一直不说话，我觉得奇怪，扭头看他，他面无表情，直直地坐在位置上，像尊泥塑。

“喂，你怎么了？”我对他吹了口烟。

猴子伸手扇扇烟雾，不紧不慢地说：“我觉得吧，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还是少说话的好。”

“好你个头。”我又喷他一脸烟，转回了头。

一路顺利，到M县办完事后，我们不打算逗留一夜，随便吃了点东西，立刻返程。因为后车厢里没了尸体，回去的路上，猴子又开始话痨了，东拉西扯，总是离不开张晓静，我听得烦了，拧开了收音机。

一阵恐怖的音乐突然从音响里传出，音量很大，吓得大嘴身体一颤，我赶紧把音量放小，猴子骂道：“操，什么鬼东西。”

“是张震讲鬼故事。”

“鬼节还播这节目？”大嘴瞥了眼收音机，对我说：“换一个换一个，吓死老百姓，我靠。”

猴子觉得有意思，说：“别换啊，听听嘛。”

大嘴骂：“听你个头。”不等我动手，自己把频道调开了，换了个音乐台。猴子嘀咕了几句，没坚持。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19 22:22

正当我迷迷糊糊打盹时，感觉有人在身边轻推了我几把，我睁眼一看，是大嘴，他神色有些不自然，直视前方，一只手还在推我。

“怎么了？”我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

大嘴把车速放得极慢，对我说：“你看，那个女的，还在。”

“啊！”我吃了一惊，使劲揉了揉眼，果然，前方几米处，那女人带着那小女孩，依旧站在路边。与开始不同的是，我们去M县时，她们是站在马路右边，现在我们是返回，她们却来到了马路对面。她们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现在已经是午夜十一点多，距我们第一次遇到她们时，已经过了近四个小时，

这么久了，她们怎么还没等到车，即使没等到车，也不至于一直站在这地方傻等吧。

这对母女，要不是脑子有问题，那就是……我打了个寒颤，今天可是农历七月十五啊，别他妈又中彩了。

那女人看见我们，举起手，在空中随便甩了一下，看动作她似乎一点也不着急，拦车的手势显得随意而无所谓，反正就这么意思一下，爱停不停随便你。

大嘴把车停在她们旁边，我放下车窗，问那女人：“你们去哪？”她没说话，有些紧张地看着我，紧紧拽着她女儿，显得很不安。

“你去哪？要不要带你一段？”我尽量把语气放得和缓。一直在后排呼呼大睡的猴子醒了，吧唧了几下嘴，问怎么回事，我和大嘴都没理他。

那女人还是不说话，也没有上车的意思。

“怎么办？”我问大嘴。

大嘴趴过来，将头探出窗外，对那女人叫道：“喂，你到底去哪？我们要走了啊。”见她仍是没反应，大嘴缩回身子，把车启动。我看她们一眼，关上了车窗。

“喂，她们是不是那个啊？”见车开出一些距离了，猴子才小心翼翼地说。

“我看那女的这里有问题。”大嘴指指自己的脑袋。我同意大嘴的看法，说：“估计是从哪里跑出来的，那小孩怎么不说话，难道母女都有精神问题？”

大嘴摇摇头，说：“遗传。”

猴子竖起食指正想说话，不知突然想到什么，收回食指捏成拳头，在鼻尖蹭了几下，欲言又止。

我有点不放心，问大嘴：“你说我们要不要报个警什么的？”

大嘴犹豫了会，说：“算了吧，我们也弄不清那女的到底是不是神经病，报了警回头还要东问西问，天亮了都回不去。”我想想觉得对，叹口气，没说话。

“反正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不像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猴子横躺在后排座上，二郎腿翘着，小烟叼着，模样很欠揍。

“切！”我和大嘴发出不屑的笑，没理他，于是猴子在后面感慨起来，大意是我和大嘴很蠢而他很聪明，我抡起一瓶没开的矿泉水，砸到他闭嘴。

快到小镇时，前面不远处有个加油站，大嘴说加个油，把车开进加油站。加完油，大嘴付钱时，加油员指着车尾问：“你车屁股上怎么挂着件衣服？”

“衣服？什么衣服？”大嘴纳闷不已，往车尾走去，我和猴子赶紧跳下车，跟过去看。果然，车尾的车牌上，居然挂着

件女人穿的短袖衬衫。我走进细看，脑袋嗡的一声响，这件白底红花的女式短袖衬衫，居然是在路边拦车那女人身上穿着的那件。

“操！这怎么回事？”大嘴惊骇得要命，赶紧蹲下身看车底和后轮，没发现异样，稍松了口气。

“这衣服是那个女人穿的吧？”猴子双眼瞪得老大，嘴巴张成了一个0。

“这是怎么回事？”我喃喃自语，难不成是那女人脱下衣服自己塞上去的？这不可能，就算她脑子不正常，做出这样的举动，我们也不可能毫无知觉。再说在车停靠时，她根本是牵着那个小女孩，在原地一动不动。除非她是……

“她不是人。”猴子把我想的话说了出来。

“怎么就一件衣服？”猴子走前一步，想扯下那件衣服，手刚伸出，就缩回了。

“你还想要几件？”大嘴没好气地说。

“她不是还带着个小孩么？”

这没错。大嘴捡来一根树枝，把那衣服从车牌上挑了下来，甩在一边，完了我们把车头车尾车里车外，包括车顶，彻彻底底检查了一遍，没再发现衣服之类的东西。

战战兢兢上了车，再战战兢兢地开回小镇，万幸没发生什么事情。次日我们对王师傅说起此事，他说这是鬼搭车，不会

有什么问题，让我们别担心。话虽如此，但回想起来，还让人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至于那女鬼为什么不搭其他车，而偏对殡仪馆这辆车情有独钟，唯一的解释恐怕就是：这车，是殡仪馆的车。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21 21:21

这天晚饭时，我把这事说给郭薇听，如我所料，她非但不怕，还听得津津有味，我说完后，这丫头居然意犹未尽，一个劲地就这么结束啦？怎么就这么没了呢？

我两眼一瞪：“那你还想怎么样？”

郭薇吐吐舌头，笑：“我觉得还可以更刺激一点嘛，比如猴子被那女的看上了什么的。”

“噗——”猴子当时正在专心致志地品尝他最爱的番茄鸡蛋汤，郭薇此言一出，这家伙差点没呛死。

“靠！嫂子你也太毒了吧。”猴子手忙脚乱地擦着嘴，说：“这话可不敢乱讲，要我家晓静听到了，不得了。”

“噗——”这下轮到大嘴喷汤了，我坐他对面，猝不及防，被喷到一些，郭薇赶紧拿起纸巾，帮我清理。真体贴！

猴子眼珠子转了转，做出一副神秘兮兮样，对郭薇说：“嫂子，你不知道吧，凡子以前可被那个女什么，看上过哦。”

“什么？！”郭薇有点吃惊。我知道猴子这兔崽子要说什么，他想说以前我被红衣女缠住那事，这事我从未和郭薇提起过。

“怎么回事啊？哦——”郭薇转过脸，瞪着我说：“老实交代，是不是以前有女朋友，哼，不老实。”

“冤枉啊！”我正要解释，猴子嘿嘿一笑，在一边煽风点火：“没错，他就是不老实，让他坦白从宽！”

“没错！”郭薇一拍桌子：“老实交代！”“对，老实交代！”猴子也拍了下桌子。

“交代交代，一定要交代！”大嘴也来凑热闹，把桌子拍得砰砰响。

完了，四面楚歌。他妈的猴子，我恨得牙痒痒，抓起根筷子，正要甩向他，被郭薇拦住。

猴子乐得摇头晃脑：“怎么地，还想杀人灭口哇？”

“对。”郭薇故意板起脸，一本正经地说：“污点证人不能杀。”

猴子的脸像被谁狠狠拧了一下，做了个奇怪的表情，很无辜地说：“我不是污点，我正点。”

“正你个头。”我趁郭薇不备，唰地一下把筷子甩出。说到射飞镖，那我真是有一手，从小我就爱拿小木棍或石头子什么的练准星，百发百中那是吹，但打十次八次中，那的确是事

实。我上高中那会，曾在三、四米开外，把一个小纸团扔进了我同学张开的嘴巴里。这时猴子只离仅三步之遥，那根筷子，不偏不倚，直直飞向了他的咽喉，正中要害。

猴子夸张地哎呀一声，连声说：“死了死了。”

“唔！”我和大嘴同时发出一声欢呼，欠起身，在桌子上空对击了一掌。

郭薇哑然失笑，随即又板起脸，对我说：“他死了你也得交代！”

“行，行，行，交代，我交代。”

等我把事情说完，郭薇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似笑非笑，看着我，不说话。

我搓搓手，做谄媚的笑：“怎么样，不怪我吧？”

郭薇眉毛一挑：“不怪你？”说着拿起另一根筷子，在我脑袋上轻轻敲了一下：“好你个李非凡，我就说你不老实吧，你居然连女鬼都敢勾搭，你这是，你这是……”

“色胆包天！”猴子赶紧接腔。

“对，色胆包天！”我脑袋又挨了一下，猴子在一旁乐不可支。好吧，我忍，死猴子。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21 21:54

呵呵，很惨，撇开政治不说，朝鲜这只球队，的确踢得很干净。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21 22:06

闹了阵，郭薇终于放过了我，接着又提起鬼搭车那事，郭薇撑着下巴，瞎猜说那也许不是鬼，是猪婆精。

猪婆精？这名词新鲜哈。郭薇说，她有个同学，男的，外婆家在M县，据他讲，在他外婆家那边，一直流传着猪婆精的传说。所谓猪婆精，望文生义，自然和猪有关——母猪。

有件事是这样的：有个村民，男的，一天夜里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往家赶，半路遇见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在路边招手，他停下单，问那女子去哪，那女子说要去某某村，他一听，乐死了，正好顺路（就算不顺路估计这厮也会说顺路），他拍拍车把，爽快地说上车吧，带你一段，于是那女子就坐到了车后。

女子才上车，那村民就感觉有些不大对头，女子看上去很瘦，撑到底八十来斤，可她这一坐上去，单车猛地一沉，像是压了个两百来斤的东西。乡间的碎石子路不好骑，没骑多远，村民就累得哼哧哼哧起来，女子在车后娇滴滴地问，大哥你是不是累了啊，要不要停下来歇会啊。那村民要面子，说不累，你才多重啊，再来两个你都没问题。女子听了，咯咯地笑，笑得那村民心猿意马，女子说，等会到了我家，大哥你就去歇会，喝点水。村民说，这天晚了，不太好吧。女子说，没关系，反正家里也没人，就我一个。村民听了，心头一阵乱蹦，女子那

话的意思，明摆着的，想到那女子的风骚样，村民禁不住浑身燥热，恨不能现在就扔下车，把她往路边的稻田里一摁。

这心里有了欲望，脚下就添了劲，村民喘着粗气，嘿咻嘿咻，居然把车蹬得飞快。过一座木桥时，桥太破，不能骑，村民就和那女子说让她先下来，走过桥再上，可那女子没反应，村民停下车，脚点住地，往后一看，顿时吓得大叫起来，那一直坐在车后的女子不知何时已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圆鼓鼓的大白胖猪，前肢和腹部的位置上，还套着两件女人的衣裙。

村民吃了一大惊，身子一歪，连人带车，对了，还有猪，一起翻下了木桥。木桥不高，下面是个水渠，很深，幸亏那村民会水，三两下，游到岸边，看见那头大白猪在水中挣扎，冲他嗷嗷地叫，他不敢逗留，连车也顾不上了，赶紧跑回了村。第二天大早，那村民叫来几个同村人，跑到水渠打捞他的自行车，车捞上来后，他们在下游水坝处，发现了那头被泡得胀鼓鼓的白猪尸体，它身上的女人衣物，已被水冲掉，不知去向。

后来据当地老人说，这衰鬼村民是遇上猪婆精了，这东西是多年的老猪婆变的，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在路边勾引男人，不过它也仅是勾引勾引而已，倒不会害人。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21 22:14

对了。和大家说一下，明天去三亚，时间一个礼拜，中间会抽时间更新。但无法快，请谅解。因为事情太多了。

这段时间看球，精力有限，对于不爱足球的读者朋友，额，抱歉啦~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6-23 13:04

已经到三亚啦，抽空上来和诸位打个招呼，再顺便说，大家别等，时间不够，没法更新呐。抱歉！

三亚太阳挺毒，但晚上凉快，不站在太阳下感觉还好，呵呵。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06 19:32 回来了，明天继续，诸位久等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07 11:32

奇闻异事我知道不少，但猪婆精我还是头回听说，以前只听说过狐狸精爱勾引人，想不到母猪也有这嗜好，抛开真假不论，感慨一句：这年头，猪都不安分了！不过我认为，我们遇见的那对母女，是什么都不可能是猪婆精，撇开那小女孩不说，只看那少妇的穿着和举止，怎么看都不像郭薇口中的猪婆精嘛。

这天中午，我和猴子正在小饭馆吃饭，菜还没上，猴子的手机响了。（前些日子镇上新开了一家手机店，开业时大搞优惠，我和猴子赶紧出手，一人揣回了一部，为此大嘴黯然神伤了大半天，为他优越感的逝去。）

“草！”猴子接完电话，骂骂咧咧地关上手机，对我说：“大嘴说他在单位，没空出来吃饭，让我们回头给他送点去。”

我笑：“最近他们生意不错啊。”自上回M县业务后，快一个月了，我们没和大嘴出过业务。不是业务量少，而是这期间的业务，都用不着我们陪。

猴子在桌上顿顿筷子，说：“谁说不是呢，我就不明白，怎么这死人都是一阵一阵的，要么就十天半个月不死一个，要么就一窝一窝的扎堆死，莫非真有什么凶月之说？”我说：“这不好讲，要不你研究下易经八卦？”

猴子扁起嘴，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说：“很有这个必要。”正说着，菜来了，我抓起筷子正要开吃，突然想到还要给大嘴带饭，我问猴子：“哎，要不要再炒一个菜？”

“为什么，这还不够啊？唔唔……”猴子嘴里正塞着一大块回锅肉。

“不是还得给大嘴带么？”

猴子咕地一下把肉咽下，摆着油汪汪的筷子说：“炒个屁，回头给他挑几块肥肉，兑点菜汤，OK了。”

嗯，好主意，我绝对同意。

“操！这就是你们给我带的饭？”大嘴打开饭盒，看见里面的饭菜，脸都绿了。

“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他妈的，1、2、3……”大嘴数着饭盒里那几块可怜巴巴的肥肉，冲我们吹胡子瞪眼：“就四块肉，还他妈的都是肥的，我靠，皮上还那么长的毛，你们两个王八蛋，是不是直接把剩菜给我装来了？”

猴子打了个饱嗝，嘿嘿一笑，说：“眼力不错，的确是我们用膳用剩的。”

我拍拍大嘴肩膀，说：“在这个动荡的岁月里，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计较那么多干啥？”

“你们他妈的，太他妈的……”大嘴气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我们够意思了。”猴子优哉游哉，点了根烟，对大嘴说：“这大中午的，我们放弃宝贵的午休时间，步行这么远给你送饭，你还挑三拣四罗里吧嗦，你还有没有良心？”

“就是，你小子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叫花子嫌饭臭！”

“没错。”

我和猴子一唱一和，大嘴被我俩顶得一句话也不说，鼓着眼睛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好，你们两个给我记住。”说完抽出筷子，捧着饭盒大口扒拉起来，我和猴子笑得要死。

大嘴还没扒拉几口饭，办公室外有人在叫他，他满嘴饭菜，含糊地应了声，把筷子往饭里一插，放在桌上，赶紧跑出去了。

“靠，还真忙啊，院里好热闹，走，看看去。”猴子招呼着我，往院里走去。

难怪大嘴忙，今天殡仪馆接了两单业务，一个是老头，脑溢血死的；另一个年轻，才二十出头，我们都认识，是本镇著名的混混石三，石三是此人外号，真名不详，据说他是在路上，被几个人用乱刀砍死的。这有点奇怪，石三在镇上混混圈里混得不错，和几个大哥级的高级混混都能称兄道弟，按理说，在本镇，不会有仇家啊，这怎么莫名其妙的，就被人砍死了？一个和猴子相熟的小混混告诉了我们原因，前几天，石三一伙，曾去小镇边的L县揍人，据说揍得很成功，大胜而归，而现在石三被砍死，十有八九是L县那边的混混们干的，报仇嘛。哎，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不过在我们这个鸟大的小镇上，挨刀挨死的混混，据我所知，石三倒是头一个。

为石三送行，殡仪馆里聚集了许多大大小小，著名以及不著名的混混们，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近百个混混齐聚一堂，那场面，说实话，非常强。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07 16:01

我在院子里溜达了会，觉得没意思，回了办公室，猴子还在和几个认识的混混吹牛皮。我坐在办公室，抽了支烟，大嘴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抹了把额头，骂道：“操，忙死了，晚上还要值班。”

我瞥了眼人头攒动的院子，说：“今晚值班放心，混混多，辟邪。”

大嘴看我一眼，有些惊讶：“有这说法？”

“鬼怕恶人嘛。”

“唔。”大嘴点点头，捧起饭盒，对我说：“不过你们还是得来陪我，冲你们给我带的这顿饭，你们就得弥补我。”弥补你？我正要骂他，大嘴突然噗地一声，把刚扒进嘴里的饭全都吐了出来。

“呸，呸！我操！”大嘴像吃了狗屎。

“怎么啦？”

“这饭，这饭……”大嘴还在吐着，把饭盒往桌子上一放，我凑前一看，吓，真是见鬼了，刚才还好好的饭菜，才过了十五分钟不到，居然就像在冰箱里放了半个月似的，干巴巴硬邦邦的，几乎结成了一坨。大嘴刚才只顾着和我说哈，捧起饭看也没看，就往嘴里扒。

“怪了嘿，这饭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拿起一根筷子，往饭菜里戳了戳。

“靠，你们给我带的好饭！”大嘴吐完还不够，又端起茶缸漱口，难道饭不但变硬变冷，还臭了？可我什么也没闻到，我本想凑过去仔细闻闻，犹豫了下，作罢。

我对大嘴说：“你别冤枉我们啊，饭刚才还好好的，一眨眼就变这样了，这肯定不是饭的问题。”

大嘴当然知道不是饭的问题，他愁眉苦脸，说：“那我中饭怎么办？”

我安慰他：“没关系，你这么胖，饿上一两顿小意思。”大嘴不领情，骂：“靠！”说着大嘴抓起筷子，在饭菜里拨弄了几下后，随手把筷子往饭里一插，正要出去丢掉，我大叫一声：“等等！”

大嘴吓了一跳，不满地问我：“干什么，一惊一乍的？”我指着他手里的饭盒，说：“你把那两根筷子这样插……”

大嘴低头看看他的杰作：那两根筷子直直插在米饭中央，像两支香，使得那盒饭菜，看起来就像是用来进贡鬼神的祭品。记得黄师傅以前和我们说过，吃饭时，尤其是在阴气重的地方和时候，最忌这样插筷子，这种插法，很容易招惹来不干净的东西，它们会以为这是给它们吃的东西。

大嘴啊了一声，显然想起了这个禁忌，他楞了一会，对我说：“好像我刚才就是这样插的。”

我一拍桌子：“难怪了！”

大嘴喃喃地说：“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啊。”他低头看看手里的饭盒，两根筷子仍插在米饭中央，他忙不迭地把筷子拔下，

转身往外跑去。猴子这时正往屋里走，大嘴刹车不住，砰地一下，两人撞在一块，他手里的饭盒摔在地上。

“哎哟哎哟，王嘛呀，妈的！”猴子骂着推开大嘴，看见洒在地上的米饭，忍不住教训大嘴：“靠，我说你小子，知不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大嘴骂：“操，要不你捡起来吃。”

猴子也骂：“靠，鬼才吃！”话音刚落，他就发现了米饭

的不对劲，用脚拨拉拨拉，问：“哎，这饭怎么变这样啦？”

我冲大嘴努努嘴：“你问他。”

没等大嘴开口，外面又有人喊他，大嘴应了声，指指狼藉不堪的地，对我和猴子说：“这里清理下啊。”说完就跑走了。

“快点，赶紧的，清理掉。”我冲猴子挥挥手。

猴子翻个白眼，说：“关我屁事。”我冲过去就揍他，说：“他妈的不关你事难道关我事，是谁把饭盒撞翻的？”

“是大嘴啊。”

“没你也撞不翻，少废话，这东西不宜久留，赶紧扫掉。”

“哎，对呀，你还没告诉我，这饭怎么就突然变这样了？”

猴子这小子的好奇心真是比谁都重，若我不把刚才的怪事告诉他，估计就算把他揍死，这小子也不愿把这清理干净。

“行，那我告诉你，听完了就得赶紧扫地。”

“听完了再说吧。”

“什么再说？娘的，我不说了，憋死你。”

“好好好，我扫，你赶紧说。”猴子不再嘴硬，这小子的软肋，一戳见效。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07 20:53

这几天郭薇去了外地，晚上没事，吃过晚饭，我和猴子就悠哉哉地晃到殡仪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陪大嘴晚班。今晚上殡仪馆架了两个灵堂，一个是老头的，一个是石三的，都在大厅，一家一边，中间拉了块巨大的防水布，作临时隔断。

替石三守灵的，亲属除了他弟弟外，剩下的七、八个，都是他生前的兄弟，好几个我们都认识，因此这天晚上，我们没像以往值班一样，窝在办公室打牌，而是搬了好些椅子，坐在院子里聊天吹牛，至于石三灵位上的香火蜡烛什么的，有石三弟弟和另外一个不爱说话的在里头看着。

大嘴白天忙了一天，才过九点，就犯困了，哈欠打个不停，没过一会，就回值班室睡觉了。和混混们聊天，除了姑娘就是些打打杀杀的事，说多了，就没劲了，就在大伙意兴阑珊的时候，不知谁起了个头，一伙人七嘴八舌地居然讲起鬼故事来了。

猴子最来劲，一口气说了不少我们以前遇见的那些邪乎事，听得那帮小子咋舌不已，直呼过瘾。等猴子说完，其中几个混混，也纷纷讲起他们所听过的一些鬼事起来。

其中一个叫疯狗的小混混，说了件他父亲在若干年前遇见的一件事：他家在农村，他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一天晚上，天已经黑透，他父亲正走在野外，往家里赶，走着走着，过了一个吊板桥，经过一片树丛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房老师，房老师。”声音很细很弱，是个小孩。他父亲以为是哪个学生，打着电筒往声音出处看了看，没看见有人，于是以为是自己幻听，正要继续走，才跨出两步，那声音又喊起来了：

“房老师，房老师。”这回准没听错，他父亲收回步子，朝声音出处走前了几步，举着电筒仔细找了一圈，人没找到，却发现一座隐没在野草丛中的小坟。

从墓碑上的名字来看，这里埋着的，是他以前教过的一个三年级学生，这个学生在两年前，因游泳被溺死了。今晚上往这里走，不巧正经过了这学生的墓地，农村人对这个十分忌讳，即便那鬼没恶意，但夜路撞鬼，终归不是件好事，当务之急，尽快脱身才好。但在这种情形下，跑是没用的，你若撒丫子狂奔，非但跑不掉，还可能因为乱跑乱撞甚至丢了命。幸好他父亲懂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没跑没叫，更没答应这个学生，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分币，摁进坟前的土里，然后解开裤子，朝路

中间撒了泡尿，接着跨过尿，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走，无论后面怎么叫他，睬都不睬，径直回到了家，平安无事。

这为什么撒尿我理解，污秽的东西可以辟邪，可为什么要往坟头上掷一枚硬币呢？我问疯狗，疯狗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说一定要这样做就对了，如果没硬币，放点钱什么的都可以。还有那泡尿，撒得也有学问，不能对坟头，也不能撒在路边，更不能撒反了方向，比如你要往东走，千万不能往西撒，要不然撒了也白撒。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08 20:07

鬼故事讲到半夜，大伙都变得有些神经兮兮，一会有人说听到什么响动，一会有人说看到什么鬼影，搞后来上厕所都不敢单独去。午夜的殡仪馆，大厅里还同时架着两个灵堂，这种情形下，讲鬼故事，实在很不妥，我和猴子都明白这点，但还是忍不住要讲，这种刺激和痛快，实在难以言述，总而言之一个字：爽！

聊到凌晨一点多，大伙仍没倦意，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某些禁忌时，空中突然传来几声闷雷，起风了，很快，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操，下雨了。”

“散了散了！”

猴子提着椅子和我跑回值班室，大嘴睡得正香，我们进屋开灯，把椅子弄得咚咚响，居然都没吵醒他，呼噜依旧打得震天响。

猴子看他一眼，骂：“操，睡得比猪还死。”他话音刚落，一道极亮的闪电划过，紧跟着就是一声巨大的雷响，震得窗户和木门簌簌响。

猴子被吓得脖子一缩，说：“这雷猛，好像就在头顶上打的。”

我看看窗外，风急雨密，电闪一会接着一个，雷声轰轰，幸好又远又沉，不像之前那个吓人。大嘴哼哼了几声，慢慢睁开眼，醒了。

“现在几点了？”他迷迷糊糊地问。

我掏出手机看看时间，说：“快两点了。”大嘴打了哈欠，说：“你们精神蛮好嘛，这么晚了，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是哦。”猴子在屋里踱了两步，说：“雷打得震天响，还吵不醒你这只猪。”

大嘴咧嘴一笑，没介意。两点了，我和猴子仍无睡意，大嘴刚睡醒，精神振奋，三人抽着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猴子想起刚才在院里的鬼故事茶话会，意犹未尽，又开始讲起来。

大嘴有些惊诧：“你们刚才在院子里，一直在说这东西啊？”

我点点头，大嘴说：“我操，你们还真他妈不怕死，不知道禁忌么？”

猴子说：“禁个鸟，一堆壮小伙，鬼见了都得跑。”

正聊着，屋外突然传来一阵叫喊，是从大厅处传来的。出事了！？大嘴腾地一下从床上翻起，三人赶紧跑出值班室去看。跑到走廊，只见大厅门口站了不少人，对着石三的灵堂指指点点，乱糟糟的，看样子，是石三那边出了问题。

这时疯狗看见我们，冒着雨跑过来，脸色煞白地对我们说：“他妈的，见鬼了！”

猴子说：“什么鬼？”

疯狗结结巴巴：“三、三……”

“三什么？”

“三哥的灵位，见鬼了。”

“操，你说清楚点。”

“过去看，你们过去看！”

我们随疯狗来到大厅，替石三守灵的人全都跑到了大厅门口，另一家守灵的家属，也被惊动过来，探着脖子战战兢兢地往灵堂里看。

“怎么回事？”大嘴问石三弟弟。

石三弟弟说：“就在刚才，我看见台上香烧完了，就去换，谁知道刚换上新香，一点，那香就像爆竹引线一样，刷地一下就猛烧起来，还嗤嗤地冒火花，一下就烧完了。”

“还有这事？！”大嘴往灵堂里看了看，没敢往里走。

“是啊。”疯狗在一旁接过话，说：“那香灰还没掉，一根完整的，喏，你们看。”

我向前几步，往里看，灵台上的香坛里插着三支香，中间那支看上去有点别扭，看不太清。我拉拉大嘴，说：“走，进去看看。”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08 20:42

鬼故事讲到半夜，大伙都变得有些神经兮兮，一会有人说听到什么响动，一会有人说看到什么鬼影，搞后来上厕所都不敢单独去。午夜的殡仪馆，大厅里还同时架着两个灵堂，这种情形下，讲鬼故事，实在很不妥，我和猴子都明白这点，但还是忍不住要讲，这种刺激和痛快，实在难以言述，总而言之一个字：爽！

聊到凌晨一点多，大伙仍没倦意，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某些禁忌时，空中突然传来几声闷雷，起风了，很快，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操，下雨了。”

“散了散了！”猴子提着椅子和我跑回值班室，大嘴睡得正香，我们进屋开灯，把椅子弄得咚咚响，居然都没吵醒他，呼噜依旧打得震天响。

猴子看他一眼，骂：“操，睡得比猪还死。”他话音刚落，

一道极亮的闪电划过，紧跟着就是一声巨大的雷响，震得窗户和木门簌簌响。

猴子被吓得脖子一缩，说：“这雷猛，好像就在头顶上打的。”

我看看窗外，风急雨密，电闪一会接着一个，雷声轰轰，幸好又远又沉，不像之前那个吓人。大嘴哼哼了几声，慢慢睁开眼，醒了。

“现在几点了？”他迷迷糊糊地问。

我掏出手机看看时间，说：“快两点了。”

大嘴打了哈欠，说：“你们精神蛮好嘛，这么晚了，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是哦。”猴子在屋里踱了两步，说：“雷打得震天响，还吵不醒你这只猪。”

大嘴咧嘴一笑，没介意。两点了，我和猴子仍无睡意，大嘴刚睡醒，精神振奋，三人抽着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猴子想起刚才在院里的鬼故事茶话会，意犹未尽，又开始讲起来。

大嘴有些惊诧：“你们刚才在院子里，一直在说这东西啊？”

我点点头，大嘴说：“我操，你们还真他妈不怕死，不知道禁忌么？”

猴子说：“禁个鸟，一堆壮小伙，鬼见了都得跑。”

正聊着，屋外突然传来一阵叫喊，是从大厅处传来的。出事了！？大嘴腾地一下从床上翻起，三人赶紧跑出值班室去看。跑到走廊，只见大厅门口站了不少人，对着石三的灵堂指指点点，乱糟糟的，看样子，是石三那边出了问题。

这时疯狗看见我们，冒着雨跑过来，脸色煞白地对我们说：“他妈的，见鬼了！”

猴子说：“什么鬼？”

疯狗结结巴巴：“三、三……”

“三什么？”

“三哥的灵位，见鬼了。”

“操，你说清楚点。”

“过去看，你们过去看！”

我们随疯狗来到大厅，替石三守灵的人全都跑到了大厅门口，另一家守灵的家属，也被惊动过来，探着脖子战战兢兢地往灵堂里看。

“怎么回事？”大嘴问石三弟弟。

石三弟弟说：“就在刚才，我看见台上香烧完了，就去换，谁知道刚换上新香，一点，那香就像爆竹引线一样，刷地一下就猛烧起来，还嗤嗤地冒火花，一下就烧完了。”

“还有这事？！”大嘴往灵堂里看了看，没敢往里走。

“是啊。”疯狗在一旁接过话，说：“那香灰还没掉，一根完整的，喏，你们看。”

我向前几步，往里看，灵台上的香坛里插着三支香，中间那支看上去有点别扭，看不太清。我拉拉大嘴，说：“走，进去看看。”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08 20:49

几个人慢慢走到灵台前，果然，中间那支香，正如石三弟弟和疯狗所说的那样，全烧完了，但香灰居然没落，依旧保持着一根完整的香形，而旁边两支，还没有点。

“你刚才就点了中间那一支是吧？”大嘴问石三弟弟。

“嗯。”石三弟弟说：“才点了一支就这样，后面的，没敢点。”

“哦。”大嘴应了句，盯着香炉问：“是不是香出了问题？”

石三弟弟说：“这香是在你这买的啊。”

大嘴挠挠头，想了想，从兜里掏出火机，向左边那支未烧过的香伸去。大家见了，纷纷往后躲，仿佛大嘴要点的不是香，是雷管，我和猴子，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大嘴的手有些颤，看得出他紧张，当火苗触及香头那一瞬间，只听嗤地一声，那香就像跟引线似地，嗤嗤地烧了起来，转眼就烧到香尾，而香灰没有掉落，保持着一支香的形状。

“靠！”大嘴被吓了一跳，蹬蹬退了几步，差点踩到我，我赶紧挡住他。

大嘴眼睛一眨一眨的，问我：“这怎么回事？”我说：“我哪晓得。”

这时旁边有人说：“是不是三哥（石三）想多要点香啊，所以烧得快。”

这话说得大伙面面相觑，不过听上去倒有道理。可是问题是，天晓得石三要多少香才满足，按五秒烧完一支香的速度计算，不到两小时，殡仪馆所有的存香都要被烧完，接下来没了香，那该怎么办？天晓得会出什么事。

这时旁边那家一个守灵的中年人说：“要不然你们把三支香一起点试试看，不要一支一支点。”

“这样有用？”石三弟弟疑惑地看着大嘴，大嘴心里也没底，说：“试试看吧。”说完拿起三支新香，拢在一起，在蜡烛上点燃，香燃烧得很正常，可还没插进香坛里。大嘴双手握着香，朝石三的灵位拜了拜，然后小心翼翼、缓缓地把香插进了香坛。三支香徐徐燃烧，香烟袅袅。大家松了口气，总算正常了。

“哎，师傅，为什么这香单点不行，一定要三支一起点？”猴子问刚才提议那个中年人。中年人笑笑，说：“我也搞不清，只是以前好像听人说过说点香不能一支一支点。”

“这是为什么？”

“这我就不晓得了，好像是说这样不好吧。”中年人自己也一脸迷惑。

大嘴问石三弟弟：“你之前有换过香不？”

石三弟弟说：“有啊，白天到现在，换过好几次了，都是一支一支换的，没出过问题啊，怎么现在就突然不行了？”一票人你看我，我看你，表情一个比一个怪，没人知道是怎么个回事。说害怕吧，多少有点，但那么多人在一块，说什么毛骨悚然胆战心惊到不至于。这事情怪虽怪，我却觉得怎么瘳

人，也许是因为我怪事见多，见怪不怪了，又也许是因人多的缘故。

那些个混混，平时看上去张牙舞爪天不怕地不怕的，真遇到这种事，心里还是会打怵，见我们要回值班室，硬拉着不肯让我们走，说什么人多阳气大。我在那聊了会，觉得困了，就自个回值班室睡觉去了。猴子一宿未睡，第二天看见他，居然容光焕发，没见过守夜守得这么精神的，怪哉！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09 22:27

后来的事情是听石三弟弟说的，石三下葬后的第六天，在他家，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石三兄弟平时感情不错，两人在家，住一个房间，那天晚上，石三弟弟睡得较早，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有人开门进了房间，迷迷糊糊中，他以为是他父母，没在意，随便咕哝了句：“这么晚了干什么啊？”没人答应，灯也没有打开。他当时很困，没管太多，连眼睛也没睁，翻了身，又睡死了。

第二天醒来，他发现石三的床铺居然又铺开了（石三死后，他的被褥已经收起了），被褥十分零乱，一看就知道有人睡过，可现在床上，却没有人。这时他看见房间的门，是虚掩的，难不成昨晚有人进来睡过？他想到昨晚曾有人进来过，当时睡得昏昏沉沉的，还以为是父母进来拿东西，现在看石三的床，分明是有人昨晚进来在石三床上睡了一宿，难道是他父母？这没

可能哪。可家里除了他和父母外，再没其他人了，难道是昨晚家里来了客？石三弟弟赶紧翻身下床，跑到厨房找到他母亲，问昨晚家里是否来了人，他母亲说没有，还奇怪他为什么这么问。听完母亲的话，石三弟弟当时心里咯噔一下，飞似地跑回他和石三的房间，掀开石三床上乱糟糟的被子一看，皱巴巴的床单中央，居然印着大块血渍。

石三弟弟说，这是石三昨晚上回来了，还在他自己床上睡了一晚，虽然石三和他是亲兄弟，但毕竟石三已是死人，想想就忍不住后怕。再后来，石三弟弟再不敢一人睡在那个房间，就是一个人睡客厅，也不敢，但是和父母同睡一间屋，又不合适，于是就跑到外面，和朋友一起住。在后来几天里，石三弟弟说，他父母在半夜十二点左右，总能听到他们兄弟那间房里，传来轻微的动静，跑过去看，却没人，第二天早晨再去看，就看见石三床上折好的被褥又被打开了，洗干净的床单上，依旧印着很大块的血渍。有天早上，他们发现石三的床铺居然没被动过，才舒了口气，却发现他弟弟那张床看上去不对劲，掀开被子一看，头又大了几圈：石三昨天晚上，居然跑到他弟弟那床上睡去了。

这死者逝矣，活人却还要过正常的生活，这石三父母虽然爱子，但也经不住这天天晚上的折腾，于是一家三口，搬到了亲戚家的空房子里住，至于那间老屋，就这么空着，弄得周围

的邻居个个神经兮兮，在门口挂八卦镜平安符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更有邻居说，常常在半夜时分，听到石三房间里传出音乐声。据石三弟弟讲，石三生前最爱听歌，连买带借，家里起码囤了有上百盒磁带。

这死人恋家的故事我听过不少，小时候我曾听大人们说过，这横死在外的横死鬼（又称凶鬼），是千万不能抬进家里，否则日后，家里肯定会不太平。可石三这事奇怪就奇怪他被砍死后，就被直接拉去了殡仪馆，直到火化下葬，压根就没进过家门，天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这事，倒让我想起一个小时候听说的一个故事，说的就是横死鬼恋家不走的事。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0 22:24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我还是小学生，在我们那，有个姓蔡的中年男人因为和老婆吵架，心里郁闷，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大晚上跑到山上，大概是因为天黑路滑，这人一个不留神，居然从山路上摔下来，不凑巧，脑袋正好碰到一块突起的石头上，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摔死了，不知是因为当时没地放尸体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家属把他抬回了家，在家里放了一夜。

结果在此人下葬以后，这家的日子就不得安宁了，每天半夜，空无一人的厨房里就会发出叮叮哐哐的响声，动静还挺大，楼上楼下都能听到，这声音一听就知道，这是有人在厨房里炒

豆子之类的东西。熟悉这位姓蔡的邻居们都晓得，这人平时最爱吃炒黄豆，没事就自己下厨炒上一大盘解馋，现在人死了死了，这嗜好居然还有。

当时议论此事时，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家人在他死后还把他抬回了家，他们说，横死鬼是千万不能抬回家的，一进门，他就舍不得走了，必会夜夜回来，在家里做些他生前最喜欢做的事情，虽说不会害人惹祸，但总会打扰人的正常生活，搞得人战战兢兢。

与之类似的禁忌在我长大后听说过不少，稀奇古怪，各式各样的版本都有，但讲的基本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横死在外的人，是绝对不可以抬回家的。

这天傍晚，吃过晚饭，我和郭薇还有猴子、大嘴，在公园湖边纳凉聊天，正东拉西扯，大嘴突然想起他昨晚做的一个梦，觉得蹊跷，赶紧说出来给我们听。

大嘴说，昨晚他梦到自己一个人开车去某地，具体去做什么记不得了，在路上，一个年纪约莫二十出头的姑娘正在路边招手拦车，大嘴看姑娘长得漂亮，心想大白天的，带带也无妨，于是停下车，让那姑娘上来了。大嘴本想让那姑娘坐在他旁边，可不知怎的，那姑娘拉开的是前门，可上车后却人坐到后排座上。大嘴当时也没觉得古怪，在梦里嘛，人的思维常会变得很奇怪，不合逻辑。

那姑娘上车后，大嘴就和她聊起来了，聊些什么，大嘴说不记得了，只知道和那姑娘聊得很欢。那姑娘要去的地方大嘴并不顺路，但大嘴色迷心窍，一直把那姑娘送到了她要去的地方，大嘴回忆说，那地方看上去特别阴森的，周围全都是参天大树，像片森林，当时的天色阴霾极了，给人的感觉是快要下雪，但他却觉得冷。那姑娘下车后，他也跟着下了车，姑娘指着森林深处说，这里就是她要去的地方，谢谢大嘴送她。大嘴说不客气，从兜里掏出烟，想点支烟在漂亮姑娘面前扮酷，谁知火机怎么打也打不着，姑娘告诉他，这地方是点不着的火的，让大嘴别抽了。大嘴奇怪，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能点火？姑娘笑了笑，没说话。大嘴说，这姑娘笑起来美极了，看得他春心荡漾，呆了。就在他发愣时，那姑娘笑着对他说了句什么，转身往森林里跑去，大嘴猛地回过神，大声问她叫什么名字，姑娘头也没回，喊了个字，他没听清，喊叫起来，这时那已跑出蛮远的姑娘突然又折回来，跑到大嘴面前，没回答大嘴，却问了大嘴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问题，她问大嘴：你看我漂亮吗？大嘴想也没想，回答说漂亮。那姑娘却皱了皱眉头，说你真觉得我漂亮？大嘴真诚无比，说，漂亮，你的确很漂亮。那姑娘摸了摸自己的脸，笑了。

大嘴说，梦到这里，就有一段空白，莫名其妙的，他又坐上了车，在原来的路上开着。而那姑娘是怎么走的，还有自己

是怎么从森林回到公路上的，他全然不知。就在大嘴还在回味刚才和那姑娘畅聊时的快乐时，突然在后视镜里，他看到一个女人正坐在后排座上，她低着头，头发又直又长，遮住了脸颊，大嘴根本无法看见她的面目。大嘴说，不知为何，当时他居然没觉得害怕，也没回头，而是继续开着车，头也不回地问：你是谁？那女人幽幽地对大嘴说，你一定要把漂漂亮的送过去。这声音大嘴听着耳熟，感觉就像之前那姑娘的声音，他有些莫名其妙，问：你说什么啊？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7-12

17:02

猴子问：“靠，你当时不是开车的么，怎么蹦？”  
大嘴白他一眼，说：“操，我哪知道怎么蹦，反正就是蹦起来了，方向盘都他妈被我拔掉了，然后车子就失控了，往路边窜去，当时路边是一片山壁，就在快要撞上去的时候，咚地一声，他妈的，我从床上翻下来了就。”“然后呢？”郭薇问，她听着害怕，紧紧地挽着我的胳膊不放。

大嘴点起烟，深吸了两口，说：“然后我就醒了，醒来后两条腿直发抖，心里虚得慌，你们说，这梦是不是个预兆啊？”

我和郭薇没说话，猴子说：“这说不准哦，不过你得注意，你有日子没撞邪了。”

大嘴一脚踢过去，骂猴子：“操，你他妈不能说点人话！”猴子躲开他的飞腿，笑着说：“我是实话实说嘛，这梦提示你，色字头上一把刀，以后出车在外，遇到姑娘，尤其是漂亮的，千万不能动色心……”

猴子没说完，大嘴打断他：“就算仙女下凡，老子也不停车带。”

猴子拍拍他的肩膀，故作语重心长：“小鬼，这样才对嘛。”

“对你个脑袋！”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怪事，证明大嘴这个梦，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梦，而是梦出有因，这事过去后，大嘴每次提及此事，都要说：“我就说吧，这梦是个预兆，太玄了。”

大嘴梦后的第三天，殡仪馆接到个业务，死者是个年轻姑娘，二十一岁，死得冤枉，说是在路边接电话时，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不知怎的，突然倒下，轰地一下就砸在这姑娘脑袋上，当场香消玉殒。大嘴拉尸回来后，说那姑娘被砸得真惨，脑袋几乎被砸扁，脸都没了，肩膀上面，就是血肉模糊的一团，各种惨状的尸体大嘴见得多了，可脑袋被砸成这样的，大嘴说自己还是头回见到，看着恶心之极，差点没吐。

“可惜啊。”大嘴摇摇头，一脸遗憾地对我们说：“听说是个美女哦，年纪轻轻的，可惜可惜，哎。”

我觉得不可思议，说：“这电线杆子怎么就突然倒下来了？这就算倒下来，下面一大截是埋在土里的，也应该是慢慢倒的吧，怎么就突然一下直挺挺地倒下来了？”

“命。”猴子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命。”嗯，命。命这回事，实在说不清。

死者收入殡仪馆后，死者家属和殡仪馆提了个要求，希望能为死者处理一下头部，死者生前年轻漂亮，被那电线杆一砸，现在是面目全非，死者父母说，死者生前很爱漂亮，现在她走了，也希望她能漂漂亮亮的走，当然，头被砸成这样，要完全复原当然不可能，但也希望殡仪馆能尽量处理处理，至少别这么难看。

这要求提出后，大嘴他们犯了愁，殡仪馆小而简陋，连个基本的火化设备都没，更别说有专业的殓妆师了。殡仪馆上下一共就这几个人，没人会做这个，之前收了业务，死者的妆容打理几乎都是由家属自己来做的，大嘴他们，从来不管这些。

没办法，不会弄，大嘴向家属说明了情况，婉言拒绝了，家属好说话，虽然非常失望，但也理解。不理解不行啊，有目共睹，殡仪馆就这个条件，要是勉强去给尸体化妆，结果怕是不如不化。

作者:li非凡 日期:2010-07-12 17:04 前面漏发了一小段，重新发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2 17:06

大嘴说到这，突然停了下来，表情看上去有些不自然，他咽了口唾沫，从兜里摸出一支烟，举到嘴边，又放下，他说：“就在我问完这句话后，操，吓死人的事情出现了，我在后视镜里，看到那女人猛地抬起头，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出现在我眼前，当时吓得我就蹦起来了。”

猴子问：“靠，你当时不是开车的么，怎么蹦？”

大嘴白他一眼，说：“操，我哪知道怎么蹦，反正就是蹦起来了，方向盘都他妈被我拔掉了，然后车子就失控了，往路边窜去，当时路边是一片山壁，就在快要撞上去的时候，咚地一声，他妈的，我从床上翻下来了就。”

“然后呢？”郭薇问，她听着害怕，紧紧地挽着我的胳膊不放。

大嘴点起烟，深吸了两口，说：“然后我就醒了，醒来后两条腿直发抖，心里虚得慌，你们说，这梦是不是个预兆啊？”

我和郭薇没说话，猴子说：“这说不准哦，不过你得注意，你有日子没撞邪了。”

大嘴一脚踢过去，骂猴子：“操，你他妈不能说点人话！”猴子躲开他的飞腿，笑着说：“我是实话实说嘛，这梦提示你，色字头上一把刀，以后出车在外，遇到姑娘，尤其是漂亮的，千万不能动色心……”

猴子没说完，大嘴打断他：“就算仙女下凡，老子也不停车带。”

猴子拍拍他的肩膀，故作语重心长：“小鬼，这样才对嘛。”

“对你个脑袋！”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怪事，证明大嘴这个梦，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梦，而是梦出有因，这事过去后，大嘴每次提及此事，都要说：“我就说吧，这梦是个预兆，太玄了。”

大嘴梦后的第三天，殡仪馆接到个业务，死者是个年轻姑娘，二十一岁，死得冤枉，说是在路边接电话时，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不知怎的，突然倒下，轰地一下就砸在这姑娘脑袋上，当场香消玉殒。大嘴拉尸回来后，说那姑娘被砸得真惨，脑袋几乎被砸扁，脸都没了，肩膀上面，就是血肉模糊的一团，各种惨状的尸体大嘴见得多了，可脑袋被砸成这样的，大嘴说自己还是头回见到，看着恶心之极，差点没吐。

“可惜啊。”大嘴摇摇头，一脸遗憾地对我们说：“听说是个美女哦，年纪轻轻的，可惜可惜，哎。”

我觉得不可思议，说：“这电线杆子怎么就突然倒下来了？这就算倒下来，下面一大截是埋在土里的，也应该是慢慢倒的吧，怎么就突然一下直挺挺地倒下来了？”

“命。”猴子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命。”嗯，命。

命这回事，实在说不清。

死者收入殡仪馆后，死者家属和殡仪馆提了个要求，希望能为死者处理一下头部，死者生前年轻漂亮，被那电线杆一砸，现在是面目全非，死者父母说，死者生前很爱漂亮，现在她走了，也希望她能漂漂亮亮的走，当然，头被砸成这样，要完全复原当然不可能，但也希望殡仪馆能尽量处理处理，至少别这么难看。

这要求提出后，大嘴他们犯了愁，殡仪馆小而简陋，连个基本的火化设备都没，更别说有专业的殓妆师了。殡仪馆上下一共就这几个人，没人会做这个，之前收了业务，死者的妆容打理几乎都是由家属自己来做的，大嘴他们，从来不管这些。

没办法，不会弄，大嘴向家属说明了情况，婉言拒绝了，家属好说话，虽然非常失望，但也理解。不理解不行啊，有目共睹，殡仪馆就这个条件，要是勉强去给尸体化妆，结果怕是不如不化。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2 21:40

在把尸体运到J市火葬场火化时，出问题了。不知怎的，把这尸体放上通往焚化炉的传送带后，按下开关，那传送带居然一动不动，开始大家以为是机器出了问题，捣腾了会，不见

好，于是换了台炉子，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把火葬场里的几个炉子都试个遍，全不行。

要说机器全坏了，不可能，几台炉子才火化过死人，没见出问题，期间被换过的炉子，烧其他死人时就恢复了正常，唯独大嘴拉来这个，只要一放上传送带，机器就没用了，怎么摁开关都没反应，像断了电。

Y市火葬场的刘大姐悄悄拉过大嘴，问他：“小武哦，你拉来的这个业务有问题哦，是怎么走的？”

大嘴摸着后脑勺，说：“是被电线杆砸的，在我们那边时没出过问题啊，这怎么就……哎，刘大姐，你说是不是她不愿意被烧啊？”

刘大姐皱着眉头，说：“我在这干了二十年了，没见过这样的啊？”

“那怎么办？”

刘大姐想了想，说：“先抬下来吧，让家属烧点香说两句好话什么的，回头再试试。”

结果香纸烧了一大堆，好话说了一箩筐，尸体还是无法送入焚化炉火化，大嘴他们正无计可施时，又不知从哪窜来一股邪风，把香灰纸屑卷得到处都是，把一帮人吓得大呼小叫。没办法，刘大姐和大嘴说：“要不先把尸

体放到前厅去吧，放在这不得安宁，还有好多业务等着火化呢。”

这时原来负责推运尸体的人不愿意了，说这死人古怪，怕沾晦气，不愿碰，没办法，大嘴只好亲自上阵，准备把尸体推到前厅。可能是因为刚才那阵邪风，盖尸体的白布单被吹开了一些，死者的一只脚露在外面。就是这只穿着鹅黄色平跟鞋的脚，惊得大嘴险些喊起来。

这鞋好面熟，在瞬间，大嘴想起三天前自己做的那个怪梦，梦里那个漂亮的姑娘，当时脚上穿着的，不就是这双鹅黄色的平跟鞋么！？

“你一定要把我漂漂亮亮的送过去。”

大嘴猛地想到在梦里长发女子对他说的这句话。大嘴说，当时一下，他懵了，觉得胸口一阵发闷，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他明白了问题所在：这尸体之所以火化不了，是因为死者认为自己不够漂亮。

J市火葬场有专业的殓妆尸，只要肯花钱，处理没问题。死者家属虽然对大嘴的建议将信将疑，但也愿意花这个钱，本来他们就想让死者好看一点，这不是镇上的殡仪馆没这个条件么。

过了快三个小时，尸体终于处理好了，虽然无法尽善尽美，但比起未处理之前，已是天壤之别。结果再把尸体送去火化时，你们猜怎么了，一切正常！

这趟业务回来后，大嘴满大街找艾叶，做什么？用来煮水洗澡，去晦气，大嘴说，事是做完了，可谁晓得那死人满意不满意？万一到了下面想想还是不行，又跑来缠老子怎么办？得好好洗洗，洗个艾叶澡，鬼神难侵！天晓得这是大嘴从哪听来的。

这事让我疑惑的地方并不是死人非要化妆后才肯火化，而是在这死者死前前几天，就托梦了大嘴，当时她还没死。难不成在她死之前，她就已经知道自己即将罹难？或者说，她毫不知情，但她的魂灵，却有所感，知道即将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托梦给了大嘴。

莫非人的生死，真有命数一说？算了，不去想，想也想不明白，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记住，别像你能活一万年那样去活。

说到预兆，让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一篇故事，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事说的是美国前总统林肯，总所周知，他是被刺身亡的。据他身边人说，在林肯被刺杀前几天，他曾做了个噩梦，在梦里，他看到白宫一间房里摆着具尸体，周边站了许多人，正泣不成声，他问其中一人这是怎么回事，谁死了？那人告诉他，

总统被刺杀了。梦醒后，林肯把这个梦说给身边人听，大家听到，都惶恐不安，没料到三天后，林肯的梦成现实，他在华盛顿福特剧场看戏时，被人用枪暗杀了。

与之类似的事情很多，说是与人的第六感有关，这些道听途说的故事，真假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的是，这世上，有个别人，在临死前，的确有预知自己将死的能力。接下来我要说的故事，就和这个有关。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3 20:04

11155#作者: ziwei 紫薇格格 回复日期: 2010-7-13  
16:36:00

读来酣畅淋漓，灵异故事接踵而来，知道会是惊喜，却不知道惊喜得如此强烈，呵呵。

似乎跳过了郭薇还阳的故事，又与起初零零碎碎却浑然天成的故事揉成一团，让人感到一种近乎完美的贴合。由此看来，中间郭薇还原那一段，在全文中有一种迥异的，或者说是突如其来的一笔，那一段如果也结合一些其它灵异故事，就整体的行文风格来看，就不显得苍白单调了。

---

---

看格格的回复，如沐春风，谢谢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3 20:07

11098#作者：骨灰使者

回复日期：2010-7-12

21:53:00

非凡，你写的很好看，不知道你会不会看我的评论。 --

---

-----谢谢，我看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3 22:56

试一试，好像发不上了，如果发上了，那发重了许多，各位见谅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3 23:02 发不上了，怪，明天来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4 09:09

怪事，天涯出什么问题，三两句话能发出，贴一段更新就发不出来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4 09:10

这天下午，我正在单位发百无聊赖地翻报纸，接到猴子的电话，说他在大嘴单位，问我有事没事，没事的话，过去歇会。

我刚和郭薇通过电话，她忙，没空多聊，我正闲得发慌，二话不说，借了同事的破自行车，叮叮哐哐地骑去了。

进到大嘴的办公室，大嘴趴在桌子前抱着计算器，面前摆着一堆发票，正在对账，猴子悠闲地坐着，哼着自编的淫秽小调，两条腿架在另一张椅子上。见我进来，猴子赶紧放下腿，把椅子让出。我赞许地拍拍他，说：“小伙子不错，有前途。”猴子看看我，鬼鬼祟祟地说：“凡子，我看你脸色不对劲啊。”

我下意识摸摸自己的脸，问：“不对劲？怎么不对？”猴子眉毛微挑，露出一脸淫笑，说：“是不是晚上用功过度啊，兄弟啊，悠着点哦，俗话说得好：好汉敌不过五连炮啊。”大嘴听见，抬起头，冲我嘿嘿淫笑起来。

我手一摆，骂他：“放你妈个屁！”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4 09:11 正说着，王师傅从门口进来了。

“哟，王师傅，从山上下来啊？”猴子笑嘻嘻的，和他打招呼。

王师傅从一旁拉了把椅子坐下，说：“是啊，刚下来。”“这几天不是没业务么？还要盖庄（修坟）？”我问他。王师傅摇摇头，从兜里摸出包烟，正要发，猴子摆摆手，从桌上拿过大嘴的烟，递给王师傅一支，大方地说：“抽这个抽这个！”

王师傅把自己的烟塞回口袋，接过烟，嘿嘿一笑：“还是小武的烟好。”

大嘴更大方，头也不抬地说：“王师傅都拿去，都拿去。”王师傅嘴里衔着烟，唔了两声摇摇头，跟我说：“不是盖庄，是上去看看。”点起烟，他接着说：“刚才我在山上，碰到个怪老头。”“什么怪老头？”猴子叫起来，问：“王师傅，你不会大白天撞鬼了吧？”

王师傅佯作揍猴子：“你这个伢崽子，毛好话！”

我轻踢猴子一脚，说：“王师傅别理他，他嘴贱，你遇到什么怪老头啊？”

王师傅喷了口烟，说：“刚才我正在山上转，看到一个老头，我以为是来上坟的，走过去和他搭话，哪个才和他讲了两句，就把我吓了一跳。”

这话才出口，正专心对账的大嘴立刻丢开计算器，抬起头问：“他说什么了？”

“他讲，他过几天就要搬来这里住了，问我哪个位置好。”

“嚯，不会吧？”

“真的哦，他早我几分钟下来，你们毛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头？”

“这倒没注意。”我们摇摇头。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4 09:24

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发也难发，又发不上了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4 10:23

天涯出问题了，现在截成小段也发不出了，大家忍耐忍耐，能发了第一时间发出来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4 14:41 大嘴说：“王师傅，你该不会遇到神经病了吧？”

王师傅说：“我也以为是，但看他穿着打扮还好，清清爽爽的，人上看去也蛮正常，不像神经有毛病嘛。”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4 14:43

不知天涯开什么玩笑，试了很多遍，只能发出这么多字，再多几百个，就发不出，难不成要我一句一句的发？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4 14:51

猴子笑了：“王师傅，这年头神经病不好认啊，光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我家那边就有个神经病，平时说话做事比谁都正常，可就是不能看见穿花裙子的女人，一见花裙子女人，就原形毕露，跑过去搂搂抱抱，硬说别人是他老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4 21:03

从昨晚到现在，不知天涯出什么毛病了，帖子一直无法发上，在恢复正常前，诸位可以到这里去看，不过要经过审核，速度会慢一点，无法即时：

<http://ebook.tianya.cn/buke/39654.aspx>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5 12:1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位朋友试试看，从自己的 WORD 文档里，复制一大段文字（1000 字左右），贴上，看看能否上传。我换了两台电脑，还是不能上传，不知道怎么回事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5 12:14

我回复的话没问题，但是一从文档里复制写好的文章，贴上，就上传不了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5 12:15 正说着，王师傅从门口进来了。

“哟，王师傅，从山上下来啊？”猴子笑嘻嘻的，和他打招呼。

王师傅从一旁拉了把椅子坐下，说：“是啊，刚下来。”

“这几天不是没业务么？还要盖庄（修坟）？”我问他。

王师傅摇摇头，从兜里摸出包烟，正要发，猴子摆摆手，从桌上拿过大嘴的烟，递给王师傅一支，大方地说：“抽这个抽这个！”

王师傅把自己的烟塞回口袋，接过烟，嘿嘿一笑：“还是小武的烟好。”

大嘴更大方，头也不抬地说：“王师傅都拿去，都拿去。”王师傅嘴里衔着烟，唔了两声摇摇头，跟我说：“不是盖庄，

是上去看看。”点起烟，他接着说：“刚才我在山上，碰到个怪老头。”

“什么怪老头？”猴子叫起来，问：“王师傅，你不会大白天撞鬼了吧？”

王师傅佯作揍猴子：“你这个伢崽子，毛好话！”

我轻踢猴子一脚，说：“王师傅别理他，他嘴贱，你遇到什么怪老头啊？”

王师傅喷了口烟，说：“刚才我正在山上转，看到一个老头，我以为是来上坟的，走过去和他搭话，哪个才和他讲了两句，就把我吓了一跳。”

这话才出口，正专心对账的大嘴立刻丢开计算器，抬起头问：“他说什么了？”

“他讲，他过几天就要搬来这里住了，问我哪个位置好。”

“嚯，不会吧？”

“真的哦，他早我几分钟下来，你们毛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头？”

“这倒没注意。”我们摇摇头。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5 15:57

我手机上有个小挂坠，是郭薇送的，不知怎么搞的，掉了，我琢磨着，应该是昨天在大嘴那掉的。我打大嘴手机，提示不

在服务区，殡仪馆那鬼地方不知是阴气重还是怎么搞的，手机信号不好，动不动就不在服务区。反正没事，我决定过去找找。

刚出门，郭薇来了，得知我掉了挂坠，赠我一顿修理，郁闷，当初兄弟怎么就没看出来这丫头这般野蛮。

和郭薇慢慢晃到大嘴单位，居然空无一人，办公室门紧锁，怪哉，大嘴居然不在，那手机怎么提示不在服务区，天晓得这小子窜到哪去了。

我对郭薇一摊手，说：“得了，白跑一趟，回吧。”

郭薇不乐意，跺跺脚说：“走了那么远，累死了，休息一会吧。”

“啊？在这休息啊？”说实话，我不太愿意，虽说是大白天，但这空荡荡的殡仪馆，的确不是个歇腿的好地方。

郭薇咬咬嘴唇，坏笑起来：“要不你背我回去？”

背？！我差点晕倒，殡仪馆离城区有几里路，这一趟下来，不得要了我小命？

“算了，还是休息休息吧。”我说着，走到台阶处，就要往地下坐。

“哎呀，脏死了，等会。”郭薇赶紧拉住我，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几张，展开，铺在地下，然后对我说：“坐吧。”

嘿嘿，有女朋友就是好，裤子都能多干净两天。

山里的秋天来得早，才九月中，天气就已经十分凉爽，尤其在殡仪馆这种地方，坐在阴处不动，居然能人感到一丝寒意。

一阵风吹过，我居然打了个寒颤。

“你冷？”郭薇问我。

我缩缩脖子，故作夸张地说：“这鬼地方，寒气逼人啊。”郭薇笑着打了我一下：“就会胡扯，哎，好像蛮久了，你们都没和大嘴出过业务吧？”

“怎么地？你还想去啊？”

“嘿嘿，去玩玩也蛮好。”

“神经病。”

正说着，我忽然看见一个穿黑衣的人从停尸房那边的小道处走出来。

“有人。”郭薇也看见了。

“嗯。”我应了声，等那人走进了些，我看清，那是个老头。穿黑衣的老头。我猛地想起昨天王师傅说的那个怪老头。

“不会是就是他吧？”我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郭薇问我，我正要和她讲，却见那老头径直向我们走来，我拉起郭薇，想避开他，这老头像是知道我们要走，加快步伐，走到我们跟前。这时想走，已经来不及了。

老头一身黑，黑衣黑裤黑布鞋，微胖，看外表年龄大概就六十多，看上去和善又精神，眼神也很正常，单从外表而论，不像是精神有问题的人，这多少让我松了口气。若是个疯疯癫癫的疯子，撒起疯来，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办。

老头看着我和郭薇，笑了，用句小学生作文时经常使用的话形容就是：老爷爷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若不是昨天听王师傅说过他的奇怪举动，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和善的老人脑子会有问题。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5 15:59 试了半天，终于发出一段，可是没料到会发出，所以是随便复制的，与之前发的，脱节了，补上脱节的一段--

完蛋了，又发不上了，无法补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5 16:01

实在抱歉，在这里看不到的读者，可以去这个地址看：  
<http://ebook.tianya.cn/buke/39654.aspx>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6 09:46

我扯了扯嘴角，勉强做出一个笑回他，郭薇不知情，热情地和老头打招呼：“大爷你好。”

老头乐得更欢了：“你好你好，呵呵。”

“大爷你是来上坟的吧？”听郭薇的口气，是打算和老头聊上了，这丫头性格开朗，不论老的小的，和谁都能聊两句。我拉拉她的手，示意她闭嘴，赶紧的，走！

“你拉我干嘛？”郭薇扭头看我，一脸莫名其妙。这时老头看了我一眼，不知怎的，我感觉他的目光意味深长，我有点窘。

“咳咳。”我故意咳嗽几声，说：“那个不是，猴子还在等我们吃饭呢，该走了吧。”

“啊？哦，好，那我们走吧。”郭薇立刻明白了我意思，虽然疑惑，但却很聪明地配合了我。

“那，大爷，我们走了啊。”郭薇向老头道别，我对老头点点头，拉起郭薇正要走，老头又开口了：“你们是来这玩的？”

“呃，不是，是来找朋友的。”郭薇说。

“哦。”老头点点头，突然对我们摆摆手，说：“你们年纪轻，这个地方，不要经常来，不好。”这话说得我和郭薇同时一愣，老头却没再多说什么，迈开步子，走了。

我和郭薇，大眼瞪小眼。我摸出一支烟，点上，一屁股又坐下了。

“喂，你刚才急着要走，现在怎么又坐下啦？”郭薇伸手来夺我的烟，被我躲掉。

我冲大门努努嘴，说：“这不是刚才那老头在吗。”

“那老头人蛮好，好像有点怪。”郭薇习惯性地耸耸肩，我就爱看她做这动作，好看死了！

“岂止怪，我看是神经有问题。”我叫起来，把昨天王师傅遇见他的事和郭薇说了。

“啊，真的假的？我看他蛮正常的嘛，不像那个什么……精神有毛病。”郭薇听了我的话，将信将疑。也是，刚才那老头最后一句话虽然说得没头没脑，但毕竟没提及他就要搬来这里住之类的话。

我想不明白，也懒得想，说：“可能有点轻微的痴呆症吧，人老了，最容易得这样的毛病，好了，走吧。”我掐灭烟头，拉起郭薇，朝马路上走去。老头虽然脑袋糊涂了，但话没错，殡仪馆这地方，少来为妙，尤其是没人的时候。我怎么感觉脖子后面凉飕飕的？出大门时，我回头瞄了一眼，居然看见那老头站在殡仪馆大厅门口，他看见我回头，居然还冲我道别似地挥了挥手，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一眨眼，老头又不见了。奇了个怪，刚才他明明从大门口出去了呀。难道我眼花了？这老头确实怪不可言。

后来几天，大嘴和殡仪馆里其他几个人，都见到过这个奇怪的黑衣老头，有时是看他在大厅外兜圈，有时见他从坟山上

下来，不过和此前不同的是，他再没和人说话，顶多只是对人笑笑。我们都笃定地认为：这老头，十有八九患有老年痴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7 21:15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左右，这老头突然消失了，然而三天后，殡仪馆收了个因心肌梗塞猝死的老头，这个死者，就是我们之前所见过的黑衣怪老头。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老头下葬那天。这事我们都没看见，是王师傅说的。

王师傅说，那天下葬老头的骨灰时，他在最前面引路，身后是十来人的送殡家属，可爬山到一大半，那个抱着骨灰盒的小孩子（老头孙子，大概十七、八岁），突然疯了似地往一边跑去，谁叫也不理，大家只好去追他，很快他在一块空地上停了下来，抱着骨灰盒站在原地发愣，追上来的人和他说话，他却聋了似地一脸迷茫，直到王师傅上前给了他一个耳刮子，他才回过神来。

他告诉大家，他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脑子一片空白，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拉着他往这边跑，等跑到这，突然不知从哪传来他爷爷的声音，他爷爷说：“我要住在这里。”再然后，他就被王师傅一个巴掌打醒了。

王师傅前几天见过这个老头，当时还以为这老头有神经病，现在突然明白了，原来这老头在死前三天两头地往殡仪馆后山

跑，原来是在为自己找地，可他是死于心肌梗塞，属于猝死，他怎么能预测到自己会在最近归天呢？还有就是，他既然已经替自己选好坟地了，为什么不告知家属，留个遗嘱什么的，非要等到死掉后，家属已经选好弄好坟地后，再突然来上这么一手呢？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老头生前子女不孝顺，他故意为之，又也许……哎，说不清。

当时的事情还没说完。在王师傅主张把老头的骨灰葬在此处时，家属中有几个人不同意，说那边坟墓都已经修好了，那现在还得重新修一个，费钱不说，时间也来不及嘛（王师傅告诉我们，其实那几个唧唧歪歪的人就是怕费钱），王师傅说，你们不换行啊，不过等会可能会出事。家属说没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承担。好啊，等的就是这句话，王师傅没再说什么，把家属一行人带到修好的坟地处，结果不出王师傅所料，下葬骨灰时，出事了。先是不知怎么回事，砌好的坟坑里不知怎的居然蓄满了黄泥水，而坟是昨天才修好的，期间一直没下过雨，要说是地下水渗上来的，根本不可能，旁边修了那么多坟，没一座出过这问题，就算蓄满了水，不一会也能全部舀干净，可王师傅拿了只碗舀了大半天，那坑里的水竟是一点都没少。后来更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在一伙人七嘴八舌没个主意时，只听轰的一声，坟地所在的那一小块地面，居然陷了下

去，才修好不到一天的坟，就这么塌了。这下可好，不换地也得换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让王师傅气得胡子乱飞，那帮家属非说是王师傅的坟修得不好，质量没过关，所以塌了，现在要换地重修，但他们绝不再多出一分钱。吵了半天，最后吵到所长张阿八那，这回张阿八倒是干脆，说重修就重修吧，费用算了，完了还安慰王师傅，说别计较，这事也不是天天有，认倒霉算了。

要我说，发生这怪事，最倒霉的还是王师傅，义务多修了一个坟不说，还受了一肚子气，倒是张阿八这回做得不错，事后给了王师傅一条烟，权当安慰。

至于我的疑问，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再罗嗦。所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殡仪馆，更是如此，多少莫名其妙的事，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9 21:39  
11557#作者: 1w6229 回复日期: 2010-7-19 21:33:00  
贩子。你好久更新？你准备好久完结这个小说？你给我们一个时间，我们倒时候来看!!! 这样跟太他 妈妈的辛苦了

---

-----我给你的建议是：球体运动。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19 22:06

掰指算算，距上回陪大嘴出长途业务，有两个多月了。昨天晚饭时猴子还在叨叨，说这段时间闷得要起霉，大嘴单位怎么也不弄个自驾游来，兄弟几个也好出去散散心，这才说完，今天中午，大嘴的电话就来了，说接了长途业务，跑河北某市，让我赶紧收拾收拾，同去。

盼天盼地终于盼到个长途，我二话没说，跑到领导办公室请了三天假，头就是好，我说要请假，他问都不问，干脆地手一挥：“去吧！”我乐颠颠地跑回住处，揣上两条内裤，跑到楼下等大嘴。

等大嘴时，我给郭薇打了个电话。听说我们要出长途，她想极了去，可她所在的单位不比我这，假不好请，走不掉。其实这正合我意，她要真跟去了，万一被她老爸知道了，我还真不知怎么解释。

等了大概快半个小时，大嘴终于来了，猴子已经在车上，坐在副驾驶位上，冲我嬉皮笑脸。

“他妈的，滚后面坐去。”我敲敲前门，对猴子说。

“嘿嘿，路长着哩，我和大嘴得换着开，你又不会开车，等我们谁要睡觉了再换。”猴子牛气哄哄，我气得要命，没办法，谁让我不会开车哩？

“快上来吧，别磨蹭了，路漫漫啊。”大嘴催道。

我拉开车门，坐到了后排，想想不爽，赏了猴子一个爆栗。

这回在后车厢躺着的是个游客，女的，跟团来我们小镇旅游，在一景点拍照时失足跌下山崖，活活摔死了，才三十出头，怎么说呢，衰呗。大嘴说，这女人保养得不错，看上去就像二十出头，虽然头摔破了，血糊拉哈的，但五官可辨，是个美女。大嘴说着，叹气加摇头，惋惜不已。

猴子听了，不屑地笑笑：“你可惜什么，她就算活着，也和你不相干。”

大嘴愣了下，骂道：“操，我是可惜她年纪轻轻就没了。”猴子说：“少来吧你，死个壮小伙时怎么没见你这么感慨？”

大嘴笑：“异性相吸嘛。”

半天没做声的我这时插话：“她就在后头，小心你的话。”

大嘴听了，急忙抽自己的嘴，连呸了几声，以示他刚才说的话全不作数。距高速路口还有些路程，车在半山腰，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车速并不快。前面是个大弯，可大嘴不知是中了邪还是怎的，居然不打盘子，反而加快了车速，车子直刷刷地往山路外冲去。

“喂！大嘴！大嘴！”我和猴子大叫起来，坐在副驾位

的猴子赶紧去拽方向盘，这时大嘴像突然清醒了，一脚猛刹，我差点一头栽到前座，幸亏猴子用肩膀顶住了我。这时车头离路边的断崖，大概只有两米不到的距离。

“你他妈疯啦！”猴子惊魂未定，瞪着大嘴骂。

大嘴愣了，把头伸出窗外看看后又看看前，使劲揉揉眼，一脸迷茫地说：“怪了，怎么是个弯？”

“废话，当然是个弯，这条路你还不熟么？操，—差点被你玩死。”猴子忿忿地说。我点起烟，感到心蹦得厉害。

大嘴惊骇地张开嘴巴，啊了半天，说：“我刚才看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根本没有弯。”

“还会？！”我和猴子几乎要蹦起来。

“完了完了，你被鬼打墙了。”猴子说。

我纠正他：“狗屁鬼打墙啊，忘记以前王师傅说过的，是他妈的夺命刹！”

“对对，夺命刹，我操，这个弯以前好像没出过什么事吧？”猴子把脑袋伸到车外，左顾右盼。

我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我和猴子还清醒，要是都迷糊了，现在怕是连他妈收尸的人都没了。”

大嘴没作声，点了支烟，猛吸了几大口，说：“妈的不行，有点邪门，我还是暂时不开了，猴子，你来开。”说完，他和猴子换了位置。猴子把车倒回到马路上，继续上路。

“刚才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大嘴眉头紧皱，百思不得其解。

猴子目不斜视地开着车，说：“夺命刹，刚才凡子不是说了么，不过奇怪嘿，以前这地方没出过什么事吧？怎么就我们撞邪了？”

大嘴点点头，又摇摇头。在后视镜里，我看见大嘴正通过后视镜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身后的挡板，莫非他怀疑……我扭头看了看身后，随后刚想开口，大嘴在后视镜里对我摇摇头，我把话吞了回去。

难道是躺在后车厢的那位在捣鬼？

如果是，这才刚开始，接下来的路还长着呢，后面该怎么办？我突然感到脊背发寒，头皮一阵一阵地收紧，麻得厉害。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0 20:00

下午六点多，我们离开高速，拐入国道，在路边一家名叫168饭馆的饭店吃晚饭。饭店看上去破，但蛮大，后面更有个篮球场大的停车场，停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货车。

国道旁乱七八糟的饭店不少，什么198、188、888，几乎都以吉利的数字命名，论生意，就属这家168最好，饭厅里人头攒动，几乎坐满。

好不容易抢到个空位，我点好菜。猴子嘬了口茶，打着哈欠对大嘴说：“等下你开会，我有点累了。”

我看了眼大嘴，大嘴点点头，没说话，一脸平静。我暗叹了口气，这趟业务出的，哎……真是才出门，就见鬼。把人的好兴致都弄没了。

“我说你们两个，搞得这么沉重干什么，好不容易出趟长途业务，高兴点噻。”猴子见我和大嘴不说话，一个劲地想调节气氛。

我想也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自然会来，之前都已经逃过一劫了，没准不是后车厢那位捣的鬼，何必杞人忧天，搞得自己战战兢兢？

“好了好了，别瞎想了，猴子说得没错，出来自驾游，要的就是开心，来来来，喷根烟！”我招呼猴子，把烟丢给大嘴。

不一会，菜上来了，三人边吃边聊，心情豁然开朗。正吃着，在停车场负责引导司机停车的小弟突然跑到我们桌前：“哎师傅啊，那金杯车是你们的吧？”

猴子侧过头：“是啊，怎么了？”

小弟的情有些怪：“你们那车后面是不是有人被锁在里面啊，啪啪地一个劲的响，像有人在里头拍啊。”“啊！？”此刻用大惊失色来形容我们三人的表情绝不为过，车后头的确有人，可是个死人啊！

二话不说，我们丢下筷子，小跑到停车场，那小弟跟在我们后头。到了车旁，却没听到什么动静。大嘴站在车尾，从左走到右，又从走到左，还伸手敲了敲车身，车厢完全没有反应。

“没声音啊？”大嘴扭头问小弟。

小弟皱皱眉：“刚才动静好大的啊，霹雳兵啷的。”我对大嘴说：“打开看看吧。”

大嘴想了想，掏出了钥匙。小弟好奇，走前两步，想看个究竟。看他的表情，怕认为我们是劫匪，里头正绑着个票。大嘴看他一眼，说：“站远点，回头吓倒你。”

“难不成里面还有什么怪物。”小弟嘟哝着，但还是后退了几步。

大嘴把车后盖打开后，留心了一下他的表情，果不其然，被吓了一跳，他指着车厢躺着的那位，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

猴子说：“这个什么，你看到了，你说，这里头的人，能搞出动静来吗？”

“你们，这个……”小弟脸色发白，看得出他又惊又怕，话都说不利索。

猴子说：“我们是殡仪馆的，要不要看证件？”小弟看我们的眼神像见了鬼，惊恐不已，一个劲地摆手：“不要不要。”说着，就赶紧跑开了。

车厢的尸体好端端地躺着，看不出任何异常。猴子想把脑袋探进去看个究竟，大嘴推开他，把车盖盖上。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0 22:29

回到饭桌上，大嘴显得心事重重，手里抓着筷子，却半天不去夹菜。那小弟肯定不是在撒谎，再说，在此之前，他哪知道我们这车后面装的是什么。难道这趟业务，真有这么诡异？

就连一向大大咧咧的猴子，现在的表情也显得十分凝重。

“要不，大嘴，你给张阿八打个电话。”猴子向大嘴建议。

“给他打电话？”大嘴冷笑几声，说：“告诉他这趟业务不干净，不能拉，就地处理，就算张阿八同意，家属那边怎么交代？”

“唉。”猴子叹口气，沉默了。

这下好，饭也没心情继续吃了，胡乱扒了几口，结完帐，我们走到停车场。在车门前，三人同时停下脚步，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车发呆。

大嘴一挥手：“上车啊，老看能看出什么？”

在大嘴倒车的时候，那个小弟突然跑了过来，隔着窗玻璃冲着大嘴比划，大嘴放下车窗：“什么事？”小弟说：“师傅啊，刚才不骗你，后面的确有动静，你们注意点。”

“哦，好，谢谢你啊。”大嘴说着，从烟盒里摸出一支烟，从窗口递给他。

“这人不错。”大嘴叼着根烟，自言自语。

猴子回头看了下坐在后排的我，说：“凡子，要不要我也坐后面来？”他担心我一人坐在后排怕，其实我心里也的确在发毛。

我做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说：“哎，不用，我说你们两个，别那么神神叨叨，咱们几个，什么没经历过？别他妈总自己吓自己。”

“猴子，搞点劲爆点的音乐来听。”大嘴说。

“好！”猴子翻找了会，挑了盒磁带塞进音响。和着音乐，我们大吼大叫，比他妈的在 KTV 里还卖力。结果不到一个小时，三人的嗓子，都哑炮了。

天色越来越暗，西边天际仍可看见暗红透亮的瓦状云片，层层交叠，像巨大的鱼鳞。

这一夜，我连眼睛都没敢合一下，猴子和大嘴中间交换了一下，但替下的也没睡。夜越深，大家的精神就绷得越紧。三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烟几乎是一根接着一根地点，谁也不敢睡着，也不能睡着。

我坐在后排，想到与那尸体只有一块铁皮之隔，头皮就一阵一阵的麻，不知怎的，我总害怕会有一只手突然穿破铁皮抓住我的颈脖。

结果，还好，谢天谢地，一夜无事。

天亮了，距离目的地，大概还有4、5个小时的车程。熬人的一夜终于过去，想着车后的这个包袱即将被卸掉，心情真是说不出的畅快。

很快，下高速了，大嘴问猴子：“要不要换我开？”猴子说：“等会，找个地方吃个早饭，肚子饿死了。”前面看样子是个县城，我们在路边找了个早饭摊，要了油条包子和稀饭，昨天的晚饭没吃好，三人都饿了，稀里哗啦地狂吃一顿，继续上路。车离开县城后，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吧，我突然闻到一股焦臭味，像是橡胶或者塑料烧着后发出的味道。

“什么味道？”猴子使劲闻了闻，低头乱看。

“是外面飘进来的吧？”大嘴没停车。

这时窗外腾起一阵黑烟，毫无疑问，这烟是从我们车上发出来的。

“大嘴，停车，停车，车子烧着了！”猴子大叫。

“操！”大嘴骂着，赶紧把车停到路边，车子一停下，烟冒得更加浓烈了。三人急忙跳下车，一下车就明白了，不知又见了什么鬼，右前轮居然莫名其妙地烧着了。

火势还不大，幸亏车上放了箱矿泉水，三个人手忙脚乱，用矿泉水淋灭了轮胎上的火势。

“他妈的，还好矿泉水多。”猴子眯着眼睛左右看看，说：“要不然，还不知道哪里找水去，等他妈找到，车都没了。”

大嘴蹲下身，打量着那被烧得一塌糊涂的轮胎，仰起头，一脸不解地看着我：“这地方怎么会烧起来哩？”

我摇摇头，说：“天晓得。”

“哎。”大嘴叹口气，没再说什么，招呼上猴子取下备用胎，把烧坏的胎换下。这一折腾，几乎浪费了一个小时。

好在最后一段路再没出什么意外，在中午两点左右，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1 22:31

既然又发不上，那么就准备结束吧，什么时候能发上什么时候贴上尾巴

谢谢鼹鼠、格格及之前诸如丁子等朋友的支持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2 17:06

非常谢谢鼹鼠，也祝你及你的家人幸福快乐，这篇小说涉及的一些事物很难审核，所以出书，可能性不大

另对大家说的话：

连载近4个月，故事也讲得差不多了，是时候收尾了，这几天，就会结尾，结尾的速度，取决于天涯是否发帖正常和我的时间。谢谢诸位。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2 17:37

还是发不上，不是因为有敏感词，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复制黏贴的东西就是发不上，中间好了几天，昨晚开始，又来了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3 17:21

又试了下，还是发不出，非常理解大家的焦灼，可是没办法，等天涯好吧

看到大家的留言，很感动，其实我也不舍，但是，再长，也该有结尾的。

这段时间梳理一下，准备写下一部。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4 13:51

11952#作者: ziwei 紫薇格格 回复日期: 2010-7-24  
12:49:00

作者也可以再考虑一下，希望心情能够有所转变，哪怕再得远一点点，呵呵。

谢谢格格，不过是该收尾了。整理一下，下一部再见。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4 13:53 帖子还是贴不上,  
呵呵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4 19:38

按死者亲属要求，我们开车到当地殡仪馆。当大嘴打开后车盖，准备放下尸体时，大嘴、我、猴子，我们三个人，在看清尸体摆放的位置后，惊诧到几乎要把舌头咬掉。

女尸被放上车时，明明是以脚对车头，头对车尾的姿势摆放的，可现在我们看见的女尸，却变成了头对车头，脚对车尾。

而在运送期间，我们谁也没有动过这具女尸。

在 168 饭馆吃饭时，那车场小弟告诉我们后车厢里曾发出过奇怪的响动声。

难道尸体头脚方向的对调，是这具女尸自己弄的？

大嘴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他以一种极其奇怪的眼神看了我和猴子一眼，嗓子里咕哝了几声，想说什么，却没说出，他的喉头费劲地一上一下，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抬下去吧。”

长途业务，我们出过不少，可跑得像这回这么战战兢兢，

怪事频出倒是头一回。回来的路上，猴子把这一切归咎大嘴出发前的口无遮拦，大嘴挺无辜：“我都是在夸她呀，怎么地也没理由对我们打击报复嘛。”

猴子一针见血：“狗屁，你他妈根本是在意淫！”

好在这趟业务怪事出得多归多，终究没搞出什么大乱子，算是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不该说的千万别说，不该看的也千万别看。

不管是凑巧还是真的因为大嘴口无遮拦，反正以后再出业务，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再把话题扯到后车厢里躺着的那位身上。

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东西都看着呢！——王师傅的话。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4 19:42 哎，只发出一截，后面的又发不出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5 20:11

还是发不上，breakdog007 发的是我的结尾，是从天涯文学里复制的，不是赝版，大家可以看，什么时候我能发上了，还是把结尾的一大段给发上来。

下一部还不知道写啥，等知道了就开写，不会很久，谢谢大家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8 11:31

每天来试几次，就是贴不上，不晓得这个尾巴要什么时候才能贴上。好在大家也看到了结尾。~~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9 21:49

每回都是这样，这么久了，到底怎么回事，感觉其他人都好好的，为啥就是我发不上，

{SIMAGE} http%3A%2F%2Fimg18.tianya.cn%2Fphoto%2F2010%2F7%2F29%2F25976520\_32096019.jpg {EIMAGE} 作者:li

非凡 日期:2010-07-29 21:50

殡仪馆的停尸房里一直存着个无名男尸，四十来岁，死因不详，从被人发现送到殡仪馆至今，已经快半年了。

殡仪馆本就小，冰柜只有可怜巴巴的两台，其中一台还动不动出点毛病，这具男尸在这里停了这么长时间，用张阿八的话说：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

这经济压力能理解，冰柜费电嘛，可所谓的心压力，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要说怕见鬼，他张阿八一个月来不了几次殡仪馆，每回来，从来只是办公室——厕所，厕所——办公室，停尸房那边，看都不愿多看一眼。

负责业务的是大嘴和老朱，负责修坟的是王师傅和张师傅，张阿八在殡仪馆的主要工作就是偶尔过来吹吹胡子瞪瞪眼，吹吹牛皮打打屁。老朱在会后骂得有意思：“他X的还心理压力，我看他是JB有压力。”

骂归骂，不过尽快处理掉这具无名尸倒是殡仪馆上下的集体心愿。两天后，张阿八拿来一份公安局开具的证明，交给大嘴：“小武啊，今天辛苦跑一趟，把那死人给烧了。”

大嘴接过证明，看了眼，问：“那灰怎么办？”

“随便啊，难不成你还想带回来做纪念？哈哈……”张阿八自认为幽默，哈个不停。于是他家祖上因此遭殃，又在大嘴心里被轮奸了一遍。

这趟车我没跟去，是猴子陪的大嘴。一切顺利，从出发到回来，一共只用了三个小时不到。大嘴说，没烧完他就走了，骨灰让那边火葬场的人处理。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给处理了。谁知在几天后，居然在殡仪馆的停尸房里出了件离奇而恐怖之极的事情。

那天殡仪馆接了个业务，因为死者有个女儿人在国外，几天后才能赶回，所以先存放几天，等他女儿到了再去火化。

之前说过，殡仪馆只有两个冰柜，其中一台坏了，另一台一直存着个无名尸，前不久刚由大嘴处理掉。

当老猪和大嘴把尸体运进停尸房时，却发现那台唯一可用的冰柜居然一直是开启状态的。老猪瞪着大嘴问：“小武啊，你上回处理后怎么连冰柜都没关？”

大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可能啊，我和王师傅一

起来抬的，当时猴子都在，开冰柜前，我就关掉了，出门时，连电闸都关了，这肯定不是我开的。”话说完，大嘴和老猪同时往电闸方向看了看，闸门是开着的。

老猪纳闷：“难不成是张阿八开的？”这停尸房的钥匙，只有三个人有，张阿八，老猪和大嘴。

大嘴更纳闷：“怎么可能，他哪会来，再说，有业务了，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老猪笑：“也许他梦游咧。”说着，他拉开了冰柜，然后……

大嘴后来说，当时让他震撼的，除了冰柜里那东西外，还有老猪的表情：当老猪把冰柜拉开的那一刹那，他整个人就这么一下僵住了，像被突然丢进了零下几百度的地方，脸上的笑还没散去，就这么凝固住了，连脸上的褶子和下巴上胡须看上去都那么硬邦邦的，总而言之，大嘴说，当时他觉得老猪已不是老猪，是冻猪。

大嘴和老猪在冰柜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大嘴在和我们说这事的时候，狠卖了个关子，急得猴子上蹿下跳，直到我们忍无可忍拳脚相加，大嘴才告诉了我们：当老猪拉开冰柜时，他们看见，原本应当空空如也的冰柜里，居然躺着个纸人。大嘴说，才看那纸人一眼，他就觉得纸人的面相有些熟悉，再一想，

他脑袋嗡地一声轰开了，这纸人眉眼间的神情，居然和前不久处理掉的那具无名尸体有几分相似。

难怪看着面熟。\_\_\_\_\_

大嘴说到这，我们几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张阿八知道这事后，立刻召开内部研讨会，讨论了半天，排除了这事人为的可能。大家都同意王师傅的解释：是那具无名尸捣得鬼。他阴魂不散，大概是因为不满意殡仪馆对其骨灰的弃之不顾。

大嘴当时懵了：“难不成还要去J市火葬场找回他的骨灰？那边肯定给丢了，这下怎么办才好？”

王师傅给他吃了颗定心丸：“不用找回他的骨灰，用这个纸人代替就行，在后山盖个庄（修个坟），把纸人烧了好好埋了，在烧点纸钱什么的，保证毛事。”

殡仪馆上下照王师傅的建议做了，结果也如王师傅所说的  
一样：毛事了。

然而毛事的只是这一件，谁晓得明天后天或者大后天，在殡仪馆里，又会蹦出什么稀奇古怪骇人听闻的怪事奇事。

出怪事对我们而言，已成习惯。猴子说，几天不出点什么事，反倒觉得不正常了。所谓正常不正常，只在于你习惯或不习惯。习惯了，再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事情，你也会觉得无比正常。存在即合理。

然而那些神神鬼鬼，当真存在吗？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我只知道，只要大嘴继续在殡仪馆里干着，我们耳闻目睹的奇事异事，就会像春天里的韭菜，割完一茬又一茬。

明天，又得陪大嘴业务去了，听说是个十来岁的小孩。菩萨保佑这小鬼一路上能安分点。这怪事遇多了，还真烦。

全文完